武侠世界



$2.00

700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換腦刺客 馬雲·著



一個十分出色的間諜失了踪，令到某國情報機構大起恐慌，因爲那失踪的間諜身負重任，奉命刺殺某國一位重要人物。一般估計他可能已落入敵方的手中。但不久之後那位出色的間諜又再出現，不過這一次他好像換了另外一個人，接二連三地殺害他們自己人。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請閱本期鐵拐俠盜另一個新故事「換腦刺客」吧！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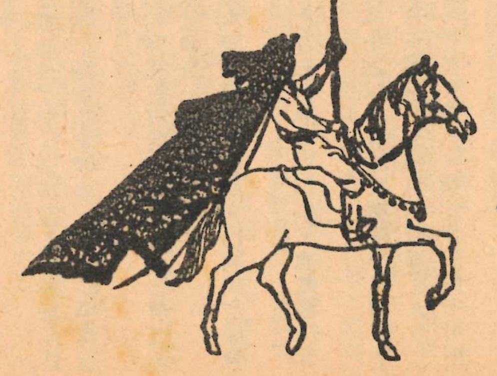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0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新出版
新派武俠小說

· 正是：·
家家阿彌陀！處處觀世音！
江湖的風險！巨測的人心！
都市中巨惡！社會中敗類！

· 都是：·
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
酒、色、財、氣，弄得人傾家蕩產！

革新再革新！
進步再進步！

令珠 東方玉著 第四集
情天劍痕 倪匡
千古英雄人物 秦紅著 第四集大結局
孤劍盟 武陵子 第二集
天龍爪 慕容美著 第五集大結局
武林雙絕 蕭逸 第二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484221-4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九月鷹飛

古龍·文
盧令·圖

探秘驚巨變　操刀殺同僚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六奉衞天鵬之命往租冷香園，正與墨白手下競爭租權，爲南海娘子下屬鐵姑嚼吃刀叉嚇走，衞天鵬聞報，拷問西門十三丁麟何在，丁麟適巧到來，衞天鵬遂命丁麟往探查南海娘子是否眞的到了冷香園。那晚，丁麟偕西門十三前往冷香園，在園後的一座草寮中等候，未幾，一中年漢子到來，經丁麟介紹，西門十三始知這個貌不驚人，屈身爲冷香園管事的楊軒，竟是江湖頂頂大名的飛狐楊天，丁麟問知南海娘子已到，便準備行動，楊天忽對丁麟說，這是合伙，是因各有需要——

＊＊＊＊＊＊＊＊＊＊＊＊＊＊＊＊＊

丁麟笑了笑道：「我們本來就是好伙伴。」

楊軒淡淡道：「但我們却不是朋友，這一點你最好記住。」

他不讓丁麟再說話，就慢慢的轉過身，戴起笠帽，披上簑衣，手裏的竹竿輕輕一點，人已在五丈外，然後就忽然看不見了。

丁麟目送他身影消失，微笑着道：「好身手，果然不愧是『飛狐』！」

西門十三忍不住問道：「他眞的就是那個『飛狐』楊天？」

丁麟道：「飛狐祇有他這一個。」

他忽然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也幸好祇有他這麼樣一個。」

×　　×

脫下貂裘，裏面就是套緊身的夜行衣，是黑色的，黑得就像是這無邊無際的夜色一樣。

丁麟已脫下了貂裘，却並沒有再喝他那最後的一杯酒。

他的眼睛閃閃發光，臉上已看不見笑容，漆黑的夜行衣，緊緊裹在他瘦削而靈敏的身子上。

忽然之間，他像是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現在他已不是剛才那個放盪不羈的風流浪子，已變得非常沉着，非常可怕。

西門十三凝目看着他，眼睛裏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是羨慕，又彷彿是妒忌。

丁麟道：「你最好就在這裏等着，一個時辰之內，我就會回來的。」

西門十三忽然笑了笑，道：「你若不回來呢？」

丁麟也笑了笑，淡淡道：「那麼你就可以把她們兩個全都帶走，你豈非早就這麼想了？……」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已飛出去，看來就像是一隻黑色的鷹。

這句話說完時，他的人已消失在黑暗裏。

西門十三於是坐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

他本來總以爲他的武功絕不在別的年靑人之下，現在才知道自己想錯了。

這一代的年靑人，遠比他想像中可怕得多。

他抬起手，輕撫着自己被打腫了的臉，眼睛裏又露出種很痛苦的表情。

姐姐本來好像已睡得很沉，這時她忽然翻了個身，抱住了他的腿。

西門十三還是沒有動。

姐姐不是他的，妹妹才是。

誰知道姐姐又忽然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咬得很重，當然很痛。

但西門十三眼睛的痛苦之色却忽然不見了。

他忽然發現一個人若想勝過別人，並不一定要靠武功的。

於是他臉上又露出微笑，微笑着將丁麟沒有喝的那杯酒，一口氣喝下去……。

×　　×

聽濤樓聽的並不是海濤，是竹濤。

冷香園裏除了種着萬本梅花外，還有着幾百株蒼松，幾千竿修竹。

聽濤樓外，竹浪如海。

丁麟伏在竹林的黑暗處，打開了繫在腰上的一隻革囊，拿出了一隻噴筒。

噴筒裏裝滿了一種黑色的原油，是他從康藏那邊的牧人處，用鹽換來的。

他旋動了噴筒上的螺旋蓋子，有風吹過的時候，他就將筒中的原油，很仔細的噴了出去，噴得很細密。

那霧一般的油珠，就隨着風吹出，灑在聽濤樓的屋簷上。

然後他就藏起噴筒，又取出十餘粒比梧桐子畧大些的彈丸，用食中兩指之力，彈了出去，也打在對面的屋簷上。

突然間，祇聽「蓬」的一聲，聽濤樓的屋簷，已變成一片火海，鮮紅的火苗，竄起三丈開外。

遠處傳來更鼓，正是子時。

更鼓聲响却被驚叫聲掩沒！

「火！」

數十條人影，驚呼着從聽濤樓裏竄了出來，如此猛烈的火勢，就連最鎭靜的人也難免驚惶失措。

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丁麟已從樓後一扇半開的窗子裏，輕烟般掠了進去。

佈置得非常幽靜的小廳，靜悄無人。

丁麟突然大叫。

「火，失火了。」

沒有人來，沒有應聲。

丁麟已推開門竄出去，他並不知南海娘子的練功處在那裏，所以他的動作必需快。

他還得碰碰運氣。

× ×

他的運氣好像還不壞，第三扇門是從裏面拴起的，他抽刀挑起門拴，裏面是個佛堂。

案上的銅爐裏，燃着龍涎香，一縷縷香烟繚繞，使得這幽靜的佛堂，更平添了幾分神秘。

香案後黃幔低垂，彷彿也沒有人。

但丁麟却不信一間從裏面栓起門的屋子裏，會沒有人。

他毫不猶疑，就竄了進去，一把掀起了低垂的神幔。

他怔住。

神幔後竟有四個人。

四個穿着紫緞長袍的人，一頭青絲高高挽起，臉上戴着個用檀木雕成的面具。

四個人的穿束打扮竟完全一樣，全都動也不動的盤膝而坐，樓外閃動的火光，照着他們臉上猙獰呆板的面具，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這四個人全都可能是南海娘子，但南海娘子却祇有一個。

丁麟知道這種機會絕不會有第二次了，他決定冒一冒險。

他竄過去，揭開了第一人的面具。

面具下是一張蒼白而美麗的臉，長長的睫毛，蓋在緊閉的眼簾上。

無論誰都看得出她絕不會超過二十歲，南海娘子絕不會這麼年青。

丁麟已揭起第二人的面具。

這人竟赫然是個男人，臉上還有青滲滲的鬍渣子。

南海娘子當然更不會是男人。

第三個人看來雖然也很年青，但眼角上却已有了魚尾般的皺紋。

第四個人是個滿面皺紋，連嘴都已癟了下去的老太婆。

丁麟又怔住。

他並沒有看見他想看到的那張臉，但這時他無法再停留下去。

他一轉身，人已隨着這轉身之勢躍起，就在這時，他彷彿看見那臉上帶着鬍渣子的男人手動了動。

他知道不對了，想閃避，但這人的出手竟快得令人無法思議。

他剛看見這人的手一動，已覺得腰上一陣刺痛，就像是被尖針輕輕刺了一下。

然後他就跌了下去。

× ×

佛堂裏還是那樣幽雅，外面閃動的火光已滅了，銅爐中香烟繚繞，却已換了清淡的沉香木。

丁麟張開眼，忽然發現自己身上已換了件女人穿的繡裙。

他大驚之下，伸手摸了摸頭髮，他的頭髮竟已被梳成了一種當時女人最喜歡梳的楊妃墮馬髻，歪歪的髮髻，還插着根鳳頭釵。

「風郎君」丁麟從十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闖蕩江湖，不出三年，已博得很大的名聲。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他不但輕功極高，而且非常機警，也非常沉得住氣。

但現在他却已忍不住要跳了起來。

他沒有跳起來，因爲他從腰部以下，已完全是軟的，連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他整個人都軟了，心也沉了下去。

香案上一座三尺高的南海觀音菩薩，手拈着普渡衆生的楊柳枝，彷彿正在看着他微笑。

從繚繞的香烟中看過去，她的笑容看來也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詭秘之意。

丁麟忽然發現這觀音菩薩的臉，竟和剛才那戴着面具的美麗少女完全一樣。

難道那少女就是南海娘子？

但出手制住他的，却是那臉上長着鬍渣子的男人，他本已認爲這男人就是南海娘子改扮的。

但現在他却已完全迷惑，甚至連想都不敢多想。

他怕想多了會發瘋。

幸好這時他就算要想，也沒法子再想下去了，佛堂的門，已慢慢的被推開。

一個人慢慢的走了進來，臉上帶着種美麗而詭秘的微笑，就像神案上觀音菩薩的笑容一樣。

丁麟看看觀音神像，再看看她，忽然嘆了口氣，閉上眼睛。——這少女的臉簡直就是這觀音菩薩的臉。

他也不想再看，他怕看多了會發瘋。

只可惜不看也同一樣會發瘋的。

這少女已走到他面前，忽然笑道：「你今天頭髮梳得好漂亮，是誰替你梳？」

丁麟忍不住張開眼，瞪着她，道：「我正想問你，這是誰替我梳的？」

這少女却彷彿很驚訝，道：「難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丁麟道：「我怎麼會知道？」

這少女道：「你難道連一點都想不起來？」

丁麟苦笑道：「我怎麼會想起來，我根本連一點知覺都沒有，而且你就算打破我的頭，我也猜不出你們爲什麼要把我扮成個女人？」

這少女彷彿更吃驚，道：「你說什麼？你說是我們把你扮成女人的？難道你已連你本來就是個女人都忘了？」

丁麟忍不住叫了起來，道：「誰說我根本就是個女人的？」

這少女吃驚的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就好像突然看見個瘋子一樣。

丁麟又忍不住道：「你若說我本來就是個女人，你一定瘋了！」

這少女嘆了口氣，道：「不是我瘋了，是你！」

她忽然回頭叫道：「你們大家全來看呀，丁小妹怎麼會忽然變成這樣子了？」

丁小妹！

「風郎君」丁麟竟變成了丁小妹？

丁麟想笑也笑不出，想哭也哭不出，只見門外已有四五個女人走了進來，其中有一個也正是剛才還戴着面具中年美婦。

原來她就是鐵姑，因爲那少女正在招呼她。

「鐵姑，你快來看看，丁小妹剛才還是好好的，現在怎麼忽然變成……變成這樣子？」

鐵姑也在看着丁麟，微笑着道：「她看來豈非還是好好的，而且頭髮梳得比平時都漂亮。」

這少女道：「可是……可是她居然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女人。」

丁麟已經盡量控制着自己，他知道現在非冷靜下來不可。

但他却還是忍不住要分辯：「我本來就不是個女人！」

鐵姑看着他，忽然嘆了口氣，道：「我瞭解你的心情，有時連我也希望自己不是個女人，在這個世界上，做女人的確太吃虧了。」

丁麟也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倒並不反對做女人，只可惜我一生下來就是個男的，一直到剛才還是個男的。」

他實在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來控制他自己。

鐵姑的臉上却露出了很驚訝的表情，忽然回頭問另幾個女人：「你們幾時認得丁小妹的？」

「也有兩三個月了！」

「她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

「當然是個女人。」

所有女人都在吃吃的笑：「丁小妹若是個男人，我們大家就全都是男人了！」

丁麟已可發覺到自己的臉在發靑，却還是忍耐着，道：「只可惜我也不是丁小妹。」

鐵姑帶着笑問道：「那麼你是誰？」

丁麟道：「我也姓丁，叫丁麟。」

鐵姑道：「我知道你叫丁靈琳。」

丁麟道：「不是丁靈琳，是丁麟。」

鐵姑道：「不是丁麟，是丁靈琳，你怎麼會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那個長得跟觀音菩薩一樣的少女忽然笑了笑，道：「幸好她說話的聲音還沒有變，無論誰都聽得出那是女人的聲音。」

丁麟冷笑道：「無論誰都應該聽得出我是男……」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冷汗突然從背脊上冒出來。

他忽然發覺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變了，變得又尖又輕，竟眞的和女人一樣。

——難道我眞的已忽然變成女人？

他只覺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之意，像尖針般刺入了他的後腦。

他想試着運動一下他身上某部份肌肉，只可惜他從腰部以下，竟已完全痲木。

他甚至想伸手去摸摸那部份，可是當着這麼多女人，他實在又沒有這種勇氣。

鐵姑看着他，眼睛裏彷彿充滿了同情和憐憫，柔聲道：「最近你心情不好，又喝了很多酒，難免會忘記一些事的，何況，以前的事，你本就不願再想起。」

丁麟只有聽着。

鐵姑道：「但我們都可以提醒你，往事雖然悲傷，但若完全忘記了，對自己也不好。」

丁麟只好嘆了口氣，道：「好，你說吧，我在聽着。」

鐵姑道：「你叫丁靈琳，是個非常好看的女孩子，你本來有個很好的情人，後來却爲了一個人鬧翻了，所以你跑到海邊要自殺，幸好心姑救了你。」

那微笑如觀音的少女原來叫心姑，她立刻接着道：「若不是我拉得快，那天你已跳下海去。」

丁麟咬着牙，不開口。

他忽然變得很怕聽見自己的聲音。

鐵姑道：「你那情人姓葉，叫葉開，他……」

葉開！

聽見這名字，丁麟只覺得自己腦子問「轟」的一响。

忽然間，他什麼都明了。

他知道自己落入一個最毒惡，最詭譎，也最巧妙的圈套裏。

這圈套本是爲葉開而準備的，他却糊裏糊塗的掉了下來。

鐵姑在說什麼，他已完全聽不見，他正在拚命集中思想。

他一定要想法子從這圈套裏脫身過來，但他也知道這絕不是件容易事。

非常不容易。

× ×

時間彷彿已過了很久，鐵姑的話却還沒有停！

原來她已將這些話反反覆覆的說了很多次，好像在强迫丁麟接受這件事！

「你那情人姓葉，叫葉開，他本來是青年神刀黨的黨主的兒子，後來過繼給葉家的！

「你的父親叫丁乘風，你的姑姑丁白雲，本是葉家的仇人，但後來這件仇恨却被葉開解開了，你們的情感，反而因此而更加深厚。

「你本來已非他不嫁，他本來也已非你不娶，但這時却忽然出現了個叫上官小仙的女人。

「這女人據說是昔年威鎭天下的『金錢帮主』上官金虹，和當時天下第一美人林仙兒所生的女兒。林仙兒雖然美麗如仙子，却專門引誘男人下地獄。

「她生的女兒，也跟她一樣惡毒，你跟葉開，就是被她拆散的。」

「這件事你當然不會忘記。也絕不能忘記！」

丁麟聽着她說了一遍，又說一遍，忽然發現自己的思想非但已完全無法集中，而且似已感到被她說的話左右了。

忽然間，他竟已對這個叫上官小仙的女人，生出種說不出的痛恨之意。

他幾乎已快要承認自己就是丁靈琳，承認自己本來就是個女人。

爐中的香烟一陣陣飄過來，隨着他的呼吸，滲入他的腦子裏。

他竟似已將完全失去判斷是非能力。

鐵姑看着他，臉上已露出一種詭秘而得意的微笑，慢慢的又接着道：「你叫丁靈琳，是個非常好看的女孩子，你……」

丁麟突然用盡所有的力氣咬了咬嘴唇，劇痛使得他突然清醒！

他立刻大吼道：「不要再說了，我已明白你的意思！」

鐵姑微笑道：「你眞的已明白！」

丁麟道：「我一定長得很像丁靈琳，所以你們想利用我來害葉開！」

鐵姑道：「你本來就是丁靈琳！」

丁麟冷笑道：「其實你用不着這麼樣做，你們要我做的事，我也可答應！」

鐵姑道：「哦！」

丁麟說道：「但你們也得答應我幾件事！」

鐵姑道：「你說。」

丁麟道：「我要你先告訴我，你們究竟是恰巧發現我像丁靈琳，才定下這圈套的？還是早已算準了我要來？」

鐵姑忽然不開口了。

丁麟道：「然後你們至少還得解開我的穴道，讓我見見南海娘子，這件事成功之後，我至少還得要佔一份！」

鐵姑忽又笑了笑，道：「南海娘子本來就一直都在這裏，你難道看不見？」

丁麟却問道：「她在那裏？」

只聽一個優雅而神秘的聲音緩緩道：

「就在這裏！」

× ×

這聲音赫然竟是神案上那觀音神像發出來的。

丁麟霍然回頭，看了這神秘的雕像一眼，目光竟再也無法移開。

從縹渺氤氳的烟霞中看過去，他忽然發現這雕像竟已換了一張臉。

本來帶着微笑的臉，現在竟已變成冷漠嚴厲，眉宇間竟似還帶着怒意。

這個沒有生命的雕像，忽然間竟似已變得有了生命！

「我就是你想見的人，所以你現在就應該看看我，我說的話，每個字你都不可不信！」

煙霧繚繞，這聲音竟是眞的是她發出來的。

丁麟只覺得全身都已冰冷，竟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心裏雖然不想再看，但目光却偏偏無法從這神秘而妖異的雕像上移開！


丁麟一刀刺入了楊軒的胸膛。

「你就是丁靈琳，葉開本來是你的情人，你的丈夫，但上官小仙却從你身邊搶走了他！

「現在，他們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厮守在一起，你却只剩下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丁麟看看她，臉上竟不由自主露出一種痛苦而悲傷的表情！

「我知道你和她，這種仇恨本就是任何人都忘不了的，所以你一定要報復！」

丁麟臉上果然又露出怨毒仇恨之色，喃喃道：「我一定要報復……我一定要報復……」

「現在葉開很快就要帶着那可恨的女人到達這裏來了！你正好有機會！」

丁麟在聽着，發亮的眼睛已漸漸變得迷惘而空洞但臉上的怨毒之色却更強烈！

「葉開絕對想不到你會在這裏，所以你的忽然出現，他一定會覺得很吃驚！

「但他却也絕不會對你有警戒之意，所以你就可乘機將那惡毒的女人從他身邊搶走，帶到這裏來，毀了她那張美麗的臉，叫她以後永遠也沒法子勾引別的男人。

「我的意思現在你已明白了麼？」

丁麟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已明白了！」

「你是不是肯照我的話去做？」

丁麟道：「是！」

「只要是我說的話，你全都相信！」

丁麟道：「是！」

「好，你現在就站起來，你的穴道已解開了，你已經可以站起來。」

丁麟果然慢慢的站了起來。

他早已完全麻木軟癱的兩條腿，現在竟似已突然有了力量。

「好，你身上有把刀，現在我要你用這把刀去替我殺一個人。」

丁麟道：「殺什麼人？」

「楊軒。」

× ×

丁麟慢慢的轉過身，慢慢的從心姑和鐵姑面前走了出去。

他的目光直視在前方，手裏緊握着懷中的刀，心裏只有一個念頭！

「用這把刀，去殺楊軒！」

× ×

門房裏雖然生了火，却還是很寒冷。

楊軒靜靜的坐在火盆旁，看來已覺得有些焦急不安。

他在等丁麟的消息。

丁麟竟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就在這時，一個人慢慢的推開了門，慢慢的走了進來。

一個很美的女人，滿頭烏黑的青絲，挽着個時新的墮馬髻，髮髻上還插着鳳頭釵。楊軒站起來，微笑道：「姑娘有什麼吩咐！」他顯然已將這女人當做南海娘子的門下，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這女人却一直在盯着他，眼睛裏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

楊軒忍不住又抬頭看了他一眼，忽然發現她很像一個人。

這女人的眼睛仍然是在盯着他，一字字道：「你就是楊軒！」

楊軒點點頭，忽然失聲驚叫道：「你是丁麟！」

丁麟道：「我不是丁麟是丁靈琳。」

楊軒吃驚的看着她，道：「你……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丁麟道：「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本來就是個女人。」

楊軒的臉色也變了，道：「你莫非瘋了！」

丁麟道：「我沒有瘋，瘋的是你，所以我要殺了你。」

他忽然從懷中抽出柄短刀，一刀刺入了楊軒的胸膛，

楊軒做夢也想不到他突然下這種毒手，根本就沒有提防，也來不及躲避。

鮮血如雨的從他胸膛上飛濺出來，一點點洒在丁麟衣服上。

丁麟的臉上却全無表情，冷冷的看着楊軒倒下去，然後就慢慢的轉過身。

門外冷霧凄迷，夜更深了。

他慢慢的走入霧裏，黑暗中忽然又傳來那優美而神秘的聲音！

「你做得很好，可是你已經太累了，已累得連眼睛都睜不開。」

丁麟道：「我的確太累了！」

他的眼睛果然慢慢的閉起。

「這裏就是張很舒服的床，現在你已可睡下去，等到葉開的那惡毒女人來到時，我們會叫醒你的！」

地上積着很厚的埃塵，但丁麟却已躺了下去。

就眞的像是躺在一張很舒服的床上，忽然間他就已睡着。

霧越來越濃了。

× ×

妹妹一直都睡得很熟，姐姐輕輕的喘息着。眼簾終於也闔起，臉上還帶着疲倦而滿足的甜笑。

西門十三看着她們，心裏忽然也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愉快和得意，就好像他已將丁麟擊敗了一樣。

「一個人總不能在每件事中都得勝的，我也總有比你强的地方。」

他微笑着，正想喝杯酒，車廂外忽然有人在敲門。

是不是丁麟回來了！

車窗上的簾子已經拉了下來，他看不見門外是什麼人。

「誰？」

沒有回應。

西門十三遲疑着，終於忍不住推開車門。

外面也沒有人。

外面一片黑暗，冷霧剛剛從地面上升起。

「剛才是誰在敲門？」

他拉緊了衣襟，再問，也沒有回應，那個一直在外面望風的車伕呢！

天氣實在太冷，他本不想離開這溫暖的車廂，可是一個人做了虧心事後，總不免會疑神疑鬼的。他終於套上靴子，跳下車，四面一片黑暗，寒冷而靜寂。

那個穿着靑布棉襖的車伕，蹲在一堆稻草上，頭枕着膝蓋，手抱着脚，似也睡着了。

剛才敲門的人呢，難道他聽錯了？

他是不會聽錯的。

他的年紀還靑，眼睛和耳朵一向都很

靈。

這車伕也不知是丁麟從什麼地方找來的，剛才若有人來過，他總該聽見一些動靜！

西門十三走過去，正想推醒他問問。

誰知這車伕突然從草堆上彈起，凌空翻身，箭一般竄了出去，身手之快，雖然比不上丁麟，却絕不在西門十三之下。

西門十三竟然沒有看見他的面目，想追出去，但畧一遲疑間，這車伕的人影已消失在黑暗裏。

冷霧淒迷，寒風如刀。

他忽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決定先回車廂裏等丁麟回來再說。

車廂的門竟又關了起來，也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剛才隨手帶上的。

嵌在車頂下那盞製作得很精巧的銅燈，還在亮着，柔和的燈光從紫絨窗簾裏透出來。

西門十三實在很後悔，剛才本不該離開車廂的，他很快的走回去，拉開車廂。

然後他的心就沉了下去，整個都怔在車廂外，連動都不會動了。

×　　×

車廂裏竟多了一個人。

一個禿頂鷹鼻，滿面紅光的錦袍老人，箕踞在他剛才坐的地方，赫然正是衞八太爺。

那姐妹兩人還是蜷曲在角落裏，睡得更沉了。

衞八太爺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正刀鋒般瞪着他，冷冷道：「上來！」

西門十三垂下了頭，跨上車廂，眼角忽然瞥見剛才那個車伕竟已又回到草堆上打瞌睡了，連姿勢都沒有改變，好像根本就沒有動過。

車廂很低，無論誰都站不直的。

西門十三却不敢坐下來，只有垂着頭，彎着腰，站在那裏。

衞八太爺冷冷的看着他，道：「你那好朋友呢？」

西門十三道：「他已經進去了。」

衞八太爺道：「什麼時候進去的？」

西門十三頭垂得更低，他無法回答，他不敢回答，因爲他剛才根本就忘了計算時間。

剛才他簡直已什麼都忘了。

衞八太爺瞪着他，厲聲道：「他走了之後，你在幹什麼？」

西門十三更不敢回答。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事很有點見不得人。

男子漢大丈夫，玩幾個生得賤的女人，雖然算不了什麼，可是在背地裏玩朋友的女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衞八太爺冷笑道：「看來你眞是色胆包天，難道你就不怕丁麟知道？」

西門十三紅着臉，囁嚅着道：「……我們……我們是好朋友。」

衞八太爺怒道：「你們既然是好朋友，你怎麼能對好朋友做這樣的事，他若在背地裏搶了你的女人，你會怎麼樣？」

西門十三不敢答腔。

衞八太爺道：「你若以爲丁麟不會在乎，你就錯了，這種事只要是男人就一定會在乎的。」

西門十三只有承認。

衞八太爺道：「憑你這點本事，他一個人就可以對你八個，他知道了這件事後，若要對付你，你準備怎麼辦？」

西門十三終於鼓起勇氣，訥訥道：「我想他大概不會知道。」

衞八太爺冷笑道：「你想他大概不會知道，你憑那點這麼樣想？」

西門十三苦笑道：「我自己當然絕不會告訴他的……」

衞八太爺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雖然不會說，可是這女人呢！」

西門十三道：「是她自己要的，她怎麼會告訴別人。」

衞八太爺道：「你以爲她愛上了你，所以才勾引你！」

西門十三雖然不敢承認，却也不願否認。

衞八太爺道：「我問你，這兩個女人是不是你剛在石家莊搶出來的！」

西門十三點點頭。

衞八太爺道：「你難道以爲她們很願意被你們搶出來？」

世上絕沒有任何人願意被人在半夜裏搶走的。

衞八太爺冷笑道：「你難道還看不出，這婊子勾引你，爲的就是要讓你跟丁麟爭風吃醋，她們才有報復的機會。」

西門十三顯然還有點不服氣，忍不住道：「她也許……」

衞八太爺怒道：「難道你還以爲她是眞的看上了你？你有那點比丁麟强，而且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就算生得再賤，也不會當着自己妹妹面前，做這種事。」

西門十三不敢再辯了。

衞八太爺道：「何況，你們剛才在車廂裏玩的把戲，我遠遠的就聽見了，她妹妹又不是猪，你們就在她旁邊，她難道還能眞的睡得着？」

西門十三的臉色又變了，他忽然想到，這件事的確可能是她們姐妹早已說好了的，所以丁麟剛走，姐姐立刻就醒了，妹妹一直在裝睡，爲的就是故意要讓他們個方便。

他忽然發現，薑畢竟是老的辣。

衞八太爺忽又問道：「這兩個婊子是不是生長在石家莊的？」

西門十三道：「好像不是，我以前也到石家莊去過，却從未見過她們。」

衞八太爺冷笑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目光刀鋒般盯在這姐妹兩人身上，慢慢的接着道：「像這樣兩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連我都實在不忍看着他們死在我面前。」

姐妹兩人還是蒙着頭蜷伏在那裏，鼻息還是很均勻，居然還好像睡得很沉。

衞八太爺突又轉頭，瞪着西門十三，道：「所以你殺她們的時候，我一定會閉上眼睛的。」

西門十三怔了怔，道：「我？」

衞天鵬沉着臉，道：「不錯，你！」

西門十三失驚的道：「我……我要殺她們？」

衞天鵬冷冷道：「你若捨不得殺她們，我也可以讓她們殺了你！」

西門十三臉色已發白，道：「但丁麟回來時，若是看見她們已死，豈非……」

衞八太爺打斷了他的話，道：「他看不見的。」

西門十三道：「爲什麼？」

衞八太爺道：「死人是什麼都看不見的。」

西門十三失聲道：「丁麟也得死？」

衞八太爺道：「他不死你就死……」

西門十三看着他，終於已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丁麟到這裏來的時候，已沒有打算要丁麟活下去。

無論這件事是否發生，無論丁麟是否能探查出南海娘子的眞象，他只要一回來，就得死！非死不可！

所以衞天鵬才會跟到這裏來，那車伕當然也早已換了他門下的人。

西門十三看着他臉上冷靜而殘酷的表情，幾乎不能相信他就是那個性如烈火，胸無城府，粗野而暴躁的老人。

他忽然間也像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得比丁麟還澈底。

西門十三忽然發現一個人若想在江湖上出人頭地，就好像都有幾種完全不同的面目，就連他們身邊最親近的人，都很難知道他們的眞面目究竟是什麼樣子。

衞天鵬刀鋒般的目光，還是盯在他臉上，淡淡的說道：「等死比死還痛苦，你若眞的有憐香惜玉之心，就不如讓她們死得快些。」

西門十三咬了咬牙，突然出手，中指指節凸起，以鷹啄拳擊向妹妹脊椎下的死穴。

姐姐畢竟剛才還向他奉獻出火一般的熱情，他畢竟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誰知就在這時，一直像嬰兒般沉睡着的姐妹兩人，突然同時翻身，手裏已多了對形容奇特，碧光閃閃的彎刀。

她們平時溫柔得就像是對鴿子，但現在看上去，却比毒蛇還毒，比豺狼還狠。

姐姐一翻身，脚已踢在他小腹子上，手裏的彎刀，已閃電般去割衞八太爺的咽喉。

西門十三痛得眼淚鼻涕一起流出，捧着小腹彎下腰去時，妹妹已揮刀急刺他的左頸。

衞八太爺臉上完全毫無表情，竟似早已算準了她們有這一着。

姐妹兩人的刀剛揮出，只聽「叮，叮，叮，叮」四聲响，四柄刀的刀鋒都已被打斷！

衞八太爺手裏已忽然出現了根一尺三寸長的短棍。

短棍是漆黑的，暗無光華，也看不出有什麼奇特的地方。

但那四柄寒光熠熠，百煉精鋼打造的彎刀，竟被它一敲而斷。

姐妹兩人吃驚的看着手裏半截斷刀，幾乎還不能相信這是眞的。

然後她們才感覺到手臂上一陣酸痛，連這半截斷刀都拿不穩了。

衞八太爺冷冷的看着她們，冷冷道：「你們的隨身雙寶，還有一件爲什麼不使出來？」

姐姐忽然長長嘆了口氣，笑着道：「原來你早已看出了我們的來歷！」

衞天鵬道：「哼！」

姐姐道：「晚輩們正是東海筷子島，珍珠城，歐陽城主的門下，特來拜見衞八太爺的！」

她看來並沒有驚惶恐懼的表情，只不過對衞八太爺這個人好像已很尊敬。

衞天鵬道：「你們是來拜訪我的？」

姐姐道：「歐陽城主也早已久聞衞八太爺的大名了。」

衞天鵬道：「是他叫你們來的？」

姐姐道：「正是！」

衞天鵬道：「你們躲在石家莊裏，就是爲了要等着看看我。」

姐姐道：「你老人家府上門禁森嚴，像我們姐妹這種人，想見到你老人家當然不是件容易事！」

衞天鵬冷笑道：「所以你們就故意使這好色胆小的登徒子看見你們，你們早已算準了他遲早一定會去找你們的。」

姐姐的臉居然紅了，紅着臉笑道：「不瞞你老人家，我們實在也沒有想到他會在半夜裏去找我們的，他用的法子雖然不好，却很有效。」

衞天鵬突然大笑，道：「久聞歐陽城主的門下，都是聰明美麗的姐妹花，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他仰面而笑，似已忘了她們的護身雙寶還有一件未使用。

就在這時，姐妹兩人已又同時出手，只聽「錚」的一聲，已有數十點寒星從她衣裏暴射而出，暴雨般急打衞天鵬胸膛。

衞天鵬笑聲不絕，只不過將手裏的短棍很快的劃了個圓弧。

那數十點暴雨般的寒光，竟像是突然被一種奇異的力量吸引，投入了這圓弧，又是「叮叮叮」一連串的响後，這數十點寒光就已全都被這根短棍黏住，竟像是一羣飛蠅釘在一根糖棒上。

姐妹兩人又怔住。

衞天鵬淡淡道：「我早已知道你們若不將這一寶使出來，是絕不會死心的！」

妹妹忽然也長長嘆息了一聲道：「看來他們都看錯你了！」

衞天鵬道：「哦！」

妹妹道：「他們以爲你已老了，以爲今日之江湖，已是他們這一代年青人的天下，但現在以我看你，你一個人竟可以抵得上他們十個。」

她垂着頭，目光再偸偸的望着衞天鵬，眼波中帶着種說不出的溫柔崇敬之色。

少女們只有在看着她們心目中眞正的英雄時，才會有這種眼色。

衞八太爺看來也彷彿忽然年青了許多，微笑着道：「薑是老的辣，這句話年青人應該注意的。」

妹妹垂着頭道：「我們剛才出手，實在是不得已的，我們姐妹都是可憐人，別人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什麼，既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

她說着說着，眼淚似已將流下。

衞八太爺面上已露出了同情之色，嘆息着道：「我不怪你們，歐陽城主對門下弟子的手段，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的。」

姐姐悽然道：「但除了你老人家外又有誰會體諒我們的痛苦！」

（未完）

西門十三只有承認。

也不會當着自己妹妹面前，做這種事。」

武俠奇情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滄海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邱長亭賫緣得遇被逆子廢去雙腿，囚禁孤島石洞中的武林異人紀楓，邱長亭同情他的遭遇，欽佩他的武功，拜他爲師，抱着紀楓回至靑沙堡，這時堡中居住的僞作採摘燕窩的風來順、秦無影、郭美如等露出本來面目，要邱長亭加入他們盜夥，紀楓暗叫邱長亭僞作答應，免招殺身之禍，同時可趁機探查他們的行動。翌日，風來順等五人揚帆出海，留下郭美如、邱長亭及紀楓看守古堡，郭美如命紀楓爬上一塊大石頂端，哨望海面，叫邱長亭到她跟前，施展狐媚手段，要向邱長亭勾搭——

＊＊＊＊＊＊＊＊＊＊＊＊＊＊＊＊＊＊＊＊＊＊＊＊＊＊＊＊＊＊＊＊＊＊＊＊＊

死堡來巨盜　孤島攏風雲

邱長亭心中一動，暗忖道：不好，看來這個女人竟然對自己動了淫念，我如把持不住，豈不將今後聲名葬送她手？只是如不遷就她一些，師父的苦心豈非白費？

這麼一想，也只有耐下性子，虛與委蛇一番！

他紅着臉，佯作不知的道：「姑娘的心意是……？」

郭美如輕輕一嘆，道：「你可眞是個混沌小子……就眞的不明白嫂子我的心意麼？」

邱長亭顧左右而言他道：「時候不早了，請姑娘關照我該做些什麼吧！」

郭美如泛滿桃紅的臉，忽的一變，細長的眉毛往上面挑了一下，冷笑道：「好吧，你不是要幹活兒嗎，來！」

眼前是一片林立的怪石，尖銳凸出的石尖，就像是無數把鋒刃的利劍——

郭美如寒着臉道：「把這些石頭抬到海邊上——」

然後她走過去，比着手勢道：「這裏放一塊！這裏放一塊，這裏……這裏！」

邱長亭呆了一下，思忖着那些天然的巨石，每一塊怕都在千斤以上，最小的也有幾百斤沉重，但是對方既然已經畧（手旁）下了話，自己也只有照着去做！





那個女人交待完了，抱着一雙胳臂，退後了幾步，冷着臉，作出一副冷眼旁觀的樣子。

邱長亭心裏暗中好笑，思忖道：「你以爲這樣，就能够難住我了麼？」

他自幼體魄超人，攀山翻嶺，鍛鍊出一身神力，正可借此來顯示一下。

當時一聲不吭的挽起了袖子，先把一塊約有五百斤重的巨石，一舉過頂，回頭道：「姑娘請指點，擱在那裏？」

郭美如的臉子一下子變了。

「呀——」她吃驚的道：「你好大的勁兒……放在那裏！」

邱長亭雙手一振，這塊大石忽悠悠脫手飛出，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她手指之處。

只聽得轟通！的一聲大响，入地半尺，整個地面都爲之震動了一下！

郭美如臉上益加的吃驚！

邱長亭遂卽又擧起了第二塊大石。

這一塊來得更大，足有八百斤沉重，其上劍齒交錯，滿佈靑苔，按照剛才郭美如指處，第二次抛石出手，轟隆！又是一聲大震，把石塊投下！

他乾脆把上身衣服全脫光了，一個人悶聲不吭的，一塊塊的搬動着巨石，一盞茶後，已搬離了十數塊大石。

大石設置着面海的空隙之後，一半在海水，一半在河岸，這麼一來，對於意圖冒然泊岸的船隻，自是極爲不利，顯然有嚇阻的作用！

邱長亭搬過十數塊巨石之後，也禁不住氣吁喘喘，汗如雨下——他坐下來歇口氣，海風吹過來，說不出的舒服！

這時候，郭美如却悄悄的走過來。

邱長亭站起來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我一身汗土，小心弄髒了妳的衣服！」

郭美如妙目注定着他，吃吃低笑道：「你眞是鐵打的，不累麼？」

邱長亭道：「不累！」

郭美如一笑道：「你以前練過功夫沒有？」

邱長亨搖搖頭道：「沒有練過！」

「可惜……」郭美如一雙妙目上下在打量着他——

沾滿泥沙臭汗的身子，可掩不住那一身盤龍虯結的肌肉，可遮不住澎湃的男性氣概……

她的臉色暈紅如醉，眼睛裏的光最能反映內心的思潮，那麼出神，近乎意亂情迷般的注視着他……是一種思婦的情懷，渴望着性的滋潤！

邱長亨無視於她的表情，他以往所接觸的一切，幾乎沒有不可告人之事，也無不是赤誠聖潔的，要想去揣透女人，尤其是一個蕩女思婦的心，那可就不着邊際！

他怔了一下道：「可惜什麼？」

郭美如恍然一驚，像是突然被人由綺夢中喚醒了一般模樣——

「噢——」她吶吶道：「我是說你是一塊練武的好料子，如果能經明師指點，必然會有成就的！」

邱長亨想到了紀楓，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笑容。

郭美如姍姍走過來，笑道：「你願意學武麼？……我可以教給你，偷偷的教給你！」

「我不想學……還是這樣好！」

「為什麼呢？」

「我……我用不着！」

「用不着？」郭美如那雙細長迷人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

她情不自禁的又伸出了一隻手，想往邱長亨赤裸着的上身摸去，却為邱長亨閃身避開！

郭美如呆了一下，輕嘆了一聲，道：「其實你也用不着怕我，我也不是一個壞女人！」

「我知道！」

「你知道甚麼？」她那雙眼睛像是會說話的看着他：「你認識我多少？」

邱長亨心裏一動，難得有這個機會，使他瞭解一下這些人的行情。

他抓住這個機會，立刻追問道：「你們不是生意人麼？」

郭美如呶了一下嘴，笑笑道：「是生意人呀！好個生意人！我們做的，是沒有本兒的買賣，你知道甚麼叫沒本兒的買賣麼？」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郭美如幾乎要告訴他了，可是話到唇邊，又臨時忍住了，笑了笑，道：「反正你也快知道了，好了別閑聊了，快幹活兒去吧！」

邱長亨道：「姑娘吩咐！」

郭美如向前繞了個彎，來到一處沙灘，用手一指道：「啊！看見沒有！」

地上堆滿了削尖的木頭樁子，還有長的竹竿，也是削尖了的，足有好幾百根，每一根上面却澆滿了桐油。

邱長亨怔道：「這些是那裏來的？」

「才運來的！」郭美如道：「風大爺交待我，要我告訴你，把這些暗樁子，都埋伏在水裏面，這樣可以防止外來的舟船和人！」

邱長亨一笑道：「還是風大爺想的週到，好吧，我就下去看看！」

說罷雙足一頓，像條大魚般的已投身入海。

海面上炸開了一條紋，邱長亨的身子迅速的潛沉了下去！

郭美如只知道邱長亨會水，却不知道他水中功夫精純到如何程度，此刻見狀深深的為之折服，她眼睛只管注視着前面的這片水，却不知水花一响，邱長亨的身子却出現在十數丈以外的海面，這等快速的水性，使得郭美如大吃一驚。

眼看着邱長亨手泅足踹，活像一條鬧海的銀龍，剎時間已來到了面前！海面上起了一道白綫，箭頭也似的快捷，隨着他翻出的雙腕，已然站在沙岸之邊！

郭美如眼睛裏充滿了傾慕，道：「好純的功夫，你看怎麼樣！能不能安裝？」

邱長亨道：「裝是可以裝，却要吃水深一些！我再試試看！」

說完操起兩根長桿子，第二次潛入水中！

他迅速的把身子潛下去，把兩根削尖的長竹竪固揷入島岸的水面之下，然後又昇出水面來！

如此繼續的佈署着，整整一個上午，他已把這片島峽側面部份全部按裝完竣，那些木樁尖桿，全都用完了。

郭美如在太陽下面晒得吃不消，叫喚着收工，二人遂轉回堡內！

邱長亨實在忍不住，就問：「我實在不明白，這個小島會有甚麼人侵犯，用得着這麼嚴謹的防範！」

郭美如道：「這就不淸楚了，風大哥他們是這麼關照我的！」

「他們的事情，妳會不知道？」

「那可不一定！」郭美如道：「有時候知道，我也懶得問……風大哥說這個地方，不久就會有很多人眼紅，必須要先做個準備！」

郭美如倒是很殷勤的招呼着他吃喝着，她自己也吃了一些，還準備了一份，要邱長亨送去給紀楓吃。

於是邱長亨來到了紀楓守望的那個山峯之上！那座山峯像是一把倒立的鐮刀，其上全係一色的青石，寸草不生！

在凹形的峯岩下，紀楓正倚壁而坐，坐在這裏可以很淸楚的看見三面大海，甚至於極遠處的海上帆影，也能淸晰的映入視綫，是一個極佳的瞭望所在。

「你來得正好！」紀楓含着笑道：「他們不久就要回來了！」

邱長亨一怔道：「你老說誰回來？」

「自然是姓風的一幫子人！」

他伸出一隻手，指向遙遠的海面道：「一共是四條船，來了不少的人！」

邱長亨順其手指處，仔細的看了看，果見泛着白色奇光的海面上，有四個極小的黑點，除此以外，他甚麼也看不見！

紀楓冷冷一笑道：「看來這夥子人，眞要在這靑沙堡安根立舵了！」

邱長亨皺眉道：「這些人到底想幹些甚麼？」

紀楓道：「這裏是一個很好的掩護地方，也是一個貯存贓物的好所在……不過應該還有些甚麼別的念頭，我們慢慢的再查了！」

邱長亨想起了郭美如所說的話，就道：「聽郭美如說，好像這裏不久要生些甚

麼事情似的！」

紀楓點點頭道：「我也是在想，要不然他們不會這麼積極的準備一切，像是在備戰的樣子……僅僅一個破碎的古堡，又有甚麼搶奪的價值？」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笑笑道：「你的水功這麼好，令我難以想像，我想，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才會不殺你！你是怎麼學的？」

邱長亨一笑道：「小時候在渤海灣學的，那時候我父親每天要到海裏的小島去採燕窩，我就順便抓魚抓蝦，日久天長，漸漸摸熟了水性子，自己變着樣子潛水遠行，不出三四年，就練成了！」

紀楓感嘆着道：「這就是你有過人的天賦……其實練習武功也是一樣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第一步在於培養本身的興趣，有了興趣才會熟能生巧，抓住了練習的竅門，豈有不精之理？」

邱長亨自從得悉紀楓之身世經過之後，對於這位離奇遭遇的武林異人，生出了無限同情敬愛，後經其收為門下，更加添了一份師徒的情誼！

他嘴裏恭聲的答應着。

紀楓向着這處的帆影瞟了一眼，繼續道：「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並不是一個太好的練武環境，所以你要隨時伺機於練習，不可鬆懈！現在我教你一個基本的式子，你勤習十日後，就知其妙用！」

說完身軀陡地向上一拔，左右兩隻手，同時攀着了一塊凸出的山石，整個人凌空吊垂在半空。

只見他垂吊的身子，不時的前後左右搖動着。

邱長亨心中暗奇道：「這有何難？」

可是當他注意到紀楓那對緊攀在山石上手指時，却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紀楓每隻手，只有一根手指黏在凸出的石面上。

僅僅憑着兩根手指支持着全身，已是不易，況乎全身那麼像秋千般的前後不停的搖蕩着，自非有高深的內功吸附之功而莫能為力了！

但只見紀楓的身子，愈盪愈快，最後倒折了一個凌空觔斗，輕飄飄的落在了地面。

他雙足不便着力，落下來仍然保持着坐着的姿態，輕飄飄如枯葉落地！

邱長亨更不禁打心眼裏佩服！

紀楓道：「這是一種練習提吸內力丹元的功夫，能够每日勤習，對你大有裨益，動作很簡單，開始時，只需要吊垂即可，先以四指，日後漸漸減少，任何地方，只要能吊起身子的，都可以練習！」

邱長亨點頭答應！

紀楓眼睛往海面上看了一下，道：「他們來了！」

幾艘快舟，已馳近面前，除去風等一行五人去時所乘坐的那艘紅色龍舟之外，另外還來了三艘高桿巨帆的大船。

船上各有數十名漢子站立坐臥姿態不一，像是都携帶着兵刃，看上去沒有一個不慓悍强勁，面目猙獰。

邱長亨道：「這些人，都要住在這裏麼？」

紀楓冷冷的道：「那還用說，看起來『九現雲龍』風來順的全部班底都來了，他們在靑沙堡安家立舵是必定的了！」

說話之間，幾艘船已由正面陸續的靠攏岸邊。

各船上的人紛紛躍上海岸。

風來順，曹三錘，秦無影，謝五湖，焦天化等五人也全部上岸，由曹三錘指揮着各人把船上各樣物件搬運上岸，一時間島岸上堆滿了箱籠雜物。

這些人不僅帶了東西，甚至於連女人，小孩全家都搬來了，大哭小叫亂成了一片。

風來順等一行，却同着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白髮蒼蒼的老人先行離開！

那老人白履白襪，長鬚飄洒，看起來像蠻有個派頭似的，風來順等人却似對他十分禮讓。

那老者邁着一雙八字脚四下踱着，不時的指指點點，嘴裏說些甚麼邱長亨聽不淸楚，可是紀楓却默運「天耳」神功，聽得一淸二楚！

只聽見那灰衣老者頻頻說：「不錯，不錯，就是這個地方，我看過房圖！」

風來順在他身邊道：「費先生乃是精於土木佈陣的高人，將來島上的一切，還要多多借重！」

白鬍子老頭嘿嘿連聲的笑着道：「好！好！那當然，那當然！我老了，只要地方住着舒服，我也不想再移動，最重要的是……」

風來順立刻把耳朵湊過去，兩個人咕嚕嚕說了一陣——紀楓雖精於「天耳」神術，却也無法聽淸他們耳語些甚麼！

却見風來順連連拱手笑道：「一切仰仗費先生了，如果眞如傳言，我們得到了這批東西，一定要重重的酬謝先生，决不食言！」

姓費的老頭哈哈大笑了起來，一隻手重重的拍着風來順的背，說道：「我早知道你這個人不壞，你放心吧，有我費星斗這個人在，這個島，不出一個月，我一定能佈署得銅牆鐵壁一般，外人休想輕入雷池一步。」

紀楓聽得老人一報名姓之後，顯然吃了一驚，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一絲冷笑！

這時那個叫謝五湖的漢子大步走過來，向着費星斗抱了一下拳道：「先生的四位女眷，也都下來了……怎麼安置？」

費老頭道：「這……」

風來順一笑道：「費先生的娘子，自然與費先生住在一塊，這還用問？只是費先生喜靜，却要準備一個靜室，與費先生權當書房！」

費老頭手裏的摺扇在另一隻手上一打道：「對，這樣就再好不過了——」

一面連連向謝五湖抱拳道：「有勞！有勞！」

矮壯的謝五湖離開後，四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兒都依偎着費星斗撒起嬌來。

費老頭伸出手，輕薄的去擰其中一個穿粉紅衣裳的臉，樂得大聲的笑個不住。

風來順却在一旁笑道：「費先生眞是好福氣，四堂嬌妻個個美艷如花，羨慕之至！」

費星斗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哈哈！風大爺你們練功夫的人愛惜身子，

可就沒有這方面的艷福了！」

一行人笑着向古堡步入。

現場僅留下謝五湖指揮着一些粗漢子搬運雜物！

邱長亨奇道：「師父，這些人都是幹甚麼的？」

「還會幹甚麼！」紀楓冷笑道：「大强盜手底下當然是小强盜，只是費星斗這個老狐狸來得可厭！」

「你老是說那個穿灰服的老頭？」

「就是他！」

提起這個人，紀楓臉上帶出了一絲怒容，他冷冷的道：「這是一個人間的敗類，一輩子壞事做得多了！」

邱長亨道：「可是看上去他不像一個江湖上的人！」

紀楓道：「他本來不是江湖中人，也不擅武功，只是偏偏喜歡與江湖黑道中人來往！」

紀楓好似對於他的一切知道得很清楚，提起這個人來他就由不住有氣——

「你當然不知道！」他冷笑道：「二十年前，這個人曾經帮助九華山的胡叫天，設了一個『九曲陣』，害死了當日赴會的三派掌門人，以後，三派武師共三十二人，武林人正派人士，早已把這個費星斗恨之入骨，想不到他今天竟然會在這裏出現！」

邱長亨一驚道：「師父認識他？」

紀楓搖搖頭道：「聽過他的名字，却是沒見過，這人據說智慧過人，幼習土木之術，擅於設計宮室陣圖，早年是某省大員的文案師爺，聽說因爲犯了甚麼案子，才捲逃了一筆白銀，從此隱跡江湖，專門結交黑道上有名望的人，多年來所爲罪狀，簡直是罄竹難書！」

邱長亨怒聲道：「這麼說，我也明白了，想必是鳳來順這一干人，特意請他來代爲佈署青沙堡了？」

「就是這個意思！」紀楓冷笑道：「對於這個人，你今後要特別小心！如能趁機除了他，是再好不過，只是，最好要把他來此的意圖摸清楚以後再下手，不可操之過急！」

邱長亨點頭道：「我知道！」

紀楓道：「你去吧，有甚麼事晚上再說！」

邱長亨答應着轉身自去——

他方自下了山峯，迎面就見郭美如快步走來，見面後急道：「你上那去了？鳳大哥叫你呢！」

邱長亨道：「甚麼事？」

郭美如道：「去了就知道了。」

當進了古堡，大廳裏人聲吵雜，坐着好幾個人，鳳來順和那個叫費星斗的老頭都在座，桌子上擺設着茶水，正有一個年輕女人在爲姓費的擰手巾擦汗。

鳳來順一見邱長亨就笑道：「你來得正好，我給你引見一個人！」

說完，就轉臉向費星斗說道：「就是他！」

費星斗一雙虛腫着眼泡的小眼睛在邱長亨身上打量着，神情十分自大的道：「你會水麼？」

邱長亨自得悉此人底細後，自是鄙夷其爲人十分，但是却也不便現之表面。

當時點點頭道：「會一點！」

「這是什麼話？」費老頭火氣還不小，拿着官腔道：「會就是會，不會就不會，會一點算什麼話？」

鳳來順在一旁笑道：「你別跟他認眞，這位小兄弟水性很好，我見過，先生有什麼水底下的設施，只管交待他好了，决定錯不了！」

費星斗這才點點頭，一面由身上拿出了一張折叠的桑皮紙，看着邱長亨道：「你唸過書沒有？」

邱長亨忍着氣道：「讀過四書！」

費星斗道：「那就够了！」

說着把手裏的桑皮紙攤開，却看向鳳來順道：「鳳大爺，這人靠得住麼？」

鳳來順一笑道：「靠得住，你放心交待他吧！」

費星斗這才點點頭道：「這是我費了好幾天的苦心，照着你的意思設計的，不能讓外人知道！」

一面說他一面把手裏那張紙攤了開來，只見其上滿是綫條，有紅有黑縱横交錯，其間更有許多點乂佈列，密密麻麻畫滿了一張紙！

邱長亨彷彿認出那張紙上畫着青沙堡與這個小島的陣狀，費星斗確是一個很謹愼的人，匆匆又把這張紙叠好收起來，道：「還是你晚上來我房裏一趟好了！」

鳳來順會意道：「這樣也好！」

一隻手拍着邱長亨道：「小兄弟，聽六弟妹說你今天幹的很不錯——」

說着取出了一塊銀子，足有二十兩，塞在邱長亨手裏，一笑道：「好好幹，我還有重賞！」

邱長亨何在意他這二十兩銀子，可是此刻他却作出一副喜悅樣子，哈腰道：「謝謝鳳大爺！」

鳳來順道：「晚上我着人來找你，你下去吧！」

邱長亨依言退出！

× ×

「夜」——

凌空拔起，躍落在邱長亨隱身處不遠的是個長身玉立的少女。

古堡裏平空多添了百十盞燈，自是看來較平日壯觀綺麗多了。

郭美如在前，邱長亨在後，穿過了一列長廊，直向古堡後面，進入一條寬敞的甬道。

甬道內懸掛着一長列的紅紙燈籠，照襯得十分美觀好看，郭美如回頭笑道：「邱兄弟，你交好運了，鳳大哥十分器重你呢！」

邱長亨道：「全賴姑娘口角春風！」

郭美如一笑道：「這檔子事壓根兒就我們六七個人知道，現在破格的告訴了你，從今以後，你就是我們一家子人了！」

說時來到了一間房門前，門前站着一個提刀的漢子，見了郭美如那漢子哈腰行了個禮道：「六姑姑來了！」

郭美如點點頭，掀簾子帶着邱長亨步入！

房間裏佈置得好漂亮，地上是又鬆又軟的紅色地氈，太師椅上都加着猩猩紅的緞子軟墊，兩盞像是持製的水晶燈，吊在空中，二燈一青一白，光華燦爛，却滴滴溜溜的自行打着轉兒，映襯得那些豪華擺設，更加的光彩情趣！

這顯然是費星斗用的一間客室，是臨時佈置出來的，邱長亨一向純樸，那裏見過這等佈置，一時眞有點眼花繚亂！

却見鳳來順等五人都在座，那個費星斗的老頭子却倚身在鋪有軟墊的躺椅上，幾個人正在談話。

鳳來順乍見一笑道：「你來了，快坐下坐下！」

郭美如返身把門關好，也在一張位子坐下來。

費星斗仍然倚在靠椅上，他手裏拿着一根長長的烟袋桿子，呼呼嚕嚕吸了一袋烟，然後坐起來。

「你過來——」他向着邱長亨招招手道：「坐在這裏好說話！」

邱長亨不知怎麼對這個人煩到家了，却也無可奈何，當時只得依言移坐在他的座前。

費星斗面前設有一個大理石的長形矮几，几上平攤着白天邱長亨看過的那張紙，看樣子剛才大家已經討論過了。

几上設着兩盞燈，光很强，可以很清楚的看見紙上所繪的一切。

費星斗把那張紙推向邱長亨面前道：「你先看看再說！」

邱長亨看了看，點頭道：「這是本島要設的埋伏吧！」

費星斗噴出一口烟道：「不錯——」他伸出一根留有長指甲的手指，指了一下道：「你看這些部份呢！」

邱長亨冷冷的道：「既是綠色，當然是水面以下的部份了！」

費星斗很驚異的看着他，點點頭道：「嗯！你很聰明！」

鳳來順嘻嘻笑道：「我不是早跟你說過了嗎！這孩子聰明的很，你交待他做什麼事都大可放心！」

費星斗點點頭道：「你學過算學？」

「小的時候學過句股弧——喜歡自己畫畫！」

「啊——？」費星斗很驚訝的道：「那好極了，我這個圖畫的很簡單，你一看

就明白了！」

噴了一口烟，他睇着雙眼道：「打乂的地方是設下樁子打圈的地方放炸藥！」

「炸藥？」

「不錯！」費老頭一隻手撫着鬍子，極冷漠的道：「我無所不精，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外加五行奇門……」

風來順道：「費先生是我們禮聘來的客人，今後這堡裏的一切防務，都要聽他的！」

邱長亭倒也不敢輕視這個糟老頭子，那個年頭，在水裏埋炸藥的事，聽也沒有聽說過，他那能不爲之驚心？

費老頭道：「這是我自己設想的，前無古人，只怕往後，也無來者，你沒見過吧？」

邱長亭老實答道：「沒見過！」

費星斗眼睛在風來順等一干人臉上轉過，嘻嘻笑道：「風大爺，各位爺兒們有誰見過？」

大家也都搖搖頭，表示不曾見過。

費星斗得意道：「只要這麼大——」他握着一隻拳頭，比着道：「就能炸他一條船！」

「能在水裏面炸？」——提出問題的是黃鬍子老頭秦無影。

「當然，不炸還行？」

他的眼睛在每人臉上轉了一圈，笑着道：「各位不要疑心，我這次帶來了有樣品，白日我當面試給各位一看就知！」

風來順大喜道：「要是眞的，我們可就不愁誰敢來冒犯了。」

「可是老爺子，我們話得說到前頭！」費星斗杲然老奸巨滑，他慢呑呑道：「這項設計安裝費，我要二十萬兩銀子！」

「二十萬？」面有刀疤的曹三錘忍不住叫了起來，餘人也都面有忿容！

費星斗嘻嘻笑道：「二十萬我要的並不多，這種設計我要是找上任何人要，沒有五十萬我都別打算賣給他！」

風來順沉下臉，冷冷道：「費先生，我們關係應該不同一點是不是？」

秦無雙冷笑着也揷口道：「費先生莫非忘了，要不是我們幾個夜刦盛系將軍衙門，把先生你救出來，只怕你老這條命早已不在了！」

身材最高的焦天化，一搥桌子，霍地站起來，眼看着就要發作，却被風來順比着手式給勸了下來。

風來順道：「焦老五，你坐下有話慢慢說！」

那費星斗眼看着這番氣氛，却是不驚不亂，只管慢慢一口一口的抽他的烟。

房間的空氣，一下子變得沉寂下來。

老費慢慢吐出了一口烟，把烟袋桿子在桌子上磕了磕，微微一笑說道：「各位好漢對我的好處，姓費的怎能不知道？我剛才不是說了嗎，要是別人找我，非五十萬不可，你們找我，我只要二十萬能算多嗎？」

秦無影冷笑道：「二十萬現銀不是個小數目，一時怎能湊齊了？」

「得啦秦老爺子——」費星斗笑道：「別人拿不出情有可原，你們哥幾個會拿不出來？遠了不說，就前兩個月黑龍江上哥幾個刦的那批黃貨怕不值三五百萬？」

這麼一說，大家杲眞作聲不得了。

風來順氣笑不得的道：「那是哥兒幾個的棺材本兒！」

「我要的並不多！」姓費的還是那句老調兒！

他喝了口茶，苦笑着道：「各位也知道，我有四堂妾，家裏人好幾十個，開銷太大，再說這玩藝兒我費了好幾年苦心才弄成功，二十萬能算多？」

風來順各人聚在一塊，低聲的嘀咕了一陣子。

曹三錘伸出一隻手道：「少五萬，十五萬怎麼樣？」

「唉！」費星斗不自然的笑道：「這又不是上菜市買菜，還討價還價！」

「好吧！」風來順無可奈何的道：「二十萬就二十萬，明天先付五萬，其它等完工以後一次付淸！」

費星斗一笑道：「這些都好商量！」

身材最高的焦天化却冷笑道：「費先生，我們話也說在前頭，要是你的那套玩藝兒不靈，要是存心想騙我們哥兒幾個，我可是手底下不認人！」

說着一隻手驀地向着几角上一砍，只聽得「鏘！」的一聲，隨着他手掌切處，一張大理石的几角平平整整的切了下來！

費星斗面色一變，不自然的笑着。

風來順却打着圓場道：「老五，這你也太多慮了，費先生，現在我們是一家人，他就是不爲着我們，還能够不爲他自己嗎！」

費星斗嘻嘻笑道：「風大爺，你這話就說對了，天晚了我也不多留各位了！」

曹三錘，焦天化，謝五湖三個人氣得站起了身來。

風來順和秦無影不愧活了一把子年歲，心知這費星斗是個不好得罪的人，再說眼前正有求於他，豈可開罪？

當下風來順怪笑道：「好吧，我們告辭了，費先生你好好休息吧！」

費星斗伸胳膊打了個冷笑，拱拱手道：「怠慢，怠慢！」儼然以主人自居！

邱長亭隨着風來順一行七人步出——

謝五湖咬牙道：「姓費的忘恩負義，你必將就他，不如給他來硬的！」

風來順冷笑道：「這個人，不可得罪，我們用他的地方還多的是——」

說時站住脚，目注向邱長亭道：「小兄弟，你先回去吧！明天全靠兄弟啦！」

邱長亭抱拳向各人施了一禮，轉身而去——

他拐了個彎，却把身子掩在壁角之後，倒要偸聽他們說些什麼！

牆上點着一盞風燈，燈光淸楚的照着每一個人的臉。

就聽風來順道：「費老頭已經根據傳說，參閱了史料，攷據出當年遼東王，確實在島上藏了大批珠寶黃金——」

風來順的話，使得在場每一個人的臉，一剎間起了一陣驟變！

郭美如首先忍不住道：「眞的嗎？」

秦無雙冷笑道：「要不然費老頭子會有雅興把家也搬了過來？」

風來順皺着眉道：「事情壞的是，風聲不知怎麼傳出去的，聽說沿海一帶的黑白道上人物，都躍躍欲試，短期之內這個

島，就怕不得平靜！」

面有刀疤的曹三錘道：「這麼說，要快些設防！」

風來順道：「就是這個原因囉，姓費的是有恃無恐，他有這一身能耐，又據有寶藏的秘闢，任何人都得求他，聽說『天南派』的紀軒，現在就在打聽他的消息，很想收攏他——」

「紀軒」這個名字一入邱長亭耳中，不由暗中一驚，不想再細聽下去，可是就在這刹時間，却發現了一件怪事。由於他所站之處，靠近古堡的外側，他身子是掩着的，這時他却看見了一個人——

是一條快速的人影，在海風襲過之時，這個人就像是凌霄的一隻大雁般的陡的拔起當空，等到邱長亭發覺時，這人已來到了他身前不遠！

邱長亭倚身之處，倒是不愁爲這人發現，可是這麼一來，他更別想動了。

等到他看淸了這個人時，更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來人是個一身黑衣，長身玉立的少女，頭上紮着同色的一塊黑紗巾，長眉，杏眼，微有弧度的雙唇，……好熟悉的一張臉。

邱長亭只在腦子裏一轉，立刻就想到了在那裏見過她——這女孩子不是別人，正是當日爲紀楓送飯的那個紀潛梅，也就是師父紀楓的親孫女。

「她怎麼會來到了這裏？」

邱長亭心中一動，正不知對方來意，却覺出足下一緊，似被人緊緊的抓住，同時耳邊傳來紀楓的聲音，道：「快蹲下來，別出聲音！」

不知何時，紀楓已來到了他足下，他的一隻手，緊緊抓着邱長亭的脚，使得他一時動彈不得！

邱長亭依言慢慢蹲下身子！

紀楓的一雙眸子，閃爍着頗爲激動的光，他緊緊咬着牙，透過鼻音，小聲的道：「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也該給她點教訓！」

說話時，紀潛梅已四下打量了一番，舉步向甬道內步入——她顯然沒有注意到拐進壁角的敵人。

風來順一干人是何等精明幹練，焉能會有不發覺她來到的道理？是以一剎時間，沒有一點聲音。

紀潛梅輕移蓮步，方自踏入甬道的一剎那，陡地面前人影一閃，一個女子的聲音，叱道：「打！」

「打！」字出口，隨着那女子閃亮的一口七首，直向着紀潛梅臉上扎去。

紀潛梅猝然一驚，身子向後一仰，足下一踹「哧！」的倒竄了出去！

邱長亭才看淸了那個猝然現身，手持七首的女人是郭美如！

緊隨着紀潛梅的身子，郭美如燕子般的跟着撲出去，她的輕功固然不錯，可是比之前者紀潛梅來說，可就差得太多了。

郭美如身子撲到，也正是紀潛梅身子拔起之時，她身子足足拔出了六七丈高下，向着古堡一角簷上落去。

眼看着她身子卽將落下的一瞬間，猛可裏樓簷角上現出一人——黃髮黃鬚的秦無影。

秦無影身子出現得好快，也太突然，以至於紀潛梅的身子幾乎與他撞在一塊。

空中的紀潛梅發出了一聲尖叫，當空一個倒折，向下翻了過來，秦無影一聲狂笑道：「好丫頭！」

這老頭兒循着紀潛梅落下的身子，驀地劈出了一掌，自己也縱身躍下！

看到此，暗中的邱長亭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紀楓的手仍然緊緊的抓着他沒有鬆開，顯示出他也如邱長亭一般的在緊張之中。

紀潛梅落地的身子，打了一個急蹌栽倒在地，她憤怒之中，倏地一個翻身——

看到此，暗中的紀楓，一聲輕嘆，道：「唉——」

他估計着自己這個孫女可能要施展煞手了，果然一念未完，紀潛梅一隻纖纖玉手，有如點波的金鯉，起伏之間，快若電光石火般的，直向着秦無影的眉心戳去。

這一手好厲害，在紀門武功中名喚「掠波手」，是紀門不傳之秘。

秦無影活該有此一傷，其實以他一身傑出武功，如不輕敵過甚，絕不至於上來負傷，此刻猝然驚覺，已是退走不及。

紀潛梅五指尖上，透出五股尖銳的風力，一伏一起，只聽得秦無影鼻中「吭！」的一聲，正爲其點在了兩眉之間的眉心穴眼之上。

血就像箭一般的穿了出來，一任秦無影內外功俱稱精純，却也當受不起這般猛厲的一擊。

隨着紀潛梅的出手，他身子直挺挺的向後倒了下去！

暗影穿梭中，一連竄出了好幾條人影，齊向紀潛梅圍了上去。

其中郭美如的一雙七首，兜着兩股風力，一上一下，猛厲的向着紀潛梅身上扎到。

紀潛梅用「金雁雕翎手」向外一分，噗的一聲，已刁住了郭美如一隻右手，同時左手再施「掠波手」，一伏一起，欲向郭美如臉上戳去。

郭美如難比秦無影，如爲點中，只怕當場就得一命嗚呼。

猛可裏，左側方閃出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魁梧漢子，這人兩腕間緊緊箍着一雙銀光閃爍的鋼圈，正是六人中功力出衆的焦天化。

就只見兩隻戴有鋼圈的長手，交叉着向外一遞，已抓住了紀潛梅的兩邊肩頭。

紀潛梅負痛回身，焦天化雙掌一合，叱道：「着！」

但聽得「噗！」的一聲，已擊中在紀潛梅前胸正中，照說這般出手，對一個婦道少女是很不禮貌的，可是焦天化擒敵心切，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紀潛梅雙目一翻，當場昏了過去——

絕處逢生的郭美如，一撇七首，正要向着她身上扎去，陡地一隻手抓住了她的腕子——這人是風來順。

「且慢！」風來順目射精光的道：「先把她押下去，天亮再說。」

火光閃動，幾名大漢亮着火把拿着刀跑過來。

焦天化揮手道：「沒你們的事，都下去。」

說完，他親自把昏倒在地的紀濬梅抱在了手上，冷笑道：「這姑娘端的好身手，秦二哥傷得不輕，要不要緊？」

風來順說道：「秦老二上來輕敵，如非內功精湛，只是她那一手『掠波手』，怕不要了他的命——已經服了藥，不礙事了！」

說到這裏，一雙眉頭微微皺着，像是在思索些什麼！

郭美如險些喪在紀濬梅手裏，自是氣不過，恨聲道：「既是這樣，爲什麼不現在殺了她——」

風來順冷漠的道：「不可以，要弄清楚她來這裏的目的是爲了什麼？誰差使她來的？——」

焦天化道：「看她身手，莫非是『天南派』的……？」

風來順舒眉點頭道：「我也正在想這一點，別的我不知道，那一手『掠波手』，如非紀門傳授，外人不可能精通。」

未曾出手的曹三錘道：「可是天南派一向是不收女弟子的呀！」

焦天化道：「不錯……啊——」他陡的一驚，道：「聽說紀軒有個女兒——」

郭美如道：「莫非他是『雲中鳳』紀濬梅——？」撇撇嘴道：「我看不像！」

風來順冷笑一聲，道：「怎麼不像！就是她——」

轉向焦天化道：「老五，好好看着她，明天再說！要眞是她，那倒是好了！」

一行人遂自散開。

暗中二人，紀楓，邱長亭看到這裏，暫時告一段落。

人散之後，邱長亭吃驚道：「師父，你看這件事如何是好？」

紀楓冷漠的道：「這事情看來好笑，濬梅被擒，我那孽子不會坐視，這件事以後發展有得看了！」

邱長亭問道：「紀濬梅爲什麼要來這裏？」

紀楓一笑道：「那還用說，自然是爲了那批寶藏的事情……這下子可好，落在了這批人手裏，有她受的！」

邱長亭道：「可是她到底是你老人家的親孫女……豈能坐視不理？」

「親孫女？」紀楓臉上現出了一片淒涼，他漠漠的看向邱長亭，道：「你知不知道？變了心的親人遠比仇人更可怕！」

邱長亭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說這句話，是需要勇氣的，起碼要有抗衡倫理傳統的勇氣，當然，絕非一時意氣，衝口而出，其中包含着多少眼淚與辛酸……

想一想，一個可憐的殘廢老人，在孤島斗室內忍受着親人的仇視與冷落……這麼一想，也就頗有同情之感！

只是，那個少女紀濬梅——自從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印像留在他腦子裏……他幾乎不敢相信像紀濬梅那樣的一個可愛的少女，會是一個狠心虐待親人的人。

「不！這太不可能了……」

×　×

燈下——邱長亭把剛才面見費星斗的一切經過情形，詳細的告訴了紀楓。

紀楓啞然失笑道：「姓費的果然老奸巨猾——不過，他要想染指古堡內傳說的寶藏，未免痴人說夢！」

「爲什麼？」邱長亭奇怪的道：「莫非傳說是不實在的？」

紀楓搖搖頭微笑道：「這可就不知道了，這件事當我還年輕的時候，就聽說過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眼睛向窗外掠出，道：「你看見那幾座古堡廢樓沒有？——都是居心想發財的人的傑作！」

他微笑着，接下去道：「那些人一撥來，一撥又去的在這所古堡裏搜索着，連樓都要塌了，却是什麼也沒有獲得，有人挖地刨山，這片小島大概每一尺地都翻過了，依然是一無所得，我那兒子紀軒前後也來了有十幾次，啥也沒有，你相信那個姓費的與風老頭這一夥人，會有所發現？太不可能了……」

「那麼這次傳說因何而起呢？」

「據說是當年遼東王的一個兒子，在臨死的時候，留下了一封遺囑，遺囑中洩露了這項機秘！」

「那份遺囑呢？」

「遺囑落入地方官府，曾上呈朝廷，據說朝廷發交盛京將軍府，由一個姓方的將軍，負責察覦辦理，那位方將軍曾親臨本島，坐鎭部屬在這所古堡裏外搜查，這些樓堡大部份就是毀在此人手裏的！」

邱長亭道：「發現了什麼？」

「什麼都沒發現……」紀楓冷笑着道：「自此以後，這一件掘寶的熱風才逐漸涼了下來……想不到事隔多年之後，居然又有人興起了這個念頭誠屬可笑之至。」

邱長亭苦笑道：「這件事先不去管他，倒是紀姑娘落在他們手裏……應該怎麼辦？」

「這是她自作自受，你不必操心！」

「萬一她……」

紀楓道：「你放心，她死不了，況且還有他老子爲她撐腰……你目前武功還談不到，安心的練你的功夫吧！」

邱長亭對於武學，在短短的兩天之內，耳濡目染，已經發生了極爲濃厚的興趣，聞言後遂就定下心來，紀楓也打起精神，詳詳細細的予以開導。

由於邱長亭先天根骨極好，後天十數年的採摘燕窩生涯，不知覺間，早已打定了極深的內功根底，一經紀楓指點關竅，頓時豁然貫通。

今夜，紀楓傳授他兩個極爲平淺的入門動作，如果邱長亭一旦瞭解到這兩個動作是「小九天功外玄功」的入門動作時定會大吃一驚。

這兩個動作是「兩手握固，閉目冥心」，紀楓告之曰：「人身一心耳，而其名有三，卽人心，天心，地心，其用有三，天心生精，地心生氣，人心生血，須握固也！」

邱長亭用了一個時辰的時間，勤勤練習，進展極快，「子」時來臨時，復習吐納之術。

幾樣功課之後，只覺得通體生温，精神百倍。

紀楓嘆息道：「想不到你進展如此神速，如此一月之後，可傳我絕技也！」

於是熄燈小睡。

四更時分，邱長亭在睡夢中，被人一拍而醒，他乍然坐起，發覺到紀楓身子垂吊在半空中。

紀楓道：「起來，起來，欲學驚人藝，需下苦工夫！」

邱長亭一咕嚕站起來，躍身攀樑，動作如猿。

紀楓在半空中頻頻點頭，讚賞道：「天生異稟，難以自棄，看來我紀門武功，却要你邱姓人日後發揚了！」

邱長亭現在已醉心武學，到了忘我境界，聽師父這麼一讚賞，心裏更不禁打起精神。

那個殘廢的老人紀楓笑道：「我雙腿雖是不行，可是這雙手，却有異一般，這多年以來在孤峯石室裏，我晝夜研習，創出了一種空中搏殺身手，以你目前的內輕功造詣來說，足足可以習得了！」

邱長亭道：「師父指教。」

說完，鬆手落地，身輕如燕——他一旦領會了紀楓所教授的起落動作之後，看上儼然輕功高手。

紀楓啞笑道：「小子，你想錯了，這套功夫是要在上面練的，上來，上來！」

邱長亭身子又縱起來，他的一隻手方自一托横樑，却覺得面前人影一閃，紀楓的身子，就像是一隻剪空的燕子般的已衝到了眼前。邱長亭頓覺眼前一黑，似乎覺得紀楓張開的雙手，帶着極大的風力，猝然向着自己身上迫壓下來。他心裏一急，身子向上一吸，想貼身樑頂，可是却覺得背上一緊，像是着了一下千斤重錘似的，直疼得他啊唷！一聲鬆手墜落直下。

面前人影再閃，紀楓已坐在面前。

紀楓嘻嘻一笑，道：「我只是比劃着教你而已，如果眞的出手，只這一招，只怕你已濺血而亡。」

說時，他的一隻手摸着頭頂，道：「人生骨骼，以頭頂這部位最厚最硬，所以就算一般凡夫俗子，也能練成鐵頭功，我這第一手功夫叫『雲中雷』，以之襲人，無可抵受！來，我教給你。」

於是邱長亭就勤勤練習這一式「雲中雷」，紀楓見他進步神速，興奮之下，乃把後兩式「凌空雙剪」，「滾兔搏鷹」也傳授了他。

邱長亭在這方面的悟力和領受，確是超越異常人，使得紀楓大感驚異。

這套空中搏殺身手，共爲三式，三式連環施展，威力驚人已極！

紀楓見他居然在短短的一個更次裏，把自己長年屢月研究出來的三手絕技融合貫通，自是又驚又喜。

等到邱長亭少事休息之時，紀楓的一雙眼睛，緊緊的盯着他，道：「當年三丰先生之武技，乃爲夜夢元帝一夕所授，日後卽成一代武宗，可見一個有根基天賦的人，並不一定要長年屢月的研習，才能成爲大器，長亭……你可知爲師我對你的期望之深？」

邱長亭道：「弟子知道！」

紀楓道：「你的內功根基，輕功造詣，足可當一般人十年苦功，是以我傳授起來，絲毫不覺吃力……就拿這三手空中搏殺身手來說，我雖然並不曾與人交過手，却可以斷定它的威力驚人，你只需空閒中再加以熟練，卽可成爲本身一種絕技，就以這三種手法來說敢稱武林罕有敵手。」

邱長亭道：「這全是師父的恩寵！」

紀楓微笑的臉上，却帶出了一片淒然，喃喃道：「我們可用一年的時間，把身上絕技，慢慢傳授給你，可是這兩天忽然興出『人壽幾何』的感傷，再說，靑沙堡此刻又是多事之秋……所以我……另有打算！」

邱長亭一怔道：「師父是想在短時間裏，傳授我功夫？」

紀楓微微閉上了眸子，長長的吐出一口氣，道：「我此刻最大的願望也就是如此……」

慢慢的他睜開了眼睛，苦笑道：「否則的話，一個殘廢的老人……一個爲親人所叛離的老人，又有什麼更大的期望？」

他似乎又回憶到了昔日被囚禁於絕嶺石室內的無情歲月……臉色也就更加的淒苦。……那時候他掙扎着不死，不屈服的理由，無非是自己的一身絕學，沒有一個理想的傳人，覺得死不瞑目，現在忽然找到了這個傳人，自是迫不及待的要想早日解開內心的桎梏，一股腦的把武功傳授給他！

他對於「親情」不如他嘴裏所說的那麼絕情，因此每當他靜寂下來的時候，他常常還會想到他孫女——紀濬梅，然而對於那個兒子紀軒，却是由心底裏滋生出痛恨與絕望。

他甚至於祈求着，能够有一天目睹着紀軒的死，但却不願意用自己的雙手去結果他的性命。

已經天亮了。

陽光透過紙窗——新糊的紙窗，照着一老一少兩張不同的臉。

紀楓忽然淒笑了一下道：「你可曾聽說過一種『借屍移功』的名字麼？」

邱長亭搖搖頭，但是這「借屍」兩個字却令他有毛髮悚然的感覺！

紀楓臉上閃過了一片異采，吶吶道：「確是很神妙的一件事……神異絕倫！」

邱長亭不解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功？」

紀楓的表情一下子變得很深沉，目光炯炯的，注向邱長亭，說道：「長亭，我對你期望太殷了，不得不額外的加惠於你……你的功力，必須大進，一日千里，舉世無匹——」

說到這裏，他臉上現出一片笑容，像是暗中爲自己許下了一個心願似的……

×　×　×

一罇罇的白色瓷罈，併排在海邊上。

那是費星斗用了三天的時間設置的水底炸藥，瓷罈上標貼着紅色的紙籤，上面書寫着「炸藥危險」四個字。

是以，在場所有的人，都離開遠遠的站着，好像一靠近，就非被炸死不可的樣子。

費星斗搖着摺扇，笑嘻嘻的同着風來順，焦天化，曹三錘，謝五湖，郭美如，以及秦無影等一干人，遠遠走來。

秦無影經過幾天的調養，身子雖是大體復元，可是那張原本就黃的臉，現在看上去更黃了，形容十分的憔悴，現在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

（未完）

半世英雄

披荊斬棘上征途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劍君子岳一實在十年前應五老令前往鬼堡，慘遭毒斃焚死，十年後，其子岳鶴化名周正軒，投身白鶴掌門三尺判爲徒，又假天外怪叟名柬邀五派掌門前往鬼堡，誘五老進入機關，利用腹語術僞扮鬼魂，要逼迫五老說出十年前慘殺岳一實的眞相，五老矢口否認，岳鶴伺機由地道遁出機關室，與一長髮女人研商對策，商議結果，擬再以腹語術僞扮鬼魂嚇唬五老，詎兩人返抵機關大廳，發覺五老爲人發射毒針毒殺，長髮女人猜忖定有外人潛踪到來，忙拉着岳鶴跳出機關室外——

岳鶴一愕道：「怎麼了？」

長髮女人一直拉着他走到前面客廳，才開口道：「對方既能入廳殺人，也能將咱們困在那廳中，咱們不能再進去了。」

岳鶴恍然一哦道：「不錯，但他究竟是誰？怎麼懂得啓開花廳的秘門？」

他語聲一頓，接着又道：「他必是由秘門進入的，是不是？」

長髮女人點頭道：「當然，花廳只有兩道進出之門，一是廳門，一是秘門，對方如是啓開廳門進去，五老必會立刻衝出，只有啓開秘門，五老才不會發覺……」

她眸中射出銳利的寒芒，冷笑道：「這倒是怪事，除你我兩人之外，居然還有人熟悉這座鬼堡的機關，莫非是他？」

岳鶴道：「誰？」

長髮女人道：「我等待的那個人！」

岳鶴道：「神拳鄧盛龍？」

長髮女人格格一笑道：「對了！」

岳鶴道：「如果是他，他有何理由要殺害五老？」

長髮女人道：「一定有原因，只是咱們不知道罷了。」

岳鶴道：「他會使用七步斷魂針？」

長髮女人冷笑道：「像他那樣的人，甚麼暗器不會使用！」

岳鶴道：「不管他是不是神拳鄧盛龍，我想他必是在我們之前來到此地，而潛伏在堡內的。」

長髮女人道：「不錯，你們六人過了吊橋之後，我立刻斬斷了吊橋，由此可見他是在你們六人之前到達的。」

岳鶴道：「那麼，他一定還在此處，因爲吊橋已斷，他也跑不掉了！」

長髮女人搖頭道：「不見得！」

岳鶴道：「嗯？」

長髮女人道：「他既敢回到此堡，必有充分準備，也許他也準備了條長繩。」

岳鶴道：「他並不知咱們會斬斷吊橋，怎麼會準備一條長繩呢？」

長髮女人不知想到甚麼，陡地臉色一變道：「不好，咱們快去瞧瞧！」

說着，飛身向外掠去。

岳鶴隨後奔出問道：「甚麼事啊？」

長髮女人朝北面峯緣奔去，邊跑邊道：「咱們藏在樹上的那綑長繩，可能被他利用了！」

岳鶴聽得心頭一震，叫道：「那可糟了！」兩人疾若流星，轉眼奔到北面峯緣，長髮女人縱上一棵參天老松樹上，一看藏在樹上的大綑長繩果已不見，不禁開口罵道：「惡賊，果然被他拿走了！」

岳鶴頓足道：「這下慘了！」

長髮女人跳回樹下，寒着臉孔道：「別急，他如是利用那條長繩滑下絕峯，長繩必然還掛在峯上，咱們快找找看！」

於是，兩人沿着峯緣一路尋去，尋到另一棵老松樹下，岳鶴一眼瞥見樹頭上綁着一條繩子，不禁大喜道：「在這裏！在這裏！」

他跳上前一拉繩子，發覺繩子很輕，連忙往上拉起一看，只見繩子只剩下一丈多長，登時面色發白，失聲道：「天哪，繩子斷了！」

長髮女人拿起繩子一看，見斷口很平，不由顰眉道：「這是被刀割斷的，他人到了峯下，怎能割斷上面的繩子呢？」

她扔掉繩子，靠近峯邊探頭往下望，臉色登時一沉，咬牙切齒道：「好賊子，居然使出這手段！」

岳鶴也走近峯邊，探頭俯望，但見一丈下平滑的削壁上倒插着一柄鋼刀，旁邊還用金剛指寫着如下二十幾個大字：

「景慧卿：謝謝妳爲我準備的繩子，願妳在峯上長命百歲！」

看見那柄倒插的鋼刀，他就知道怎麼回事，心頭不禁發火，罵道：「好個混蛋，這不是存心把咱們困死在這峯上麼！」

那柄鋼刀，刀柄插入壁縫中，刀口向着繩子這邊，這就是說繩子是被鋼刀割斷的——那不速之客利用長繩滑落峯下，就把長繩拉到刀口上，於是繩子就斷了！

景慧卿氣得銀牙咬得格格作响，罵道：「鄧盛龍，我如能逃下此峯，必食你之肉，寢你之皮！」

岳鶴道：「他確是神拳鄧盛龍麼？」

景慧卿恨恨地道：「除他之外，少有人知道我叫景慧卿！」

岳鶴長嘆一聲道：「吊橋已斷，繩子也沒有了，如今咱們如何下去呢？」

景慧卿道：「慢慢想辦法吧！」

岳鶴道：「這座絕峯四面都是削壁，而且離地三百丈，任何身懷絕頂輕功之人，也是無法攀援下去的，除了使用繩子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呢？」

景慧卿默然不語。

岳鶴道：「堡中能否再找到繩子？」

景慧卿搖頭道：「以前有一條，但已腐爛掉了。」

岳鶴眼睛望上生長於峯邊的一些山藤，道：「這些山藤不知能否利用？」

景慧卿又搖頭道：「不行，要把它連結成三百丈長，那是十分危險的。」

岳鶴道：「但即使只有一綫生機，咱們也得冒險一試呀！」

景慧卿移步向鬼堡走去，道：「我可不想摔死，我還想找鄧盛龍報仇！」

岳鶴隨後跟去，嘆道：「如不能下得此峯，如何找他報仇呢？」

景慧卿道：「你別急，凡事總有辦法可想……」

岳鶴沒再開口。

兩人回到鬼堡的客廳上，景慧卿坐下沉思良久，忽然抬頭道：「你說說看，鄧盛龍爲何不殺死你我兩人而殺死五老？」

岳鶴道：「誠如姐姐所說，一定有其原因，只是咱們不知道罷了。」

景慧卿道：「我在想，果眞當年殺害令尊的五老是別人冒充的話，那麼鄧盛龍之殺害五老，就有些理由可以解釋了。」

岳鶴面容一動道：「姐姐是說：鄧盛龍與當年殺害家父的『五老』有關？」

景慧卿點頭道：「他極可能是其中之一！」

岳鶴道：「但姐姐說當年『五老』殺害家父之後，姐姐曾跟踪他們下山，後來他們在杭州分開之後，姐姐又繼續跟踪牟錫山到了白鶴山莊，看見牟錫山進入白鶴山莊之中。」

景慧卿道：「對，所以我猜十年前在此殺害令尊的五老，只有一個是眞的，他就是三尺判牟錫山，而那四個冒充者之中，有一個必是鄧盛龍，換句話說殺害令尊是鄧盛龍與牟錫山合謀的。」

岳鶴道：「若然，鄧盛龍爲何要殺死牟錫山呢？」

景慧卿道：「他今天殺害牟錫山及其餘四老，可能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殺牟錫山滅口，另一個目的是殺死四老以嫁禍於你我兩人。」

岳鶴一怔道：「何謂嫁禍？」

景慧卿道：「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青蓮五派門人，已知其掌門人應邀來此，他們在久等不見掌門人返山之時，必會前來鬼堡探究，當他們發現吊橋已斷時，也必會設法攀登上峯，那時咱們就成了殺害五老的兇嫌了。」

岳鶴懍然心驚道：「那豈不糟糕？」

景慧卿道：「是的，要洗清罪嫌，只有設法逃下山，抓到鄧盛龍，把他交給五派門人去處置。」

岳鶴苦笑道：「但咱們能够逃下此峯麼？」

景慧卿搖搖頭。

岳鶴嘆了口氣，道：「要是咱們背上能長出翅膀來，那就好了。」

景慧卿默然半晌，忽的淺淺一笑道：「眞想不到……」

岳鶴：「甚麼？」

景慧卿道：「想不到咱們有一個共同的仇家。」

岳鶴道：「姐姐認爲他是神拳鄧盛龍沒錯？」

景慧卿點頭道：「沒錯。」

岳鶴道：「他有甚麼的理由，要殺害家父？」

景慧卿道：「鄧盛龍是個衣冠禽獸，他必有甚麼把柄被令尊抓着，因此就設下那陰謀將令尊殺了。」

岳鶴道：「不對，十年前家父離家之前的情形，小弟還記得，那時聽家父的口氣，似乎不認識鄧盛龍，如果他與鄧盛龍有過節，一定會告訴我娘。」

景慧卿道：「哦……」

岳鶴道：「姐姐。」

景慧卿道：「嗯？」

岳鶴道：「小弟想回花廳去將那道『五老令箋』拿回來，行麼？」

景慧卿立起身來，說道：「好的，我陪你去。」

兩人轉入堡中的花廳上，岳鶴在無憂子的身上找回「五老令箋」，說道：「這道『五老令箋』，是追查元兇的重要證物，不能丟了。」

景慧卿道：「你如何利用它來追查出元兇？」

岳鶴道：「他們五老承認這面『五老令箋』是眞的，只不承認上面的簽名，而他們又說梅老夫人只替五老會製成五十塊這樣的『五老令箋』，迄今只用去二十七塊，目前五老會還保存着二十三塊，因此今後只要查明這塊『五老令箋』是怎麼多出來的，或許即可查出兇手是誰。」

景慧卿點點頭，眼睛注視着廳上那兩塊布幕。

岳鶴收起五老令箋，一指五老的屍體道：「咱們如何處理他們的屍體？」

景慧卿道：「不必替他們掩埋，就讓他們停屍於此，也許將來有些用處。」她口中在說話，眼睛仍盯着那兩塊布幕。

岳鶴道：「家父的遺骨呢？」

景慧卿道：「也不要動。」

岳鶴道：「那麼，咱們出去吧。」

景慧卿沒有動，眼睛仍然盯着布幕，似乎在想着一件事情。

岳鶴也發覺她神態有異，不禁詫異道：「姐姐妳在想甚麼？」

景慧卿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緩緩道：「岳鶴，剛才你說咱們如能長出兩隻翅膀，即可脫困是麼？」

岳鶴失笑道：「是的，可惜咱們不是鳥，無法長出翅膀來。」

景慧卿道：「咱們雖不能長出翅膀，却可製造翅膀！」

岳鶴一呆道：「甚麼？」

景慧卿道：「你見過飛鼠沒有？」

岳鶴點頭道：「見過。」

景慧卿道：「當牠從高處往下降時，翅膀張開不動，慢慢的飄下，那姿式多麼美妙！」

岳鶴道：「姐姐是說，咱們可以製造出兩隻翅膀，綁在身上，像飛鼠那樣飄下去？」

景慧卿道：「不，不是翅膀，而是大傘，咱們可以製出兩隻大傘綁在身上，然後往峯下跳落，那時風便能把大傘鼓滿，下降的速度就會慢下來。」

岳鶴道：「這太危險了，弄不好會摔成肉醬哩！」

景慧卿道：「咱們可以先作試驗，直到確定可行之時，才跳下去。」

岳鶴道：「如何試驗？」

景慧卿道：「堡後有一株古木高達二十丈，咱們帶着大傘爬上樹梢，縱身往下一跳，一試便知。」

岳鶴心活了，問道：「但用甚麼東西製造大傘呢？」

景慧卿一指那兩塊布幕道：「這兩塊布幕便可製成兩頂大傘，它每塊有兩丈寬闊，很够用了。」

岳鶴欣然道：「好，咱們就來製造大傘！」

說着，便要上前，扯下布幕。

景慧卿拉住他道：「別忙，現在天已黑了，等明天再動手吧。」

× ×

九月十一日。

也就是重九過後的第二天，午後交未的時分，鬼堡絕峯之下，出現了一對父子樵夫。

老的五十來歲，少的二十出頭，父子倆頭戴竹笠，肩荷扁担，腰揷斧頭，正吃驚的望着對面削壁上，顯然他們剛剛來到此處，剛剛發現那道斷落的吊橋，老樵夫滿面驚異地道：「榮兒！」

少年應聲道：「嗯？」

老樵夫道：「爹想起來了！」

少年道：「甚麼？」

老樵夫道：「重九那天，咱們聽到了『轟！』的一聲巨响，對不對？」

少年道：「對啊！」

老樵夫道：「當時，爹只道是山上掉下一顆巨石，敢情不是，敢情是吊橋鬆斷，打在削壁上的聲音！」

少年道：「那麼堅固的吊橋，無緣無故怎麼會斷呢？」

老樵夫以感嘆的語氣道：「不堅固了，已經二十年沒有人走過它，爹就知道它總有一天會斷的！」

少年道：「這麼一來，再沒有人能够進入那座鬼堡了。」

老樵夫仰頭向絕峯望去，淡淡的說道：「正是，堡中鬧鬼的事，也將會漸漸被人淡忘……」

少年又問道：「爹，那鬼堡中當眞有鬼麼？」

老樵夫點頭道：「有的，要是沒有，當年『神拳鄧盛龍』一家人，也不會搬走了。」

少年問道：「爲什麼有鬼？」

老樵夫沉吟有頃，才道：「這件事，爹說給你聽，你可不能到處去傳說。」

少年道：「好的。」

老樵夫輕咳一聲，說道：「當年，爹跟『神拳鄧盛龍』的一個僕人很熟，他常偷偷跑去找爹喝酒，因此，爹對鄧盛龍一家人的情形很清楚……」

少年道：「怎樣？」

老樵夫道：「那時，鄧盛龍才不過四十歲左右的年紀，但據說在江湖上名氣很大，有人尊稱他爲『武林第一拳』。」

少年道：「那他的武學功夫一定很厲害了。」

老樵夫道：「是啊！那僕人告訴爹說，鄧盛龍一拳擊出，能使數步外的大樹爲之折斷！」

少年吐吐舌頭道：「好厲害！」

老樵夫道：「他不但功夫很高，而且也很富有，娶了一妻二妾，生了九個兒子，但是，他的妻妾，相處並不和睦，時常吵鬧。」

少年道：「爲什麼？」

老樵夫道：「爲爭奪家產，鄧夫人只生了一個女兒，二妾却各生四子，因此鄧夫人怕將來不能承繼財產，視二妾及其八個兒子爲眼中釘，一直想把她們趕出去，因此吵鬧不休。」

少年道：「神拳鄧盛龍管束不了她們麼？」

老樵夫搖頭道：「管不了，每逢她們

他們二人商議如何逃離鬼堡絕峯。

吵架，他就避得遠遠的，後來有一次，他見妻妾又爲細故吵起來，就獨自關在房中喝酒，後來喝醉了，竟進入一個丫鬟的房中，把那丫鬟强暴了。」

少年道：「他的妻妾知道麼？」

老樵夫道：「起初不知道，後來那丫鬟肚子大了，她們才知道，因此又大吵大鬧起來。」

岳景二人逃離鬼堡絕峯後，便借宿農家。

少年道：「後來呢？」

老樵夫道：「有一天，那丫鬟忽然被人發現吊死在她房內！」

少年吃驚道：「啊，她自盡了？」

老樵夫搖頭道：「不是！」

少年一呆道：「不是？」

老樵夫神色凝重地道：「通常上吊而死的人，舌頭都會伸出來，但那丫鬟沒有，據那僕人偷偷告訴爹說，她是被人殺害而死的，兇手爲了掩人耳目，便將她的屍體吊起，做成她自己上吊的模樣。」

少年道：「兇手必是鄧夫人！」

老樵夫搖頭道：「不一定，據說她曾指天發誓，力辯她沒有殺害那丫鬟。」

少年道：「不然是誰？」

老樵夫道：「不知道，反正那丫鬟是鄧盛龍買來的，富豪人家死了一個丫鬟，算不了甚麼大事，過了幾天，大家也就不放在心上。」

少年道：「那是一屍二命呀！」

老樵夫道：「是的，那丫鬟已快臨盆，兇手也實在太心狠了。」

少年道：「我明白了，那丫鬟被人害死之後，陰魂不散，因此變爲厲鬼，在堡中作祟，是不？」

老樵夫點頭道：「正是，不過奇怪的是，那丫鬟死後三年，堡中才開始鬧鬼，不知是何故。」

少年道：「我知道！」

老樵夫啞然一笑的問道：「你知道甚麼？」

少年道：「那丫鬟死後變鬼，也要生孩子，而鬼和人一樣，生了孩子就得忙於養育，這就是她死後三年，才開始作祟的原因，因爲那時孩子已經三歲，無須時刻照顧了。」

老樵夫聽得有趣，不禁仰首哈哈大笑起來。

但突然間，他的笑聲停住了，面上笑容也轉變爲驚愕，兩眼發直的瞪望天上，口吃着道：「榮兒！你……你……看……那……那是甚麼東西？」

少年抬頭一望，登時呆住了。

原來，此刻在他們頭頂上方約百多丈高的空中，出現了兩團黑黑的東西！

除了鳥類之外，沒有別的東西能够在空中飄盪，而他們現在看見的東西，却絕對不是鳥，因爲那兩團黑物是圓形的，很像是兩大朶菌菇！

而且，他們也看見圓形物的下面好像還吊着人！

少年睜大眼睛，駭然道：「那是甚麼東西呀？」

老樵夫神色恐怖已極，結結巴巴道：「不知道，爹活……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從……從來不曾見過這種東西！」

這時，兩朶菌菇般的東西，已降下數十丈，距離地面只有七八十丈了！

少年駭叫道：「爹，那下面眞個吊着人呢！」

老樵夫惶聲道：「好……好像是一男一女，是吧？」

少年道：「正是，一個是長頭髮的女人，一個是少年！」

老樵夫直貶着眼皮，急道：「你仔細瞧瞧，那長髮女人，是不是穿着婢女的服裝？」

少年道：「不錯呀！」

老樵夫渾身寒毛直立，大叫一聲，說道：「快逃，那就是那個女鬼，和她的兒子！」

說着，拉起少年，拔足疾逃。

父子倆都不敢再回頭看上一眼，疾疾忙忙的逃往山下去了。

不久，兩朶菌菇怪物飄落到峯脚下。

如果老樵夫父子還在場的話，他們就可以看清楚這是用樹枝和黑布製成的兩頂大傘！

而吊在傘下的一男一女，男的正是岳鶴，女是也正是景慧卿！

他們落到地面時，臉上都是紅紅的，那是興奮所致，他們站起對望片刻，突然跳到一起，互相擁抱起來。

良久之後，兩人才恢復冷靜，一齊在岩石上坐了下來，景慧卿掠了掠長髮，微微一笑道：「剛才有兩個樵夫，被咱們嚇跑了。」

岳鶴笑笑道：「他們一定以爲咱們是鬼呢！」

景慧卿道：「正是，他們會到處去傳說，說見兩個鬼從天而降。」

岳鶴望着那落在身旁的兩頂大傘，含

笑道：「我想，沒有人會相們咱們利用這兩頂大傘從三百丈高的峯上跳下來，而能安然無事……」

景慧卿道：「我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我心裏認定八成會摔死。」

岳鶴道：「嗯，小弟也有一種隔世爲人之感。」

景慧卿道：「現在我多麼希望馬上找到鄧盛龍，讓他看到我。」

岳鶴道：「姐姐認爲可能在何處找到他？」

景慧卿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我總有一天會找到他的。」

岳鶴道：「他殺害五老，如是蓄意嫁禍妳我二人，那麼他可能會去通知五派之人。」

景慧卿目光一注道：「你是說，咱們可在五老會找到他？」

岳鶴道：「也許！」

景慧卿站起道：「那麼，咱們馬上趕去五老會看看！」

岳鶴拉住她道：「別忙，五老會遠在五老峯上，咱們先來研究一個問題……」

景慧卿坐下問道：「研究甚麼？」

岳鶴道：「小弟至今仍不敢斷定五老是不是殺害家父的兇手，如果他們不是的話，小弟的麻煩可大了，因爲五老是小弟冒用家師之名約他們前來的，雖然殺害他們的是別人，但家師難免受到連累。」

景慧卿問道：「你打算先回去見見令師？」

岳鶴道：「是的，然後順道去找梅老夫人，請她鑑定小弟身上這面『五老令箋』的眞僞，之後再赴五老會，這樣，你道如何？」

景慧卿點頭道：「也好。」

岳鶴道：「要是姐姐怕追不上那鄧盛龍，那麼姐姐可以先去，小弟自己回去便了。」

景慧卿道：「不，我跟你一道去。」

岳鶴道：「好，姐姐先陪小弟去見家師，然後不論鄧盛龍是不是當年殺害家父的兇手之一，小弟都幫姐姐去找到他！」

景慧卿道：「令師住居何處？」

岳鶴道：「四明山。」

景慧卿道：「那距此並不遠。」

岳鶴道：「是的，離這裏只有三百餘里路。」

景慧卿道：「但梅老夫人又住在何處呢？」

岳鶴道：「據說住在長安城中，她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刺繡名家，名氣極大，到了長安一問便知。」

景慧卿起身道：「好，先去四明山，再去長安，然後轉赴五老峯——走吧！」

於是，兩人動身下山。

這天薄暮時分，兩人已走出了北雁蕩山，復行十幾里路，天已黑下來，便在當地一戶農家借宿了一宵，次日，繼續動身北上。

景慧卿年已二十八歲，岳鶴才只二十出頭，一路上兩人以姐弟相稱，並不引人注意。

走了兩天半，便到了風景奇麗的四明山。

四明山，山有二百八十峯，四面形勝，各有區分，羣峯之中，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中通日月星辰之光，亦曰四窗，故名四明，其巖洞岡嶺之處，隨地易名者，數以百計，道家以爲第九洞天，山中古木參天，絕景無數，歷代文人登山賦詩者極多，就中以近代名人所做的一首詩最能道盡四明之勝。

吾聞天下多奇峯，泰山日觀摩蒼穹，今見四明有石牕，石牕四闢光玲瓏，幾生修得到仙境，長劍倚天氣象雄，遙指天路近咫尺，舉頭只見初日紅，空中步虛凌絕頂，驅走風雷聲聲隆，萬壑森森天削成，神妙莫測疑鬼工，天際白雲倏忽變，花團錦簇堆芙蓉，手捲銀河舞下界，霓裳仙子搖彩虹，隨心所欲窮幽冥，石壁萬仞懸半空，金光閃爍目爲眩，會見天帝飛神龍，凡夫不識宇宙廣，到此方知天可通……

景慧卿雖是個心懷悲鬱的女人，目覩山中奇景，心胸亦爲之豁然開朗，稱讚道：「這地方好美啊！」

岳鶴道：「是的，小弟在這山中住了七八年，但對山中景色，仍是百看不厭，這地方比起早年我們住的仙華天塹，更勝數倍。」

景慧卿道：「你爲甚麼一直不肯告訴我令師隱居在這山中？」

岳鶴含歉道：「不是小弟故意不肯說，而是家師喜愛清靜，一再關照小弟不可對外洩漏他的住處。」

景慧卿道：「你能拜他爲師，眞是好運氣，當今武林，聲望比他『天外怪叟魯巴公』高的人，恐怕是沒有了。」

岳鶴道：「他老人家與家父原是忘年之交，以前時常去仙華天塹找家父奕棋，後來得知家父遇害，我娘便要求他老人家收小弟爲徒。」

兩人一邊交談，一邊入山走了半個時辰，來到一處風景幽美的山嶺上，岳鶴舉手一指前面三間茅屋道：「那就是家師的住處。」

那三間茅屋，雖然座落於風景幽美的嶺上，但茅屋却甚破舊，與四周的景色有些格格不入，看上去像是貧苦人家住處。

景慧卿看了驚訝道：「令師就住在那茅屋之中？」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令師乃世外高人，却住破舊茅屋，眞叫人難以相信。」

岳鶴笑着說道：「等下見到他老人家，姐姐會更感驚奇呢！」

景慧卿問道：「他老人怎麼樣？」

岳鶴道：「他老人家衣着隨便，和一般老農夫毫無二樣，而且他夜裏都和牛睡在一起。」

景慧卿失笑道：「怎麼跟牛睡在一起呢？」

岳鶴道：「因爲他喜歡牛，他說牛是世上最可愛的動物，早年行走江湖，他都是以牛代馬。」

景慧卿笑道：「他老人家獨步武林的『天牛神功』，莫非是跟牛學來的？」

岳鶴道：「可以這麼說……」

說話間，兩人已走到茅屋之前。

岳鶴見茅屋的門關着，轉頭一望屋左的一間牛欄，說道：「眞不巧……」

景慧卿道：「甚麼？」

岳鶴道：「家師出去了。」

景慧卿道：「哪裏去了？」

岳鶴道：「想是牧牛去了，妳看牛欄裏已沒有牛，他每天總要牽牛去吃草。」

一面說，一面伸手推開屋門，舉步走了進去。

屋中，有着老光棍的特色——零亂骯髒！這種零亂和骯髒的情景，岳鶴早已見怪不怪，但是今天他一步入屋中，立刻就發覺有異，不禁面色一變道：「奇怪！」

景慧卿道：「怎麼了？」

岳鶴道：「家師好像下山去了。」

景慧卿道：「你怎知道？」

岳鶴一指屋中的一張桌子道：「妳看那桌上滿是灰塵，家師雖然不善整理屋子，但這張桌子是他每天吃飯用的，他不會讓它積上一層灰塵。」

景慧卿道：「這麼說來，咱們眞是來得不巧了。」

岳鶴道：「他老人家已有多年未下山，這次離開四明，不知爲的何事？」

景慧卿道：「會不會去找你？」

岳鶴搖頭道：「不會，他收我爲徒弟之前，已把話講清楚，說他和五老也有交情，故關於我爲父報仇之事，也不能協助我，所以絕不會去鬼堡找我的。」

景慧卿道：「你說過報了父仇之後，將回此看他麼？」

岳鶴道：「沒有，他叫我不必再來找他。」

景慧卿道：「那麼，他可能是不想再見你，遷居到別處去了。」

岳鶴說道：「不，他沒有規避小弟之理。」

景慧卿問道：「廚房在那裏？」

岳鶴一指右邊的一道門道：「在那裏面。」

景慧卿道：「去看看。」

岳鶴乃領着她走入廚房，廚房設備亦極之簡陋，只有一灶一桌，和一些炊事用具，景慧卿揭起灶上鍋蓋一看，只見鍋中已生銹垢，便道：「沒錯，令師已離開此處了。」

岳鶴悵然道：「難道說，他老人家已決定不再和我相見了？」

景慧卿道：「這是極有可能之事，他本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武林高人，由於與令尊有着深厚的交誼，故不便拒絕令堂的要求而收你爲徒，但是他和五老也有交情，因此他的處境必甚尷尬，只好在傳授你武功之後，避居他處不過問是非了。」

岳鶴深覺有理，點了點頭，輕嘆一聲道：「小弟現在很後悔，不該冒用他老人家之名，約五老去鬼堡見面。」

景慧卿道：「但只有冒用令師之名，五老才肯應約前往鬼堡，我想令師知道了也會原諒你的。」

岳鶴道：「到了五老會，小弟打算將一切實情告訴五派之人，以免連累了他老人家。」

景慧卿道：「那樣一來，他們仍不會放過你，因爲他們即使相信你的陳述，也將認定五老是因你而死的。」

岳鶴道：「只要不連累家師，其他的小弟就不放慮了。」

景慧卿道：「那面『五老會箋』你須好好收存着，那是證明當年令尊被五老殺害的證物，到了五老會，你可以把它交給五派之人檢視，公理自在人心，你有『五老會箋』爲證，相信他們也不敢草草的定你死罪。」

岳鶴點點頭。

景慧卿看見灶旁有個大水缸，乃一指水缸問道：「那是盛水用的？」

岳鶴道：「是的，小弟在此學藝之時，每天都要挑水把它盛滿……」

一邊說，一邊不經意的走近水缸，將蓋在上面的一塊木板拿了起來。

驀地，一聲「嘩啦！」水響，由水缸裏衝出一個黑衣人來！

兩人做夢也想不到水缸裏躲着人，一時震駭欲絕，一齊驚叫着往後暴退。

黑衣人一衝出水缸之後，立即飛快的便向門外掠去，看他的身法，竟是武林健者！

岳鶴一陣驚駭錯愕之後，隨即大喝一聲，頓足飛縱而出，追了上去。

景慧卿亦緊追而出，叫道：「攔住他，不要叫他跑了！」

岳鶴追到外面時，黑衣人已在五丈之外，正朝嶺下飛奔，他冷笑一聲，身形縱空疾起，施展凌空虛渡的上乘輕功，直追上去。

黑衣人奔逃的速度極快，但是岳鶴的速度却比他快上一倍，只追出二十幾丈，就越過了他頭上，飄落於他面前，攔住其去路。

「找死！」

黑衣人暴叱一聲，右手倏揚，三支蝴蝶鏢電奔出手，朝岳鶴上中下三處要害打去。

岳鶴閃身避開，欺身上前，便一掌劈出。

黑衣人身手亦甚靈捷，迅即倒縱數步，右手一翻，由背上撤下一柄長劍，緊接着搶步揮劍刺出。

這時，景慧卿已然趕到，但她沒有出手，只站在一旁觀戰，好像她認定岳鶴必能獲勝似的。

而事實上，岳鶴的確一開始就佔了上風，他背上也揹着一口寶劍，但他並不拔劍迎戰，只以單掌迎敵，不到十招之間，已將黑衣人迫得手忙腳亂。

他雖僅弱冠之年，一身武功已不在當今任何一位掌門人之下，因爲他在幼年之時，已盡得父親眞傳，後來又從「天外怪叟魯巴公」苦練七八年，再後又假拜白鶴派掌門人「三尺判牟錫山」爲師，也學了不少絕藝，身兼三家之長，已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項背。

如果不是想捉活的，他可在五招之內擊斃對方！

再戰數招，他已將黑衣人玩於掌股之上，他當然沒有閒情逸緻與對方遊戲，當下使出一手妙招，砰的一聲，將對方的長劍擊得掉落地上，喝道：「住手！」

黑衣人不肯，身形一仰，倒縱疾起，意欲奪路而逃。

岳鶴陡地隔空一拳擊出，又喝道：「下來！」

黑衣人飛在空中的身子登時如中巨杵，狂叫了一聲，直墮落地，爬不起來了。

岳鶴拾起對方的長劍，走上前抵上對方腰部，寒臉問道：「你是何人？爲何躲在那水缸中？」

黑衣人沒有開口回答。

他的年紀並不大，約僅三十左右，相貌也長得頗端正，只是眉上有一條刀疤，使他看起來不像是個規矩的青年。

岳鶴見他閉口不言，劍眉一揚，怒道：「你是聾子還是啞吧？」

黑衣青年還是不說話。

岳鶴冷笑道：「哼，閣下莫非想吃些苦頭？」

景慧卿啓口道：「別急，先將他押回屋中，再好好盤問他。」

岳鶴於是用劍挑了挑對方的身子，喝道：「起來！」

黑衣青年慢慢爬起，站直身子時，眉頭皺了皺，伸手去揉腰部，看樣子他挨了的一下不輕。

岳鶴以劍指其背心，道：「走！」

黑衣青年默默的舉步行去。

岳鶴押着他回屋中，命令他坐下，然後撫劍一笑道：「你最好不要妄想逃走，我不讓你走時，你插翼也難飛的！」

語至此，手上長劍「拍！」的一聲，已被他暗運眞力折斷。

這一手功力，頗能產生鎭懾作用，黑衣青年面色一變，低下了頭。

岳鶴扔掉斷劍問道：「貴姓大名？」

黑衣青年開答聲道：「複姓東方，名亮……」

岳鶴道：「何派門下？」

東方亮道：「土地公門下。」

岳鶴一怔道：「甚麼？」

東方亮淡淡道：「土地公房羽，朋友曾走過江湖，應該聽過這個名字。」

岳鶴自然聽過「土地公房羽」，知道他是武林怪傑，名氣雖不及師父「天外怪叟」響亮，却也是一位極受推崇的人物，當下又問道：「閣下到這裏來幹甚麼？」

東方亮道：「在下受『天外怪叟』魯老前輩之託，到此等候一人。」

岳鶴面容一動道：「誰？」

東方亮道：「岳鶴。」

岳鶴問道：「你在何處見到『天外怪叟』？」

東方亮道：「他去終南山找家師手談，打算在那裏盤桓數月，因此命在下到此等候他的徒弟，通知其徒一聲，他預料其徒將回此探望他。」

岳鶴又問道：「你見過他徒弟岳鶴沒有？」

東方亮搖頭道：「沒有。」

岳鶴道：「我就是岳鶴。」

東方亮神色一振，大感意外地道：「啊，你就是岳鶴，何不早說呀！」

岳鶴微微一笑道：「我們在動手之前，實在應先通個姓名，不過，東方兄因何躲在那水缸之中？」

東方亮困窘地道：「在下不知你就是岳鶴，剛才看見你同這位姑娘走入茅屋，以爲你們來此別有目的，便想先躲起來竊聽一下，當時在下正在廚房中，因見那水缸可以藏身，就躲了進去。」

岳鶴笑道：「後來我揭開蓋子時，東方兄爲何要跑？」

東方亮道：「在下怕你遽下毒手，故想逃出了屋子再說，後來見你們追得緊，所以……總之在下若知你是岳鶴，便不會跑了。」

景慧卿接口道：「你是來等候岳鶴的，看見我們到來，就該猜到他是岳鶴才對，何必躲藏起來呢？」

東方亮回頭望了她一眼，再回頭對岳鶴問道：「這位姑娘，是……」

岳鶴道：「她姓景，是我的義姐。」

東方亮對她點點頭道：「景姑娘責備得是，在下確是有些糊塗……」

景慧卿道：「後來我們進入廚房，你沒聽見我們的談話麼？」

東方亮道：「聽是聽見了，但不大清楚。」

景慧卿道：「你到此多久了？」

東方亮道：「比二位早一個時辰。」

景慧卿道：「天外怪叟要你來此等候岳鶴，有甚麼話要轉告岳鶴的？」

東方亮道：「魯老前輩只要在下轉告岳老弟，說他人在終南，希望岳老弟隨在下去終南見他，如此而已。」

景慧卿沉思片刻，隨向岳鶴使了個眼色道：「鶴弟你出來，姐姐有話問你。」

說着，轉身出屋。

岳鶴隨後跟出，走離茅屋數丈，才低聲問道：「姐姐懷疑他說話不實？」

景慧卿道：「是的，我覺得此人十分可疑，第一，令師如想再見你，在前往終南山之前，自會在屋中留字告訴你，那會人到了終南之後，才派人千里迢迢的來此等候你？第二，此人如果眞是來此等候你的，行動絕不會那樣鬼鬼祟祟，而且他躲在水缸中時，絕不會聽不清咱們的談話之

岳鶴隨後跟出問道：「姐姐是否懷疑他說話不實。」

理！」

岳鶴點點頭道：「小弟也覺得他有些可疑，不過他既自稱是『土地公房羽』的門下，咱們可不便再酷問他，因爲萬一他眞是『土地公房羽』的門下——」

景慧卿打岔道：「我明白，我叫你出來，只想提醒你，加以小心，不要太相信他的話。」

景慧卿脫離絕峯直闖潼關，如出籠雀的飛躍。

岳鶴道：「要知他是不是『土地公』門下，其實也很容易。」

景慧卿道：「隨他去終南山？」

岳鶴道：「正是，一到終南山，便知他的眞僞虛實。」

景慧卿道：「就怕這是個陷穽。」

岳鶴道：「咱們反正要去長安，長安與終南近在咫尺，如今咱們姑且相信他的話，就跟他一起赴終南山，路上小心一些就是了。」

景慧卿問道：「現在就走麼？」

岳鶴道：「姐姐若是累了，咱們就在此住一夜，明日動身亦可。」

景慧卿道：「不，我不累，要走就走吧。」

於是，兩人回到茅屋中，岳鶴見東方亮安安靜靜的坐在原處，心中的懷疑不免去了一些，含笑問道：「東方兄腰傷不碍事吧？」

東方亮笑道：「現在好多了，還好岳老弟手下留情，不然在下這條命可要報銷了！」

岳鶴道：「小弟性子魯莽，誤傷了東方兄，還望東方兄多多原諒。」

東方亮說道：「不妨，不妨。」

岳鶴道：「小弟決定隨東方兄去終南山見家師，要是東方兄走得動的話，咱們馬上就走如何？」

東方亮道：「好，這位景姑娘呢？」

岳鶴道：「敝義姐亦將隨行。」

東方亮欣默道：「好極了，但在下有一匹馬，存在山下鎭上，兩位可有坐騎代步？」

岳鶴道：「沒有，不過我們可以買馬乘坐。」

東方亮站起身來，道：「很好，咱們走吧！」

× ×

次日午後，三人抵達諸暨，岳鶴在城中買得兩匹健馬，三人於是各乘一騎，望西行進。

曉行夜宿，行約半月，已至潼關，長安城已然遙遙在望了。

而一路上，東方亮始終表現得坦爽誠實，毫無鬼祟行動，對於岳鶴提出的各種問題，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露出甚麼破綻，這使得岳鶴和景慧卿對他的懷疑十去七八了。

這天到達潼關時，暮色已臨，三人乃商定在城中過夜，東方亮對潼關很熟，便領着他們上一家酒樓吃飯。

席間，東方亮笑道：「這城中有幾處地方値得一遊，等下咱們先去客棧訂三間客房，在客棧洗個身子，然後在下帶你們去玩玩。」

岳鶴道：「好啊！」

景慧卿問道：「此地距終南山尚有幾里？」

東方亮道：「二百餘里，走快一些，明日黃昏可到，但你們不是說先要去長安找梅老夫人？」

岳鶴接口道：「小弟現在已改變主意，決定先謁見家師再說，也許家師會有所指示。」

東方亮道：「這樣也好，也許令師同你一起去見梅老夫人。」

岳鶴道：「正是。」

不久，三人酒足飯飽，乃會賬下樓。

東方亮領着他們走過一條大街，來到一家名叫「鴻福客棧」的門口，下馬說道：「這家客棧設備不錯，咱們就住這一間吧。」

岳鶴和景慧卿均沒有意見，跟着他下馬。

鴻福客棧的小二們見有客人在門口下馬，連忙迎了出來，接去了他們三人的坐騎，招呼他們進入客棧。

東方亮道：「我們要三間上房，要乾淨的才行。」

店小二應聲道：「有！有！三位客官請隨小的進來看看，都是乾淨的。」

他領着他們三人進入後院，打開三間清淨的上房，笑問道：「這三間如何？」

東方亮逐一房間看過，點頭表示滿意道：「好，我們是走遠路來的，需要洗個澡——」

店小二立刻手指附近一間木屋，插嘴道：「那邊有間公用的浴房，全日供應熱水，客官可到那裏面去洗。」

東方亮道：「我知道，我說的是我們這位姑娘，你們有女用浴房麼？」

店小二現出抱歉之色道：「對不起，由於一般婦女投宿客棧較少，所以敝店未

設有女用浴房。」

東方亮道：「那麼，麻煩你準備兩桶熱水到房中來，就是中間這一間。」

店小二道：「是是，馬上送來。」

東方亮道：「快去，我們洗過身子後，就要出去遊城。」

店小二喏喏應着，急急而去。

東方亮轉對景慧卿笑道：「景姑娘就住中間這一間如何？」

景慧卿點頭道：「可以。」

東方亮再轉對岳鶴說道：「那麼，咱們倆先去浴房洗澡吧。」

當下，兩人入房解開隨身包袱，取出要換的衣服，即一起走入浴房。

浴房頗寬大，可容數十人一起洗身，中間有兩個大水池，一個裝冷水，一個裝熱水，池外擺着許多小木桶供人使用，十分方便。

岳鶴和東方亮進了浴房，見有五六個客人正在洗澡，於是兩人也脫光了衣服，將衣服放入箱櫃中，即開始洗了起來。

東方亮洗得很快，不消一刻就洗好了，他將身子抹乾淨，便向岳鶴說道：「老弟慢慢洗，在下先出去了。」

岳鶴道：「好的，東方兄請便。」

東方亮走去箱柜前，取衣穿上，再拿起換下的衣服，即出房而去。

岳鶴忖度景慧卿不會很快洗好，故仍慢條斯理的洗着，他先洗頭髮，再洗身子，又過了一刻時才洗好，於是也抹乾身子，穿上衣服，將髒衣裏面的銀囊等物取出，端入懷中……

但突然間，他臉色變了！

因爲，他發覺少了一樣東西！

少了五老令箋！

他一直將五老令箋捲好放在銀囊的另一個口袋裏，現在口袋裏却沒有那面五老箋令！

五老令箋，不僅是追查父親被害的一件證物，而且關係他的清白，是萬萬丟不得的。

他登時心亂了，急急的搜摸幾件換下來的髒衣，再搜索放衣服的箱櫃，結果均無發現，五老令箋確確實實是丟掉了！

「這怎麼可能？剛才我脫下衣服的時候，明明還摸到它……」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攬起換下來的衣服，疾步走出浴房，三脚併作兩步的趕回房內，再解開放在房裏的包袱，搜索起來。

結果包袱裏也沒有！

「會不會掉在浴房的地上？」

此念一生，連忙又奔回浴房尋找，但找遍箱柜前的地面，依然不見五老令箋的踪跡！他一顆心怦怦直跳，即又出浴房，跑入東方亮的房間，叫道：「東方兄，東方兄！」

東方亮却不在房中。

他呆了呆，靠近房壁，敲敲壁上道：「姐姐！姐姐！妳洗好了沒有？」

隔壁房中的景慧卿道：「等一下，馬上就好了。」

岳鶴轉到房外，大聲喊道：「東方兄！東方兄！」

在房中洗澡的景慧卿聽出他的喊聲充滿惶急，乃匆匆穿上衣裳，開門而出，問道：「他不是跟你一起去浴房洗澡麼？」

岳鶴道：「他洗得快，已出來將近一刻時了。」

景慧卿一戰，舉目四望道：「那麼，他那裏去了呢？」

岳鶴神色惶急地道：「姐姐，小弟那面『五老令箋』丟了！」

景慧卿大吃一驚道：「甚麼，你遺失了那面『五老令箋』？」

岳鶴道：「是的，小弟洗過身子，穿衣之時，發覺它已不在。」

景慧卿急急問道：「會不會掉在浴房中？」

岳鶴皺眉憂急地道：「小弟找過了，沒有！」

景慧卿道：「包袱呢？」

岳鶴搖頭道：「也沒有！」

景慧卿道：「會不會掉在路上了？」

岳鶴又搖頭道：「不可能，小弟放在銀囊的另一個口袋裏，口袋很深，不會掉的，而且在洗澡之前，小弟還摸了一下，那時它還在呢！」

景慧卿眸中突現光芒，眉梢一揚道：「東方亮到底哪裏去了！」

岳鶴道：「不知道，他的包袱還在房中。」

景慧卿問道：「你們洗澡時，脫下的衣服放在一起麼？」

岳鶴道：「是的。」

他心頭陡地一震，霍然道：「哼，難道是他？」

景慧卿冷笑道：「一定是他，你上了他的當了！」

岳鶴立刻拔步向外面奔去，奔到客棧外面的柜枱，揪住店小二急問道：「小二，你可看見跟我們一道來的那位朋友？」

店小二點頭道：「有的，他上街去了，說要買些東西，馬上回來。」

岳鶴道：「他的馬呢？」

店小二道：「還在馬廐裏呀。」

岳鶴回對景慧卿急道：「姐姐在此等候，小弟出去找找看！」

說畢，飛奔而出。

景慧卿轉回後院，進入東方亮的房中察看，見他的一隻包袱還放在床頭上，乃將它解開搜查起來。

包袱中只有幾件衣服，別無長物！

她再搜查整個房間，亦無任何發現，不禁冷笑道：「好個狡猾的東西，爲了竊取『五老令箋』，居然肯陪我們走了數千里路！」

她再轉入岳鶴房間察看，未見東方亮留下任何東西，只得回自己房中等着。

等了半個時辰左右，岳鶴回來了，帶着一臉沮喪回來！

她一看即知他沒有找到東方亮，但仍問上一句道：「有沒有找到他？」

岳鶴搖搖頭道：「沒有，小弟找遍全城，連個影子也沒有見到！」

景慧卿道：「他竊得『五老令箋』之後，必是立即逃出城去，現在不可能找到他了。」

岳鶴咬牙切齒道：「沒想到他竟是個賊，但他爲甚麼要竊取我的『五老令箋』呢？」

景慧卿當即答道：「當然是爲了湮滅

五老殺害令尊的証據，他很可能是兇手派來的！」

岳鶴道：「這麼說，他顯然不是『土地公房羽』的門下了？」

景慧卿道：「當然不是。」

岳鶴頓足道：「這可如何是好？失去了那面『五老令箋』，小弟已無法向五派證明先父當年被害之事，更無法找到那殺害先父及五老的元兇了。」

景慧卿點點頭，幽幽一嘆道：「是的，不僅如此，那元兇可能還會去通知五派之人，說你殺害了五老，那時你便成爲他們五派追捕的對象。」

岳鶴憂心如焚，面上現出絕望之色道：「如今小弟該怎麼辦才好呢？」

景慧卿沉思有頃，才說道：「只有一個辦法，在未捕獲元兇之前，你無論如何不能去五老會，更不能在五派門人的面前露面！」

岳鶴痛苦地，說道：「姐姐是要小弟逃避？」

景慧卿頷首道：「是的！」

岳鶴道：「但這樣一來，五派之人豈不更加認定小弟是殺害五老的兇手了？」

景慧卿道：「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你若被五派之人逮住必死無疑，你總不希望在父仇未報前反被兇手陷害而死吧？」

岳鶴長嘆一聲，低頭無語。

景慧卿道：「暫時的含冤不白不要緊，只要咱們能捕獲那元兇，你就可洗脫罪名。」

岳鶴點點頭，道：「但姐姐不是要去五老會尋找『神拳鄧盛龍』的下落？」

景慧卿道：「姐姐可以自己去。」

岳鶴又默然不語。

景慧卿低頭思忖了一會，忽然表情嚴肅地道：「咱們最好趕快離開此地！」

岳鶴道：「爲甚麼？」

景慧卿道：「這潼關一地，極可能也有五派之人，那東方亮如去通知他們你在這裏，豈不馬上要遭殃了？」

岳鶴心頭一緊，道：「哦？」

景慧卿急道：「快收拾衣物，咱們馬上離開此地！」

岳鶴覺得她的推測頗有可能，應了一聲「是」，連忙跑回房中收拾衣物。

兩人收拾停當，隨即一齊走出，向店小二道：「算帳，我們要走了！」

店小二爲之發怔，問道：「怎麼就要走了？」

岳鶴道：「我們有急事，須得馬上就走。」

店小二道：「另外那一位客官呢？走不走？」

岳鶴道：「他的房錢一起算，不過他的坐騎要暫時存在貴棧。」

店小二「哦」了一聲，便走去柜枱算帳，岳鶴付過帳後，另一個店小二已將他們的坐騎牽到門口，兩人於是飛身上馬，朝城外馳去。

兩人連夜馳出潼關，岳鶴回望城樓已漸漸消失，這才開聲道：「咱們要去何處啊？」

景慧卿道：「既已到了此地，好歹也得走一趟長安和終南山。」

岳鶴道：「還去終南山幹麼？」

景慧卿道：「那東方亮不是『土地公房羽』門下已是顯而易見之事，不過他冒充爲土地公門下，却是一個可以追查的綫索，也許土地公認識他呢！」

岳鶴道：「土地公不一定眞的住在終南山上，即使眞的在終南山上找到土地公，那傢伙的『東方亮』三個字必非眞實姓名，土地公如何能知他是誰？」

景慧卿道：「他眉上有一刀疤，它等於是他的姓名。」

岳鶴道：「小弟不信土地公住在終南山上，那傢伙是胡扯的。」

景慧卿道：「反正路途不遠，就去看一看也就誤不了甚麼的。」

岳鶴道：「好。」

兩人披星戴月，朝終南山疾進。

第二天晌午，已到達終南山下。

兩人下馬而行，找到一座道觀，看見有個老道士坐在山門口剝花生，岳鶴乃上前施禮道：「這位道長打擾了。」

老道士起身還禮道：「小施主有何賜教？」

岳鶴道：「小可要找一個人，道長可知山上住着一位名號叫『土地公房羽』的老前輩？」

老道士答道：「知道，知道，他就住在山腰上的土地廟中。」

岳鶴不料土地公當眞住居終南山上，聽了心中一喜，又問道：「請問，要怎麼走才能找到那座土地廟？」

老道士舉手一指一條山路，說道：「小施主由這條山路上去，走到山腰上就可見到一座終南禪院，那土地廟就在終南禪院右方半里之處，很容易找到的。」

岳鶴道：「謝謝，小可等可否將坐騎暫時寄存於貴觀之中？」

老道士道：「敝觀中沒有馬房，要就拴在這門外，不會丟的。」

岳鶴又道謝了一聲，便將自己和景慧卿的坐騎拴在山門外的一顆老松樹下，即向老道士告別，朝山上而來。

走上山路，景慧卿笑道：「你看，咱們沒有白跑吧。」

岳鶴道：「眞是意外，小弟以爲是那傢伙胡扯的呢。」

景慧卿道：「土地公房羽乃是武林中的一位怪傑，知道他住在終南山的人不多，那傢伙既知土地公住在這裏，土地公也可能認識他。」

岳鶴道：「但願如此。」

景慧卿道：「要是令師果然在山上，那更加有趣了。」

岳鶴道：「是啊！」

兩人一邊交談，一邊快步上山，走了兩刻多時，已到一處山腰上，果見山腰有座佛寺，走近一看，正是終南禪院，於是遵照老道士的指點，往山腰右方行去。

走了一段曲折起伏的山徑，一間已呈破舊的土地廟出現眼前了！

這間土地廟，較一般土地廟大得多，廟殿兩邊還有兩間廟舍，廟外有一株大松樹，樹蔭將整座土地廟蓋在下面，樹下有石桌石凳，頗有一些「仙家」之味。

遠遠望去，此刻的廟外樹蔭下，果有兩個人在揪枰對峙，一個是白髮蒼蒼老翁，另一個是個小童！（以下轉入第70頁）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換腦刺客

馬　雲・文
王蜀蓉・圖



奇藥怪事　陸續發生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乘坐那輛銀灰色汽車返回家中，他們是由「飛鏢俱樂部」出來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多鐘。

這是下班時間，因此馬路上人多車擠，阿生也不敢將車子開得太快。不過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一宗令人觸目驚心的交通意外，竟然就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一名年約二十許的靑年人，他對街道上來往的車輛視若無睹，突如其來的由路邊走了出來，這兒既不是路口，亦沒有斑馬綫，故此阿生與其他駕車人亦全無準備幾輛汽車就爲了避免輾斃他而撞作一團。

後面的駕車人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事，紛紛下車高聲咒駡前面的駕車人，但走在前頭的駕車人包括阿生在內，正迅速下車，把那名仆在地上的靑年人扶起，原來他已被一輛汽車輕輕碰了一下，反彈地上，動也不動的躺在路心。

剛才的情形有許多人都見到了，那靑年人像個沒有知覺的行屍，痴痴呆呆的直行直過，突然之間由路邊閃出，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廻避的。當時是三列汽車並肩前進，任何一輛走在前頭的汽車扭駄廻避，都會產生翻車傷人的更大慘劇，能夠及時煞掣，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街道上的汽車本來是穿梭般的來往，但是，紅綠交通燈位的交通警員曾將汽車暫時截停，所以前面就變成眞空狀態，那被撞倒的靑年人，可能就是因爲估計錯誤，以爲那三列車子不會那麼快便齊齊衝到，否則他沒有理由會冒這種生命的危險。

阿生因爲喜歡開快車，所以走在最接近馬路中心的一條快綫，而那靑年人却是給第二列汽車撞倒的，但最接近行人道的慢綫汽車也被迫一齊停了下來。

被撞倒的靑年人在數尺以外，阿生正把他扶在臂彎裏，撞倒他的汽車駕駛人走過來問道：「他怎麼樣了？」

阿生說：「他只是暈倒，希望不會有性命危險。」

那名司機趕去打電話召十字車，但阿生手臂裏的靑年人已甦醒過來！

阿生問道：「你怎麼樣啦？」

靑年人摸摸後腦，像剛剛睡醒一樣，反問阿生：「到底怎麼一回事？」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他。那靑年人站直了身子，伸伸腰，一名交通警員剛駕電單車經過走來查究。

靑年人說：「眞奇怪！我剛才明知這不是斑馬綫，十分危險的，爲什麼我要橫過馬路？」

那交通警員一邊登記他的姓名地址，一邊說道：「你被撞一下，反彈數尺之遙，不死是祖先有靈，但我担心你內臟可能已受創傷。」

更多的警員已到了現場，只是救人的十字車還無影無踪。

阿生覺得那靑年人神經似乎不正常，但他却對在場的人解釋他當時是不由自主——明知危險，無奈腦部不受控制，結果還是舉步跨了出去！

阿生覺得除了神經有毛病的人之外，絕不可能有這種情形的，所以只是一笑置之。由於他們的車子沒有被撞，在交通警員的指揮下開離現場。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無意中發覺他的師父呂偉良正在苦苦尋思，心裏難免有些奇怪。他忍不住問道：「師父，你在想什麼？」

呂偉良道：「我在想，剛才那個靑年人。」

阿生道：「那獃子神經有毛病，大概不會有什麼創傷吧！」

「不！他一切可能正常。他剛才所說的，已經有人說過了。」

阿生一怔，說道：「你說什麼？我不明白。」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最近有數宗交通傷人事件，傷者都自稱身不由主，直至被汽車撞傷了才如夢初覺。」他束着眉梢，頓了頓之後又說：「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生這才想起了「飛鏢俱樂部」裏面的一些情形來。原來最近俱樂部中多了一批臨時會員，他們都是警界中的人。由於刼案日益增加，佩槍的人自然多了不少開槍射擊的機會，無奈他們不知道是否由於心情緊張，還是日久生疏，在追擊過程中往往浪費子彈。也許是有見及此，所以他們不得不找個地方多鍛鍊一下。

其實俱樂部並不歡迎此輩，主要是因爲他們良莠不齊，自視過高，但環境所限，有時也沒有辦法。

不過無論如何，久歷江湖的呂偉良，就認識不少這種人。最近有時跟此輩談話之間，知道了一些奇聞怪事，那就是有人被汽車撞傷後，所作的口供竟有許多不約而同之處——他們都是在橫過馬路時身不由主，應該止步時不止步，以致被汽車撞倒。

最嚴重的一宗，有一名路人死去，司機重傷，汽車撞斷路旁的欄杆。至於因傷住院的，也有好幾宗，像剛才那僅以身免的靑年人，實屬罕見。

呂偉良所以怔怔地呆了下來，就是想起了在「飛鏢俱樂部」中所聽到的事情。

阿生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說：「師父，難道又有人在利用某種藥物作怪？」

「我只是覺得奇怪，爲什麼會無獨有偶，一連串的發生同類怪事？」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我們到公共醫院去一次。」

阿生問道：「去醫院幹什麼？」

「昨天一宗交通意外事件的傷者本來已經引起我的注意，現在我們就去看看他，希望他還未出院。」

車子開抵公共醫院，阿生把車停好。呂偉良拄杖下車與他進入醫院之內，他們佯稱探病，終於找到了那名被汽車撞傷的男子。

這個都市車多路窄人又擠，每天的交通意外事件不知凡幾，受傷送院的人爲數也不少。但呂偉良要找的，却是昨天送入院治療的傷者喬木。

呂偉良記得一名探目在俱樂部對他提及這個人，在此之前他也在報端看過了這段新聞，就是靑年人喬木在橫過馬路時，

是在一條不設行人道的快速公路上。事後喬木差點斷了腿。

呂偉良找到了那間病房，兩個病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喬木。

呂偉良並不認識喬木，但病床的「病情記錄板」上面寫着他的名字。

呂偉良其實無須看那塊記錄板也知道他是喬木了，因爲他的頭部包紮繃帶之外，腳部也敷上了厚厚的石膏。一看就知道是個交通失事中的受害者。

呂偉良走到病榻邊，問道：「喬木先生嗎？你怎麼樣了？」

喬木出奇地瞪住呂偉良，問道：「你是誰？」

呂偉良道：「我是來探訪你的。」

喬木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呂偉良。

呂偉良忽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既然來探病，怎麼可以兩手空空？

阿生就在這時候不知從那兒弄來一束玫瑰，像變魔術一般，將手由背後伸向前，爲數十餘朶的玫瑰就出現在喬木和呂偉良的眼前。

阿生把玫瑰花插上床邊几子上的花瓶內，連呂偉良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其實這些玫瑰花只不過是被人拋棄在走廊上的廢物箱內，呂偉良和阿生經過那兒時，阿生走得較後，他看見這些花仍很鮮艷，靈機一觸，便順手牽羊。

但是，呂偉良不知內裏，却以爲阿生又施展他的空空妙手了。心裏難免有點責怪他。

喬木的態度稍爲友善了一點，這大概就是玫瑰花的魔力吧！

喬木說道：「我們在此之前似乎未見過面，二位大概是記者先生吧？或者是傷殘會裏面的辦事人員？」

呂偉良覺得他的推想十分正確，那是任何人都會作同一想法的，因爲呂偉良手挂鐵杖，而眼前的他却有可能變成傷殘人仕之一。

呂偉良笑道：「我們既不是記者，也不是傷殘會派來的。」

「那麼，你是——」喬木感到迷惑地眨着雙眼，「兩位到底是什麼人？」

呂偉良道：「我看到報紙，知道你遇了意外之後，覺得有些奇怪，所以便來探訪。這件事雖然有點唐突，希望你不要見怪。」

喬木開始有點明白了，道：「是的，警方對我的口供曾產生懷疑，他們不相信我是身不由主的，現在能有人聽聽我當時的情形，也是一件好事。」

呂偉良道：「我想知道你未出事之前，曾到過什麼地方？」

「我曾在一個注射站，給一位漂亮的護士小姐拉去注射了一支霍亂預防疫苗，但事後警方在我所講的街邊找不到那位護士小姐，衞生局也否認在那兒設有注射站，因此他們以爲我是個神經有毛病的人。」

呂偉良看不出喬木有任何不正常的表現，因此他又問道：「當時你有些什麼感覺？」

「注射之後，渾身一度不適，但很快便回復正常心情與奮，所以我才會估計錯誤。」喬木說道，「當時汽車開得很快，但我以爲沒有那麼快開到眼前，便鼓其餘勇希望一衝而過。想不到就此出事了！」

呂偉良正想說話，病房門打開，有人入來。

進來的是三個不同服飾的人：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和一名便衣警探。

呂偉良認得那位探目，他是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

女護士本來想請師徒二人出去，但探目認識呂偉良，同時也知道他們此行的目的可能是爲了瞭解個中眞相，所以要求醫生讓他們留下來。

經過探目從中介紹，這位醫生似乎也聽過了呂偉良的大名，他說：「這件事很有趣，經過驗血，証明喬木先生沒有說謊，那就是說，他的確被人注射了一種與奮劑——很特殊的針藥，決不是目前醫學界所採用的，而是可以令到人類的腦部暫時失去了控制。」

呂偉良呆了一陣。

探目說道：「喬木先生，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

「還好！」喬木苦笑着道：「能令你們相信我的遭遇，起碼在心理上也感到安然！」

醫生又說：「這是霍亂注射的季節，街頭巷尾確有不少注射站，喬先生對警方所作的口供如果是眞的，那麼有人在試驗某種新藥，而喬木先生却做了試驗品。」

呂偉良忍不住問：「醫生，在他的身體上，有沒有預防霍亂的針葯？」

「沒有。」醫生毫不考慮地答道，「他所說的針葯，分明是一種新奇葯物，所以，我們在得出了結論之後，立即通知了警方。」

探目說道：「探長忙個不了，先派我來跟醫院方面接觸。」

這時候有數名醫院雜工進來，用担架床把房中另一名病人搬走，大概這就是警方的臨時措施吧。

呂偉良說道：「這麼看來，其他數名受害者，情形可能也是一樣。」

探目說道：「是的，所以我們必須深入調查，同時要保護受傷的人，錄取更完整的口供。」

醫生說道：「現在最令我莫名其妙的，就是爲什麼有人要研究這些東西？」

探目說道：「會不會是你們醫學界裏面的人做的？」

醫生說道：「稍有修養的，都不會利用人類作爲試驗，我担心這些幕後人可能另有目的。」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對這件事越來越感到興趣。

阿生記得在「冷槍狂人」一案中，曾揭發白醫生的「ＤＮＡ」實驗，因此，他對醫院的醫生說：「這會不會是白醫生的信徒，在試驗他們未完成的『ＤＮＡ』實驗？」

醫生似乎也知道這師徒二人在「冷槍狂人」一案中，是最重要的功臣，所以不用多作解釋，這位醫生也知道阿生所說的是怎麼一回事。

醫生說道：「白醫生昔日的『ＤＮＡ』實驗是抽取人類大腦中的醣核酸，但現在根據我們的分析証明這是一種新葯的成份。因此我個人認爲這根本是兩件事。」

探目說道：「我們担心可能有更多的人受害。」

呂偉良道：「他們胆敢在街頭上設下注射站，相信上當的人決不止一兩個。」

醫生說道：「是的，我們也這樣想。不過，如果他們的目的在乎試驗以及觀察效果，未必每個人的份量都相同。」

呂偉良說道：「你的意思可是：份量重的，便可能出事，是不？」

醫生點點頭：「大意是這樣，甚至有些性質根本不同。我所說的『性質』，自然是指藥物的性質，也許這班人是來自外國的。」

夏維探長突然由房門處入來，他跟各人招呼過之後便急不及待地問：「到底喬木受了何種藥物的影响？醫生。」

醫生說道：「暫時只能稱它是與奮劑，可能是一種未命名的新藥。」

夏維探長顯得有些生氣地說：「他們到底要怎麼樣？至今爲止已有數人在交通事件中傷亡，事後調查都証明他們接受過注射。」

呂偉良問道：「他們是否在同一個注射站接受這種注射？」

「不！不是同一個站。」夏維說道：「但那些注射站都相當僻靜，並非設在繁忙的大街上。」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他們爲什麼要選擇僻靜的街道？」

醫生說道：「如他們存心引誘更多的人上當，應該選擇較多路人來往的街道才對。」

阿生說道：「他們不是醫務人員，是冒牌貨，當然要小心一點，怎麼可以在大街上出現？」

夏維却說：「其實即使橫街也有不少人上當，主要是因爲我們這個都市的人口達到了爆炸的程度。到處都可以見到人頭湧湧，因此即使他們在僻靜的地方設站，相信亦有不少人上當。」

醫生有點震驚地說：「然則，相信不幸的事情，可能會接連地發生，因爲這些興奮劑對青年人影响最大。像喬先生這種青年，少許份量便足以令到他們的情緒變得衝動，太多就不敢想像了。」

「這麼說來，不但是交通意外與此有關，相信連日來的兇殺案突然劇增，亦可能與此有關。」夏維探長若有所思地說。

身旁一位探目插嘴道：「我想起了，前天我奉命到一名青年兇徒家中搜查，他的母親就似乎提及她的兒子行兇傷人前，曾在街上接受了一次預防疫症的注射，回家後便變得性情暴躁，後來與友人外出，不久便傳來他與人爭吵的消息。」

醫生担心地說：「在疫症流行季節，預防注射是十分需要的，如果這件事一傳開去，我眞担心市民會神經過敏，連眞正的醫務人員也令他們難以相信，不敢接受注射，那就糟了。」

夏維也說：「是的，所以這件事暫時須要保密。」

夏維說着，又向醫生打個眼色。醫生對喬木一邊聽脈，一邊說道：「喬先生，如果你的親友前來探病，剛才的事切不可宣揚出去，這是爲了市民大衆的利益設想，希望你合作。」

喬木點點頭，表示明白了。

夏維又說：「爲了你的安全，我們警方會派人在這裏暗中保護你，不過，這是預防萬一而已，可能根本就不會有人要傷害你，所以你亦無須太過緊張。我們這樣做，是希望你作供時更加放心，說得更加詳細。」

夏維吩咐他的高級助手留下來，向喬木套取口供。等到醫生的例行檢驗做完之後，便與他一齊離開了病房，到醫生的辦公室去。

呂偉良知道夏維探長無非想從這位醫生的口中知道更詳細的資料，他覺得喬木的口供更加重要，所以他和阿生都留在病房之內，仔細聆聽警方人員對喬木的問話內容。

喬木在繪圖員的幫助之下，把他記憶中的美麗「女護士」畫成素描。警方希望藉此幫助，可以迅速找到那位僞裝的女護士。

呂偉良覺得這辦法未必有效，例如那位僞護士稍加化裝，這幅素描就會變得毫無作用了。

師徒二人感到有點失望地溜出病房，走廊上忽然有人推着一張手術床經過，那病人頭顱全被剃光，一些針狀金屬插在腦袋的幾個部位，那病人已經昏迷了，這情形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尾隨其後的，是一位戴上口罩的醫生，即使他只露出了一雙眼睛和一個鼻子，呂偉良仍然可以認得出他是這家公共醫院的腦科專家任子堯。

呂偉良是認識這位專家的，他正想招呼對方，任子堯已經脫下了口罩，含笑盈盈地伸出手來。

「怎麼你會出現在這裏？老朋友。」任子堯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大忙人，難道有什麼親友在這裏麼？可是爲探病？」

呂偉良一邊跟他握手，一邊笑道：「我是個無事忙，今天到這裏來，也可以說是爲了探望你。」

「哈哈……你這個人眞會看風駛𢃇，我知道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好端端的怎麼找着我來了？」任子堯說。

呂偉良道：「你說得不錯，我不會找着你談心而來，而是有事請教。」

「不敢當！」任子堯把手一攤，「我剛做完一項手術，你到我的辦公室裏稍坐片刻，我很快就回來了。」

呂偉良到過這家公共醫院許多次了，當然知道任子堯的辦公室在何處，他與阿生併肩走過去，任子堯則隨着手術床推動的方向，進入一間病房去。

阿生想起剛才見過的禿頭和插針，猶有餘悸地說：「任醫生可能在施用中國古代的針灸。」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腦科專家，要不是這麼湊巧，我倒忘記了這位重要人物——喬木剛才說他注射了神秘針葯後就身不由主，這分明與腦部神經系統受到控制有關。所以，我們早就該想到應該請教一位像任子堯一般的專家。」

師徒二人邊說邊走進了一間辦公室，那就是任子堯的辦公室。

這裏掛了不少醫學掛圖，大部份是腦

科的，有大腦解剖，有腦部結構以及腦細胞放大圖等等，這些東西立即引起師徒二人的注意。

此外在辦公室一角，擺放了一個腦部模型，由於製作精巧，色澤鮮艷，令人一下子見了會大吃一驚！因為人到底是人，人對於自己同類的任何器官都很容易產生敏感性的反應。

不久之後，任子堯醫生回來了。

呂偉良還未開腔說話，他便笑道：「你且慢開口，讓我猜猜閣下的來意，好不好？」

呂偉良知道這位專家為人樂觀，且富於幽默感；他會勸呂偉良和阿生不要太過緊張，做人處事要保持輕鬆態度，否則很容易弄得神經出毛病。

當下裏師徒二人相顧一笑。

任子堯繼續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是為了一種神秘針葯而來的；告訴你，我對那受害者的檢驗，提供了極寶貴的意見。」

呂偉良想起他既是專家，醫院方面自然會邀他參加這項重要的檢驗。

阿生急於要了解許多關於腦部的問題，因此說道：「醫生，你猜對了，那到底是什麼針葯？」

「如果我知道它是什麼針葯，又何必稱它為『神秘針葯』？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它對腦神經細胞有直接的影響。」任子堯說，「目前我們正把最近送入院的可疑病人抽血檢驗。所謂『可疑病人』是他可能被人在不知不覺間，注射了神秘針葯。」

呂偉良說道：「剛才那個插金屬針的病人，可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是的，他是最嚴重的一個，被人發現倒在行人道上；當初我們以為他心臟病發，或者腦充血之類，結果經過檢驗之後，證明又是受了神秘針葯的荼毒。巧合的是：那地點接近喬木的『路邊注射站』不遠。」任子堯又說：「我驗出他的腦部神經受到過份的痳醉，以至不省人事。在徵得他的家人同意後，決定試用我的新辦法——電震法。」

阿生忍不住問：「什麼是電震法？」

任子堯走到一具腦部模型之前，摸出口袋裏一支鉛筆，像老師上課一般，指示出腦袋的各個主要部份：「腦部是跟我們的脊髓連貫的，脊髓頂端是腦幹，跟我們的呼吸、血壓以及其他維繫我們生命的不隨意功能息息相關；腦幹頂部和大腦皮質比較深的部份，控制着我們的情緒，包括恐懼、快樂以及性衝動等等；小腦則躲在腦後，專門負責我們身體內的一切連繫工作……此處還有許多複雜的結構，一下子要令你們明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簡單地說說，就是那種神秘葯物令到那人過度興奮之後，腦細胞被破壞，陷於痳木狀態。於是他就頓然失去了知覺，昏倒地上！」

呂偉良也明白到腦是人類身體各部份器官之中最為複雜的一個部份，不要說他們是個醫學門外漢，即使是一般醫生恐怕也未必個個了解其中奧妙。因此在這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都市裏，據說腦科醫生不會超過五個人。

阿生說道：「你說了老半天，那沒有講到你的電震法呢，醫生。」

任子堯道：「電震法不是我發明的，外國已經首先採用了，不過在本市我是第一個大胆試用此法的人。剛才我所以不厭其詳地說出腦部結構，是希望你們首先了解一下，腦袋裏到底有些什麼東西，這樣你們才容易明白電震法的作用。原來我們的腦是由一百億到一百二十億的神經細胞組織成的，只要其中一部份失却了效用，就會影響到我們身體上某一部份的機能失去作用。」

任子堯說到這裏又問道：「你們有沒有聽過『腦缺氧症』這個病症？」

呂偉良道：「聽過了，有位富家子摔了一跤之後，便一直躺在床上不起，睡了七年之後悄悄死去，聽說就是患了腦缺氧症。」

「是的，其實這種怪病往往是由於腦部一些細胞受到破壞所致。」任子堯又說：「目前各國專家正研究電震法是否可行，所以我也大胆一試。」

呂偉良問：「你以為後果會怎樣？」

「暫時很難確定，但理論上應該必有收效的。」任子堯說道。

就在這時候，內綫電話響了起來，任子堯走到桌旁接聽之後，回頭又對師徒二人說道：「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請跟我到病房中去，那個叫陳優的人開始甦醒過來了。」

師徒二人跟着任子堯醫生走出了他的辦公室，透過走廊到一間病房裏去。

那是特別病房，病榻罩在一個透明膠製成的氧氣罩之下。裏面當然是經過澈底消毒的。門外有警探看守，看來未免太過緊張。但是，據任子堯解釋，這是為預防萬一。

還好呂偉良師徒二人認識那二名警探，加上任子堯醫生同意下，他們得以順利入內。

任子堯醫生不許師徒二人太過接近那個透明罩，大概是由於他們未經澈底消毒之故。

呂偉良看見那個被剃光頭的病人在透明帳幕之內睜開了雙眼，出奇地看着外面的人，看他的樣子，彷彿有如一個初生嬰兒剛離開娘胎一樣，對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

任子堯醫生接過一名護士遞交給他的咪高峯，說道：「陳優，你聽到我的說話嗎？」

原來這是一個隔熱的新式氧氣帳幕，除了透明之外，還有着各式各樣的新型電器化設備。任子堯醫生的聲音就是透過了一條專用電綫傳到裏面去的，在病人聽來，這聲浪必然是溫柔而親切的，無論說話的人多麼大聲，他的聲浪也會受到儀器的自動調節。

陳優在裏面也看到了，說話的是醫生。他答道：「我聽到你的說話了，醫生。可是，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任子堯醫生對他說：「你應該記得你曾經做過一些什麼事。」

陳優在苦苦沉思之後說道：「我似乎接受了一次預防注射。但是……」

「後來你在路邊的行人道上暈倒了，

是不？」任子堯道：「後來我們把你救到醫院中來，但你現在仍然不能亂動。」

「為什麼？」

「因為你正接受我們的特殊治療。」任子堯醫生又說：「請告訴我，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陳優答道：「我感到很疲倦、口渴、肚餓。」

「你安定點，我們會令你很快復原的。」任子堯醫生把咪高峯上的按掣按了一下，回頭對一位護士說：「去通知警方的人，說他甦醒過來了。」

對護士說的一段話，陳優在裏面是聽不到的，因為咪高峯的按掣關掉了。

阿生忍不住問道：「任醫生，為什麼他頭上的針還未拔除？」

任子堯解釋道：「別小睹這些幼細的金屬針，要把它插到腦子裏的適當的部份，便花去了一小時三十分以上，還得要用X光幫助。所以在未確定我的電震手術是否成功之前，還是保留那些針在原來部位，以備必要時再施用電震方法。」

那幾支小針雖是金屬製成，但全都塗上了絕緣漆，只有末梢少許地方可以通電，電流便是由那末梢的少許地方發出電波，將受創的腦細胞加以震盪，這些幼如髮絲的金屬針，就叫電極梢。

這種腦部新式療法在外國還未敢普遍使用，但任子堯却大胆地試用，而且獲得了初步成功。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不禁由衷地佩服這位專家。

不久，夏維探長和其他幾位醫生聞訊趕來。醫生們的興趣似乎集中在同僚的試驗獲得成功；但夏維探長却一邊利用特設的咪高峯與帳內的陳優談話，一邊叫助手去把神秘女郎的素描拿來。

經過一番問話，陳優證明自己的確接受注射，同時經過辨認之後，也證明就是圖中那個神秘女郎替他注射的，當時他以為她是政府的醫務人員。

據陳優說，他注射後不到一分鐘即感到不安，腦部脹痛，然後就是昏迷倒地，以後的事再也不知道。

呂偉良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令人難明，他對夏維探長說道：「到底那神秘女郎是誰？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又何在？」

夏維探長束着雙眉說：「如果他們就此罷手，已是我們的幸運；照這情形看，可能是一項有計劃的示威行動。也就是說，這只是一個開端，到頭來便是更為轟動的新聞。」

任醫生道：「探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夏維探長說：「我的意思是：有個有組織的非法集團，有計劃地打算向政府勒索一筆鉅欵，所以先施下馬威，相信不久之後就會有答案。」

任醫生却不表同意，他說：「我覺得這是新葯試驗，本來有人道的科學家多數用動物，例如猴子或老鼠之類作實驗；如果用人類，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但是，也有人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用這種比較直接的辦法。目前跡象顯示出：幕後策劃者，對這種葯物仍未具信心，所以分別作多項試驗，所有受害者的反應，相信已經為他們秘密收集了。」

呂偉良道：「醫生，是不是送到這兒來的受害者，每一個情況都有所不同？」

「是的。」任子堯醫生道，「同一類神秘針葯，但份量有別，所以受害的程度也有不同。例如喬木和陳優兩個人，證明同樣被注射了一種神秘針藥，同樣對腦細胞有影響，但份量必然不同，甚至藥性也可能在基本上有所不同。」

站在旁邊的另一位醫生揷嘴說：「是的，目前我們的化驗室仍在加緊分析，希望儘快得出結論。」

呂偉良說：「為了證明近日的兇殺案劇增是否與此事有關，為什麼不把疑兇加以檢驗？」

夏維探長說：「我們正準備這樣做，如果近日數宗兇殺傷人等案件的疑兇，也證明被注射了神秘針藥的話，相信我們市長不久之後也可能會接到勒索函件。」

呂偉良道：「探長先生，別太悲觀，事情至今仍未有肯定答案，希望正如任醫生的推測一樣，只是有人在秘密試驗新葯吧！」

夏維探長深深地呻了一口氣，近日來他的確忙透了，兇殺、刼案以及各種各式的刑事案件，把他弄得頭昏腦脹，萬一真如他所料，這又是一宗有計劃的大勒索案，那真的是不堪設想。

呂偉良忽然把阿生拉過一旁，低聲吩咐了他幾句。後來只見阿生四處走動，忽然透過探長的關係進入各駐有警探的特別病房，忽兒又在警探羣中打起交道來，但却沒有人知道他在幹什麼。

離開醫院，回到汽車裏的時候，阿生向呂偉良打出手號，表示一切已順利完成

原來呂偉良要阿生進行連串的秘密攝影。

阿生的間諜用袖珍攝影機就是那個腕表，雙臂交加胸前、佯作對準時間以及一下叉腰動作等等，都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攝下他要獵取的事物。

呂偉良的想法比較特別，所以他要阿生攝取幾名受害留醫的男子，還有警探手中由專家根據喬木等人口供繪成的素描圖，亦被一一攝影了下來。

現在師徒二人來到江強私家偵探社之內，把袖珍菲林取出冲晒放大，然後呂偉良就對江強說：「你時常在我面前誇耀那副萬能電腦，現在我想你代查這幾個人是否有案底，可以嗎？」

江強是一名退休警探，與呂偉良是朋友，有許多案子都是由呂偉良和阿生義務代破的，所以呂偉良要他做的事他不敢不答應。

江強說道：「凡經警方逮捕而定罪的人，我這副電腦都有辦法查出他們的資料。因此不是我誇口，除了警局中總部檔案室的電腦之外，我這副電腦是唯一可以起淸歹徒底子的。」

呂偉良知道他沒有誇張，就是因為他是退休警務人員，所以他要收集這種資料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事實上呂偉良在這方面也得到了不少方便。因為警方總部檔案室的電腦，不能隨便為外人利用。呂偉良覺得以其動輒要痳煩夏維下達命令，不如來找江強，既簡單，又方便！

江強把那幾幀照片交給他的電腦管理

員，最後他拿着那幾張素描問吕偉良：「這女子是誰？」

吕偉良苦笑聳肩：「我也不知道，你的電腦有辦法查出來嗎？」

江强說道：「只要她是有案底的罪犯，一定可以查出答案。但是，如果這畫像不似她本人，那就難說了。」

江强把素描也交到助手的手上去，希望快些可以替吕偉良找出答案來。

但是，要把一幀照片或素描變成電腦密碼，是須要經過相當繁複手續的，何況還是數幀之多，那當然要花不少的時間。

江强招呼師徒二人到他的辦公室去喝咖啡。吕偉良把剛才從醫院中所見所聞，一一對江强說了；然後他又說出他自己的意見。

吕偉良說：「我覺得這件事太過古怪，為什麼有人在街上公然進行這種葯物試驗？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受創程度不同？他們的身份有沒有疑問？這是最大的關鍵，萬一他們是有案底的，這件事就較簡單，否則，這件事就非常麻煩。」

這時候，阿生忽然從地上檢起一幀照片，那好像是從江强的辦公桌掉下來的，因為桌面上還有許多同一個人的，但不同角度的照片。

阿生一邊把照片拾起還給江强，一邊又問：「這個人是誰？」

江强說道：「在你們未到之前，有個外地來的人客，要我替他找這個人，據說他們是合夥做生意的，但照片中這個人突然不知所蹤，他相信此人未離開本市。」

吕偉良本來沒有理會這些，但他們既然提及，他也忍不住多瞧了幾眼。照片上的人確是很精靈，雙目炯炯生光，一看就知道不是個泛泛之輩。

江强忽然又匆匆把散在桌上的照片收集起來，慎重地對師徒二人說：「你們切不可把此事宣揚出去，因為我的顧客聲明一切要保密。」

吕偉良道：「你放心好了，這是你業務上的秘密，我不會跟你搗蛋的！」

案頭上的傳聲器響起了訊號，江强按下按鍵問：「什麼事？」

江强一位助手在那邊答道：「吕俠士剛才交來的照片全都退回了。」

江强問道：「那幅女子素描圖呢？」

「同樣吐了出來！」助手答。

「好吧！把照片再放入去一次，如果仍然退回，就把它帶來我辦公室。」

「是！社長。」

傳音器關上了。

江强對吕偉良說：「你也許已經聽到了，全都退回，也就是電腦中沒有這些人的資料的意思，所以，才會把照片吐了出來。」

吕偉良道：「他們既然不是歹徒，那麼就表示他們的口供可以完全信賴。這樣看來，警方還有很長時間要忙個不了！」

吕偉良說話時候的神色凝重，阿生意味到他在替夏維探長担心。

不久，江强的助手已將一大叠照片拿來。照片所以有一大叠，是因為每一欵都冲晒出數幀之多；其中有些依照面型輪廓打了孔的，那些小孔乍然看上去，有如一張被頑童毀了的照片，其實那正是為了方便投入電腦中去的特殊製作。假如電腦中有同一張形狀的照片資料，儀器就會引起反應，把同樣照片帶了出來。

但是，電腦沒有這樣做，也就表示裏面沒有收集到這個人的資料。

師徒二人謝過了江强的帮助，便匆匆告辭。

吕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往古木道。

古木道就是神秘女郎設下偽裝注射站的地方，那兒一帶的確十分清靜，但走出古木道，便是一條車輛來往十分繁忙的快速行車道，那青年人喬木就是在這裏被車撞傷的。

吕偉良帶着阿生在那兒一帶視察了一遍之後，他仍然無法忖測這件事的性質。

最後，阿生只有把車子開走！

阿生漫無目的地，把車子開進鬧市中心；吕偉良一直在獃獃地想，甚至沒有注意到車子行駛的方向。直至阿生把車子停在一處收費停車場之內，他才如夢初覺地問：「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找個地方喝杯咖啡吧，今天我們也忙透了。」阿生說。

吕偉良覺得阿生說得對，反正是毫無頭緒，何不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於是他拄杖下車，與阿生走進一家酒吧形式的咖啡室裏去。

這裏很幽靜，吕偉良躲在卡座裏重新再想一遍，還是覺得這件事充滿了神秘感，為什麼有人要把神秘新葯注射在途人身上？是葯廠的主意嗎？還是勒索歹徒的「下馬威」？

吕偉良想得迷惑，他覺得夏維探長和任子莞醫生的忖測都難以成立。因為如果是歹徒所為，政府應該在這時候收到訊息了；假如是葯廠試驗新葯，更加不成話，事關這種不合法的試驗，遲早會被發現，那時他們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至於那個神秘女郎，雖然警方繪圖緝兇，相信收效不大。吕偉良覺得對方敢公開設下「注射站」，必是十分有計劃的，表面雖然只有一個女護士出面，相信躲在一旁視察「後果」的人一定不少。那女郎大概也化了裝。

吕偉良左思右想，認為江强沒有辦法查出這女郎的來歷，相信警方也同樣沒有辦法。即如市面上的刦殺案一樣，做案的人沒有案底，警方的破案率便立見下降。同樣的理由，神秘女郎沒有案底，要找她相信也是難如登天。

吕偉良在胡思亂想中，忽然有些東西在腦海中一閃而過！

他靈機一觸，立刻叫阿生結賬離去。

阿生一杯咖啡也未喝完，莫名其妙地問：「你要到那兒去？」

「我要找探長。」吕偉良低聲對阿生說，「我想到了一個妙法，可能兇徒們會因此而上當。」

「你說什麼兇徒？」

「就是那些用神秘針藥注射在無辜市民身上的人，他們的行為等於無形殺人，不算得上是兇徒麼？」

「你想到了什麼妙法？」

「這裏不能說，最好見到夏維再面授機宜，否則，稍為洩露風聲，他們就不會上當。」

阿生只有召侍者結賬。

師徒二人剛走出咖啡室，阿生突然對吕偉良說：「江强要找的人在那邊啊！」

吕偉良循勢望過去，果然看見一個男子在鬧市中匆匆走過！他正是江强辦公桌上那些照片中人，要不是那些照片之中有着各種不同的角度，阿生在這麼遠的距離，相信未必認得出那男子就是江强要找的人。

吕偉良覺得江强帮過自己不少，既然如此湊巧，也應該助他一臂之力。於是立即和阿生對那男子展開釘梢。

那男子看來只有三十餘歲，師徒二人的確沒有看錯，他就是照片中人，加上他的態度鬼祟，閃閃縮縮的，更加引起師徒二人的疑心。

對方的步伐很快，轉眼間已轉入另一條橫街，越過馬路，往山上斜坡進發！

師徒二人一步也不放鬆，尾隨其後。

吕偉良在確定了他的方向之後，叫阿生設法去打電話通知江强。

吕偉良獨自拄杖追踪，豈料那男子竟然跑進了纜車站去。

吕偉良這一急非同小可，因為他無法回頭再去通知阿生。阿生不知道到那一個地方去借電話，如果吕偉良回頭走，可能就此失去那男子的下落。

吕偉良忽然想起他的萬能拐杖來，是的，萬能拐杖有個無線通話器，等會兒大可以加以利用，何必焦急成這樣子？

跟進登山纜車站內，吕偉良看見那男子在候車，吕偉良借故買了一份報紙，因為纜車還未到站。

吕偉良利用報紙的掩飾，悄悄扭開了萬能拐杖的通話器，發出訊號。

阿生有了反應，他低聲說：「我在登山路口等候江强到來。」

吕偉良也低聲說道：「我在纜車站，可能上山頂，隨時連絡。」

纜車到了總站，乘客魚貫落車，在車站候車的則依次登山。

吕偉良匆匆把掣關掉，摺好報紙，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吕偉良突然發覺那男子混在人羣中由出口處離去！

那是由山頂下來的乘客，他不會不知道的，很明顯地，對方發現有人跟踪他。

那男子剛離開纜車總站，便加速步伐，越過馬路，往一條山蔭小徑走去！

吕偉良一邊再度扭開袖珍通話器通知阿生，一邊毫不放鬆地追過去！

那男子突然放慢脚步，似乎在等待吕偉良越過他。

吕偉良是個老江湖，加上自己本身過去被警探跟踪過不少，對於對方的企圖已猜到了九分。

果然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發覺那男子肩膊一動，身形一矮，迅速轉過身來。吕偉良立刻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急忙拄杖躍起，身形往路旁矮林飛竄過去！

就在那電光石火間，「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在吕偉良原來站立的位置射過！

吕偉良雖然身子落在矮林後面，仍然不敢鬆懈，急竄數步，衝前數尺，果然另一顆子彈就跟着射進了矮林中來。要是吕偉良仍然站在原來位置，子彈一定會穿過矮林，把他射倒！

吕偉良在驚惶之餘，對那人的槍法奇準也感到無限震驚！

一陣陣急促的步聲來自路口那邊，令到那男子不敢發射第三顆子彈。同時迅速由另一邊路口飛奔而去。

吕偉良沒有追出去，他知道對方不但有槍在手，而且還有百發百中的槍法，自己只不過是血肉之軀，不是銀幕上的打不死英雄。

路口那邊的步聲移近，吕偉良以為是巡警，但是，當他由矮林後面出來，才發覺那是阿生。吕偉良叫住阿生，阿生驚惶地問：「師父，你怎麼了？」

「還好沒有被他擊中，但那傢伙的槍法十分厲害，這次我看連江强本人也上了當。」吕偉良說話的時候望向那男子逃走的方向。那男子已逃得無影無踪。

師徒二人上了車，把剛才的情形對江强說了一遍，江强把車開到那林蔭小徑附近兜圈子，希望可以找到在逃的男子。

吕偉良說：「江强，我看那人很有來頭，不似是個商人。」

江强說道：「是的，我也這樣想，他們可能是合夥做走私生意的人。」

吕偉良道：「這樣反而猜得接近，如果是普通商人，又怎麼會有槍？」

江强道：「我要立刻去找那個傢伙算賬。他不應該隱瞞事實，差點兒令到我的老朋友死得不明不白。」

「算了吧！」吕偉良說，「找他問個明白是必要的，但不要為了我而大動肝火，我看這班人多少總會有點來歷。你還是小心點！」

車子繞了幾個圈，無法再找到那男子的下落。

吕偉良又問江强：「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委託我的人叫阮龍，剛才向你放槍的人則叫吳火炎。」江强說，「不過，我看情形，這些名字可能都是假的。」

車子開下山去，江强又說道：「我要返回辦事處，因為阮龍的連絡電話和地址，我都沒有帶在身邊。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吕偉良道：「本來要去找探長，但現在却改變主意了，跟你一道去找阮龍！」

江强先把師徒二人送到收費停車場，讓他們取回汽車之後，才返回江强的事務所。

江强把阮龍留下的電話和地址取來，然後與師徒二人出發。

吕偉良坐到江强的車子裏來，江强一位助手則坐到阿生的汽車中去。

江强所以不先撥電話給阮龍，正是為了避免打草驚蛇。

根據阮龍留下的電話和住址，那是一家旅店。阮龍就住在熱帶旅店的二零一號房。

兩輛車子先後停下，江强叫阿生和助手分據旅店的前後門，以防阮龍趁機逃去，然後與吕偉良進入熱帶旅店去。

登上二樓，江强找着這層樓的管房侍者，一邊塞上鈔票，一邊說道：「二零一號房是不是住了一位姓阮的？」

侍者說：「是的，你找阮先生嗎？」

「他在着嗎？」

「剛回來了，讓我帶你去。」

「不！我們是多年好友，我想他驚奇一下，不要勞動你了！」

江強說完，就與呂偉良沿住走廊，找到二零一號房去。

江強回頭向呂偉良打個眼色，然後在門板上輕輕叩了兩下。

門內人問道：「誰？」

江強說：「我是酒店的侍者，阮先生，請你收信。」

「收信？」阮龍在疑惑中開了門。

阮龍固然認得江強，所以他立刻就知道事情有點不對勁。但是已經太遲了，江強身手非常敏捷，迅速衝入房內！

阮龍眼看就要有所行動，但江強的動作比他更快，進房之後用力一推，轉眼已將他的手臂揪向後面。

呂偉良尾隨其後，進房把門關上。然後拄杖在房內各處巡視了一遍，以防另外有人躲藏起來。

阮龍却說：「不必找了，這裏就只有我一個人，你們到底想怎樣？」

江強狠狠地說：「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吳火炎的身上有槍？我那位江湖上的朋友差點兒死在你的謊言中！」

「我沒有說謊。」阮龍說道：「我怎麼知道他身上有槍？」

江強加上一點氣力，把對方的手臂扭得更緊，痛得阮龍彎下腰來。

江強問道：「切切實實的告訴我吧，他們是誰？你又是誰？」

阮龍雖然很痛楚，却非常冷靜，他說：「我從來未見過有一位私家偵探如此對待他的顧客的。」

「你應該知道你爲什麼會例外。」江強說道，「如果你早告訴我，他是個危險人物，我的做法便完全不同，甚至收費亦有別。但你沒有把眞相說出，分明是存心騙我！」

阮龍道：「我只託你設法找到這個人，有什麼不對？至於他有沒有槍，那是我無法預測的，你又怎能怪得了我？」

呂偉良忽然由那邊走過來，他的手中多了一支航空曲尺手槍。

他把手槍搖幌着問阮龍：「人家有沒有槍你不知道，這也難怪，那麼，你自己又怎麼樣？」

阮龍的面色非常難看。

江強說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阮龍垂頭道：「我無話可說。」

「那麼，我只有把你交給警方。」江強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大概是私梟。對方也是見不得光的人，所以你便想利用我，但是，你應該對我稍有提示，不該讓我糊糊塗塗。」

阮龍想了想，說道：「其實，我是不該麻煩你的，但我實在不想把事情牽連得太大，所以才迫得借助閣下，想不到反而把事情弄僵了。」

呂偉良又把護照在他面前一揚，問道：「你原來是南國人？」

阮龍點點頭：「是的，我是南國人，如果你們答允不把事情交給警方，我願意把眞相說出來，同時賠償你的損失。」

呂偉良和江強交換了一個眼色，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損失，只是虛驚一場。告訴我們，你是不是來自南國的一名私梟？」

「不！絕對不是走私販毒那一回事！」阮龍說道，「我是南國情報局派來這裏的……」

話猶未完，突然「砰」然一聲槍响，子彈擊中了阮龍的頭部，只見他哼也不哼一聲，直倒了下去。

呂偉良立刻拄杖直衝過去，窗外一條人影經已迅速消失！

呂偉良揭開窗簾，只見窗門已被人打開，俯視之下，街上正有一條人影急急飛奔！由這兒到地面僅有十餘呎，那人顯然是由窗緣躍下的。

呂偉良毫不考慮，迅速由窗口飛躍而出，凌空打了兩個筋斗，輕巧地落在後巷路心，與此同時聽到一陣急促步聲，來者正是阿生。

呂偉良爲了爭取時間，沒有詳細向阿生解釋，但阿生已經明白了，因爲他是聽到槍聲趕來的，所以一言不發，跟隨住呂偉良直奔向街口。

呂偉良鐵杖連點，步履翻飛，轉眼已衝出了那條後巷。

那人已到了路邊一輛汽車旁邊，拉開了車門，呂偉良距離他仍遠，情急之下惟有高聲叫了一聲，那人臨上車之前，回頭一望，手部也揚了一揚！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已迫得較爲接近，他看得淸楚，那人就是吳火炎。

由於他手部一揚，令到呂偉良不得不有所戒備，但車門已迅速關上，車子立即開走！

呂偉良在驚呆之餘，一邊記下車牌號碼，一邊令阿生去截街車。

但是，在此經過的街車爲數很少，偶然有一輛，也有人客在着。阿生情急之下，急奔幾步，企圖追上那輛已經開走了的汽車。呂偉良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事，否則他早已做了，所以連聲叫住阿生。

師徒二人無可奈何地回到旅店去，管房的已經致電報警。

江強目睹阮龍死去，也毫無辦法。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到了現場。江強過去也是警界中人，辦案的人都認識他，呂偉良和阿生就更加不用介紹了。

呂偉良把抄下車牌號碼交給一位高級探目，希望能及時查出事主是誰。

至於死者身份很快查出了，他是來自南國的阮龍這點證明他沒有對江強說謊。

江強查過酒店的旅客登記，也核對過死者的護照。現在只等待警方在入境旅客的名單中調查一下。

由於呂偉良目睹在逃的刺客就是吳火炎，江強手中又有他的照片，於是警方的緝兇工作更加迅速而順利地展開。

兇手是由太平梯攀登二樓，沿住水泥屋簷偸到二零一號房窗外伺機下手的，不知道是時間上的巧合還是兇手有意讓呂偉良和江強難以落台，總之這件事令到他們顏面無光。

阮龍死前曾語江強，他是南國情報局派來的，這一點似乎最值得注意。

南，北二國正在交戰中，這兩個國家本來就是一個，現在已是一分爲二，而且正在殺得難解難分。阮龍既然說出他是南國特工，那麼，吳火炎情理上應該是北國的人才對。

警方就根據這點，找到南國領事館去。北國在本市沒有設下領事館，但警方希望南國領事館方面會有吳火炎的資料。

在逃的汽車被查出是偸來的。

警方在領事館方面查出阮龍確是南國一名特工，此行是來渡假。

警方當然不會相信他是來此渡假，無奈領事館在外交上的權力太大，往往令到警方的辦案人員也感到束手無策。

呂偉良不明白，爲什麼一名特工會僱請私家偵探去找對方的人？難道阮龍沒有同僚麼？還是要避開對方的視線？

一連串意料不到的事情，竟然又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師徒二人拖進漩渦裏去。

呂偉良和江強是目擊兇案發生的人，他們當然無可避免地，被邀請到警局裏去作供。呂偉良爲了這件意想不到的事而忘記了向探長提供一項意見——那是關於神秘針藥的事。現在到了警探部，見到了夏維，才記起這件更重要的事情來。

呂偉良一向對政治沒有興趣，尤其是南，北二國這種戰爭，更加無聊得很。所以當他知道阮龍的身份之後，覺得江強只是在無意之間被人利用。但是，神秘女郎與神秘針藥的事可不同了，這是對市民有極大影响的，若不及時找出那班人，更悲慘的事有可能發生。

時已入黑，夏維探長知道呂偉良有要事與他密商後，便邀他到餐廳去，共進晚餐。阿生與江強等人作供完畢之後，也在另一桌吃飯。

呂偉良對夏維說：「神秘針藥的事，有什麼進展？」

「沒有。」夏維探長說：「神秘女郎未有再出現，但經醫院方面檢驗過之後，證明不少會被她注射了神秘針藥，只是有許多份量較輕，受注射後，神經緊張得坐立不安。現在正進一步研究這種古怪針藥的藥性，以及對方的動機。」

呂偉良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覺得對方可能確實須要知道各人注射後的反應。」

「你的意思是：同意任醫生的說法，藥廠在秘密進行某種新藥的試驗是不？」

「不！我只同意一部份，只是某一個秘密集團在試驗一種藥物，却不是藥廠。他們所以在街上設下陷阱，引人上當，當然是迫不得已的事，例如沒有人肯志願做試驗品，或者用其他動物的效果不好等等，都是促使他們這次冒險的原因之一。現在我以爲你不妨將計就計，依我的辦法試一試。」

「什麼辦法？」

「辦法很簡單，只要醫院方面肯合作就行。但保密工作非常重要，萬一洩露天機，對方就不會上當，所以，我只能對你說，你也只可以指派心腹手下辦這件事，否則只有浪費時間。」

「你放心好了，我絕對明白你的意思，我會把事情做得妥當的。」

呂偉良四顧無人，這才悄悄說出了他的計劃，至於餐室中其他正在進餐的人，都距離他們頗遠，呂偉良確信他們聽不到他與探長的談話。

夏維探長聽了，連番點頭稱妙不已！

安排妙計　請君入甕

曾受神秘針藥影响最嚴重的病人陳優，終於獲准出院了。

陳優接受過腦科專家任子堯醫生的電腦手術——電是電震的意思。醫院方面規定他隔日要到任醫生處檢驗一次，這是讓他出院回家休養的唯一條件。

警方故意讓消息洩漏出去，於是大批記者湧到陳優的家中。

陳優是個小商人，與妻子兒女住在一間「前舖後居」的小商店之內。所謂「前舖後居」就是前面是店舖，後面是住宅的意思。陳太太很關心她丈夫的健康，但記者們比她似乎更關心，因爲記者們要知道陳優接受手術後的情况。

陳優在記者面前表示，一切已回復原狀，只是十分疲倦。

但是，當記者們離去之後，陳太太把小商店提早關門，然後問她丈夫：「你怎麼樣了？」

陳優嘆氣說：「難道你也相信我一切復原了麼？」

陳太太道：「我早已看出你在記者面前說謊。坦白告訴我，你有什麼感覺？」

「不怕對你說，要不是你到醫院探望過我，我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妻子。」

「怪不得你回來之後，連兒女也沒有吻過，以前你由外面返家，一定吻小寶和小梅的。」

陳優忽然又指住一名中年店伴，問道：「他是誰？」

陳太太有點啼笑皆非，答道：「他是你的堂叔父，怎麼你眞的一點也不認得了？自從你出了事之後，我們這間小商店迫得暫停營業，但是，沒有生意就沒有收入，後來我只好請叔公來帮忙。」

陳優迷惑地盯住那個中年男子，在極力回憶思索。那中年男人搖搖頭，似有無限感慨。

小寶和小梅這兩個孩子還不足十歲，看見這種情形呆了半晌！

陳優覺得他們怪可憐的，過去抱起他們，分別吻了一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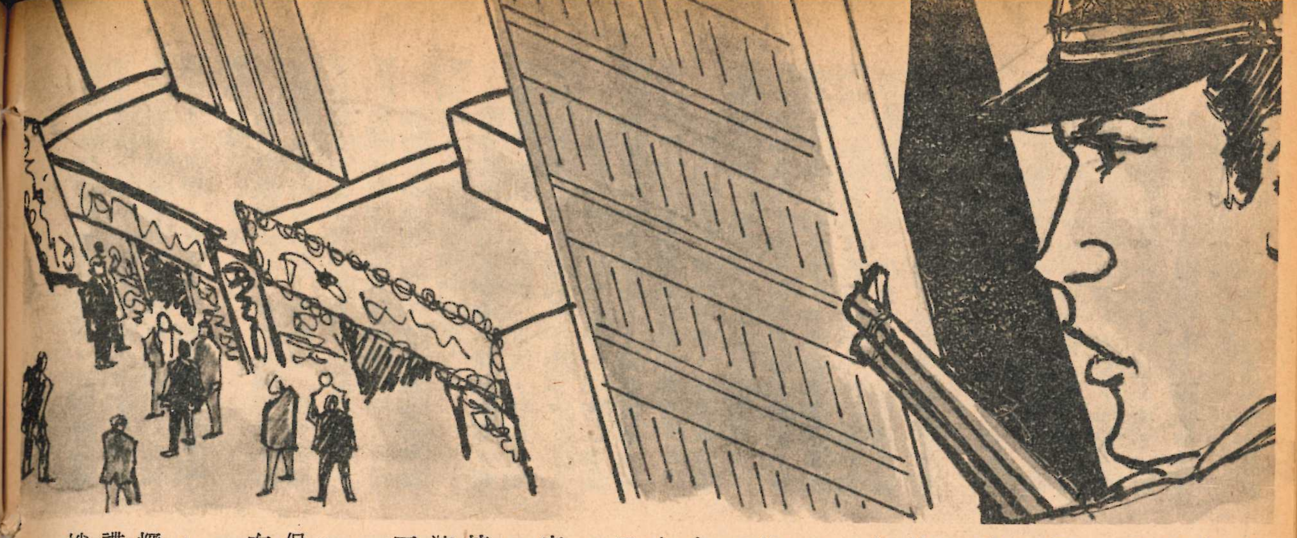
小寶和小梅都感到非常陌生，不再像從前那樣叫着「爸爸」以及回吻他。

陳太太把二個孩子遣開，黯然對她丈夫說：「看來你是患上了失憶症，我担心那些賬目不知如何處置才好，有許多事我也不大清楚呢！」

「算了！」陳優長嘆一聲：「我們能再相聚在一起，已是不幸中之大幸。要不是公共醫院裏有一位如此出色的腦科專家任子堯醫生我恐怕會睡死在病榻之上。」

「老實說，自始至終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只是摔了一跤，怎麼會攪出這許多麻煩來？」

「告訴你，我是在路邊注射站被人注射了一針神秘針藥之後，突告暈倒的。你當然明白，那位女護士不是政府的，是歹徒僞裝的。由於藥力太深，我腦部受創，



要不是任醫生的電腦手術獲得成功，我便有如患上腦缺氧症一樣。你知道什麼是『腦缺氧症』麼？那就是一個人看來沒有生病，但却日以繼夜的，躺在床上長眠不醒，一切機能如常，却又算不上是『死』去了。你想想吧，那是多麼痛苦的事！」

「是的，然則，這的確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陳優又說：「本來醫生還要我留在醫院中等待觀察，但我要求返家休養，以後每隔一天還得回去任醫生處檢驗一次。」

「就是那一位腦科專家嗎？」

「是的，任子堯醫生可以算得上是我的再造恩人我這輩子也不會把他忘記。」

以上這一番說話，可以算得上是陳氏夫婦間的閨房耳語，因爲現場上除了他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在着，但是，這並非表示沒有第三者聽到。

原來屋內不知何時開始，已被人悄悄安裝了竊聽器。

安裝竊聽儀器的並非警方，因爲警方接受了呂偉良的建議之後，只做了幕後導演，一邊派人保護陳優，另一方面則等待歹徒送上門來！

那個中年人——陳太太稱他是「叔公」的，就是一名經驗老到的警探，他負責保護陳優的安全，而其他警方人員則伺伏在隣近地區。

那位中年警探雖則不是陳優的堂叔父，却也眞的是姓陳的。他叫陳洪，是夏維探長一名上了年紀的高級助手，對一切間諜用的儀器也頗有認識，因此，屋內被人悄悄安裝了竊聽儀器的事，他也早就查出了。

陳洪哄着二個孩子到外面去玩，讓陳優夫婦二人在後宅共話。

陳洪早上已把店門關上，在門縫中隱約還可以看見有人在外面攝影，也許記者們要把陳優寫成一個充滿了傳奇性的人物吧！所以連陳優所開設的這間小商店，也成了目標之一。

陳洪仔細檢驗店前半截地方，發覺櫃圍之內也安置了一個。

陳洪悄悄把它封閉，目的是要它暫時失效，但決不是把它移去，因爲以後還要依靠它作傳聲筒，否則歹徒就不會上當。

陳洪很小心，把電話聽筒也拆開檢查過，才敢打出第一個電話與警方連絡。

他在電話中對探長報告說：「這裏給人偷偷安了幾個超短波的竊聽儀器，我担心他們遲早會截聽電話。」

「放心吧！」夏維在那邊說道：「我們已經經常派人檢查街綫，証明沒有人截聽你那裏的電話。那些電子竊聽儀器，相信是今天混在記者羣中的人悄悄安放的。這也好，就讓他們了解一下陳氏夫婦的演技吧！陳優怎麼樣了？」

「如果他改行拍電影，一定可以獲得金像獎！」陳洪說。

夏維哈哈地笑了一陣，道：「你只要小心保護陳優，其他的事讓我們來處理吧！爲審愼計，不要再打電話給我。」

「是的，探長。」

「待明天小商店開門營業時，我會另想辦法，用另一方式與你取得連絡。」

陳洪在唯唯諾諾中掛了綫。

他回到櫃圍裏，把封閉竊聽儀器的東西弄開。他以爲這樣很聰明，對方一定又可以再偷聽到這裏的一切聲響了。他們大可以將計就計，繼續表演他們的演技，讓歹徒早日上當。

陳洪的確很聰明，當他發現了這批分放在屋內各處的竊聽儀器之後，便暗示陳優夫婦。所以剛才陳氏夫婦只不過在演戲而已，屋內三個成年人都心知肚明，唯一蒙在鼓裏的，就只有那二名小童。

本來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善，歹徒上當乃必然的事，無奈正如俗語所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剛才陳洪打到警探部的電話，竟然給歹徒們截聽到了。

警探已經查過街綫，也小心查驗過梯間隱藏的接口，証明沒有人截綫偷聽，但是，他們却沒有想到對方的竊聽方法巧奪天工。

不錯，街綫如果被人接駁偷聽，很易查出的，屋內的竊聽儀器，也有新式儀器可以逐一偵查出來，但是，警方却沒有想到一種前所未見的偷聽方法已被歹徒們利用。

巧妙之處在於電話街綫透入屋內的一幅墻壁之內，那是許多電綫匯合之處，包括電話，電燈以及電視天綫等等，但警方的技術人員也一一檢查過了，並沒發現可疑地方。

那麼，歹徒們爲什麼可以在這裏下手脚？

原來他們將電話綫劏破少許，讓它跟電視天綫貼合，既然在深入墻壁之處，自然不易被人發現；然後在電視天綫上面加了一個小如指頭的儀器，如此一來，電話中的對話便可以透過天綫發射出去，由另一具敏感的接收儀器竊聽。

夏維探長接獲報告後，立即派出警探伺伏陳氏商店附近窺探。

這是警方發夢也想不到的間諜傳訊方法，只有蘇俄間諜KGB才最了解，因爲這方法正是他們發明的。

「KGB」是蘇俄間諜組織的簡稱，有如美國情報局之被稱「FBI」。

警方既然知道屋內被人裝置了超短波的電子竊聽儀器，不難想像到歹徒們就躲在隣近地區，利用超短波儀器偷聽屋內情形。

故此，夏維探長在接得陳洪的報告後，立即派了幾組警探，喬裝各式各樣的人物，到陳氏小商店附近窺探。

但是，可惜各處屋宇的屋頂之上，佈滿了電視天綫，到底那一竿是負責接收竊聽儀器發出超短波的根本無法可以查出。

警方雖則也到過若干樓宇的天台去，也查過了不少天綫，但一些結果也沒有。

這項工作是秘密進行的，也不是呂偉良原來的意見，只是夏維探長希望歹徒早日落網而已。因此，成敗亦無關重要。

不過，躲在隣近一幢樓宇內的歹徒們，却不住心裏發笑。

他們不但成功地竊聽了警探的電話，同時也知道陳優夫婦只不過在演戲。

其中一名男子說：「看來我們在白費心機，陳優根本不是患了什麼失憶症，只是向我們傳出假消息。」

另一名男子却說道：「那就是說，警方已偵知我們急於要知道這項實驗結果。」

「他們眞厲害，怎麼會知會的？」

「這也難怪，先後出了事的人都供出接受過預防霍亂的注射，那位腦科專家任醫生又驗出各人腦部受影响，這就不難令他們連想到這可能是某種關乎到腦部藥物的試驗。」

「那麼他們爲什麼要設下這陷阱？」

「大概想引我們上釣！」

「可惜他們太過愚蠢。」

「不！不是他們愚蠢，是我們太高強了。」

「不過，到頭來，我們似乎是白費心機。」

「是的，喬木經治療後，腦部已証明正常；我們把一切寄望陳優，但現在看來也令我們失望。那就是說：我們距離成功之路仍遠！」

這時候，這班人之中有個人插嘴說：「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在場的人紛紛把視綫集中到這個人的身上去。

那人又說：「有個人也許可以帮助我們解決一連串的困難。」

「誰？」

「就是那位腦科專家。」

「你是說：任子堯醫生？」

「對了，就是把陳優醫治好的專家，他對我們再適合不過了。」

「是的，這的確是個好主意，他能够驗出各人受過腦科針藥的注射，自然會在這方面有着更深的造詣，如果我們把他弄到手，勸服他帮助我們，這宗試驗的成功機會就會大增！」

「但是，我們用什麼方法接近任醫生？」這時又有人提出了質問。

「我有個完成的辦法。」

「什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陳氏小商店之內，現在總共有五個人，一個是警探，其餘四個，是陳優一家人，我們可以在晚上，把那三個成年人擄來……」

有人不待他說完就罵道：「你瘋了，四周佈下不少警探，他們正等我們墮入陷阱，怎麼可以冒這種危險呢？」

「嗯！我有辦法！」另一人忽然靈機一觸，夾指一彈，說道：「陳優不是每隔一天，要到醫院接受任醫生的檢驗麼？我們大可以利用這機會把他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加以綁擄。」

有人說道：「那何不直接到他家中將他擄來？」

又有人反問道：「你可知道任醫生是怎樣子的麼？公共醫院有過百醫生，要逐一知道他們的身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這幾天風聲太緊，警方一定會對任醫生他們加以保護。」

「所以，我的辦法最好。」說他有辦法的人說：「我們先派人將陳優和那警探的樣貌攝下來，等他們到醫院去的時候中途攔截他們，然後用我們的人頂他……」

「慢着！」有人提出質問：「小商店關門停止營業了，我們如何可以把陳優和警探的尊容攝取下來？」

「你沒有看見陳氏小商店門前的告示麼？明天他們就照常營業了。陳太太要照顧二名孩子，警探屆時勢必助陳優一臂之力，我們就派人伴作購物，分別用袖珍相

機攝下二人不同角度的照片，拿回來照樣製成假面具。照我估計，陳優到醫院去接受任醫生的檢驗，一定會受到警探的保護。如果我們偽裝這兩個人到公共醫院去，一定不會引起他們的疑心，而且必然可以見到任子堯。」

「這辦法的確不錯。」那個像是頭目的人終於同意了。

結果，這班神秘人物放棄了原來的竊聽計劃，不再浪費時間去收聽陳氏夫婦的表演，而把目標移到腦科專家任子堯的身上去。

他們這種轉變，相信警方也無法估計得到。

到了第二天，陳氏商店果然開門營業了。眞如那班神秘人物的預料一樣，陳優不到中午便露面，他是接替他妻子出來舖面工作的；而偽裝店員的警探陳洪，卻始終是小商店裏面的台柱。

陳氏小商店做的是街坊生意，因此許多前來光顧的街坊們，都爭相慰問。

在另一方面，卻又出現了不少陌生面孔，他們都是那班不明來歷的人，偽裝顧客前來購物，利用打火機，手錶等等間諜用的袖珍攝影機，分別把陳優與陳洪二人的照片用不同角度拍攝下來。

由於那些間諜用的袖珍攝影機製作精巧，偽裝得天衣無縫，所以連陳洪也無法可以看得出破綻來。再加上所有的照片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分頭進行，偶而對時間較正手錶，偶而買香烟燃打火機，又或者借用電話等等，小商店那麼多人光顧，陳洪自然就難免會顧此失彼。

至於在隣近戒備的警探，更如在夢中根本沒有想到對方又在進行另一宗陰謀。

這班神秘人物似乎很有組織，他們不像是烏合之衆，一切行動都十分有計劃。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為那一方面工作，更加沒有人曉得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他們之中有男有女，似乎都是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很年青，年紀最大的也不會超過四十歲。一般都只不過二十歲左右。

他們的行動非常迅速，當那批照片冲晒放大之後，已有人分工合作，塑造模型，倒石膏模以及用軟膠製成假面具等等，一切都充份表現出他們的組織性極强，技術也十分熟練。

另一項驚人訓練就是：他們挑選出二男一女，這三個人的身裁高低都與陳優夫婦和陳洪他們一樣。然後利用從竊聽儀器中錄下的聲帶，令這三個男女極力模仿陳氏夫婦和陳洪的聲音。

一切都表現得有層有次，所以這麼複雜的工作，他們也能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完成。相信這也是當地警方發夢也想不到的事。

第三天——也就是陳優要到公共醫院去見任醫生的那一天。

上午十時左右，神秘集團的超短波竊聽站，偸聽到警方打給陳洪的一個電話。

一位高級警探對陳洪說：「今天下午二時半左右，陳優要到醫院去見醫生，屆時我們會派一輛私家車，偽裝白牌車，把你們送往醫院去，車牌號碼是CD九一四五，假扮白牌車司機的，是伍探目，到時他會與你在車內連絡。」

陳洪唯唯諾諾。

神秘集團截獲這秘密指令之後，立即加速進行一項臨時計劃，就是把一輛私家車牌號碼改為：CD九一四五。

到了下午二時左右，一輛編號CD九一四五的白牌車出現在陳氏小商店附近的路旁，陳洪認得駕車人正是警探部伍探目。於是故意上前搭訕，議好價錢之後，便與陳優登車。

會見醫生的時間是二時半，由這兒到公共醫院去，差不多是二十分鐘左右。因此時間上也配得十分恰當。

一輛在附近監視的警探私家車，離遠跟踪，看來的確是萬無一失！

但是，就當這二輛車子轉入一條繁盛大街的時候，一處十字路口的交通燈號不知怎的，全都變成綠色。

根據當地交通燈號的習慣，紅色是「停止前進」，黃色是「準備」，綠色正是「開車通過」的意思；所以十字路口上，來自四方八面的汽車駕駛人看見了綠色燈號之後，紛紛將汽車開往前面，最前那幾輛也紛紛撞在一起！

這條大街交通一向十分繁忙，平時行車已感到寸步維艱，再經此一阻，由伍探目駕駛的偽裝白牌車和後面一輛警探汽車，便無可避免地陷入了「車海」之中，欲前不得，欲後不能，變得完全無法動彈。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也想不到這是人為的交通事件。

在醫院方面，一輛編號「CD九一四五」的私家車，已按時把陳優送到，陪同他的正是警探陳洪。他們看來沒有什麼不對勁的，甚至連熟練的警探們，也看不出破綻。

其實，他們都是神秘集團裏的人；人是假冒的，車子也是冒牌的。

進了醫院之後，假冒陳優和陳洪的人頓然感到徬徨起來，因為他們不知道腦科專家任子堯在那裏。如果到處問人，只怕問着一個偽裝成醫院中人的警探，那時如何是好？

還好他們夠鎮定，只要不作賊心虛，就不會露出任何破綻！於是他們朝住走廊左邊拐了進去，因為那處路口有個指示牌寫着「外科部」。

他們的想法是：腦部手術應該是屬於外科的吧？

但是，只走了幾步，忽然有人叫住他們，二人不禁呆了一陣！

他們站了下來，一名醫院中的男護士走過來說：「你們幹什麼的？」

那位扮演「陳洪」的說：「我們與任子堯醫生約好，請問你任醫生在那裏？」

「任醫生是腦科，你到這邊來吧！」男護士打量着他們說。

打扮陳優的人則故作呆頭呆腦地說：「對不起，我一時忘記了，唉！我這個腦袋眞的是沒用啦！」

男護士若有所思地說：「嗯！我想起，你似乎就是那個接受過手術的陳優。」

「對了，你怎麼認識我？」假冒陳優的人摸摸後腦說。

假冒陳洪的人則乘機說：「你別怪他，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男護士苦笑一下，指指右邊的走廊，

說道：「你由這條走廊直行轉左，一零九號房就是任醫生的辦事處了。別忘記先敲門！」

假冒陳洪的人說道：「放心吧！我會照顧他了！」

兩個冒充的人就此匆匆走了進去。

他們知道這一次不能再出錯了，所以小心翼翼地，找到了「一零九」室，然後輕輕叩了兩下門板。

裏面傳出一個男子的應聲道：「請進來！」

二人推門入內，只見裏面坐着一名身穿白袍的中年醫生。

醫生看見他們進來立即起立表示歡迎，但二名歹徒已急不及待，因為這裏沒有護士等人，正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

冒充陳優的人首先拔出手槍，沉聲說道：「你可是任子堯醫生？」

那醫生稍作猶疑，問道：「陳優，你到底覺得怎麼樣了？」

說到這裏，醫生又問冒充警探的人：「怎麼你完全不理會？探長吩咐過你，叫你小心監護住他的，你怎可以把警槍交給他？」

剛才那冒充警探的人還有多少懷疑：到底這位是不是任子堯醫生？

但現在根本無須再懷疑了，如果他不是任醫生，怎麼會說出這一番說話？

因此他冷然一笑道：「告訴你，我不是警探，他也不是陳優。我們須要你的幫忙，但如果你叫嚷或者不合作的話，我們也唯有犧牲你了。」

「我眞不明白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任子堯醫生話猶未完，已看見「陳優」把手槍交給「警探」，然後自己剝下了面具。

到了這時候，任子堯醫生才知道進來的不是他的病人，更不是陳優的腦部又再出了什麼毛病。

不過，在手槍的指嚇下，他也只有聽從這兩個不明來歷的人的擺佈。

假扮陳優的年青人把軟膠面具套在任醫生的面孔上，然後脫下了他的白袍，要他更換上他穿來的便服。

任醫生還沒有想清楚他們要自己怎樣，已被那名假警探推了一把：「你乖乖的跟我走，我的手槍放在口袋裏，隨時可以殺死你！」

任醫生無可奈何，只有在手槍要脅下，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二名歹徒，想不到一切竟然會如此順利。

假警探扶住假陳優走在前面，由走廊原路撤退，見過他們的人都以為他們是剛剛在不久之前由此經過的一對，卻想不到其中那個假陳優又變了「假上假」；當然更想不到會是任醫生。

科學日新月異，製假面具用的軟膠原是工藝品，想不到卻給歹徒加以利用，製成天衣無縫的偽造臉皮。

至於穿上了醫生的白袍的另一名原是偽冒陳優的歹徒，數秒鐘後又由任醫生的辦事處出來，看看四下無人，也匆匆由走廊出去。

將近到了大堂，就在走廊的盡頭處，「假陳優」乘住無人注意之際，又迅速脫去了白袍，棄於門角處；這時走在前頭的假警探與任醫生，已由大堂穿過，離開了醫院。

大堂是醫院入口，這時剛開始放人入來探病，所以「假陳優」不穿任醫生的白袍反而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假警探押住任醫生，迅速登上原來的汽車。車內司機位上，還坐着那位假冒另一位警探的歹徒，他看見同伴得手後，立即開車離去。

至於原來假冒陳優的歹徒，不敢跟住上車，因為他們担心附近有警方人員埋伏，剛才明明看見這車子載三個人來，萬一多了一個人而引起他們疑心，豈不是弄巧反拙？所以寧願步行離去。到了大街那邊之後，才再截街車。

由於他的「陳優臉皮」附在任醫生的面上，即使附近有警探，相信亦沒有人再去懷疑他的身份；何況公共醫院裏出入的人那麼多。

一切過程就是像演戲一樣，順利得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等到他們的車子在醫院附近的大街開走時，才聽到發出陣陣警號，不久就看見許多警車開往公共醫院方面去。歹徒們不由自主地心裏笑將出來！

任醫生一直被警探威脅住，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直至到了一條橫街，車子停了下來！任醫生以為抵埗了。

這時只見司機下了車，看看前後無人，立即把車牌更換。

車內的假警探也撕下了假面皮，這時任醫生當然認清了他的眞面目了。

任醫生面上的「陳優臉皮」也被撕去，代之以一副全黑的不透明眼鏡。

司機再上車，把車子開走！

十多分鐘後，車子停了下來，任醫生被那二名歹徒扶住下車，再往前走。

任醫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知道不用乘電梯，步登二樓，然後入了一間屋內；裏面好像有許多人，這時他的不透明黑眼鏡才被人除去。

一名男子走過來，自我介紹道：「我是宋教授，素仰素仰！」

但是，任醫生卻沒有伸出手去，令到對方在衆目睽睽之下，無法下台！

不過，那位宋教授面色一沉之後，很快又擠出了笑容來！

他冷冷地笑了笑之後，說道：「任子堯，到了這個時候，怎到你驕傲？告訴你，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果你珍惜自己生命的，就只有一個做法，否則就不要怪我們不客氣了！」

任子堯說道：「我早想到你們不是好惹的，現在我倒想知道你們把我押到這裏來幹什麼？」

「因為你是腦科專家，我們有些事情須要請教你。」宋教授態度又變得溫和地說，「相信我們的試驗結果，你大部份已經知道了吧？」

「眞想不到，把人命視作兒戲的，原來就是你們這一羣！」

「你何必大驚小怪？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利用路人作為試驗。」

「試驗什麼？」任醫生反問道：「是不是那些令人神經病發作的藥物？」

「你何必生氣？」宋教授說：「其實我們的目的無非為了挽救人類。」

「你說得眞動聽！陳優要不是遇上了我，首先就變成你們試驗的犧牲品。」任醫生說。

宋教授淡淡地說道：「這算得什麼？為了挽救更多寶貴的生命，犧牲一兩個人是十分值得的事，何況你根本未了解到我們這一羣年青人的工作意義，所以亦難怪你生氣的。」

「聽你們的口吻，簡直有如傳教士一樣。」

「但我們工作比傳教士更具意義。」

「是什麼工作？」

「如果你有興趣的，我可以慢慢告訴你，但是，在未說出我們工作目標之前，我想先請你參觀一下我們過去的成就！」

宋教授說完，把手一攤，指向走廊那邊。

任醫生只好跟隨他們過去，因為這班人之中起碼有一個人有槍。他不想再觸怒他們，乘機知道多一些豈不更好麼？

走廊上有許多房間，宋教授帶住任醫生進了其中一間。其他幾名年青人跟在後面。

其實那位宋教授也很年青，看來最多不過三十七八歲之間。

房內陳列了一些戰爭場面的照片，但決不是電影劇照，而是一些在電視螢光幕或報章上見過的戰事實況。交戰兩國正是南國與北國。

照片上出現的，都是血淋淋的場面，看得人胃裏作反。

一個玻璃櫃內，放了許多藥片，顏色及大小各有不同，都訂有編號。

任醫生眞猜不透他們的意思，但起碼總算有些眉目了。

宋教授笑道：「看了這些照片，相信你知道戰爭之為物了。」

任醫生故意道：「你們似乎是反戰份子。」

「難道閣下同意戰爭麼？」宋教授笑了笑，「其實任何一種戰爭都是醜惡的，為了早日把戰爭結束必須協助其中值得同情的一方面，讓戰爭早日了結，這就是我們的目標了。」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以戰止戰，對了吧？」任醫生說。

宋教授點點頭：「古代俠士都有鋤強扶弱的俠義精神，所以今日之武俠小說也大行其道。現在我們這年青的一羣，也同樣具有這種俠義精神。」

任醫生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們是幫北國的！」

「是的，相信你也看見了，北國是個弱者，南國在別國的幫助下，飛機大炮，把人家欺負得透了。」

「雖然我對政治無興趣，但這兩國之間的事，幾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北國在別人的慫恿下，大舉南侵，所以才引起了這場劇烈的戰爭，這是咎由自取，又怎算得是欺負？再說，北國同樣亦有強國支持，問題只是明與暗之分而已。」

宋教授面色一沉：「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在幫着南國！」

「你誤會了，其實我既非南國人亦非北國人，為什麼我要幫他們？我只是平心靜氣說句公道話，彼此如果安份守己，好好地相處，南國領土內就不會有北國軍隊的蹤跡；相反，如果說南國北侵，為什麼北國領土內又沒有發現南國軍隊？」

宋教授面紅耳赤，咬牙切齒地說：「那是革命軍，游擊隊！」

「游擊隊強大到有坦克和巨炮，眞教人不可思議啊！」任醫生輕輕一笑，又說：「好了，我們不是來談政治的，事實上我們現在也沒有這種資格。告訴我吧！你們的工作是怎麼樣的？有些什麼困難須要我助你們一臂之力？」

宋教授道：「現在你既然明白了我們的立場，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已經完成了好幾種十分實用的藥物；現在是開始進入另一階段的製作……」

「就是那種神秘針藥麼？」任醫生急不及待地問。

「是的。」宋教授很坦白地說道：「我們一連試驗了好幾種針藥，結果都不滿意。」

任醫生想起那班受害者，心裏又在生氣；但是，為了知得更多，他惟有忍氣吞聲，說道：「你們到底要研究出一種什麼針藥？」

「我們需要研究一種對腦部有影響的針藥。」宋教授說。

「影響到什麼程度？」任醫生說，「令人瘋狂呢，還是令人失憶？」

「坦白說，兩者都不是我們的目標；不過，萬一這兩者也能做到的話，也不愧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可惜當日的實驗結果，距離我們的目標實在太遠了。」宋教授喪氣地說。

任醫生又問道：「然則，你們的目標到底又是怎樣的？」

「我們需要令被注射者腦海裏的意識完全相反，彷彿換過另外一個人一樣。」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告訴你，我這種針藥是打算送到南國軍隊的手中去的。我要令他們掉轉槍頭！」宋教授又說：「你是一位腦科專家，相信你一定也知道人類腦部的結構，那是非常錯綜複雜的脆弱東西，只要有辦法利用某種藥物去刺激其中一個控制意識的部位，那麼，這個人的潛意識就可能完全顛倒過來，到了那時候，掉轉槍頭，絕不是一件奇事！」

任醫生笑道：「如果早數十年，你的想法會被人譏笑為『小說家的狂想』，但今日是太空時代，科學進展一日千里，你剛才所講的，二三十年前已經開始有人試驗。當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一位教授，曾將一隻青蛙的視覺神經割掉，把眼球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調動。閣下既然也是一位大學教授，相信一定也知道兩棲動物的神經有再生的能力，所以，當那隻施過手術的青蛙，視覺神經再度生長時，視覺上的效果你猜怎樣？」

當時在旁的年青人都聽得津津有味，幾乎忘記了任醫生的眞正身份，還以為在聽他們的教授講解生物學。

宋教授却說：「眼球被掉轉的青蛙，結果看東西時也變成了上下倒置是不？」

任醫生點點頭，說道：「是的，當時

那位教授把一塊食物在上面搖晃，但青蛙却撲進泥土中去；相反，當教授把食物放在地上時，青蛙却跳撲上半空去獵取。這項視覺試驗，正好說明你的想法並非沒有可能的事。所以，你所說的針藥，亦非全無可能，但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製成。」

「故此我們希望你能加入，雖然我們這項工作不談利益，但我會設法給你一些金錢上的報酬。」宋教授又說，「剛才我讓你參觀過的已編號的藥片，就是我們努力的成就之一，其中有興奮劑，也有維他命片，更有恩鄉丸與獨睡丸等等。」

任醫生幾乎要笑了出來，維他命丸只要花一元數角，便可信手買來，又何必浪費精力去製造和研究呢？但是，宋教授很快又有更詳細的解釋。

他說：「興奮丸是鼓勵士氣的，吃了它可以令兵士們勇往直前，毫不畏懼。這種藥物似乎市面也有，但我不妨對你說，他們出售的無法比較，因為那些興奮劑等於將一個人的體力透支。我們這種可不同了，它能令到一個瘦弱的士兵昂昂然以為自己是萬夫莫敵的鬥士，而且藥力可以持續二十四小時之多，這是普通興奮劑無法可以做到的。」

宋教授又走至玻璃櫃前，探手入內將一些藥丸樣本取了出來。

他介紹說：「這是特種維他命丸，絕不是市面出售的什麼多種維他命丸，它能迅速補充一個人的消耗去的體力，同時具有充飢解渴的作用，比起美國供給征空太空人用的一種更實際，更進步！」

任醫生至此才明白，他手上的維他命丸果然不是一般市面有得出售的。如果他所聽到的都是眞的，也難怪瘦削的北國軍隊勇如猛虎了。

宋教授又拿起一種紅色小丸，說道：「這是令士兵們服後心情愉快，不會惦記鄉間家人的，彷彿是鎮定劑，但比鎮靜劑更進步。」

任醫生有點啼笑皆非，這位教授設想之周到，簡直等同身受，如果他不是受了金錢的策動，而果然是出於志願的，領導一羣反戰青年，處處為北國設想得如此周到的話，也委實是太過令人感動。

宋教授最後又介紹一種灰色的獨睡丸說：「如所周知，軍隊行列中最傷腦筋的事，就是士兵的慾念，他們日間打生打死，到了晚上却一點兒安慰也沒有，這是令他們服後甜然入睡的，但決非安眠藥。因為一般安眠藥服後會叫人熟睡不醒，萬一敵人攻到身邊仍未醒來，那時如何是好？所以這種丸只令他們安睡，減低慾火，安定神經，但隨時可以醒來，而且保持精神旺盛。」

任醫生笑道：「你眞偉大，能為北國軍隊設想得如此周到。」

「是的，不怕對你說吧，我們一班同學不少仍在求學階段，沒有收入，一切費用都是集腋成裘的。」宋教授向他身旁的數名青年人瞥了一眼，又說：「不過，我們知道南國軍隊動輒便是替士兵注射，例如防止虐蚊的注射，防霍亂注射等等，每個月最少一兩次，如果我能製成理想中的針藥，就有辦法利用特工將他們軍中所用的防疫針藥掉換，讓他們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注射到士兵身上，士兵受了針藥的影響，便會掉轉槍頭去對付自己人，那麼，我們也就等於助了北國一臂之力。」

「果然是妙不可言的事！」任醫生說，「現在我想先看看你們那次大規模試驗的方程式，也許輕易發現其中一些不對之處。」

宋教授果然十分大方，順手從口袋中取出一張藥方交到任醫生手中。

宋教授又解釋說：「我們當時製煉成的偽裝預防霍亂的針藥，其實全是我想像中對人類腦部有直接影響的，只是由於試驗性質，份量及成份不同，目的是要看各人的反應，然後選擇較接近的，加以改良。當時，我們一位女同學負責這項注射工作。」

任醫生道：「就是設下偽裝注射站在路邊的神秘女郎？」

「是的，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她是一位富家女，由於要實現這項前所未有的偉大理想，她不但志願參加這項工作，還出錢出力，當日除了她引誘過路青年人注射之外，還有許多男同學負責記錄，跟踪，觀察和寫報告。」宋教授說，「因為每個人的成份與份量不同，反應一定也不同，如果不分門別類加以登記和觀察後果，將令我們無從抉擇。」

任醫生又問：「萬一有老年人及婦孺到你們的注射站去你們也同樣對待嗎？」

「不！」宋教授笑道：「我們的目標只是利用那位女同學的姿色，勸年青人接受注射。年青男子都喜歡漂亮女人的，所以他們十九上當。至於老年人及婦孺，我們只替他們注射一些普通維他命針藥，這是有益無害的。」

「你們設想得眞是天衣無縫！」任醫生看看腕表，又問道：「什麼時候了？」

宋教授看看他自己的腕表，說道：「現在是下午四時十分。」

任醫生的腕表可能停了，所以他俯首扭動了手表的把的。

其實，這個手表並非任醫生自己的物件，而是阿生給他戴上的。

阿生早想到他可能有危險，只是想不到歹徒用此方法把他擄去，所以把這個手表形式的發射訊號儀器，給他戴上，以便必要時，可以求救。

任醫生覺得現在是時候了，他已經查明了眞相，同時相信呂偉良和阿生這時亦已發現他失踪了，因為他約好了師徒二人在三時見面的。呂偉良要知道陳優出院後是否有人向他查問。

在二時三十分至三時之間約好到任醫生辦公室來，還有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

夏維探長自從接納了呂偉良的建議後，獲得任醫生的大力支持，任醫生覺得這種對腦部有傷害的實驗太過危險，如果不早日把幕後人找到，後果就難以想像。

任醫生所以一直沒有利用阿生交他佩戴的手表發出求救訊號，是為了担心師徒二人在情急下會趕來救他出險，因而影响他對宋教授的探討，現在他既然知道個中內幕，也知道宋教授是頭目，所以認為時機成熟，就按動手表的把的發出訊號。

其實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早已發覺任醫生失了踪，他們正駕車四處搜索，

希望從儀器中發現任醫生手表發出的超短波訊號。

就在較早時醫院中一名女護士進入任醫生辦事處時，發現任醫生不在，便立卽告知醫院中駐守的警探，警探緊急報警，所以巡邏中的警車才會紛紛趕到公共醫院中來，當時正是宋敎授一班學生已告得手之際，押送任醫生的車子甚至與警車打了一個照面。

後來夏維探長聞訊趕到醫院時，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到了。

呂偉良把任醫生手表中的秘密告訴夏探長，然後他們分頭開車四出兜截，無奈呂偉良汽車中的儀器一直沒有反應。

警方和呂偉良都想不到他們的目標會轉移到任醫生的身上來。阿生這鬼靈精所以把一個特製手表交給任醫生佩戴，他當然是最先想到了。

事後他對呂偉良說：「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因爲任醫生是個腦科專家。但坦白說，我絕對想不到他這麼快就有危險。」

呂偉良却担心地說：「辦法是由我想出來的，萬一有什麼不測……」

「師父，放心吧！任醫生是一位腦科專家，頭腦機警，卽使沒有我們，相信也可以脫險！」

阿生繼續開車到各處大街小巷去搜索，呂偉良則注意儀器中的反應。

警方這時才知道主要的交通大道上交通失事，眞正的陳優根本未到達醫院，但醫院一名男護士却力言陳優來過了。警方想不到宋敎授這班學生的僞裝本領巧奪天工，弄得莫名其妙。

看來呂偉良的計劃注定是弄巧反拙，現在他只希望儀器上有反應，無奈追蹤儀一直沉寂直至到四時十分左右，才聽到了「嘟嘟」的音響！

師徒二人的腦部有如服下了興奮劑，立刻調整雷達網上的儀器，但是，在那圓形的玻璃板下，看不見任何痕跡。

不過，他們並不灰心，只要那些訊號音響持續，儀器圖上沒有光點出現只不過表示目標不在範圍之內而已。

阿生迅速把車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方向，再開行了一段路，一個小光點就出現在圓形的玻璃地圖上。

車子繼續開行，小光點一直移向圓圖中心位置——這就表示他們找對了方向，而且逐漸接近目標。

於是呂偉良拿起車中的無綫電話，搭向警方的無綫電台，轉達夏維探長。

靈犬「多利」也在車上，呂偉良早將任醫生掛在辦事處的一件外衣帶在車中，所以當阿生把車子停在路邊時，呂偉良就示意「多利」憑牠靈敏的嗅覺去把任醫生找回來。

任醫生的確就在這條街道上的一幢樓宇的二樓，所以呂偉良汽車上的追踪儀之上，光點也停在最中心的位置上。

「多利」下車之後四處竄動，呂偉良担心打草驚蛇，示意「多利」切勿聲張。

可是，就當「多利」竄向一處梯間的時候，突然傳來一陣警車的警號聲，大概在附近街道上的警方巡邏車已接到總部的命令了，所以紛紛趕到這裏來。

「多利」沉聲不响，撲向二樓！

阿生最了解靈犬「多利」的個性，知道牠已經找出了目標，立卽示意呂偉良戒備。

「多利」奔向二樓一個單位的門口，停在門旁，作勢地站立着，牠與一般狼狗不同之處就是比牠的同類更有靈性。

如果是一般警犬，這時勢必將門板猛抓狂衝，尖聲高叫！但是，「多利」受過阿生的嚴格訓練，牠知道那樣做會把敵人嚇倒，反而打草驚蛇，於事無補的，所以，牠現在悶聲不响地站在那裏，等候着主人的進一步指示！

呂偉良貼耳門板上，却聽不到任何聲音。

阿生摸出一根鋼條，輕輕在匙孔上撬了幾下，門果然應手而開。

但是，門只開了一條縫，便不能再開得更闊，因爲後面扣了一條鐵鍊。

與此同時，裏面有人高聲喝問道：「誰？」

呂偉良靈機一觸，答道：「開門吧！你們已被重重包圍了！」

門後數名青年人企圖用力將大門推回原狀，無奈呂偉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用他的萬能枴杖橫梗在門縫之間，令到大門始終留下寸許裂縫。

數名青年人的氣力不小，但呂偉良這枝萬能拐杖却是用純鋼製成的，裏面夾層裏還有特殊的金屬混合物，所以要一下子將它壓碎却是不可能的事。

數名青年人情急之下，一邊通知宋敎授，一邊有人衝至門旁拔槍威脅呂偉良！

那名持槍的青年人把手槍槍桿伸至門縫處，作勢地說道：「你再不走，我就開槍！」

可是，他話未說完，阿生已出其不意地出手奪槍！因爲阿生站立的位置在門旁，屋內人看不見，也是那持槍青年經驗不足，槍桿伸得太出了，否則阿生也就無機可乘。

阿生出手奇快，雙手全力奪槍之際，他也想到了呂偉良的安全，因此迅卽把槍咀轉向了天花板！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上走廊的天花板上面，與此同時，却聽到屋內那青年人尖叫一聲，隨卽把手縮了回去，他的手腕骨差點給阿生握碎了。

手槍轉眼之間爲阿生奪在手中，形勢亦頓告改觀，只聽得阿生高聲警告道：「門後的人快把門打開，否則我要開槍！」

屋子內步聲雜亂，却未見有人前來開門！

阿生情急之下迅卽開了一槍，子彈擊毀了門鎖，再加上一脚，大門立卽打開。

數名青年人正匆匆忙忙地朝走廊那邊逃去，阿生高聲喝住他們！但是却沒有人去理會阿生的警告，個個爭先恐後的擠進一間房裏去。

師徒二人都想像到那兒可能另有出路，呂偉良持杖衝前，及時抓住了一個，阿生在這一刹那間，企圖再放一响警告槍，制止他們逃走！

但是，「卡察卡察」地連續兩下，却沒有子彈由槍桿射出來！

這時阿生才知道手槍沒有子彈，迅速飛撲過去，與數名青年人糾纏起來！

呂偉良制服了最先抓到手的一名青年人之後，沉聲問道：「任子堯醫生在那裏？快說！」

那青年人惶聲答道：「他跟宋敎授在一起。」

「宋敎授是誰？他又在那兒？」

「他們都在房間中，宋敎授是我們的首領。」

呂偉良也不待他說完，已衝進了房間中去！

但是，房間之內，空空如也，除了剛才竄進來的青年人之外，找不到任子堯醫生的下落。

就在這時候，大隊警員已經在「多利」的率領下，衝了入來！

原來「多利」看見呂偉良和阿生正在攻門，忽然聽到警車聲，於是落樓等候警察，一名警長認得牠是呂偉良的愛犬，又看見牠作勢狂吠，便指揮警隊跟在「多利」後面衝了上來！

七名青年人被警員加上了手鐐。但他們不允說出宋敎授與任醫生之所在！一名後來趕到的警探要動粗迫供，爲呂偉良制止！

呂偉良親耳聽到他們說任醫生與宋敎授就在房間裏面，現在爲什麼找不到？再想：剛才這班年青人一窩蜂地湧入來，便不難想到這間房必有秘密出路，否則他們爲什麼要揀這裏躲藏？

呂偉良令各人在房中各處搜查，終於由二名探員將一個大鋼櫃推開，那兒果然有一度暗門透入牆後。

合數人之力將暗門撬開，後面原來是通到另外一個單位去的。

但是，隔隣一個住宅單位，却空無一人。

另一隊警員亦已開到了現場戒備，一名高級警官下令封鎖這條街道，同時將那幢大厦四周包圍，禁止任何人進出。

夏維探長帶同他的助手們匆匆馳車趕來，看見現場的情形，就決定作地氈式的搜查。

七個青年人被分別隔離，由高級警官和探長的助手分別問口供。

夏維探長與師徒二人等到了隔壁，覺得那兒有如一間小規模的製藥廠，除了牆上暗門之外，還有一個獨立門戶面向大厦的公衆走廊。

看情形，宋敎授和任醫生等人可能由暗門走過隣宅之後，已乘混亂中由正門遁去！

這幢大厦住了不少人，二樓的單位亦多達八個，剛才槍聲一响之後，已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但他們並未見到有人由那兒逃出！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

阿生與辛尼等人在一間小房之內，將一具大鋼櫃撬開了。

櫃內有一條暗槽，通往樓下，那條暗槽光滑如鏡，彷彿兒童常常在遊戲場中所玩的滑梯，下面是大厦停車場的一間電錶房。

電錶房門外寫上警告字樣：「危險！不要接近！」

電錶房平時是鎖上了的，現在却打開了。

似乎毫無疑問，宋敎授與二名得力助手已將任醫生由此逃走！

七名年青人起初半句話也不肯說，但經不起警探們的軟硬兼施，終於供出來！

他們大部份是富家子弟，在高等學校中就讀，受不了宋敎授的慫恿，在反戰運動中不經不覺地加入了宋敎授主持下的地下組織，目標之一是要用行動去支持北國在南北戰爭中取得勝利。

他們又証實了跟宋敎授一起逃脫的一男一女，都是宋敎授本人的得力助手。他們最初都是學校裏的學生，但後來由於涉嫌攪政治活動，已給校方開除了，警方懷疑他們是職業學生。

情形一如所見：這七個年青人也明知這一條「逃生之路」，無奈遲了一步，給師徒二人糾纏住，來不及一一逃脫。

夏維探長十分懷疑宋敎授的背景，除了通知七名年青人的家長之外，立卽下令通緝宋敎授與二名職業學生。

據被捕的人說：宋敎授有一輛汽車停在下面停車場上。但現在不見了，大概是他們逃下去之後乘那輛汽車逃去。

於是警方立卽又透過無綫電通訊網，迅速通知全市的警方巡邏車，找尋宋敎授的汽車下落。

由於任醫生手腕上戴有阿生給他的特製手表，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回到汽車上把電波擴大，求救訊號仍然發出，就是不見了雷達網上那個小光點。

呂偉良雖然也熟悉這些電子儀器的性能，就是不及阿生那麼清楚，因爲有許多新式儀器都是經阿生手安裝上去的。

阿生是個天才，他肯學肯問，所以，雖則讀書不多，却憑住他的聰明學會了不少新知識，尤其是這一類方式儀器，他不但喜愛，還往往將購回來的東西加以研究改良。

目前車子上的追踪儀器就是他經手安裝的，所以他比呂偉良更了解它的性能。

呂偉良一邊叫阿生開車四處搜索，希望可以再次發現任子堯醫生的下落，一邊又問阿生道：「這東西最遠可以收到什麼地方？」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答：「一里的圓周之內，超過了一里就收不到了。」

呂偉良覺得另一個收不到訊號的原因，可能是電力減弱。

「嘟嘟」的聲浪越來越微弱，呂偉良覺得對方必然是越逃越遠。

雷達螢幕上雖則見不到那個小光點，但訊號聲是像電報機一樣的原理收發的，可以利用汽車中的天綫去接收。

突然間，一切都沉寂下來。連那些微小的「嘟嘟」之聲也沒有了。

阿生說道：「他們可能與我們背道而馳！」

於是他迅速把車子掉頭，那是駛向北郊的公路方向！

呂偉良說道：「會不會是電力發生問題？」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不！不可能的，一則那是新製成的，二則那是用半導體的……」

話未完，訊號又响起來了！

師徒二人大感興奮，阿生則加速把車

[illegible]往北郊。

訊號不但越來越清楚，雷達螢幕上也出現了目標所在的小光點。

呂偉良立刻利用無綫電話與夏維探長聯絡。

夏維探長的座駕車上也有無綫電話，所以十分的方便。

夏維探長聞訊後，立即命令其他警車，急駛北郊，同時通知總部派出直升機追踪。

根據呂偉良汽車上雷達圓周的角度推測，任醫生如果在宋教授的汽車裏，那麼，宋教授的汽車這時候正轉往北郊第三號公路駛去！所以，呂偉良與夏維約好在三號公路會合。

在另一方面，總部已依了夏維探長的吩咐，急急派出二架直升機飛往北郊公路上面的天空，利用無綫電話與夏維探長的座駕車保持聯絡。

呂偉良的車子正由北郊大道轉入三號公路之際，突然之間，訊號中斷了。

師徒二人不禁大吃一驚！

呂偉良愕然問道：「阿生，為什麼會這樣？」

阿生想想說道：「可能任醫生的腕表已被發現了。」

三號公路很靜，直升機已有一架迅速飛到了這兒的上空，但夏維探長的車隊尚未到達，只有一輛正在巡邏中的警車開入了第三號公路之上。

呂偉良正擬動手將儀器的訊號加强，「嘟嘟」的聲波又再響了起來，跟住也可以看見雷達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小光點！

呂偉良不禁苦笑搖頭，道：「你的儀器原來也會鬧情緒的。」

阿生臉上一紅，道：「可能是有點小毛病，照理不可能中斷的，除非任醫生把手表的把的按緊了，才會停止發訊號。」

「但是，任醫生該知道我們正設法救他脫險，怎麼會把訊號關上了？」呂偉良又說：「要不是你的訊號出毛病，就是他手上的腕表被發現了秘密。」

「可是，為什麼又會重新發訊號？」

「這才奇怪！」

這時候，另一架直升機示意下面的警車讓路，表示要在此緊急降落。

師徒二人正依方向追踪，突然被警車截停，心裏不免生氣！

但當直升機降到路面後，他們才知這是夏維探長的主意。

原來夏維為了趕緊到這裏，在北郊大道的道旁大草地上，已通知一架直升機降落，把他接載到這兒來，在交通繁忙的北郊大道上，這是唯一最快的方法。

夏維探長會合了呂偉良師徒二人之後，呂偉良為了讓出後面的座位給夏維和他的助手，叫「多利」下車去。

「多利」雖則不大願意，却不敢違抗主人的命令。只好獨個兒在第三號公路的路邊奔跑，看來好像要跟汽車賽跑一樣。

夏維探長自從與「鐵拐俠盜」呂偉良化敵為友之後，這也不是第一次坐上他的車子，但每一次他都在感覺上有點不同。

這一次，他却說道：「想不到你的設備，比起我們警方的更加齊全。」

呂偉良說：「所以如果我也作反，相信你會更加頭痛了！哈哈……」

阿生突然停了車。

呂偉良和夏維等人也感到愕然！

但當他們把視綫放到雷達螢幕上的時候，心裏也就明白了。

根據角度的指示，那個小光點的目標應該在這邊一條分岔小路之上，而且已靜止不動！阿生正是為了目睹這現象而停車的。

後面警車也停下來。

阿生說道：「他們必在這裏！」

夏維知道儀器的指示不可能有錯。他下了車，指揮屬下各警方人員小心戒備。

那條小路狹窄非常，不可能讓汽車開入去，各人唯有徒步而行。

夏維一邊下令各人包圍那一帶，一邊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話與正在上面盤旋的直升機連絡。

根據直升機的無綫電話報告，那邊小路上根本沒有汽車出現。

即使如此，夏維仍然沒有停止他的搜索行動。

夏維是個有經驗的高級警務人員，歹徒們的任何詭計也難逃得過他的理解。他認為宋教授可能利用矮林野草掩飾一切。

甚至可能棄車步行，利用調虎離山之計，命令他的助手將車開走，宋教授則威脅住任醫生逃入小路上去暫時在草叢間躱藏起來，亦大有可能。

因此，夏維探長除了命令各人加緊搜索小路一帶之外，又命令直升機在三號公路上找尋一輛綠色的房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確定了目標的正確位置之後，親自帶同靈犬「多利」進入小路上去與警員探員們分頭去搜索。

小路本來就已經狹窄，加上野草叢生，荆棘滿途，更是寸步難行。

呂偉良利用鐵枴撥開野草，唯有「多利」竄得最快！

正當各人在搜索之際，「多利」不知怎的，突然在那邊狂吠不休！

各人大吃一驚！

警員與探員們知道「多利」不會無的放矢，紛紛拔槍戒備！

呂偉良担心任醫生的安全，奮不顧身地首先衝了過去！

阿生與大隊警方人員自後趕來。

但是，當各人的視綫集中在「多利」嘴巴裏的時候，都不禁為之呆了一陣！

「多利」沒有找錯目標，也沒有無的放矢地亂叫一通，那手表確是任醫生的物件——阿生給他佩戴的訊號表。

不過，除了這隻表之外，這裏却連鬼影也找不到一個。

現在呂偉良和阿生似乎明白了，那一次訊號中斷，大概與此有關，也許是宋教授發現了這手表不對勁，强行把它自任醫生手中除下，將訊號掣關上。所以訊號便告中斷。

後來宋教授不難想到任醫生手上既有訊號表，大有可能有人自後跟踪而來，於是靈機一觸，又改變了主意，將把的拉開，讓手表繼續發出訊號，利用它進行「調虎離山」之計，擾亂追踪者的注意力。

現在他們果然上當了。但並非沒有辦法補救的，相信宋教授他們也不會逃得很遠。於是夏維命令二架直升機加緊在附近進行居高臨下的搜索行動。

宋教授的房車是綠色的，這更增加了高空偵察的困難，因為草原，矮林等等全是一片青綠，要一下子把它找到，眞不容易。

呂偉良師徒二人回到汽車上，把儀器關上了，然後把車子往前開。

他們相信宋教授等人不會離開這條公路。

夏維探長與呂偉良亦有同感，令各人駕車繼續前進，在三號公路上進行搜索。

「多利」沿住公路邊拚命往前奔跑，越跑越勁幾乎連汽車也追不上牠的速度！

二架直升機來往偵察始終未有報告。

阿生最後把車子停在一處海傍，原來那是一個廢置了的碼頭。

呂偉良下了車，拄杖走向海邊一間舊屋，夏維探長示意他的下屬小心戒備。

舊屋之內廢物雜陳，只有一些小老鼠受驚之後東奔西竄。

屋子外面有許多地方釘上了鐵皮，其中一塊漆油雖則已經剝落，一些字跡却隱約可見。

那幾個藍字是：「棟記拆船公司」。

放眼望向海面，一艘生滿了鐵銹的舊船，正停在離岸不及數丈遠。

船頗大，總有二三千噸，當然是舊船——也許是拆到不堪再拆的舊船。

大批警員與探員在附近搜索。

「多利」忽然又在那邊矮林後面狂吠不休。各人急急奔跑過去查看，一輛綠色房車赫然就停在那裏，但車內已無人跡。車頂有樹陰掩飾，難怪二架在上空盤旋的直升機一無所覺。

夏維用手帕拉開車門，讓「多利」嗅了幾下，只見「多利」快如利箭一般，飛奔往碼頭那邊！

各人心中有數，宋教授等人已棄車登船。岸邊雖則沒有小艇，但是，說不定就在那艘舊船之內。

夏維指揮若定，一邊令人保持汽車上遺下的指紋，一邊叫人通知總部派人前來調查。

另一方面，夏維又要求總部派水警輪，以及封鎖這一帶海面。

夏維探長為爭取時間，令二架直升機降落碼頭上的空地之上，與呂偉良等人登上了直升機，然後飛臨那艘舊船之上。

出乎意外，舊船四周並無任何小艇發現。

起初大家都以為小艇隱藏在舊船的另一邊船舷，由於視綫阻碍，由碼頭那邊望過來會看不見，但現在他們幾個人居高臨下，却可以清楚看見海面上的一切情景。

舊船四周既無小艇發現，並非表示舊船沒有可疑之處的。

例如他們登船後，把接駁的小艇抽上大船之內收藏，如此一來就可以不會引起追踪者的注意。

所以，夏維探長仍然不放棄搜查舊船的企圖命令直升機緩緩地在甲板上降落。

舊船的確陳舊不堪，甲板上的銹蝕，令到直升機降落時發出陣陣聲響，好像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眞令人担心。

還好，直升機終於降落了，一批人下了機之後，第一架直升機飛走，第二架才緩緩下降，這是唯一減輕甲板負担方法。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宋教授等人躱在舊船的船艙之內，這時候大概也知道後果如何了，他會不會負隅頑抗？

最令人担心的，當然是任醫生的安全問題。呂偉良俯首在直升機的車葉下走過，正想跟夏維探長說幾句話的時候，夏探長已急不及待，帶人匆匆由甲板衝下去！

突然有人慘叫一聲，空洞的船艙之內傳出了一聲「隆」然巨响！

這突如其來的情形，令到所有的人都僵呆下來。

船是舊的，一切都陳舊不堪，那些較為單薄的地方，由於風吹雨打，日久失修的關係，已不勝負荷，剛才那一聲慘叫是一名警員傳來的，他一時不愼，踏在一塊脆弱的梯級之上，翻身跌下了艙底，登時身受重傷。

然而，夏維探長並不因此而停止搜查的工作。

相反的，他一邊叫人把那身受重傷的警員自艙底救出用直升機救走之後，更令人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在船上各處搜索。

直升機把傷者迅速送往醫院急救！

海面上這時正有數艘水警快艇匆匆趕來！

三號公路整條被封鎖！

由總部派出的偵探人員，正用另外二架直升機趕運到現場來，對那輛綠色房車展開愼密的偵查工作。

電台，電視台和報社，通訊社等等各傳播機構，已經接到消息，紛紛派人前來現場採訪，甚至有租賃商用直升機前來現場拍攝新聞片的。

但是，在舊船內搜得滿身大汗的夏維探長等人，却感到萬二分失望！因為舊船之內，幾乎可以說是空無一物。

有的只是一些生銹的五金，此外便只有那隻船殼而已。

這艘舊船大概已被人拆過了。否則，就是被水上小偸把值錢的東西都已偸掉。

船的四周海面上固無小艇，船的內部也沒有小艇之類的接駁工具。那麼，宋教授和任醫生等人那裏去了？

附近一帶均列入警方封鎖範圍，夏維探長等人再乘直升機由舊船登岸之後，一次大規模的精密搜索行動，即告開始！

呂偉良和阿生不是警方人員，但在這次行動中所担當的角色十分重要。不過，他們都沒有參加警隊的搜索行動。

師徒二人獃在岸邊怔怔地想，他們絕對相信「多利」的靈敏嗅覺。牠既然走向碼頭這方面，那就表示有一股牠要追踪的氣味由汽車直達碼頭。

但是，到了碼頭已是盡頭處了，下面是海，左邊是一間不堪應用的屋子。

難道屋子內有古怪？

對了，岸邊無艇可以接駁，當然不會「水遁」，必是躱到屋子裏去了。

但是，那間小屋已被搜過了。

雖然警隊已搜過，會不會另有機關？即如他們發現宋教授的巢穴一樣，有暗道可通別處，這裏難保亦會有。

不過，奇怪的是，阿生三番四次把「多利」拖到屋旁時，「多利」就回頭走，

再次走到碼頭的石階之上呆立。

阿生最了解這頭靈犬的脾氣，牠明知正在協助主人找人，牠不會以為在玩遊戲的。那就是說：牠確定要找的人由水上逃去了！

即使如此，一小隊警員仍然回頭再把小屋作了一次地毯式的搜索。

結果，裏面除了雜亂無章的廢物之外，什麼都找不到。

沒有地下室，沒有隧道，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着人的。

警方感到無限迷惑，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覺得這是全無道理的事，汽車証明是宋教授的，附近也沒有村落。

第三號公路以前主要是通往碼頭的，但碼頭上的拆船廠已經放棄了。

第三號公路也有許多較小的分岔路，那是通往一些小村的，但那些小村離開碼頭頗遠，如果假定宋教授等人在碼頭附近棄車，他們似乎不可能逃到那麼遠的村子裏去。再說，當時警方與呂偉良等人正由三號公路推進，他們不會由公路轉進小村中去的，否則呂偉良等人一定會見到。除非他們穿過滿途荆棘的樹林，但從環境上看，這也似乎沒有可能。

呂偉良獃在海邊，對阿生說：「附近如果沒有隱藏起來的秘窟，他們就必然會隱形。」

「隱形？」阿生呆了一呆，「你不是開玩笑吧？師父。」

「否則，他們逃到那兒去了？」

「多利」仍然朝住碼頭的石階狂嗅低哼。

阿生向來信任「多利」的敏銳嗅覺，說道：「他們可能乘快艇逃去，當然是在我們未到之前逃脫的。」

呂偉良道：「但根據直升機機師的報告，他們在附近海面見不到任何正在行駛中的船艇。」

「那麼，他們眞的是會隱形了。」

「除了隱形之外，還有一個可能。」呂偉良忽然又說：「那就是乘坐潛水艇逃走。」

「對了！潛水艇，只有潛水艇才可以令他們迅速隱藏起來。」阿生忽然拍腿叫了起來！

呂偉良道：「但是，一般罪犯那裏會有潛水艇？即使宋教授同情的北國，也沒有潛水艇。」

阿生說：「但是，多利的確嗅出他們的氣味在海邊消失。」

「阿生，記得一件事嗎？本市也有人自製小型潛水艇。」

「我當然記得，在『龍宮寶藏』一案中，我們就發現本市有一家機器廠可以製造潛水艇。」

呂偉良不等阿生講完，已拄杖走過去夏維探長那邊，問道：「警方這些水上快艇，有沒有探測海底的設備？」

夏維說道：「我只知道這是緝私用的，至於有沒有探測海底的設備，要請教負責人。」

「不怕對你說，我懷疑他們借水遁。」呂偉良說，「如果他們不是由水中逃去，為什麼多利會一直停留在海邊？」

「你似乎太過相信你那頭狼狗了，我的想法却不同。」夏維又說，「我懷疑他們有秘密巢穴設在樹林中，利用荆棘掩飾着，所以我已下令在裏面展開大規模的搜索。」

這時候，更多的警車已開到現場來，一小隊警犬在專人的牽引下，參加搜查工作。

這批警犬當然都是經過長時間，由專人加以訓練的，其中有一頭名叫「魯尼」的，曾數破毒案，屢立奇功，牠也在「增援」的行列中。

但是，當負責警員將綠色汽車內的物件讓牠們嗅過了之後，這批警犬竟不約而同地，都在狂吠聲中，撲向海邊！

這種情形正好表示：「多利」是正確的，否則牠的同類不會這樣。

夏維探長在無綫電通話機的連絡中，知道樹林裏的搜索隊伍全無進展。於是夏維又命令警犬隊加入工作。希望在樹林裏會有所發現。

呂偉良看見夏維探長似乎不同意他的見解，於是趁住他忙於指揮搜索隊伍之時走過去找着一艘水警快艇的警長談話。

從警長口中知道，他們的快艇並沒有測探潛艇的設備。

呂偉良大感失望，因為他對宋教授等人利用潛艇由海底逃去，越來越有信心支持這種想法。尤其是所有警犬都追撲到這兒來，更加加強了他的信心。

可惜這裏沒有軍方的艦艇，否則相信海軍方面一定有辦法查出海底有沒有潛水艇活動。

這一次呂偉良又處於下風，他的計劃只可以說成功了一半。

他成功的地方就是把內幕揭開，令到七名迷途的學生落網，同時也把事件弄清楚，知道神秘針藥的來源，以及這個集團的目標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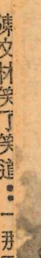
他失敗的地方就是讓任子堯這位腦科專家落入對方的手中，這將令到對方更加如虎添翼。因為七個學生只是受了別人的慫恿，將有限的醫藥常識貢獻給宋教授這個集團。但是，看情形宋教授只是利用他們思想上的簡單與衝動，一方面收為黨羽，另一方面却是引誘他們貢獻出金錢。

因此，對腦科常識有深入研究的任醫生，相信將在威脅利誘下，被這班人充份利用。那麼，神秘針藥將有進一步的發展了。後果又將會如何？相信任何人也無法預料得到。

大致上說來，呂偉良的計劃仍然是十分成功的，問題却是執行者——警方的佈防不够周密以至被對方有機可乘而已。

可是，警方的夏維探長却稍有怨言，這件事自然令到呂偉良非常不開心。

不過，呂偉良是個超然派的人物，他



警方派出直昇機與警犬隊參加搜索工作。

一向不畏強權，也不喜歡居功，出風頭，師徒二人做事向來只有一個宗旨，就是不受任何環境限制，只要認為值得做的事，他們就去做！

那天在第三號公路一帶的搜索，除了發現宋教授的綠色汽車之外，可以說一無所獲，相反還令到一名警員在舊船之內失足墮傷了。

但是，由於七名學生的合作，使到警方這一次實在也收穫不少。

警方除了知道宋教授集團的目標之外也進一步懷疑他背後有某些人的支持，否則，那些槍械又從何而來呢？

根據學生們的口供，他們總共只有三支短槍，一支由宋教授保管，一支是他的男助手用的，另一支就是阿生奪去了。

不過，阿生奪去的只有二顆子彈，宋教授交給七名學生之中的一個，據說是給他「看門口」用的，所以只放了兩粒子彈在槍腔內，想不到他經驗不足，給阿生看準了就出手奪去！

宋教授雖然逃去了，但他過去工作的高等學院中有他的存案，加上七名學生的口供，警方很快有了這個人的資料。

宋教授只有一個人在這裏，學院方面因為他在院內攪政治，給有關方面開除了。此後他便轉入地下活動。這班學生只不過是頭腦太過簡單，給他利用而已。

在宋教授主持下的秘密藥廠中，的確搜到了不少藥物，正如宋教授對任醫生所介紹的一樣，有令士兵們服後勇往直前的，也有可以治療飢餓和影响情緒的，總之，都不是一般的藥物。

從搜出的檔案中，有已經付運的貨單，表示宋教授已開始把研究的成果貢獻給北國；但付貨方式未有說明，只知道數量頗大。樓宇是租來的，是二個接連在一起的單位，但租金頗貴。

那二個單位中，除了可以製造藥物的一些自動工具之外，還有研究用的儀器，看來花去了不少金錢，而且維持經常費用也相當龐大。因此，警方有理由相信，這不是一項志願工作，而是有幕後背景的；也就是說，有人在大力支持，否則宋教授將難以維持下去。

那麼，誰支持他？

最直接的，當然是北國政府。

當地政府與北國政府並無邦交，使到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

由於牽涉到南北兩國的戰場上去，使到警方不難想像到；南國特工阮龍之死，是否亦與此有關？

換腦刺客　連環謀殺

呂偉良師徒二人獃在江強偵探社裏。

江強的社長辦公室內，現在就只有江強與呂偉良師徒二人。

他們三個人相對無言，因為他們的處境幾乎相同，就是呂偉良與江強二人目擊一名特工被殺，呂偉良和阿生則目送一名刺客逃走！

江強是一名註册私家偵探，也是退休警探，他自然有權接受任何人的委託，但委託他辦事的人死在他的懷抱中，阮龍則是第一個。

呂偉良是一名馳名江湖的俠盜，生平也不知多少次被牽涉到一些麻煩的案件上面去，但這一次却同時有二宗不幸的事一起跟他發生關係——宋教授與任醫生的失踪，還有就是阮龍之死。

阮龍既然証明是南國特工，宋教授又被證明是替北國工作的。南北二國正在交戰中，那麼這兩件事會不會同是一件事？

剛才三個人就在討論着一即爲二，二即爲一的可能性。

警方已經下令通緝宋教授歸案，所以暫時無須呂偉良去担心。

但阮龍之死，以及那名叫吳火炎的神秘刺客一再出現，甚至在呂偉良跟前一再逃脫，這的確令到這位闖名江湖的俠盜有點顏面無光。

辦公室裏沉寂了好幾分鐘。

阮龍之死最感不安的其實不是呂偉良，而是江强本人。因爲他受死者的委託。

根據阮龍生前說，吳火炎是他們派出的特工，這點警方的密探也從南國領事館方面，知道一些資料。但是，吳火炎爲什麼會掉轉槍頭對付阮龍？

呂偉良一直未知道吳火炎是南國特工，是剛剛才聽到江强說的。

當日在阮龍的酒店房間中，阮龍在江强的威脅下似乎也沒有提及，也許提到時，呂偉良正在房間的其他地方搜索。

江强解釋說：「吳火炎的身份，是阮龍生前對南國領事透露的，但南國領事館內人手不足，同意他用金錢僱用代查吳火炎的下落。這是警方一再交涉後，南國領事館提供的重要資料之一。我也是剛從警方政治部查到的。」

阿生興奮地叫了起來：「我想到了，吳火炎必然是神秘針藥的犧牲品。」

江强說道：「什麼神秘針藥？」

「就是宋教授他們研究中的腦科妙藥，可能已注射在吳火炎的身體上。」阿生說。

江强說道：「但根據七個學生的口供，這種腦科妙藥仍未研究成功。」

阿生道：「也許成功了，只是他們被宋教授瞞住。」

「我相信不會的，如果成功了，宋教授就不會擄走腦科專家任醫生，這件事亦不會發生。」江强說：「現在看來我們必須與南國領事館的人連絡一下……」

「對了，這的確是聰明的做法！」忽然之間有個人答道。

這聲音來得突然，旣不是呂偉良的，也不是阿生的，而是一個陌生男人的。

三個人的視綫被門角處閃出的一個不速之客吸引住了。

江强不禁問道：「你是誰？」

「我就是南國領事館的人。」那男人一邊走過來，一邊伸手到口袋中去，不知要取些什麼。

江强喝道：「你不要動！」

江强拔槍的手法快如閃電，令到室內的氣氛頓然變得緊張起來！

這也難怪的，江强的辦公室外面是一間會客室，會客室外面是大辦公室，有他的秘書和其他男女職員辦公，怎麼有人進來，外面的人也沒有通知身爲社長的江强？江强難免會想到對方來者不善。

但是，那男子態度冷靜，含笑聳肩，然後將雙手舉起！

江强本來斜倚在他辦公桌的一角，呂偉良則坐在室內一角的大沙發上，阿生一直坐立不定，在辦公室內兩邊走動。

現在江强緊握手槍，由半坐半倚的姿態站直了身子。

他走過去，小心地按着那陌生男子的衣服各處，顯然是担心對方有槍。

那男子笑道：「你到底担心什麼？你以爲我會像你一樣容易領到槍照麼？我剛才不過想掏出證件，讓你了解我的身份罷了。」

呂偉良一直很欣賞這個人的冷靜態度，尤其是在一名是退休警探，又是現役私家偵探的面前，比較之下他就更顯得出色了。

反觀江强，他簡直給這不速之客嚇呆了。

直至到證明對方的確未帶武器，江强才鬆弛下來，舒了一口氣問道：「你怎樣進來的？」

「由你的窗口！」那男子指指江强辦公桌後面，「我由大廈公共走廊爬出窗外，攀住了水泥屋簷爬入這裏。」

江强說道：「別開玩笑了，我們明明看見你由門外進來的。」

那男子笑道：「那不過是剛才的事，較早時你們三位未入來，我已經先抵達了。後來聽到你在外面與職員談話的聲音，急忙退出房外，躲到會客室的沙發後面；剛才聽你說要見見我們的人，我覺得這應該是現身說法的時候了！」

江强呆了一陣，臉上也紅了一陣。

呂偉良心裏佩服這傢伙的勇氣，更担心江强揍他一頓！

江强是個私家偵探，竟然被人偷了入來全不知道，如果這件事傳了出去，相信對他的業務多少總有影响。但眼前江强已理會不了那麼長遠的事了。

他問道：「你偷到我這裏來，要幹什麼？」

那人說：「我要知道，你對吳火炎的事，到底知道了多少。同時亦要查明白，你是否同時接受了北國特工的聘請。」

江强回頭在辦公室各處打量了一遍，看不出一點兒曾被搜索的跡象。

那人又笑道：「放心，我是個職業特工，做事很有手尾的，所有看過的文件，都會依樣葫蘆的放回原位，決不會留些微痕跡，也不會把你的檔案攪亂。」

江强開始由驚懼緊張而變得有點啼笑皆非。

呂偉良也很欣賞這傢伙的幽默感，但他與阿生一直沉默着。

江强看過了那人的文件，他的身份是南國領事館一名文員。

江强做過警探，知道這份領事館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不會假的。

他的名字叫陳文林。

即如世界大多數國家設在外國的領事館一樣，他們那些職員十居其九都是問題人物，不是間諜特工就是情報人員。

江强把證件交還給他後，示意他坐下來。

陳文林看來不過三十餘歲，像大部份

的亞洲人一樣，如果不是他說明了，誰也會以爲他是中國人。

他笑道：「我所以對你坦白，是表示對閣下的信任。」

江强說道：「貴國有你這種人才，其實無須把我拖入漩渦！」

陳文林笑了笑，說道：「阮龍担心會引起北國特工的注意，所以不想用領事館中人去偵查這件事，事實上我們人手不足，他的做法亦無可厚非。但我們不明白，當日你爲什麼會去旅店找阮龍？我知道他本來跟你說好了，你有消息只須打電話給他。」

「你就是因爲我去找他，所以懷疑我替北國特務工作麼？」江强苦笑一下，道：「老實對你說，如果我早知阮龍的眞正身份，我才不會答允他的委託。」

陳文林道：「他原名叫阮文龍，是我國情報局一名官員。」

江强說道：「我管你什麼情報局！坦白告訴你，我一直以來，就覺得你們兩國政府明明是兩兄弟，爲什麼要受人家的唆擺，打到頭崩額裂？各自安守本份，不是很好嗎？」

陳文林笑道：「政治之爲物，本來就有許多令人費解的。」

「現在我想什麼，你可知道？」江强忽然盯着他說。

陳文林聳聳肩，雙手一攤：「我絕對不是一位心理學家。」

「那就讓我告訴你吧！」江强說道：「我正在考慮是否將你送交警方。」

陳文林笑了笑道：「那又何必？除非你不想理會這件事的發展，以及一些來龍去脉。」

江强想了想，說道：「好吧！你說：吳火炎這個人。」

「他原是我國情報局派出的一名特工。」陳文林忽然又走到門旁去。

江强知道他担心有人竊聽，於是在桌上一個表板上按了一個按掣。

「卡察」一聲，辦公室的房門自動關上了。江强說道：「現在你大可以高談闊論，保證外面的人聽不到半點聲音。剛才你所以能在外面聽到我們的談話，是因爲房門尚未關牢；至於這窗門，希望你下次別再由此攀進來，因爲每天我下班之後，必將防盜系統接上去。」

陳文林笑道：「我知道，所以我選擇辦公時間偷入來。」

江强問道：「吳火炎既是你們自己人，爲什麼他要殺阮龍？」

「相信你也聽過了，我國有不少逃兵，甚至有不少逃避兵役的人偷渡到這裏來。」陳文林說。

江强道：「但是他不是個畏死的百姓，而是個受過訓練的特工。」

「是的，你說對了，他不但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工，而且還是一名十分出色的間諜人材，直接受到我國情報局的指揮。」陳文林又說：「不怕對你說，吳火炎本來是我們派出去滲入敵方機構潛伏的一名刺客。」

「刺客？」江强出奇地問：「他要行刺誰？」

「本來這是國家機密，不能對外提及，但我知道你們都是正義人士，希望三位聽了只好放在心裏，切不可宣洩出去。」

陳文林想想又說道：「我們本來派他去刺殺一名北國政要，那位政要前些時曾秘密抵本市治病，但是，最近那政要已返回北國首府去了，證明吳火炎根本未完成任務。最近我們接到消息，有人見到他在本市出現，所以我國情報局方面，就派阮龍前來調查此事眞相，想不到他竟然死在吳火炎的手中，要不是二位親眼見到刺客的面目，眞叫人難以相信。」陳文林說時望向呂偉良證明他已明白呂偉良的身份了。

江强不免有些生氣，說道：「你們眞是混蛋，明知本地政府最討厭政治暗殺這一種事情，爲什麼要選擇這兒下手？」

陳文林苦笑道：「我們要殺的人是個最具侵略野心的人，派出大軍僞稱什麼游擊隊入侵我國的，盡是他的主意。難得他到這裏來治病，這被我們認爲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這點要請這裏的政府原諒。當然，我對你所講的，不能公開，否則你們政府可能要封閉我國駐在這裏的領事館。」

呂偉良一向知道政治是不擇手段的，他不會因爲南國情報局這樣做而感到驚奇，只是爲什麼他們派出的刺客不但未能完成任務，還掉轉槍頭，殺死自己人？

他問道：「會不會你們派出的刺客不够忠貞？給對方用金錢收買了？」

「不可能的。」陳文林說，「吳火炎是我們由千百個人選中挑選出來，一致認爲他最靠得住。」

呂偉良道：「但萬一他的陰謀已被識穿，爲保存性命，情形就會完全不同。」

陳文林苦笑一下，道：「如果他的任務被對方識破，後果應該想像得到的，他必然會被北國的特工，偷偷運回北國查問清楚，然後處死。」

「但是，本市警方和海關都不是好惹的。」江强插嘴說，「北國也許明知要把一個人偷運出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陳文林道：「那麼，他們大可以就地解決，爲什麼還讓吳火炎自由行動？」

江强怔怔地瞪住呂偉良道：「這可能眞的與神秘針藥有關。」

阿生在旁也說：「是的，宋教授正試驗一種令人意志作一百八十度改變的腦科藥物，但是，尚未完全成功啊！」

陳文林道：「是否由於針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洗腦這名詞深信各位一定也聽過了吧？」

「這是某些國家的强迫思想訓練。」呂偉良說，「不過，洗腦不是短期間可以完成的，但如果眞有一種正如宋教授夢想中的奇妙針藥的話，這種能够直接影响人體腦部的針藥，就能够在短短時間內，令到一個人的意識作相反的改變。彷彿將整個人的腦袋更換了一個一樣。」

「這眞是令人震驚的事！」陳文林又說：「照我們的忖測，吳火炎一定被他們抓住了。」

呂偉良道：「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事，問題只是抓到之後，爲什麼讓他自由行動？他爲什麼要殺死阮龍？是否眞的被人換過了一個腦袋？」

陳文林說：「無論如何，現在越想越

有可能與宋教授的案子連在一起。」

江强說：「這是非常合理的想法，因為宋教授正是研究換腦藥物的。但是，現在我們連宋教授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陳文林道：「我所以來拜候閣下，正是要看看你有什麼用得着我的地方。」

江强冷冷地說：「你這種拜候方式，的確算得上是別開生面。」

陳文林苦笑聳肩：「如果我不能證明你絕對可靠也不能把剛才的話對你直說；但現在我查過你是個靠得住的人，也不妨讓你知道吳火炎眞正的身份就是刺客。」

江强板着面孔說：「即使你說得更多更動聽，我也不會讓你與我們在一起偵查這件事的，我勸你還是早些走吧！」

「我當然要走，如果你不歡迎的話。」陳文林又說：「如果你們須要我，請撥電話到領事館，只要找陳參贊就行。」

江强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鍵，「卡察」一聲，房門自動彈開。

陳文林不好意思不走。

但他只走了幾步，呂偉良忽然又叫住他：「請等一等！」

陳文林站住了脚，問道：「有什麼指教？」

「你有辦法弄一套吳火炎的指紋給我嗎？」呂偉良對陳文林說。

「可以的。」陳文林又問：「你要他的指紋幹什麼？呂先生。」

呂偉良道：「他們有本領冒充一個陳優，自然，亦可以用軟膠塑造成吳火炎的面形。」

「你的意思是說：吳火炎也有冒充的？」陳文林問。

「是的，指紋雖則一樣可以冒充，但比較困難，因為指紋之所以留在物件之上，是由於人體的熱力影响，如果用薄薄的軟塑偽製眞人的十隻指紋附在手指上，那人一定感到諸多不便。」呂偉良說到這裏，忽然又拄杖站了起來。

他走到江强的辦公桌上，拉下一片透明膠紙，作勢說道：「如果你不相信，不妨以膠紙貼在手指之上。再說，薄膠製成假指紋，還得將薄膠製成許多小孔，因為人類的皮膚有許多細小到要用顯微鏡才可以看得見的毛孔，如果沒有這些小孔，就難以保證有指紋留下。但是，我知道警方現在有一套吳火炎的指紋，所以我要求你也弄一套來核對一下。」

陳文林一時想不到其中原因，問道：「警方怎會有吳火炎的指紋？」

「因為阮龍被殺時，警探在酒店房間的玻璃外面，套取了一套相當完整的指紋，可能就是兇手當時遺留下來的。」呂偉良又說：「用雙足踏在不及半呎的水泥屋簷上，每一個人都必須小心翼翼，雖然那兒離地只有十餘呎高，但如果在毫無準備的情形底下摔下去，一樣會跌傷跌死的。所以，當吳火炎攀至窗外行兇時，一定是費盡氣力維持身體的平衡，以至十隻手指的指紋清清楚楚的印在玻璃上。假如你們存底的指紋不同，那就證明兇手未必是眞的吳火炎。」

「吳火炎是我們派出的人，任務特殊，自然一切都有存底。」陳文林道，「回頭我給你找一套來吧！」

「好的，謝謝你。」呂偉良說。

陳文林向各人告辭了。

江强嘆氣道：「如果阮龍的案子與宋教授有關連，那就更加麻煩。」

「目前看來十之八九是有關連的。」呂偉良說：「南北二國的特工們以這裏作為第二戰場我的忖測雖不中亦不遠矣。」

阿生說道：「政治都是這麼骯髒的，他們手足相殘，在自己二國國境之內已死了無數子民，還把藥引帶到本市來，也難怪本市政府不歡迎這輩了。」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吵鬧聲响。

呂偉良和江强等人急忙出視，只見陳文林被數名職員糾纏住。原來他們剛才看不見陳文林進去，却看見這陌生人出來，以為是小偷。

江强令各人放了他，陳文林整理一下衣襟，笑了笑，走了。

呂偉良更加相信他是由窗口爬入來的，身手可能比自己更厲害。

江强私家偵探社在大廈的二十一樓，離地足足超過了二百多呎呢，偶一不愼，就會粉身碎骨，但陳文林竟然有胆在光天化日之下攀窗而入，可見自負身手不凡，至此呂偉良亦不得不佩服特工們的胆色！

不久之後，陳文林忽然間又折回來！

他的手腕用手帕包紮住，有血冒出來，把江强等人嚇了一跳！

陳文林氣喘喘地說道：「我又見到了他！」

「他？你說誰啊？」江强一邊扶他入會客室，令人為他止血療傷一邊又再問。

陳文林道：「就是吳火炎。他在街上埋伏，要不是我及時跳躍閃避，早已死在馬路上。」

呂偉良暗吃一驚，問道：「他就在附近？」

「是的，就在路口。」陳文林又說：「他駕一輛汽車，手槍套上了滅聲器。」

「他顯然又進了一步！」江强說，「記得他殺死阮龍時，手槍還未配有滅聲器，而且，他能够在外面等你，大概知道你到了我這裏來。」

「是的，他的槍法十分準。」陳文林說，「要是我閃遲半步，命也丟了！」

江强問道：「你可記得他的車牌號碼嗎？」

「沒有用的，汽車可能是偷來的。」陳文林又說，「我當時沒有槍在手，掛住保存性命，沒有追上去看他的車牌。」

江强是個退休警探，自然看得出這是槍傷，陳文林大概不會說謊。

呂偉良問：「你們南國還有多少個像你這樣的人留在本市？」

「我國領事館人數有限，但自從阮龍被殺後……」陳文林欲言又止！

呂偉良道：「你放心說吧，我們不會告訴警方的。」

陳文林道：「阮龍被殺後，情報局方面派了數人秘密到了本市，目的是追查吳火炎的下落。」

呂偉良又問：「吳火炎都認識你這班同事嗎？」

「起碼有三個以上是吳火炎認識的，但其他人必然在檔案中認識吳火炎，因為

他們的目的是來找他的。」陳文林說。

呂偉良担心地說：「然則，凡是吳火炎認識的人，都有危險。」

陳文林問：「為什麼？」

呂偉良反問道：「吳火炎是否也認識你？」

「當然認識。」陳文林道。

「那麼，證明我的忖測不錯，他變節了，可能是眞的給人換上了另外一個腦袋，所以掉轉槍頭，專殺他所認識的自己人，阮龍是第一個，你是第二個，以後還有第三個目標。」呂偉良說。

江强插嘴道：「你何不報警？」

陳文林道：「如果報警，我便要出境，你們這裏的政府追究下去，可能還要向我們抗議。」

江强道：「但是，如果呂偉良先生講得不錯，你的同事們也有被殺的危險。」

「我們可以通知我的同事戒備一下，但此事無論如何也不能驚動警方。」陳文林又說：「坦白說句，除非你們不想找回任醫生，否則，你們也須要我們的帮忙——如果你認為兩宗案子互相有關的話。」

呂偉良道：「你剛才說過，起碼有三名最近派來的特工是吳火炎認識的，他們住在何處？」

「酒店裏，住在不同的幾間酒店。」

陳文林又說：「我不怕告訴你，他們全是以平民身份入境，甚至看來完全與我們無關。」

呂偉良又說：「如果你要我們不報警，你必須澈底合作。」

「我保證合作！」陳文林道，「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到吳火炎，以及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麼，先帶我去見見你的同事。」呂偉良又說：「我是指那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吳火炎所認識的三個人。」

陳文林無限驚奇地盯住呂偉良：「你為什麼要見他？」

「不怕對你說，我担心他們之中，可能已有人被殺。」呂偉良道。

陳文林呆了一陣。

江强說：「呂先生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向來料事如神，我以為你不必猶疑。」

呂偉良說道：「其實，吳火炎既然認識你，我們與你在一起，也佔不了什麼便宜。」

陳文林道：「反正我要返回領事館取指紋，回頭我們再連絡好不好？」

「好極了。」呂偉良又說：「最好把那三個吳火炎認識的人照片也帶來看。」

「好吧！」陳文林道，「那麼，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當然不會再在這裏。」呂偉良又說：「半小時之後，你打電話來，這件事不能再拖，否則吃虧的只是你們自己。」

「我明白了。半小時左右我一定打電話來與你連絡。」陳文林又看看他的傷口：「我這樣子，如何可以出去？」

江强道：「你只是皮外傷，剛才已消毒止炎了，放心吧！沒有事的。」

「我並非担心有事，是這衣服染了血漬。」陳文林說。

呂偉良道：「剛才你進來時，沿途有沒有人注意你？」

「電梯中似乎有人瞥了我一眼。」陳文林道。

呂偉良又問：「他們有沒有問你幹什麼？」

「沒有。」

「那麼，等會兒你離去時，更加不會有人理會你，因為這裏的人天天看見的兇案、刦掠，早已麻木了。路上即使有人開槍殺死，箍頸强搶，他們一樣視若無睹。你還担心什麼？」

陳文林苦笑一下，又再度告辭。

陳文林走後，江强問呂偉良說：「你打算怎樣做？」

「設陷阱，捉老鼠！」呂偉良說，「吳火炎就是我們要捉的老鼠，陳文林的特務同事便是餌。」

阿生插嘴道：「對了，宋教授如果與此案有關，那麼，我們只要捉到吳火炎，大概也可以有辦法找出宋教授，把任醫生救回來。」

「那麼要不要通知警方？」江强道。

呂偉良說：「不！警方做事太大陣仗，而且，上次他們只懂得埋怨我，却沒有檢討他們實行我的計劃時，警探們根本做得不够完善，所以這次我們不要再勞動他們，只要你便够了。」

「我？」江强怔了一怔：「你要我出動我偵探社裏的探員？」

「不一定，但你有槍，而且已牽涉到這件事上面，這要求總不過份吧？」

「好吧！事到如今，我只有聽從你的指揮了。」江强苦笑一下！

× ×

半小時之後，電話响了。是陳文林打來的，他約好呂偉良開車到一個路口去接他。

呂偉良掛綫後對江强說道：「我們現在就要出發了，你坐你的汽車，還是坐我的？」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當然是坐你的，你汽車中有無綫電話，我一樣可以隨時和這裏取得連絡。」江强說道。

於是三人一齊出發，乘坐呂偉良的車子，到陳文林指定的路口。

那兒沒有人，但阿生依然把車子停了下來。

就在這時，有個人匆匆由一間店子裏走了出來，但看來不像陳文林。

那人挽住一個公事包，走到呂偉良的汽車旁邊，呂偉良不等他說話，已將車門推開，讓他上車。

江强和阿生立即戒備。

那人坐下後呂偉良就叫阿生開車走。

阿生問道：「他是誰？」

「他就是陳文林。」呂偉良說，「即使他化了裝，我也認得他。」

江强半信半疑瞪住身旁的中年男子。師徒二人坐在前面，江强與那人坐在後面，呂偉良的說話，各人都可以清楚聽到。

那人笑道：「呂俠士眞的是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這算得什麼？」呂偉良道：「你的化裝術雖則高明，可惜不够演技，也太大意了。」

聲音確是陳文林的，但外貌却絕不像

。因此，身爲偵探的江强也不得不佩服呂偉良的眼光銳利。

陳文林笑道：「到底我有什麼破綻？請俠士指點一下吧！」

呂偉良道：「你走路的姿勢不改，這是破綻之一，所以剛才我遠遠看見你由一間店舖走過來時，已肯定是你。其次，你手上的戒指還是半小時前我才見過的，你承認太大意了吧？」

陳文林笑道：「果然厲害！」

阿生問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陳文林道：「楓樹酒店。我們有一位同事叫黎紹德的，住在楓樹酒店六〇二號房。」

陳文林又打開公事包，把一個厚皮文件袋交到呂偉良手中。

呂偉良打開一看，裏面有着十張放大了的指紋放大照片。

此外，還有一張名單，是三個吳火炎所熟識的特工的名字，以及他們稅居的酒店。

呂偉良道：「你已經化了裝，我們用什麼身份去探訪你的同事？」

陳文林道：「不怕對你說，在未會見你們之前，我已分別撥了電話與他們連絡，其中二人有回音，表示無恙，只有這個住在楓樹酒店的黎紹德，電話接綫生表示，他正在休息，不接外間打入來的電話。我覺得有些古怪，所以先去造訪他。」

呂偉良覺得黎紹德可能已是凶多吉少，對江强說：「我後悔不叫你多帶一些人來。」

江强說道：「我可以用你汽車上的無線電話召喚他們增援的。」

陳文林担心地問：「呂俠士，你以爲黎紹德已被吳火炎殺害了？」

「很有可能。」呂偉良說，「如果我們人手足够，現在可以分頭進行，不必逐一造訪，浪費時間。」

陳文林道：「吳火炎大半小時之前才出現在那處街頭，企圖暗殺我，怎會這麼快又分別去殺其他三個人？」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只是覺得，大有可能，因爲他是個換腦刺客。」呂偉良說道。

「換腦刺客？」陳文林吃驚地問：「你已肯定他已被人換腦？」

「我不敢肯定，但所謂換腦，並非一種外科手術，只是給人注射了腦科針藥後，意識完全相反，有如換過了一副腦袋一樣。」呂偉良又說，「過去我也不大明白腦部的結構，但自從認識任子堯醫生之後，他對我解釋許多有關腦的常識。原來一個人的腦袋結構十分微妙，只要某部份發生問題，就有可能影响到一個人的行動。例如有一種神經病人，他們腦子裏控制情感的腦細胞如果發生問題，就會喜怒無常，萬一再進一步受到破壞，就可能發狂殺人。」

車子開到了楓樹酒店。

這一條街道的風景很美麗，兩旁街道種植了不少楓樹，楓樹街的由來，亦可能與這種環境有關。而那一家酒店就是用街名命名的。

呂偉良道：「這麼多人上去，恐怕太過惹人注意。」

江强說道：「不如我和阿生，留下來吧！」

呂偉良於是和陳文林下了車，進入酒店去。

陳文林低聲說：「萬一黎紹德眞的死了，怎麼辦？」

「正常的手續當然是報警。」呂偉良說。

「但是，我不想留在現場。」

「到時再說好了。說不定他眞的睡覺休息，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人，生活一旦得到鬆弛，心情也會份外不同的。」

「希望這樣吧！」

二人到了電梯門口，在等電梯過程中，呂偉良悄悄留意附近出現的人，因爲這個時候，任何不幸的事情也可能發生，他眞不希望又鬧出人命來。

電梯其實很快就到了，但在他們的內心裏彷彿等了一小時。

呂偉良進了電梯，按了「6」字。

電梯升到六樓，停了下來。呂偉良拄杖走了出去，陳文林挽住公事包緊隨在後面。

這家酒店並非一流的，侍應生也不多一個，他們也懶得去找他們，二人便轉往六〇二走過去！

陳文林舉起手來就想叩門，却給呂偉良及時制止，呂偉良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不消幾秒鐘，門已應門而開。

走廊上沒有人。

二人很快便閃了入去。

陳文林一直把手探到口袋中去，緊握他的手槍，以防突如其來的偷襲。

呂偉良關上房門，開了燈，發覺所有的窗簾均已落下。

陳文林迅速走到各處角落搜索，並沒有人躲藏在這裏。

突然，傳來一陣淙淙水聲，一度通往浴室的門，已經打開了，嚇得二人迅速戒備！

但是，浴室那邊沒有人走出來！

「是誰？」陳文林沉聲問道：「誰在裏面？」

可是，裏面水聲仍在淙淙地响個不停，却沒有人回答他們。

呂偉良拄杖走至門旁，門突然又在搖動，嚇得陳文林拔槍瞄準！但却又見不到半個人影，弄得他們疑神疑鬼的。

阿生如果在這裏，他可能已衝了入去，但呂偉良却步步爲營的，以拐杖推門，門開了，水聲也顯得更大了一些。

呂偉良探首內望，有人躺在浴缸中，蹺起了一條大腿——毛茸茸的，當然是個男人。

由於剛才陳文林高聲發問亦全無反應，所以呂偉良幾乎肯定那個躺在浴缸中的人，已告死去。剛才門之所以搖動，大概是來自通風窗的風太大之故。

呂偉良大胆地拄杖入內，一個男人躺在浴缸睜大雙眼直盯住他。如果胆子小一些，也會給這些情景嚇破了胆！

但呂偉良久歷江湖，一看那男子的眼中無神，便知道他確已死去！

陳文林也走了進來。

浴室內沒有亮燈，因爲這是日間，陽

光透過沙玻璃，這裏面的光綫仍然非常充足。

那人僵臥浴室中，水龍頭仍在流出水來，把血漬冲淡了，然後又由去水喉流出去。

胸膛接近頸部的咽喉中了一槍，彈孔令到皮膚開了一個洞！看來血肉糢糊。

呂偉良問：「他是黎紹德吧？」

陳文林呆呆地點點頭！

他想走過去替他將眼皮闔上，給呂偉良制止：「別動任何東西，如果你不想牽涉入內，趁早走吧！」

陳文林悲聲道：「我只是想他死得舒服點。」

呂偉良道：「他這種死法，正表示他在入浴時，刺客突然出現，令他在惶恐中被殺。這情形應該讓查案的警探知道。」

「你要報警？」

「是的，隱名電話亦應該有一個撥到警局去。」

二人匆匆退了出去。

到了大街上，二人又匆匆登車。

呂偉良對阿生說：「開到公園道去！快一些！」

江强和阿生還沒有開口問話，車子已經開出了。

陳文林一直在想着那可怕的情景，半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江强問道：「姓黎的怎樣了？」

「已被人殺死。」陳文林說，「他的行動眞快得驚人！」

「你在說誰？」江强又問。

陳文林道：「當然是吳火炎。他在你的事務所附近，伏擊我之後，怎麼這樣快，就……」

呂偉良忍不住說：「你以爲他伏擊你之後才去殺黎紹德麼？我看不一定，可能先殺了他，再去找你。即使先見了你，再殺黎紹德也不出奇，因爲此中已隔了差不多一小時，他有汽車，殺人只消數秒鐘就够了。所以，我們必須及時趕到公園道的園林酒店去。根據你剛才給我的名單，三個吳火炎認識的人之中的第二個，就是住在那裏。」

阿生全心全力開車，一言不發，希望盡快把車子開到公園道去。

但是，當車子剛拐進公園道時，一陣陣刺耳的警車聲，令到車內四個人都不禁呆了一陣。

呂偉良看見一輛十字車在超速越過他們，便想到事情不妙。他對各人說道：「這情形，我們可能又來遲了一步！」

阿生把車子停在園林酒店附近，只見警車和十字車都停在酒店門前。

呂偉良對阿生說：「別停下來，快開車！」

阿生呆了一呆：「不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們沒有時間等下去了。」呂偉良又說：「你只要把車子停在酒店門前片刻，我就可以問個明白，何必浪費時間？」

阿生於是把車子開過去。

車子在一輛警車的旁邊停住，呂偉良回頭對江强說道：「你可能比我更熟悉他們。」

江强於是探首車窗外，向一名警長招呼：「發生了什麼事？老李。」

那位警長認得這位舊同事，答道：「酒店發生了一宗槍殺案。」

江强又問：「死者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警長說道，「好像是個來自南國的商人。」

陳文林不由自主地低叫了一聲：「不好，一定就是他！」

江强只說一句「再見」，阿生已及時把車子開走了。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第三個人在那裏？」

呂偉良看看陳文林交給他的名單，說道：「他叫黃石濤，住在河帶路的東河酒店。」

阿生於是抄捷徑，把車子開到河帶路去。

江强對呂偉良說：「北國在本市也有特工，我看未必就全是吳火炎才可以殺死他們。」

陳文林却說：「北國特工，也不會知道他們是我們情報局派來的，但吳火炎必然就認得出他們是誰，所以即使不是吳火炎動手，亦必然與他有關。可能是由他點相。」

呂偉良心裏道：南國遍地貪官，難保領事館中人不出賣情報！

但是，呂偉良却沒有說出口。他知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政治見解，任何一種政治有優點亦有缺點，身爲一名特工，他的思想上必受過嚴格訓練，所以與他討論這些，一定會引起對方的反感。

呂偉良只問陳文林：「你什麼時候分別打電話給他們的？」

「就在未打電話給你們之前。」陳文林又說，「當時住在園林酒店的阮明，以及住在河帶路東河酒店的黃石濤，都表示無恙。」

「那就是說，兇手只在不久之前才行兇。」呂偉良又說：「希望我們比他更快一步，到達東河酒店。」

江强說道：「我担心接電話的，可能便是兇手，可能當時人已死了，兇手還未離開現場。」

陳文林道：「不可能的，我不但認得他們的聲音，而且，我們也有暗號。」

「嗯！」阿生忽生又叫了起來：「前面發生了什麼事？」

衆人暗吃了一驚，齊齊望向前面，只見二輛警車停在路邊，警員正分別截停過路汽車，好像是展開突擊搜查。

阿生把車子速度減慢！

二名警員過來，正擬叫各人下車，江强已叫出了其中一名警長的名字。同時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警長答道：「園林酒店有個南國人被殺，有人看見一名男子事後匆匆離去，據說他的汽車正是駛入了這一區。」

呂偉良吃了一驚！

陳文林也呆了一呆。

警長揮揮手，示意阿生開車，大概他覺得沒有什麼檢查的必要。

車中各人聽了警長剛才那一番說話之後，無不爲之焦急不已。不管殺死阮明的是不是吳火炎，但是，他的車子如果依此路綫前行駛入此區，目的地十之八九是東

河酒店了。

他去東河酒店幹什麼？不問可知！當然是爲了對付另一個南國特工黃石清的。

除了陳文林之外，呂偉良等人所以焦急，一方面是爲了救人，無論站在任何立場，他們也不希望多死掉一個人。

在另一方面，呂偉良他們是爲了擒拿兇手，因爲這三個被吳火炎認識的南國特工之中，黃石清是最後一名了。

呂偉良認爲這是最好的「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們引誘吳火炎墮入圈套中，萬一連黃石清也死掉了，也就是更加缺乏希望。

陳文林說：「三個人之中，只有黃石清是吳火炎的眞正同學，他們會在一起接受訓練，所以黃石清也算得是最熟悉吳火炎的一個。」

呂偉良平時總覺阿生開車開得太快，這一次不知怎的，覺得他越開越慢；其實阿生現時的速度已超過了限制。

萬一在此時被交通警員截停，相信又會阻去不少時間。雖則有江强這位退休警探在着——他認識許多舊同事，但到底也是要大費唇舌去解釋的。

還好沿途上未見有交通警員出現，而且車子很快已駛入了河帶路。

這是比較僻靜的一條街道，但前面對住汪洋大海，風景相當迷人。也就是說，這條馬路只有一旁建有屋宇，另一邊便是海洋了。

阿生把車子在東河酒店停下來，呂偉良、江强和陳文林等三個人，已經急不及待地先後下了車，紛紛走進酒店裏面去。

阿生覺得無須太多人入去，而且呂偉良也沒有特別吩咐他入內，所以阿生索性留在汽車裏，靜觀其變。

且說呂偉良等人入到酒店，陳文林低聲說道：「大家小心點，說不定吳火炎還未離去，也可能是剛剛到達；相信兩位還記得那傢伙的尊容吧？」

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經過陳文林這麼一說，呂偉良忽然覺得眼前一亮，有個影子，極似是吳火炎；當時他們正在等電梯，大堂的另一邊是可以通入地下餐廳的，那影子就出現在餐廳通往大堂的門口附近。

餐廳乃酒店附設，有另一門口可通往街上。

呂偉良正想拄杖過去看個明白，電梯已經到了。他不知道那是幻覺還是眞的，反正看得不清不楚，唯有跟隨人潮入了電梯。

呂偉良知道人類的視覺往往會因爲心情問題而產生幻覺的，例如在公衆場所等人，當你等到萬二分焦急之際，忽然有個人出現，無論他是否眞的與你要等的人相似，只要在衣飾、髮型或身形方面有一小點相似的話，你都會對他產生錯覺，以爲對方是你要等的人；及近距離時看個清楚，你才知道相差太遠。

這是每一個人都有過的經驗，所以呂偉良對此並不太認眞，也沒有對江强和陳文林提及。

出了電梯，陳文林正要率先轉入走廊，一名侍役彎腰問道：「先生，是不是要開房？」

江强担心陳文林那些不純正的本地話會引起旁觀者的疑心，忙搶先答道：「不！我們是來找朋友的。」

侍役很有禮貌，他又問：「找那一間？讓我帶你們去！」

江强一直不知道黃石清住那一號房，他以爲只要呂偉良知道就行了。

這時呂偉良過來說：「是三一四號房，那位黃先生在嗎？」

「黃石清先生嗎？」侍役說道：「在，在，他在房間裏。」

「謝謝你。」

三個人轉進走廊，走不上幾步便是「三一四」號房了。

走廊在電梯出口處的另一邊，這時走廊上面沒有人，呂偉良等人還未決定應該先叩門，還是悄悄施用開鎖絕技之際，門已「呀」然一聲，自動開了一條裂縫！

三個人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想起黎紹德的死狀，各人至今猶有餘悸，幸好三個人都不是泛泛之輩。

江强首先用手把門推得更開。

房間裏面一片漆黑，看不見人和物。

江强正伸手至壁旁摸燈掣，立刻感到有點不對勁，有人捉住了他的手，而且順勢將他用力扯了入去，勁力之大，以及出手之快，完全出乎江强意料之外，他簡直來不及防範。

「嘩啦」連聲，呂偉良目睹一團黑影把江强摔了進去，不禁大吃一驚！

呂偉良担心房內不止一個人，更担心江强的安全有問題，於是也竄了進去。

一個人影搶了過來，揪住呂偉良又想施展日本的柔道招數！

但是，呂偉良的國術底子極之高深，對於這些來自外國的武術，早已瞭如指掌。他雖則是只有一條腿，但馬步却穩如磐石。

那人在黑暗中一揪再揪也無濟於事，正想改變方法將呂偉良摔倒時，呂偉良手臂一動，身形一彎，那人已在黑暗中跌得「嘩啦」連聲！

把電燈按亮的是陳文林，他進房後已將房門順手關上了。

陳文林握槍在手，沉聲喝道：「所有人都不許動，把雙手舉起來！」

陳文林這一聲吆喝把呂偉良也嚇得一跳！

燈光之下，江强已握槍在手，他不知道陳文林的企圖，差點就要先發制人。還好是燈光明亮，江强可以淸楚見到陳文林的槍嘴指住了一個男子——他，就是剛才把江强摔倒的人。

陳文林詫異地叫出了一聲：「怎麼是你？」

這詫異的一聲，頓然把室內的緊張氣氛也緩和下來了。陳文林的說話與舉動顯然是爲了針對房中那男子。

呂偉良問道：「他可是黃石清？」

「對了。」陳文林把槍納回袋中，責怪地說：「你怎麼會不分皂白？」說着他把一些僞裝除下，露了眞面目。

黃石清道：「對不起，我不知道是你們。」

江强爲之啼笑皆非。他也把手槍收回，苦笑道：「你的柔道可眞不錯。」

黃石清尷尬地笑了笑，說道：「我一直只聽到陌生人的聲音，以爲你們是刺客；尤其是聽了陳文林你的電話之後，我更加不得不提高警覺。」

陳文林道：「你神經太緊張了。」

黃石清道：「你可怪不了我，爲什麼你不先開聲發問？我是認得聲音的，但你偏讓你的朋友先行。如果你是我，你也會這樣做。」

呂偉良道：「算了，別再吵了，知道你平安無事，也總是一件好事。」

「我担心吳火炎不久之後就會到這裏來！」黃石清忽然又說。

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驚呆了一陣，道：「你怎麼知道他會來？」

黃石清道：「我是在接聽了陳文林的電話之後，立刻戒備。想不到不到一分鐘之後，電話又再响了，但這一次，我拿起電話，聽不到對方的聲音，却淸楚聽到對方將電話掛斷了。如果不是你打來的，極有可能是吳火炎投石問路，看看我是否在這裏。」

陳文林道：「我只打過一個電話給你，但你接聽了，第二次不是我打來的。」

「那麼一定是他……」

話猶未完，突然有人敲門！

室內四個人都嚇了一跳！

陳文林與江强握槍在手，同時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躲向門後。

呂偉良示意黃石清過去應門。

黃石清問道：「誰呀？」

門外一個男子應聲道：「侍應生送茶水。」

各人鬆了一口氣！

黃石清過去開門，呂偉良欲待制止，但門已開了。

突然「砰」的一聲沉聲一响，黃石清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那沉聲一响表示槍已加了滅音器。江强與陳文林立即撲出去，只見一條人影迅速在走廊末端消失！但是，二人一步也不放鬆，有如二支脫弦之箭，飛也似的衝了過去！

呂偉良走在最後，他沒有加入追踪行列，一邊扭開萬能拐杖的無綫電話儀器，發出訊號向阿生呼喚；阿生很快就有了反應！

阿生這時正在汽車裏，很快便發覺表板上的儀器發出了「嘟嘟」的訊號音响。於是他立即扭開電子通話機。

呂偉良對阿生急促地說：「阿生，你小心聽住！有個刺客出現了，他剛剛殺了黃石清，正逃到樓下去，他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你快設法截住他！」

阿生只答了一句：「是！」呂偉良便把通話機關掉了。

呂偉良知道目前有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救人！

他順手在床上抓下一個枕頭，蹲下去把黃石清的頭部扶起，墊住，然後將他衣領的鈕解開。他明知這種努力也是白費，但他還是拿起了電話，通知酒店方面前來救人及報警。

子彈擊中黃石清的胸部，可能直接擊中了他的心臟。

黃石清躺在地上，鮮血不斷由他的傷口流出，他的面色越來越蒼白。

呂偉良試問了一些問題，可惜他已無法作答，只在作最後的喘息。

陳文林與江强二名持有短槍的男子，在酒店的侍役心目中造成了莫大的恐懼，剛才由於距離的關係，他們聽不到那沉聲一响，但現在看見一個人匆匆走過後，又有二人急急追來，便心感不妙，因此早已有人撥電報警。

後來再接到呂偉良的電話，他們才知道三一四號房出了命案。

江强是個經驗的警探，陳文林也是個受過訓練的特工，因此二人雖然一言不發，却表現得十分有默契！

江强沿住樓梯追下去，陳文林却跑到電梯門口，希望電梯剛到，那樣就可以快過他們，然後在下面截擊兇手。

但是，電梯不知怎的，老是停在「四」字那裏，急得陳文林直頓足！

江强明知對方有槍在手，但他也奮勇直撲，不顧一切的追下去；三步一縱，兩步一跳，那刺客突然回頭一槍！

「砰」的一聲沉聲一响！子彈由江强肩膊之上不及一寸處飛掠而過，射在梯間的鐵扶手之上，又發出了「錚」地一響！

江强再也不客氣，靠墻一站，往下也發射了一槍！

他的手槍沒有滅音器，因此那「砰」然一聲槍響，在樓梯間造成了回音，酒店上下無不聽得清清楚楚，人客與員工均嚇得魂不附體。

江强不知道那一槍是否擊中了對方，只是急急忙忙之間，看見那人影又在梯間拐了彎，於是他又急衝狂跳！飛奔而下！

轉眼之間，他們已追逐到樓下大堂，那兒的員工與客人們剛剛聽到槍聲，再看見這種情形，無不驚相奔避！

江强還未到地下，那刺客回頭又是一槍，江强迅速閃避，同時也回敬了一槍，但是，那人身手不凡，只見他三縱兩跳，人已離開了酒店。

這時阿生在汽車裏已看得一淸二楚，他剛接到呂偉良的通知，立即作好一切準備，按鍵讓玻璃關上了，又開動馬達等待着！

阿生想過了，對方有槍，硬碰一定吃虧，因此只能智取。

如果對方橫過馬路，阿生就用汽車撞倒他；如果他沿住行人道逃跑，阿生就用汽車跟踪他！

但是，現在那傢伙由酒店逃出後，竟然以極之矯捷的身手，跳進了一輛汽車裏去！

阿生憑這一刹那間的印象，發覺他正是照片中的吳火炎！

吳火炎一跳上汽車，回頭又是一槍！

原來這時候江强已追到門口，目睹對方就要駕車逃去，情急之下，連開兩槍，但他的子彈只擊中汽車的甲板和玻璃；相反，吳火炎却擊中了他的手臂，登時鮮血淋漓！

阿生這時已迅速把汽車開動。

他知道這是性能特佳的特製汽車，玻璃也是防彈的，因此即使彼此硬碰，他也不會吃虧。再加上他的駕駛技術，更令到阿生充滿了信心！

但是，吳火炎也不是一個弱者，他擊倒江强之後，正擬迅速開車由西面逃去，阿生已將汽車自後開至，就在前面不及數碼處停下，橫梗在那裏阻住了他的去路！

吳火炎不慌不忙，一扭駄盤，汽車開上了行人道，這時剛好有數名路人經過，嚇得東奔西竄，當堂跌傷了幾個人。

但吳火炎並不就此作了，他的駕駛技術與槍法俱佳，只見他一手駕車，一手開槍向阿生射擊，阿生要不是早有準備，子彈早已貫穿了他的腦袋；但現在只碰在防彈玻璃之上！

無論如何阿生也想不到他有此一着，急忙開車。

吳火炎的車子性能也不錯，雖則是小型房車，却靈活非常。

只見他開車在行人道上走了一段之後，迅速轉入一條橫街，阿生也加油趕上！

街上有車也有行人，看見這種情形，紛紛走避，以免殃及池魚。

吳火炎突然把小房車開入一條橫巷，由於車身太小，僅可開入；但阿生的中型車子却無法開進去，他想由另一邊巷口兜截，無奈交通阻塞，令到他毫無辦法。

就當阿生呆在車裏的時候，一陣陣警車聲響起，一輛由一名交通警員駕駛的電單車開了上來。停在阿生旁邊。

這位威風凜凜的交通警員好整以暇地由電單車上下來，單是看他停車，下車、脫去白手套以及掏出記事册等等動作，就像看了一幕慢動作的電影特寫。

他走到車窗附近，攤大了手掌，向阿生討取駕駛執照。

阿生把車窗玻璃落下，正要向他解釋，一輛街車把江强儎來了。

江强問阿生：「吳火炎呢？」

「逃進這小巷裏去了！」阿生答道。

江强負創下車，把一張鈔票交給街車司機，這邊却見那名交通警員跟他打招呼；阿生正是求之不得，忙着也下了車。

阿生原來另有想法，他對江强說：「他是你的老朋友吧？可否叫他借輛電單車一用？我的車子開不進小巷，這可能是唯一能够兜截兇手的辦法！」

交通警員雖然聽得沒頭沒腦，但聽到「兇手」二字，以及看見江强的臂上紮了一條血手帕，也知道事不尋常。

他正要問江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江强也未及徵求這位交通巡警的同意，阿生已老實不客氣，跑過去把電單車開進了小巷！

交通警員連聲喝住，但阿生却不理會，他知道江强一定會向對方解釋淸楚的。

果然江强制止交通警員追過去，同時向他作了更詳細的解釋。

阿生雖然借到了電單車，但當電單車開進那條小巷時，小房車已不知所踪！

他很快已駕着電單車由小巷的另一巷口經過，那兒有個駝背男子倒在地上，四肢朝天，爬不起來，有數名路人圍觀，還在嘻哈作笑！却未見有人伸出援手！

阿生看見巷口一個補鞋檔被毁，一些工具散在地上，就不難想到是吳火炎的作孽！

阿生停車，走過去一邊將駝子扶起，一邊問道：「剛才是不是有一輛小汽車由此開過？」

駝子苦着臉說：「是的，唉！你瞧我的檔口……」

阿生不等他說完，就道：「快告訴我，他逃向那一邊？回頭你去打電話報警，我保證你獲得賠償，明白嗎？」

駝子說：「他好像是把車子開往十字大道那一邊。先生，你……」

他本來想問阿生是不是警方的人，但阿生爲了爭取時間，已不及仔細解釋，說了一句「謝謝你」，便已跨上了電單車，迅速開走！

街上塞車，阿生只有冒險使用行人道，他只希望不要遇上警察，否則便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

阿生一邊要注意車林中是否有那一輛小房車的踪跡，一邊又要盡快把車子開往前面，以免讓對方能及時逃去。

街道上的汽車忽行忽停，只有阿生的電單車通行無阻。因爲車身小，有時他可以使用汽車旁邊的少許道路，十分擠迫時，甚至可以使用行人道。

就在這時，阿生聽到一陣呼喚：「所有在各區巡邏的警車請注意，一輛白色編號CD七一〇九號的汽車，正儎着一名殺人兇手逃走，請各車立即兜截。兇手有槍，一有消息，請立即通知總部！」

這是警方無綫電台的廣播，在電單車的擴音器上反覆播出。

阿生現在才覺得自己糊塗，沒有把小房車的號碼轉告那交通警員。但是，警方怎麼會知道的？大概是江强受傷時記下的；他那一下子倒地，無非要避過吳火炎可能發射的第二顆子彈，事實上他當時只是受了輕傷而已。

阿生因爲街上太多汽車，尤其是白色的汽車更多至不可勝數，因此看得他眼花繚亂，還好又小又白的汽車不多，否則就更難找了。

阿生一方面要小心翼翼找，一方面又要提防被吳火炎用槍射殺，因爲現在他不再是坐在一輛防彈的汽車上，而只是一輛全無防備的電單車。

阿生幾乎是站直了身子，留心着每一輛經過的汽車，忽開忽停的，轉眼間又進入了十字大道；這是交通最繁忙的大街，汽車有如穿梭一般，雖然有時行人道和紅綠交通燈會將汽車截停片刻，但在這種情形底下要想找到吳火炎的白色小房車，簡直就像大海撈針一般困難。

阿生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又聽到電單車上的播音器沙沙作響，播音員說道：「所有在東區巡邏的警車，請開到十字大道與林蔭道交界附近，設法兜截在逃的CD七一〇九，十四號警車發現了他的踪跡，正在追捕中……」

廣播在重覆，阿生只聽到一半，已急不及待地把電單車開動。

由於街上車太擠迫，阿生只能利用路旁近水渠的少許馬路，他不敢開上行人道，以防被警員見到又要大費唇舌。

因爲阿生的駕駛技術不凡，在車林中，左穿右插，很快又駛過了幾個橫街的街口。

但這條十字大道很長，這兒距離林蔭道還有幾個街口之遙。

這時擴音器裏又傳出聲音，廣播員說在逃的白色小房車正迅速向芭蕉街方面，知會所有在附近巡邏的警車前往兜截。

阿生大吃一驚！

芭蕉街就在前面不遠處，那麼……

阿生想也未想得完，只見行人道上起了一陣騷動，那兒的行人在驚叫聲中紛紛奔避！

轉眼間，一輛白色的小型房車就在行人道上直駛而來！

阿生一眼就認出那是吳火炎和他的汽車。這傢伙簡直瘋了，駛上行人道固然不對，就是行車的方向亦完全相反。

警車聲大作，但却沒有一輛警車可以駛到這邊來，所有追踪的警車必須利用右邊那半條馬路，而馬路中心又偏偏竪起了不少鐵欄柵，把馬路從中央分割開了。

阿生看見這情形，決無目送兇手逃去之理，立即把電單車開上行人道上掉了頭，直追上去！

行人道比馬路邊更平坦，因爲馬路旁邊的水渠上有垃圾。

江强奮不顧身，與刺客在梯間追逐，拔槍對抗。

阿生就憑着開快車的本領，轉眼已追貼了吳火炎的小房車。阿生正擬越過他，小房車突然停了下來！

阿生暗吃一驚，担心吳火炎開槍射擊！

驚呆之際，車門打開，只見吳火炎匆匆竄進了一間百貨商場裏去！

阿生立刻就可以想到：吳火炎明知車子逃得不會遠，遲早也會給警察包圍的，所以才會棄車逃走。阿生更担心百貨商場裏面四通八達，另有出口通往一些橫街窄巷。因此，阿生立刻也棄車衝進了百貨商場裏去；他認得身裁頗高大的吳火炎，看見他正在人叢中急急竄動。

阿生手無寸鐵，只怕吳火炎喪心病狂在此胡亂開槍，那時就不堪設想；所以阿生只能步步爲營，離遠跟踪住他，不敢迫近！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一名百貨商場中的保安人員，與吳火炎打了一個照面，他看見這滿頭大汗淋漓的男子匆匆而過，以爲他企圖不軌，立即截住他！

但是，保安人員只叫他止步，吳火炎立刻拔槍相向！保安人員不料會有此一着，驚惶失措中，登時中槍倒地！

本來吳火炎的手槍有滅聲器，那聲音極其低沉，但百貨商場內人山人海，較接近現場的人見狀大驚失色，有人驚叫，有人走避；於是較遠的人客不知內裏，也爭相走避。

於是一時之間，弄得秩序大亂。

阿生担心吳火炎乘住混亂中逃去，立刻跳上售貨柜枱，居高監視！

售貨員首先看見人們紛紛走避，忽然又看見有人跳上柜枱，直覺上以爲是打劫

，於是又引起一陣陣騷動。

但是，阿生却沒有理會這裏的反應，主要是不讓吳火炎逃脫就行。

阿生身手輕靈矯捷，轉眼間跳躍過數張柜枱。

柜枱雖然是用玻璃製成，但鑲以鋁質角鐵，亦頗堅固。

阿生的輕功不俗，接連跳過幾個攤位的柜枱，那些玻璃亦絲毫無損。

他一邊跳躍，一邊留心着吳火炎的行踪，這時看見對方已急急逃到了一處出口處，心裏不免萬二分焦急，無奈距離仍遠，如果來不及制止，讓他逃出街上，又將不知如何了。

阿生情急之下，回頭看看目前他所站立的攤位上，掛上了一些弓箭、標槍等等體育用品，靈機一觸，順手取下了一套弓箭站在柜枱之上，張弓搭箭，射向門際！

只聽得那邊傳來「喲」的一聲，阿生也沒有理會他是否中箭受傷，順手再取下一支標槍，又再跳向前面一張柜枱！

吳火炎肩膊中了阿生一箭，痛入心脾，眼看就要倒下，他却及時倚在門旁！

他正將手槍由右手交給左手，因爲右邊肩膊中箭受傷，大概影响到整條手臂。可是，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已急急竄到！

阿生的動作快似閃電，手上的標槍這邊撥去那支手槍，標槍的尖端回頭已壓向了吳火炎的咽喉之間！

吳火炎顯得筋疲力倦，加上肩胛上的痛楚，令到他差點兒就要沿住門旁倒了下去，那裏還有反抗的餘地？

百貨商場的保安人員，以及來自街上的警員，先後紛紛趕到。他們看見阿生利用弓箭和標槍制敵，差點以爲這是電影拍外景！

百貨商場裏的人至此才知道阿生並非刦匪，只不過是捉兇手而已，不禁亦爲之鬆了一口氣！

殊途同歸　案情大白

黃石清死了，呂偉良又一次目擊一名特工被人槍殺。

江强只是受了槍傷，接受治療之後，大概亦無大碍。

傷得最重的，反而是吳火炎。他的肩膊中了一箭，箭頭直達骨骼，要不是緊急送往醫院施手術，他可能就此痛死在街頭上。

阿生登時變成了新聞人物，記者們紛紛找他訪問攝影，反而弄得他混身不安。

呂偉良留在醫院裏，等待着警方從吳火炎口中問到的口供。

夏維探長和一些高級警官都齊集在醫院裏，因爲吳火炎不是一般殺人兇手，他們不得不小心處理這件複雜的案件。

陳文林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只有露出他的身份。

吳火炎經過一番急救之後，沒有性命的危險，夏維探長也悄悄鬆了一口氣，因爲這幾乎是唯一的綫索。

夏維問道：「你可是南國特工？」

「是的。」吳火炎說。

「阮龍、黎紹德，阮明以及黃石清等人，是不是你殺的？」

「是的。」

「你可知道殺人有罪？」

「但我的任務就是殺人。」

夏維呆了一呆，他望望身旁的呂偉良與江强等人，顯然所得的回答令他驚奇不已。

夏維又問：「誰在命令你去殺人？」

「我的上司。」吳火炎道。

「你的上司是誰？」

「阮百勝將軍。」

「阮百勝？」夏維記下了這名字之後，示意一名助手到鄰室去問陳文林。

陳文林已奉了領事的命令，必須切實與警方合作，否則就可能引起國際糾紛。

結果所得到的回答是：阮百勝將軍是南國情報局的最高負責人。派出吳火炎前來行刺北國某政要的，也正是這位將軍的主意。

夏維探長感到迷惑地問：「吳火炎，你聽清楚，你是南國一名特工，對嗎？」

吳火炎瞪他一眼：「你以爲我是個聾子麼？我剛才聽過了。你眞長氣！」

「你既是南國一名特工，爲什麼你要行刺自己人？」

「什麼自己人？」

「難道你不知道你所殺的幾個人，全是你的同事麼？」

「……」吳火炎張大了口，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夏維探長道：「好了，請你仔細回憶一下，你是否中途變節？」

「變節？」吳火炎道：「不！我絕對忠於我的國家，爲什麼我要變節？」

夏維回頭低語呂偉良：「也許你說對了，他可能被人注射了某種針藥，身不由主地，把敵我顚倒過來。」夏維又問吳火炎：「你聽過宋教授這名字麼？」

吳火炎想了想，搖搖頭。

夏維探長又問道：「你是否接受過一次注射？」

「嗯！」吳火炎點點頭，「是的，我有一次住在醫院中好幾天……」

他說話的時候，不歇地往四周張望。

夏維問道：「你還記得，爲什麼要進醫院麼？」

「我……我受了傷。」吳火炎回憶着說，「是的，就像現在這樣受了傷。」

「再想想，爲什麼受傷？」

「……」吳火炎極力回憶着。

房間內有差不多十個人，包括夏維和他的高級助手，醫生護士，還有呂偉良和江强等人。但是，現在都變得鴉雀無聲。

呂偉良低聲在夏維耳邊說：「試試提醒他，他奉命去殺北國政要的事吧！」

夏維於是又說：「吳火炎，阮百勝不是叫你去殺害一名北國領袖的麼？」

「是的！」吳火炎果然恍然大悟地說：「我就是在那次行動中身受重傷。事後我被人送到一家醫院在接受治療。出院後，我不斷接受到神秘指令，要去行刺一些叛逆之徒！」

「叛逆之徒？」夏維探長也似乎想通了，這是一種詭計。

吳火炎繼續說：「我自從受傷後，腦部時時隱隱作痛，所以我必須每隔一天便到一位醫生處注射，每一次都有人向我傳

達一項命令。我就是依照命令去殺人。」

「那位醫生叫什麼名字？」

「洛斯基。」

「這似乎是外國名字。」

「是的，他是一位腦科專家。」

夏維探長回頭問他身旁一位醫院的醫生，這位廖醫生也是一位腦科專家，他是應邀前來診治吳火炎的，後來他替吳火炎注射了一種鎭靜劑，因爲廖醫生驗出病人的意志十分糢糊他要讓吳火炎清醒過來。

腦科專家既然在本市只得寥寥可數幾位，廖醫生自然知道那位洛斯基的來頭。

他對夏維探長說：「洛斯基是R國人，在本市執業大概不足二年。」

「他怎可以在本市掛牌？」夏維問。

廖醫生說：「我也不大清楚，聽說過去他是在倫敦行醫的。」

夏維探長記下了洛斯基醫務所的地址，把問口供的任務交給一名高級助手主理，他親自帶人去按址找洛斯基。這時華燈初上，夏維探長担心醫務所已經關門。

夏維探長在他的座駕車上，致電總部，一方面查出洛斯基醫生的住宅地址，另一方面要求總部派人携同入屋手令，分頭搜查洛斯基的住宅以及醫務所。

夏維探長從吳火炎口中只知道洛斯基的醫務所的所在地，因此他首先趕往醫務所去。

當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抵達洛斯基的醫務所時警方總部派出的人還未到達。

醫務所已停止診症，但是裏面仍有燈光透射出來，夏維難免感到驚奇不已。

他走到門前看看那塊塑膠牌，上面寫住六點停止診症的，現在差不多是八時。

夏維叫人守住前後門，然後敲門。

出來開門的，是洛斯基本人——一個高大的外國男子。

「什麼事？」洛斯基道：「現在已過了時間，你明天早些來吧！」他說完就想將門關上，却給夏維一手推住大門。

夏維探長出示他的証件，道：「我是警探，我可以進來與你談談嗎？」

洛斯基呆了一呆，這時候他才發覺黑暗中附近街頭站了好幾個人。他們都是夏維探長帶來的警探。夏維也不等他回答，已經進了屋內。二名助手緊躡其後。

洛斯基沒有阻攔夏維，只是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夏維一邊進去，一邊說道：「我知道有一位病人在這裏看過腦病，但他向我們投訴，你替他注射了一些不知名的針藥之後，他感到不適，你可以讓我們看看病情記錄表嗎？」

洛斯基笑道：「凡是患腦病的人，神經都是不大正常的。」

「但既然有人投訴，警方就有責任查看你替他注射了一些什麼藥。」

「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我也不計較了。請告訴我，病人叫什麼名字？」

「吳火炎。」

「吳火炎？」洛斯基呆了一呆，然後對夏維說：「是的，似乎是有個男子叫吳火炎的，時常來打針，請跟我進來！」

夏維於是跟着洛斯基往掛號室走去。

二名探員之中，一個留守在外面，另一個跟在夏維後面戒備着。洛斯基看來很合作，很快找出吳火炎的掛號咭紙片。

一般西醫的病人掛號咭片上面，就是開藥的處方，洛斯基也沒有例外，他對夏探長說：「這就是那位病人的每次診症記錄，即使是例行注射，也列明了份量以及時間。」

夏維探長接過細看，看不明白就問。

其實夏維探長的眞正目的在乎搜查，他担心任醫生可能就是被囚禁在這裏。

夏維探長從咭紙上面看不出破綻，那些針藥的名稱寫得十分潦草，據洛斯基解釋，那是一般止痛劑和鎭靜劑而已。

夏維探長當然不會輕易相信他，無奈自己又不識藥性。後來又再回心一想：如果他是個問題人物，相信一定另外還有一份關於吳火炎的記錄，這一份不過只是表面的而已。夏維探長本來就存心浪費一點時間，以便由警方總部派來的人能及時携同手令前來。

於是夏維探長又問洛斯基：「你爲什麼還留在這裏不走？我看過你門口的例牌，你的診症只是下午三至六時。」

洛斯基笑道：「我喜歡一個人靜靜地看書，然後到適當時間出去吃晚飯，晚飯後才返家休息。」

「你不是回家中吃飯麼？」

「不！我這裏只有一個人，除了假期之外，很少自己開伙！」

夏維探長更加覺得可疑。就在這時候，一名在外守候的探員進來報告，總部派來的人已經到了。

辛尼携同一張由局長正式簽署的入屋搜查令，帶同一批男女警員趕來，所以要帶女警員，是担心有可疑女護士要搜身，想不到只有洛斯基一個人。

洛斯基看過了入屋搜查令之後，苦笑聳肩，表示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道：「你們到底要搜查一些什麼？」

夏維探長說道：「我們警方懷疑你藏有非法藥物，足以傷害病人。」

其實夏維探長心中有數，他不會不知道對方的狡獪，只希望在搜查行動中，找出一蛛絲馬跡來。可是，這家設於一幢樓宇下層的診所，規模雖然頗大，却不見有何不對之處。在夏維探長搜查診所的同時，一隊由高級警官率領的警隊，也開到了洛斯基的住宅裏去。洛斯基雖則尚未返家，但警方持有入屋搜查令，看門人只好開門給警隊入內搜查。這是夏維探長的計劃，他要雙管齊下，令到洛斯基無從兼顧，希望就此找出答案來。

在兩個搜查隊伍中，警方調來一批熟悉醫學知識的偵探人員，希望找出一點破綻來。住宅內就只有一個看門人，他負責照料整幢花園住宅的外圍部份，至於宅內則由一名女管家料理，但那位女管家每日只在此工作數小時，黃昏時便離去。

看門人年已五十，他是住在花園中一間小屋的，自己煑食，有獨立的廚房，幾乎與內宅隔絕了。

當警隊到查時，看門人也曾致電他的主人洛斯基，洛斯基很錯愕，但却沒有反對，很大方的在電話中吩咐門人讓警方人員入內搜查。

單是洛斯基的合作態度已令警方信任，結果在澈底搜索下亦一無所獲。

夏維探長大感失望，他絕對相信吳火炎的口供，但是，無奈連藥物在內，也找不出半點破綻。

最後，洛斯基忍不住笑着問夏維：「探長，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我早已向你表示清楚了，有人在你這裏接受注射之後，腦部神經受到了影響。」夏維說。

洛斯基道：「我的病人大部份是正常的，但是，凡是腦部有毛病的，難免不正常，你怎麼可以輕易相信他們呢？」

「如果你不反對，我想請你跟我到公共醫院去一次。」

「好的，無論到任何地方，我也奉陪，只要不阻碍我正常的工作時間就行。」

於是夏維把洛斯基帶到公共醫院，與吳火炎面面相對。

夏維問吳火炎：「可是這位醫生替你注射的？」

「是的，就是他！」吳火炎瞪住洛斯基說，「每次都是他動手為我注射。」

洛斯基道：「吳火炎，你現在感覺得怎麼樣？」

「我很好。」吳火炎道，「過去你到底替我注射了一些什麼針藥？」

「止痛劑和鎮靜劑。」洛斯基說：「你有沒有告訴警方，當初你的妻子陪同到我診所求診時她曾說過你頭部受過傷？」

「妻子？」吳火炎呆了一呆，「我從來就未曾結過婚。」

「但是，那女子幾乎每次都與你在一起，你還記得嗎？」

「不！她只是傳訊的人……」

「什麼傳訊？」

夏維探長不想這宗國際性的案件洩漏太多，尤其是洛斯基如果與此案無關，更不能讓他知得太多。於是，示意探員將他隔開。洛斯基暫時被帶到外面去，夏維徵求醫生的意見。

根據醫院中腦科專家廖醫生說，吳火炎的腦部的確有問題，至於是否受到經常性的針藥影响，或者在那次受傷時弄壞了腦子，那就須要作進一步檢查才知道。

夏維回頭又問吳火炎：「那女子陪你去看醫生，如何向你傳達命令？」

「她每次與我相約，在診所等候，但我每次都先行離去。」吳火炎又說：「她自稱是阮百勝派來的，我檢查過她的身份証明文件，証明是我們的人。所以，每次我也就接受了她的指示。」

「你記得她的樣子嗎？」

「當然記得。」

於是夏維令人把宋教授數名女徒衆的照片拿來，讓吳火炎逐一辨認，結果吳火炎都說不是她們。

洛斯基看來毫無嫌疑，如果他只限於注射止痛劑與鎮靜劑，於法亦不能構成任何罪名。

夏維只好向洛斯基道歉。

洛斯基表現得落落大方，他對維夏說：「我猜我可能被人利用了，我記得這姓吳的病人頭一次向我求診時，那女子向我探問了好一些關於腦科的知識，我以為她只是關心丈夫的健康，想不到他們竟利用我。探長，我提議你從我那五名女護士中着手偵查一下，她們都會在明天我診症時間上班。」

夏維探長覺得這提議十分合理。

洛斯基又與廖醫生討論一些腦科問題，他對廖醫生說：「我懷疑有人在不知不覺間，讓他服食了某些影响腦部的藥物。因而引起病人腦部隱隱作痛，才向我求取止痛藥物。」

廖醫生從談話間知道這位行家對腦部認識極深，他也有點自愧不如。

洛斯基又對廖醫生說：「有沒有替他照過X光？」

「有的，但是沒有什麼發現。」

「我以為你們應該作澈底檢查。先剃光頭髮，看看他的腦部有沒有縫口。」

「當然有的，他受過傷，頭部當然有縫口。」

洛斯基道：「醫生，你有沒有聽過一種電子實驗？有人將電極事先裝置在牛腦之上，然後利用電子遙控方法，令到一頭蠻牛在鬥場上突然停止牠的瘋狂衝刺。進行這種實驗的，就是美國一位大學教授戴卡多醫學博士，時間距今只不過數年而已。這項實驗証明動物腦部細胞一旦受到壓制，就直接影响其人的情緒以及行動。」

廖醫生領悟到洛斯基的意思，他說：「你似乎担心曾有人對吳火炎的腦部施過某種手術吧？」

「正是這意思。」

「坦白說，他的腦部的確動過手術，你既是他的醫生，怎會不知道？」

「那是舊痕，我檢驗過了，及後他進行經常性的注射，我未有留意。」

「你的意思是：及後他可能再被人動過腦部手術嗎？」

「是的。」洛斯基又說：「如果獲得警方的同意，我可以協助閣下進行這項檢驗。」

廖醫生也承認他對吳火炎的檢驗未够澈底。後來廖醫生徵求夏維的意見，探長認為太過危險，他說：「澈底檢驗是須要的，但我們不能太過信任洛斯基，尤其是他曾受嫌疑。」

洛斯基終於走了。

吳火炎的口供令到警方半信半疑。由於他的腦部有問題，醫生的意見認為是不宜過信。廖醫生深信呂偉良的推測，認為此案與任子堯醫生被擄有關。

為了挽救同事的性命，廖醫生決定對吳火炎作更嚴密的檢驗。

吳火炎頭部確有傷痕，腦部也有一部份細胞麻木了，如果說吳火炎曾接受過腦部手術，並非絕無可能的事。

不過，那長僅數寸的舊縫痕，絕不可能是一次換腦的大手術。

廖醫生也是一位腦科專家，自然知道外國醫學界一些最新的腦科知識，直如洛斯基所說的電子試驗，廖醫生也了解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在愛克斯光的透視下，吳火炎的腦子裏並無金屬片。

任子堯醫生曾用電極方法救回昏迷中的陳優，那種新式的醫學方法如果被人加以利用的話，同樣的道理，可以令到一個人的腦部一些細胞失常，進而做出一些他不願意做的事。

呂偉良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吳火炎的腦部是否受到控制。

呂偉良曾將這個問題去請教廖醫生。當時廖醫生也說：「過去如果有人這樣提出，我會說他只是狂想而已，但現在大腦的秘密已被揭開，控制腦神經細胞的方法，正在研究中。」

呂偉良又問：「會不會有人首先成功了這種試驗之後施用在吳火炎的身上？」

廖醫生說：「有可能的，但最先進的只是電極方面。例如有人希望吳火炎腦裏的某一部份神經受到控制，只須將電極梢——一種金屬製成的絲或片，插入那個部位，無論用交流電或無綫電控制，都可以令到一個人的神經失常。」

「可以用針藥嗎？」

「目前先進科學家仍在研究中，但本市既發現陳優，喬木等案件，亦証明有人在試製這類藥物，可能他們已成功了。」

「但據落網的人說，他們並未完全成功。」

「我懷疑宋教授說謊。」廖醫生說，「這麼微妙的藥物，即使成功了，也不是一旦就可以發現的。也就是說，在衆多的試驗中，他們並未澈底。例如受到針藥注射的人，他的血型，體質以及抗病能力等等，他們事前未有詳細記錄，但這些都可能影响他們發明的新藥物的反應。其實，每一種新藥的發明，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檢驗，但他們未有做到這點，故此，我才肯定宋教授的結論絕不正確。」

呂偉良同意廖醫生的分析，但事實上宋教授與他的學生們製成的幾種新藥，不但經檢驗證明有效，而且也證明不少已運往戰場應用。

事實看來毫無進展。

警方人員不斷與南國領事館的人接觸，醫院方面由腦科專家廖醫生領導的小組，則在細心對吳火炎進行檢驗和觀察。

吳火炎的腦部既然被證明有問題，那麼，他到底是受了何種藥物的影响？這也成為研究的焦點。

洛斯基表面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但是，呂偉良似乎存有偏見，堅持要派人對他展開監視。

夏維探長有點啼笑皆非，他說：「我們已查得十分澈底，這個外國人絕無可疑之處。」

呂偉良無可奈何，說道：「我只要你派一名助手協助我。」

「你到底想怎樣？」

「我要方便偵查工作的展開，不能沒有警方人員陪同。」

「我可以派辛尼跟你一起，但是，我得首先提醒你，外國人講究法律，你切不可令我有麻煩。」

呂偉良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也懂法律，雖然知得不多，起碼也幾次在法庭上難倒了你！」

夏維笑道：「我和你是屬於『內部問題』，但現在這一宗是國際間諜案——吳火炎本是南國派出的刺客，為什麼却掉轉槍頭，殺死自己人？既是國際性事件，我們更不能不小心處理。」

「除非你不希望破案，否則你沒有理由拒絕我的。」

「好吧，我就叫辛尼陪你，但一星期後，他放大假了。」

「一星期後可能已經案情大白。」

呂偉良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夏維探長一向相信呂偉良，近年來他事實也帮助過自己不少，所以他在百忙之中，惟有讓助手辛尼陪着呂偉良去調查此事眞相。

× ×

呂偉良，阿生與辛尼三個人，這晚一直睡在呂偉良的汽車裏。

他們議定輪班看守，因為呂偉良認定洛斯基半夜裏一定會離家外出，所以呂偉良的車子也停在洛斯基的住宅外面不遠處監視。但是，整晚也無動靜。

直至天亮，阿生失望地說：「可能警方的調查是正確的，洛斯基沒有嫌疑。」

辛尼也忍不住說：「你為甚麼一定要懷疑他？」

呂偉良說：「第一，因為他是R國人，R國政府是北國的幕後主持者之一。第二，吳火炎經廖醫生治療之後，已變得清醒，他的口供絕對可信。第三，我查過他診所中的護士，其中一個負責管錢的，證明他的收入不大，但他有別墅，也有花園洋房。」

辛尼說道：「其實你也知道，醫生是各種行業中收入最好的，即使病人不多，醫生行業仍然是最熱門的。他沒有家庭負担，享受自然更好。本市最沒有名氣的醫生，也可能有別墅洋樓。何況他假假地也是一位腦科專家。」

「不怕對你說，我也查過他的行踪，護士說洛斯基每晚都走在最後，有時在別墅渡宿。嗯……」呂偉良忽然呆了呆，又問辛尼：「你們有沒有搜過他的別墅？」

「沒有。」辛尼說，「據我所知，夏探長只搜查他的診所與住宅。」

呂偉良說：「我看我們應該到那兒去看看。」

辛尼沒有意見，阿生於是開車直駛郊外。呂偉良早從女護士那兒知道，洛斯基有一間別墅位於一處僻靜的海灣。

車子足足行駛了一小時，才由北郊一條大道轉進了一條分岔路去。

在分岔小路上，還要轉入一條私家路，那才是洛斯基的海濱別墅。

車子在附近停下來，這裏就只有這一間別墅，看來太靜了。

呂偉良下了車，走到門前，按了很久的門鈴也無人應門。

他拄杖到四周看看，看見海灣水很深，絕對不是海灘。

海邊有個小小的私家碼頭，小艇綁在一根木樁上，隨着波浪起伏。

別墅四周有圍牆，因此他們不能窺視內部的情形。想攀越圍牆，但上面有鐵蒺藜，也有警告字牌，分別用中英文寫住：「危險傳電，切勿接近！」

呂偉良以為是虛張聲勢，但當他用萬能拐杖測探後，知道一點不假，上面的確佈下了生電，一不小心便會觸電身亡。

呂偉良因此更加覺得可疑，但辛尼認為這兒地處荒僻，許多別墅的主人也會這樣做。阿生在門前施展開鎖絕技，但是弄得滿頭大汗也無法將門鎖打開。

呂偉良及後發覺也來一試，才發覺這是電子鎖——一種利用電子感應器才可以

打開的新式門鎖，利用開鎖技術絕難將它打開，除非有那種新式儀器才可以。

呂偉良越來越覺很可疑，為甚麼這別墅會固若金湯？這時候，忽然有一陣電單車的聲浪傳來，三個人互相交換眼色，急急找地方躲了起來。

不及一分鐘，一名穿制服的人駕住電單車到了屋前停下來。然後他走到門旁一個鐵箱子之前，用手揭開掩上了的鐵門。

呂偉良等人從隱蔽處看得很清楚，他是個電力公司的抄錶員。

呂偉良拄杖由矮林走出，靈機一觸，過去問道：「先生，這個月我們又要負担多少電費？」

「四百五十八元四角八分。」抄錶員讀出手冊上的數目字，又說：「這是上月的數目，本月份度數也一樣，相信你們仍須交出這數目。」

「我一直不明白，我們為甚麼要負担這許多電費？是不是郊外太荒僻的地方，收費與市區有些分別？」

「不！你們是住宅用電，收費與市區一樣。」

「你以為是不是太多了？」

「很難說，現在一切都電氣化。不過，照一般家庭用電量來說，確是太多了。我不知道府上到底是否樣樣用電，有些電器很消耗的。」

「你們不會計錯數的，是不？」

抄錶員笑道：「你們何不早在一年前提出？一年前開始，府上每個月都交出相差不遠的電費。你還有甚麼懷疑？」

「沒有了。我只是隨口問問，請勿介意。」

抄錶員笑笑，乘電單車走了。

呂偉良回頭對辛尼說：「這就是破綻，一間無人居住的別墅，為甚麼會用這麼大量的電？」

辛尼說：「你沒有見到嗎？連圍牆之上也充了生電。」

「仍然不可能用去這麼多的。」

「例如屋內的電雪柜等等一切用電的家具，一直都不停用電。」

呂偉良道：「我家中也有電雪柜，那些東西用電極少。」

辛尼想想道：「你懷疑屋內有人？」

「不但有人，而且有大批須要用電的儀器。」呂偉良又說：「今晚我們一定要再來。」

辛尼道：「今晚我們仍然無法進入裏面偵查。」

「但如果屋內有人他們必須亮燈。」

「即使亮燈，亦未必讓我們見到，圍牆委實太高了。」

呂偉良放眼四望，附近沒有高山，但較遠處却有一棵大樹。

他拄杖過去，利用萬能拐中的鋼綫銀鈎，攀登樹上，再用萬能拐杖中的單管望遠鏡，注視別墅內部情形。

但是，呂偉良足足觀察了三分鐘，也毫無動靜。只見裏面陳設豪華，有冷暖氣設備，窗門全部關上了。

由於距離太遠，呂偉良不敢肯定那些空氣調節機是否開動。

回到門前，那電錶中的轉盤在不停轉動，表示宅內用電持續，但這並不表示空氣調節機已經開動。因為電雪柜以及圍牆上的電網等等全都同樣要不歇地用電的。

三個人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問辛尼：「可以叫探長調動一架直升機來嗎？」

「太大陣仗了。」辛尼說，「除非你認為有百份百把握，才不妨對探長說。」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一年來每個月要付出四百多元的電費，還不計其他補養，洛斯基為甚麼要維持這間別墅？」

阿生也說：「普通家庭用電，以一家五口計，即使間中用冷氣機，也不會超過一百元。普通在三，五，七，十元間。」

呂偉良道：「算他電網消耗量大，但裏面有甚麼寶貝要化這筆錢去保護它？」

辛尼默默無言，但他也逐漸同意了呂偉良的看法覺得這間別墅確是有些可疑。

阿生把車子開回市區。

×　　×

到了那晚，洛斯基照例又是走得最遲的，等到所有的護士走光了，他才離去。

他並沒有到餐室去吃飯，也許時間還早，這時才不過是晚上七時左右。

他買了許多食物，堆放到汽車的行李箱中。然後開車直駛郊外。

車子直駛往海濱別墅。

洛斯基用一副十分精巧的電子感應器，先把別墅大門開啓然後才開車入內。

大門關閉後，照理甚麼都看不見了。

洛斯基順手在屋角處拿起一個內綫電話，不久之後就有二名男子由屋內走出來替他打開行李箱，把食物一一搬入屋內。

圍牆後面還有許多空地，包括了停車場和露台花園等等，主要建築物並不大，而且只有一層平房形式的建築。

洛斯基進了屋內之後，立即轉進了地下室，這裏才是人們起居的地方，為數約十多人，其中竟包括了宋教授在內。

各人看見洛斯基來了，立即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宋教授走過來問：「我從收音機和電視中，知道你有了痳煩，警方有沒有跟踪你？」

洛斯基瞪他一眼，道：「你以為我是你嗎？吃我們這一行飯，必須胆大心細，老頑固怎麼樣了？」

「他還是不肯帮我們。」宋教授又說，「他知道太多，如果再下去他不改變主意，不如把他殺了。」

洛斯基陰森一笑道：「也許你說對了，這正是時候，我們無須求他帮助了。」

宋教授若有所悟，道：「是不是你已經有了甚麼發現？」

「是的，我現在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洛斯基自負地說。

這時候，地下室的人紛紛圍攏過來。其中有個女人走過來問：「難道吳火炎的行動並未停止？」

「是的，不但未停止，而且越來越兇。」洛斯基說，「昨天我被警方請到醫院中去，協助他們調查一宗連環謀殺案。」

那女子問：「他們有沒有懷疑你？」

「沒有。起初當然有，他們大舉搜索我的住宅和診所，還好我事先有了準備。當晚又有一輛可疑汽車停在我住宅附近徹夜監視，所以我要延至今晚才來。」

「他們會不會跟踪你？」

「不會的，我看清楚了，即使他們摸

到這裏來，相信也沒有任何收穫。」

「吳火炎的反應怎麼樣？」

「一如我所料，絕對服從命令。」洛斯基又說，「這正好證明我發明的『3D方程式』所製造出來的針藥，對人類腦部思想，具有極強的控制作用。」

那女子說：「可惜宋教授的藥廠被毀，否則我們可以立即開工製造。」

洛斯基道：「你放心吧，我現在只等經費一到，立即購置新式儀器，依照『3D方程式』製造，我們行將看見南國軍隊紛紛掉轉槍頭去殺死他們自己人！」

「你過來，我有件事對你說。」女子把洛斯基拉入一間房內，關上房門之後又說：「宋教授的話你不要聽，我們不能殺醫生的。」

「為甚麼？」

「我想通知我國海軍潛艇，把他偷運回國。」女子說道：「你也知道，他精密的頭腦，藏有十分豐富的知識。」

「這倒是好主意。」洛斯基說，「我知道他在醫院中施行了腦科電極手術，聽說十分成功，在東南亞來說，他是第一個大胆試驗成功的人。」

「所以我說，我們更加不能把他殺死。據我所知，國內的柯爾夫同志正領導醫學界先進，試驗一種對智力大有幫助的藥物，相信任醫生對我們大有幫助。」

「不過，他未必就範，宋教授說他是老頑固。」

「你忘記了嗎？你的『3D方程式』既然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基本觀念，將來如果証明確有奇效時，就不到他固執了。」

「對了，嘉妮娃同志，你真聰明。」洛斯基吻了那女子一下。

嘉妮娃推開他，說道：「先做妥了正經事再說，別那麼急色！」

「是的，我還未吃晚飯呢。」

「我們已吃過了，叫廚子弄一份給你。」嘉妮娃又說：「但我說的正經事不是這些，是通知海軍潛艇迅速開來接人。」

「何必這麼急？」

「你也知道這兒不是我國的海軍基地，只可以偷偷摸摸。如果過了今晚，又要等明晚或後晚，而且你不能晚晚到這裏來。尤其是眼前形勢不大好，早一晚比遲一晚好啊！」

「既然這樣說，我也沒有意見。」

二人由房中出來，看見一些人正在窃窃私議；但各人看見他們出來了，又紛紛走開，不敢說下去。他們當然明白，大家都在談論他們二人的關係。但在洛斯基和嘉妮娃他們來說，根本不當作一回事。

嘉妮娃叫電報生發出緊急電報，把停在附近公海上的潛艇召來。

可憐的任子堯醫生，他被囚禁在一間小房之內，雖然這裏有空氣調節，却沒有行動的自由，內心苦悶非常，更不知就快要被人偷偷用潛艇運往遙遠的地方去。

那晚半夜時份，在那僻靜的海面，果然有一艘R國的潛水艇悄悄冒了出水面。

這兒一帶海面沒有漁船出沒，更沒有水警巡邏，如果私梟用作走私，極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覺；洛斯基他們利用這裏建別墅，築成秘密巢穴，相信也經過了不少時日的觀察和選擇。尤其是半夜三更時份，這一帶海面及海邊，更是如同鬼域。

洛斯基等人在別墅中已接到了發自潛艇無綫電訊號。不久之後，任醫生被人用黑布袋罩住頭部，由別墅內，帶了出來。

任醫生問：「你們到底又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嘉妮娃說：「不久之後，你便可以重見天日，恢復自由了。」

「你會被送到一處海灘。」洛斯基也在幫着說謊，「然後天亮之後，你會為人發現，但你別忘記，不能亂說話。」

任醫生苦笑道：「我有什麼好說？我根本連這兒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那好極了，你小心點走！」嘉妮娃說：「我們用船把你送走。祝你快樂。」

任醫生笑了笑，說道：「你們實在太客氣，差一點教我不好意思。」

任醫生被二名大漢扶着走。突然之間，屋子附近的矮林後面竄出了一條人影。有人用強光手電筒照射過來，高聲喝道：「那兒的人聽住！我們是警探，你們被包圍了！所有的人都要把雙手舉起！」

那人非誰，正是辛尼。

與辛尼在一起的，是呂偉良師徒二人，還有靈犬「多利」。

辛尼後悔沒有帶來大隊警員，因為他對呂偉良的見解仍然半信半疑；即使同意別墅有古怪，却不知道他們要運走任醫生，更不知道這是R國的秘密連絡中心。

當然，辛尼現在只不過虛張聲勢而已，事實上除了他本人之外，並沒有第二個警探或警員在着。

辛尼胆搏胆，持着強光的手電筒，一邊掃射各人，一邊走了過來！

呂偉良也自黑暗中走了過去。

洛斯基往四周張望，月暗星稀之下，看不見其他人。

他趁住辛尼未到之際，低語各人：「別上當！他們實在只有一兩個人而已！」

站在附近的大漢都聽到了。

頭罩黑布的任醫生不知內裏，雙手被綁，唯一動也不敢動的獃在一旁！

辛尼一手持電筒，另一隻手握住唯一的一支手槍，首先走到了洛斯基的面前。

辛尼冷然說道：「想不到果然是你！洛斯基，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洛斯基苦笑聳肩：「你們警方真厲害，怎麼我完全不知道你跟踪我？」

辛尼道：「不是跟踪，是恭候，我們在此等了足足一晚。結果總算沒有失望，狡兎雖然有三窟，終於還是要現形的。」

辛尼回頭招呼呂偉良：「呂老兄，痲煩你把他的手槍搜出來！」

呂偉良剛想先將任醫生的黑布除下，突然一名大漢向他們偷襲；辛尼回頭一看時，分散了注意力，登時又吃了洛斯基狠狠的一拳！辛尼幾乎倒了下去，根本來不及開槍，又捱上了一脚！

呂偉良被那大漢自後制肘，差點令他氣絕身亡。幸而他臨危不亂，沉肘後撞，大漢吃了一記手踭的撞擊，「喲」的一聲，迫得放開雙手；但前面另外二名大漢又雙雙撲到！

呂偉良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鐵杖連環出擊，左右擺動下，大漢一先一後，雙雙倒了開去；但是，更多彪形大漢這時已

闖訊由別墅之內飛撲而出！辛尼接連被襲擊，忙亂中朝天開了一槍！

槍聲在黑夜中有如巨炮，無奈離此方橫數里以內也找不到第二間有人居住的屋宇；只有驚動海面上等候的R國潛艇。

潛艇上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在迷迷濛濛的海岸上，隱約看見有人在混戰中。艇上指揮官担心洛斯基等人的安全，立即派人乘橡皮小艇携槍趕來馳援！

辛尼身裁比不上洛斯基，加上突如其來吃了幾拳，頭腦有些混亂！但他却曉得處境的危險！突然有一名大漢飛撲而來，企圖奪槍，辛尼拚死力纏，緊握不放！二人倒在泥地上，雙雙作滚地葫蘆。

洛斯基用脚踏住辛尼的手腕，使手中的槍不能翹起指向目標，然後彎腰奪槍！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阿生與「多利」由汽車裏出來！

阿生是爲了撥電話通知警方而姍姍來遲的。「多利」首先撲到，由於事前一聲不吠，令到洛斯基全無防範。

「多利」跳撲起來，比人更高，洛斯基登時被撲倒地上！

但是，由於辛尼與另一大漢在糾纏中稍爲有利，他立即扳動了機掣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那大漢倒了下去！

由於子彈在太接近的地方爆發，把「多利」嚇了一跳！

「多利」雖則是一頭有靈性的大狼狗，但是，牠只知道槍彈可以致人於死地，也可以殺掉牠，却不知道這一枚子彈是否會擊中牠。就在「多利」猶豫之際，洛斯基乘機一下翻滚，避開了「多利」的利爪，然後迅速站立起來，朝海邊飛奔！

「多利」正要飛撲而上，直追過去，但呂偉良却叫住了牠！

原來這時呂偉良正接連擊倒數名大漢後及時把罩上了黑布袋的任醫生拉過一旁，力拒數名大漢的進犯！危急之際，呂偉良看見「多利」出現，忙着高聲召喚！

「多利」有如出柙猛虎，來勢甚兇，數名企圖奪回任醫生的大漢，在利牙刀爪之下，登時皮開肉裂，慘叫連聲！

呂偉良趁勢拉開黑布袋，果然是任子堯醫生；呂偉良高聲對「多利」說：「多利，你過來保護醫生讓我來對付他們！」說着呂偉良已將任醫生雙手繩子解開了。

「多利」走過來，奉了主人命令做任醫生的保鏢！呂偉良則殺進人羣中去！

任醫生從來未見過這場面，不禁有點心驚胆跳，縮在一旁，動也不敢動；反而「多利」虎踞龍盤，巡迴在任醫生四周戒備，只要有人稍爲接近，牠就會發出警告性的狂吠！三番四次嚇退了來攻的人。

阿生在那邊矮林後隱藏着的汽車裏，利用車上無綫電話報警之後，順手抓來一把修車用的「士巴拿」作爲武器，想不到現在他竟然威風八面，橫掃千軍。先後已有數人被他擊至頭破血流。

就當各人殺到難分難解之際，洛斯基已解開了碼頭上的小艇，與嘉妮娃等人跳了上去，匆匆就要開走，此時忽然有人高聲叫道：「洛斯基同志！」

急忙趕來的人正是宋教授，但是，洛斯基因爲小艇實在太小，加上他和嘉妮娃體積又大，連同其他三名R國人，這小小艇子之上，已儎了五人。因此，洛斯基用木槳一撐，並沒有理會宋教授！

宋教授心感不妙，飛身撲上，希望能及時躍入小艇中。

洛斯基見狀大吃一驚，這來勢如果讓宋教授投身艇中，一定翻沉無疑！

洛斯基毫不猶疑，迎頭一槳，拍向飛身而來的宋教授！

還好海面有些浪，小艇搖擺不定，所以洛斯基那一槳拍不中宋教授的頭部，只中了肩膊，即使如此，亦足以將他擊入水中。宋教授想不到有此一着，沉入水中後，又再冒出頭來。但是，這時候洛斯基等人已將小艇划開了！

宋教授又痛又倦，担心自己支持不住，連聲在海面上高呼「救命」！

呂偉良等人正被那十多名彪形大漢此起彼伏地輪流襲擊，這時正由於數名大漢身受重傷，又有數名逃入別墅內，他們正稍佔優勢。各人正擬乘勝追襲，想不到却聽到了宋教授的求救聲！

各人趕至岸邊，洛斯基等人的小艇這時已與潛艇派來接應的小艇會合，離岸足有數十碼；岸邊碼頭又找不到其他船艇，唯有目送他們離去！呂偉良以鐵杖伸出海面，把宋教授搭救登岸。

此時才看見天空上出現一架直升機，打着訊號燈要求降落！

辛尼以手電筒打訊號，示意直升機在一處平坦的草地上降落，夏維帶了數名助手首先趕來，聽到洛斯基等人已逃出海，立即又重登直升機，飛出海面。

這時候，洛斯基等人已進入潛艇。潛艇亦一邊潛航一邊緊閉艙口！

直升機則一度投下照明彈，但居高臨下的夏維探長一些辦法也沒有。只好飛回別墅去！

宋教授落網了，他表示後悔，不該受外國人利用。想不到到頭來洛斯基會這樣對待他。別墅內外的大漢一一落網，宋教授在後悔之餘，亦招出當日他帶住男女助手押解任醫生至三號公路盡頭處，如何棄車登上潛艇，逃往別墅這兒來的情形。由此証明，「多利」沒有引領錯誤。

只可惜R國的人都逃脫了，洛斯基只留下他的診所，至於他發明的「3D方程式」是怎樣的，連宋教授也不知道。

以後這些針藥會不會成功製造？沒有人可以預料。唯一放心的，就是吳火炎已經逐漸復原了，腦科專家懷疑他只是被某種藥物弄得糊糊塗塗，未必是「3D方程式」的針藥完全有效。（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天國近矣　馬雲著

呂偉良不但是一位俠盜，也是一位慈悲爲懷的大善長。不過他每次做善事只用「無名氏」的名義，絕對不是爲了沽名釣譽。最近一次他爲了送一筆善欵給一家療養院，途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宗汽車失事案件，目睹駕車人死去。那人死前只說了一句話，師徒二人就爲了這句話而被捲入驚濤駭浪的殺人狂潮中。鐵拐俠盜故事之「天國近矣」，將繼「換腦刺客」之後不久刋出。敬請留意。

半世英雄

·本文承自第30頁·

那白髮老翁，顯然即是「土地公房羽」了，他渾身上下打扮得的確很像土地公，左手拄着一柄木杖，這時正雙目凝視於棋盤上，攢眉苦思着，顯然對手的小童給了他一個很大的難題。岳鶴不見師父在場，心中有些失望，當下和景慧卿一齊走近去，拱手一揖道：「這位老前輩——」

白髮老翁抬手搖了搖，示意他不要說話打擾，然後繼續注視棋盤上思考着。

他的對手小童，年約十來歲，頭上還束着髮，但坐得很端正，儼然大人模樣，只是此刻臉上掩不住一片喜悅之色，看樣子他的棋是佔了優勢了。

岳鶴不敢再開聲打擾，便在一旁坐下觀戰，他小時候也跟父親學會圍棋，自父親遇害後，就沒有再下過一局，不過棋力仍在，他看了一下，已發現老人的一條大龍被困，正在爲兩顆眼睛發愁，對懂得奕棋之人，這是最够刺激的時刻，他仔細盤算一番，已看出老人的大龍可利用「倒脫鞋」而活，當下就把自己的一脚翹起，自言自語道：「唉，走了這麼遠的路，也該脫鞋輕鬆輕鬆了。」

說着，却摸鞋而不脫鞋。

白髮老翁面上立現喜色，隨即拈子着下去，笑道：「注意，鬼手來了！」

小童不加思索，取子便應。老少倆運子如飛，下了數子之後，小童吃掉了老人七個子，看上去老人的大龍已然死定，小童不禁眉開眼笑道：「師父，您輸啦！」

白髮老翁道：「誰說的！」說着，取子用力打下，反叫吃小童六個子。

小童頓時一呆，大叫道：「啊哎，這是『倒脫鞋』呀！」

白髮老翁得意洋洋的笑道：「不錯，現在你知道爲師的厲害了吧？」

小童忽然想起岳鶴說過「脫鞋」兩字，便轉對岳鶴一瞪眼睛道：「喂，你怎麼還不脫？」

岳鶴一側頭，裝傻道：「甚麼啊？」

小童道：「脫鞋！」

岳鶴「哦」了一聲，道：「我想來想去，還是不脫的好，因爲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小童陡地一掌抓出，揪住了他的胸襟，喝道：「你脫是不脫？」

岳鶴任他揪着，搖頭笑道：「不行，在老人家面前脫鞋是不禮貌的。」

小童怒道：「你當眞不脫？」

岳鶴道：「不。」

小童道：「好！」

他手上一運力，欲將岳鶴整個人提起，摔他出去，那知一提之下，却發覺岳鶴身子重如山嶽，提不動分毫，不禁脹紅了小臉！小孩子最是要强好勝，一看提不動岳鶴，心中急了，猛可一拳向岳鶴的面門打去。

岳鶴畧一偏頭避開，左手一式「順水推舟」在他肩後推了一下，小童登時身不由已的向前撞出。

撞向站在一邊的景慧卿。

景慧卿嬌軀一側，掌出如雷，一下抓住了他的胳臂，使他不致摔倒，嬌笑道：「小弟弟，你怎麼啦？」

白髮老翁拍手大笑道：「小毛頭，你平日目空一切，今天碰到高手了吧！」

景慧卿怕小童惱羞成怒，連忙接口道：「這位小弟弟身手不錯，假以時日，必成武林一顆慧星。」

小童聽了，心中果然好過不少，只向岳鶴一瞪眼道：「你記住，等我學成之後，我要找你較量較量！」

岳鶴只是笑着。

白髮老翁道：「小毛頭，不得對客人無禮，快去賫茶敬客！」

小童快快的走入土地廟裏去了。

岳鶴站起重新叙禮，問道：「請問，您老可是『土地公』房老前輩？」

白髮老翁領首道：「不錯，小哥兒貴姓大名？」

岳鶴道：「晚輩岳鶴，天外怪叟便是家師。」

土地公房羽笑哦一道：「原來是魯老兒的傳人，名師出高徒，難怪，難怪。」

岳鶴接着一指景慧卿道：「她是晚輩的義姐，叫景慧卿，是已故『雪山神婆』的女徒。」

土地公又哦了一聲，笑眯眯道：「雪山神婆名震武林數十年，老漢早年與她亦有一面之緣，沒想到她已作古了，景姑娘請坐！」

景慧卿向他檢衽一福，即在另一張石凳上坐下來。

土地公轉望岳鶴笑道：「你年紀輕輕，不僅武功高强，棋力竟也不低，眞是不得了啊！」

岳鶴道：「老前輩誇奬了。」

土地公道：「你姓岳，那麼與『劍君子岳一賓』有關係麼？」

岳鶴道：「他是晚輩的父親。」

土地公「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岳一賓的兒子，許多年不見他出現江湖，他近來好麼？」

岳鶴黯然道：「家父已於十年前遇害死了！」

土地公愕然道：「嗄，令尊已死了？是被誰害死的？」

岳鶴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晚輩先請問老前輩一事，家師可曾來過老前輩這兒？」

土地公搖頭道：「沒有，老漢不見令師已有十多年了，令師說過要到老漢這兒來麼？」

岳鶴道：「不，晚輩是上了一個青年的當，他叫東方亮，他說是您的門徒，說家師來此與您奕棋，打算在此盤桓數月，故派他去通知晚輩，要晚輩到此地來見老人家……」

土地公大爲驚訝道：「那叫『東方亮』的青年是何許人，他幹麼要扯這個謊欺騙你？」

岳鶴道：「他的目的似乎只爲要與晚輩同行，然後伺機竊取晚輩的一件東西，如今他目的已經達到昨天到了潼關，他乘晚輩洗澡之際竊走了晚輩那件東西逃去，那時晚輩就知他的話是謊言，不過既已到了潼關晚輩只好到此看看。」（未完）

峨嵋天下秀　劍術永無雙

峨嵋劍鬥少林刀

專欄作者・陳　光

「峨嵋天下秀，劍術永無雙」，這是清代大詩人陳元孝於遊覽四川峨嵋山時，題贈峨嵋派第六代傳人——青霜劍客秦學羽的詩句。少林刀法，則遠在前唐時代，少林奇僧曇宗等十三人，平靖王世允之亂，揚名於世。

但是，峨嵋劍術與少林刀法，在搏擊方面誰擅其長？關於這個問題峨嵋與少林兩派教頭——陳卓英，李雲通，赤膊上陣，刀劍爭雄。

刀光劍影，打到鬼哭神號是假，但戰況激烈到形同「開片」，則有圖爲證，並非筆者吹牛了。

香港開埠一百多年，但武風之盛應該以最近二十年來爲最，這因爲中國大陸，各派名家敎頭，紛紛走來香港，而且香港這個競爭社會，別說武術，就是工藝也難逃優勝劣敗，現實環境，所以各門各派的武師多來香港，各立門戶。雖然格於律例，美其名爲「健身院」，實際上，是設館學武，如何能獲致衆多的學武少年，前來投其門下呢？作爲敎頭的，就不能不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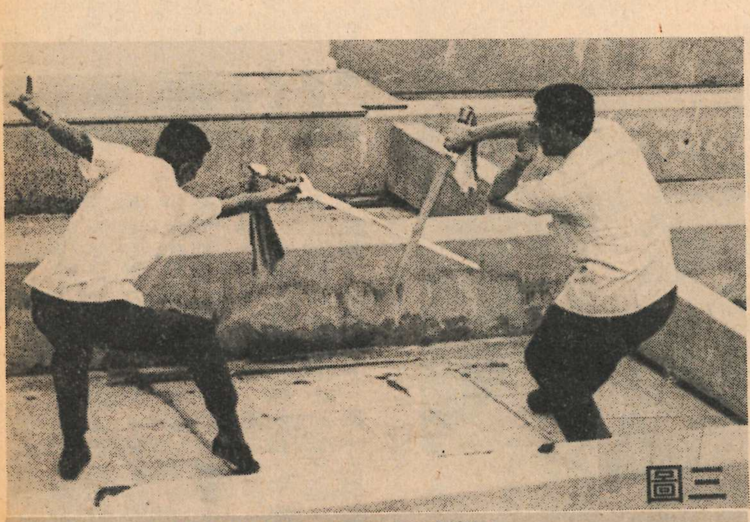
由於上述這個原因，各派武術在香港設館授徒，能够桃李滿門，並非易事，除了身懷絕技之外，還要出力出汗，出心思，自然，出力，出汗，出心思，是有代價的，香港武術界的敎頭，以敎武術而月入數千元的不乏其人。由武林高手變爲武林大亨，就是出力，出汗，出心思的收穫，何況中國武林人，本質上就是我武維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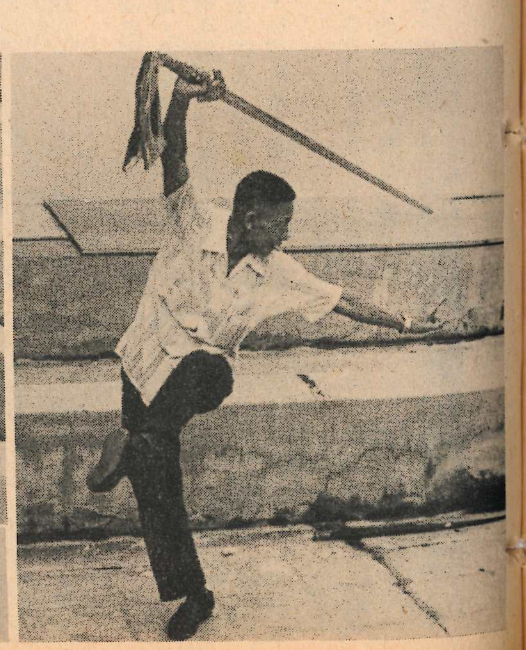
陳卓英師傅，是峨嵋派宗師，李雲通，則是少林派名家敎頭，他們在港武壇，各負盛譽，一旦碰頭比武，儘管不是公開的擂台比武，但一經發表之後，有圖爲証，誰也不肯自願低威，而以陳卓英師傅，李雲通師傅，此次眞刀眞劍演出，筆者實在担心會血淋淋，勸他們採用日本劍道比武方式，戴頭盔，穿甲冑，但他們異口同聲認爲中國武術，如穿甲戴盔，不但他們本人不習慣，而且也使不出他們精純之招術，換句話說，就是打不出中國武術之本來面目。

李雲通師傅更說得豪邁，中國武術，

圖左：陳卓英峨嵋劍術之「撥雲見月」雄姿。

圖右：李雲通少林刀法之「橫量滄海」招式。







圖一：陳卓英使出「撩陰取穴」之劍招。
圖二：陳卓英之「金鷄獨立」招式。
圖三：陳卓英「雁落平沙」劍招。

是「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如果怕死怕受傷，就不能比武了。

陳卓英師傅之解釋，則謂中國武術，與外國武術不同，中國武術是講究躲避巧妙，在千鈞一髮之際，仍然可以以招架的方法以抵擋敵人，所以根本就用不着穿甲戴盔這麽痲煩的。

他們兩位都不願頂盔貫甲，而當時在場看他們兩位比武的武林人士，亦認爲不必多此一擧。縱然受傷流血。救急的止痛止血藥物，亦已携帶齊備。可以爲他們作緊急治療。

反正在場的，不少名家跌打醫師，筆者遂不勉强他們穿甲戴盔了。

話講了一大堆，陳卓英師傅顯然有些不耐煩，所以一亮招，便首採攻勢，身腰一弓，右脚便起，使「撩陰取穴」的絕招，劍往下沉，快如閃電的疾向右方的李雲通膝蓋刺去。

峨嵋劍術，不但陰柔，甚至「劍訣」的揑法，與其他各派的劍訣，亦大異其趣，南北各派的劍術之劍訣，都是食指與中指並伸的，但峨嵋劍術，則祇用一隻手指而已，這就是峨嵋劍術最特別之處。此外，陳卓英師傅之劍術功夫，實在十分刁鑽，其身形步法，亦與其他的門派之劍術不同，這不祇是筆者有此觀感，在旁觀戰的武林人，亦與筆者有同感，我相信讀友們看了本文之後，亦必有同感，因爲峨嵋劍術，實在與其他的劍術不同，即以圖一陳卓英這一招「撩陰取穴」而言，他不刺對方的胯下而刺對方的膝蓋，這就是刁鑽潑辣，有心要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李雲通險些兒着了他的道兒，如果不是躲避得快，「車」身一轉，脚往上翹，殺出一招「寒鴉晾翅」，揮刀削出，便難免膝蓋受傷了。

饒是如此，峨嵋劍術，千變萬化，再加上陳卓英的刁鑽，一招不逞，便立刻身形陡變，身子往後一旋，右脚拄地，左脚





圖四：李雲通以「黐」訣刀法，緊攝着陳卓英的長劍。
圖五：陳卓英「擧案齊眉」之劍招。
圖六：陳卓英之「古月沉江」劍招。

翹起，整個上身俯衝，使出「金鷄獨立」的架式如圖二。

在劍術上，這名爲一開一闔，圖一是闔，圖二是開。

李雲通見過他剛才這一招「撩陰取穴」之後，曉得對方刁鑽，招術有些迹近邪門，所以不敢貿然反攻，寧願穩紮穩打，身形微微一轉，使出「倒拖船」之架式，也幸虧李雲通够沉着，穩當得很，所以圖三陳卓英這一招「雁落平沙」，雖然變招快速，他却能來得及從容應付。

圖二圖三，陳卓英從「金鷄獨立」化招爲「雁落平沙」之過程是左脚一落，身形便轉，劍隨步發。右脚向前一剷，刷一聲，演成「寒鷄步」時，低樁坐馬，身形搶出，氣勢雄豪，是以把這一劍刺出，便如江河倒瀉，去勢快速，李雲通如果不是先有提防，無論如何也來不及身形一縮，刀往下沉，演出「倒掛七星」的招術，恰到好處的消解對方，因爲，陳卓英這一招「雁落平沙」，實在太快，而且，也蠱惑之極。

比劃至此，刀劍交柯，但陳卓英之蠱惑尚不祇此，身形一直，手中長劍，便沿着刀邊滑上。儘管他的身形不變，却已伏殺機，所以李雲通不敢怠慢，也隨着站起來，腕底一翻，他的刀始終以「黐」字訣，緊攝着陳卓英之劍，以防變生肘腋如圖四。



圖七：陳卓英之「玉女飛梭」劍招。

圖八：陳卓英之「蟠龍腿」招術。

但是，峨嵋劍術的確矯捷，李雲通雖然以內力緊攝着對方的劍，但陳卓英腕底一翻，劍隨身轉，不但甩脫了李雲通的刀，而且因爲欺身直落之故，便恰到好處的使出「擧案齊眉」的招術，劍尖直向李雲通的額角刺去如圖五。

由於陳卓英變招變得快速異常，大出雲通意料之外，所以倉忙擧刀招架。

儘管李雲通武功底子好，來得及招架，可是，陳卓英已然乘機易位，大開大闔的使出「古月沉江」招式，脚走弓箭步，整個身形衝刺過去，所以他這一招「古月沉江」，便其快如電的刺向李雲通下盤如圖六。

圖片顯示得很清楚，陳卓英這一招「古月沉江」，不但身形步法配合得好。而他底精氣神也合而爲一，故能全神貫注到劍尖上。

無可否認，他這一招劍術，功架十足，在旁觀看的武林人，忍不住齊聲喝彩，大叫：「好嘢。」

但是，李雲通的少林刀法，也造詣甚高，雖然由圖五起，他已是劣勢，走着下風，但他「車」身一轉，殺出一刀「橫斷長江」刀法，轟然一聲，將對方的劍擋住。而身子則已遠遠避開，不能不承認他招架得好，無奈陳卓英的劍術太刁鑽，已然扭步換勢，劍往上騰，使出「玉女飛梭」，快如逐電的，再刺向李雲通臉門如圖七。

儘管李雲通招架得及，但陳卓英一記「蟠龍腿」；便將他的刀踢飛了如圖八。

刀劍爭雄第二回合

李雲通巧招取勝

這個回合，李雲通戰勝陳卓英，係以少林刀法的「雙鎖騰龍」巧招，使招術奇詭的陳卓英無所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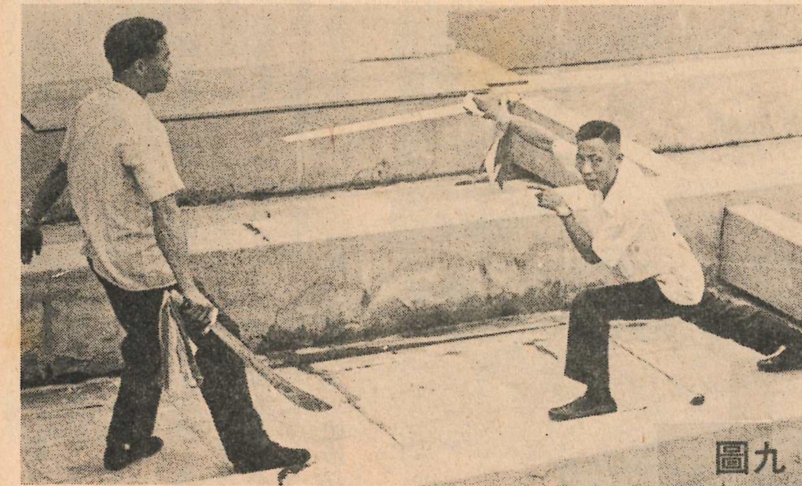


陳卓英之「穿心脚」。

第二個回合開始，陳卓英雖然仍甚刁鑽的低椿坐馬，佈成「狐狸拜月」的架式，但是，李雲通經過第一個回合之後，已然領教過他的蠱惑功夫了。

李雲通的少林刀法，在港武壇中，是出名的高手，他在第一個回合，看出了陳卓英的峨嵋劍術很精，身形步法又快如脫兎。擅能聲東擊西，所以他便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沉刀作勢如圖九，目光炯炯的注視着右方的陳卓英。圖十，陳卓英一亮招，李雲通便一步搶前，沉膊用勁，一刀倒劏而上，厥勢名為「霸王敬酒」。

「霸王敬酒」，是少林刀的招式名詞，其實是不敬，不但不敬，而且這一刀砍去，李雲通用到九成功力，企圖一刀將對方的劍砍斷，圖片顯示得很清楚，刀劍交柯之際，刀光與劍光，融成一片，由此可知，此時雙方都用力甚猛，不過陳卓英本性是詼諧的，敵人雖然硬拚，他的表情，仍然諧趣橫生。但不可不知，與其說他詼諧，毋寧說他招術奇詭，所以他腕底一翻，便演出峨嵋劍術的「海底針」招式，劍快如電。刷一聲便向李雲通的右脚刺去。





圖九：陳卓英之「狐狸拜月」架式。

圖十：李雲通用「霸王敬酒」刀法，硬接來招之雄姿。

一般人祗顧向敵人的要害襲擊，但陳卓英的峨嵋劍術，却異常刁鑽的，不一定攻擊敵人的要害，却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所以他一劍刺下，李雲通便險些着了他的道兒，連忙騰身一躍，右脚曲膝向後，左脚翹起，以平衡身體的重心，這才一刀砍下去如圖十一。

李雲通經過這一招凶險之後，更深刻的認識陳卓英之峨嵋劍術，奇詭莫測，招招蠱惑，所以他這一次刀劍交柯，左脚一落，身形驟起，但陳卓英也變化迅速，翻身一劍削去如圖十二。

陳卓英這一劍削去，招術的名詞，是「白馬嘶風」，目的是要削斷李雲通的頚子，所以他這一招，用的是內力，從圖片可以看得清楚，他右手曲膊之內肘，青筋暴現，李雲通抵擋他這一招的刀法是「朝天一炷香」，刀尖向上，直綫擋出，所以刀劍相碰之聲，轟然巨响。

由於這一招硬拚得十分厲害，李雲通之右手，不但用盡力，手瓜起㩻，前椿步落實之情形，從圖片中，也可以看到他之弓箭步，堅穩到如落地生根。





圖十一：陳卓英之「海底針」劍招。

圖十二：陳卓英之「白馬嘶風」劍招。

圖十三：李雲通之「海底撈月」刀法。

名師比武，絕對不會大戰三百回合，因爲彼此在武壇中俱負盛譽，不擊倒對方，便是丟臉了，所以不亮招則已，一亮招：爲了自己之聲譽，不能不盡符盡法，以求取勝，這就是中國武林人：「我武維揚」的傳統觀念，因此「落塲無父子，得勢不饒人」，何況剛才這一個回合，陳卓英已經猛着先鞭呢，因此，比劃至此，不但打出眞功夫，而且打出眞火來。

陳卓英的峨嵋劍術，委實波詭雲譎，變化莫測，他在圖十二之刀劍交擊之刹那間，已然翻身標出一個箭步，移形換位的竄到左方去，而他手中的長劍，也就猛地往下一劏，打算將李雲通的左脚，從膝以上劏斷。

論身材，陳卓英高瘦，李雲通却是壯碩魁梧的大漢，但陳卓英內勁沉雄，力度并不比李雲通弱，圖十三顯示得十分清楚，陳卓英這一劍劏下，手瓜雖然細一些，但肌肉却稜稜墳起，這樣的用力程度，便已高度發揮他的內勁了，因此，李雲通不能不身形一正，弓腰俯下，使出少林刀法的「海底撈月」招術，腕底一翻，刀尖向上，直綫的往外擋出。不用說，又是轟然一聲，金鐵交鳴了。

但是，李雲通這一回的確學乖了，此次刀劍相碰，他不讓陳卓英再有變化之機會，立刻身形一直，腕底翻沉，利用刀柄擊下，而且是擊向陳卓英握劍的手背如圖十四。

李雲通這一招功夫，實在用得十分巧妙，他不用刀鋒而用刀柄，不但招術上快速，而變化也十分奇詭，在塲觀戰的武林人，俱一致贊好，因爲李雲通這一招功夫，是少林刀法中的「雙鎖騰龍」，於今很少有人能運用的，而他却能運用得恰到好處，所以陳卓英不祗躲避不及，手背登時受傷，連劍柄也抓不住了，圖十五就是陳卓英手背受傷重創之情形了。

上述兩位名師，刀劍爭雄，雖然祗大戰了兩個回合。但是，在這兩回合中，除了中間的小息時間之外，實際的搏擊時間，陳卓英是一分零二十五秒取勝。李雲通更快，僅一分零七秒而已。由此可知，武俠小說家筆下的劍快如電，并非虛語。

圖片說明：

圖十四：李雲通之「雙鎖騰龍」刀法。

圖十五：李雲通擊落對方之劍情形。



圖十五

精選名著

由譽滿星馬、港台青年名作家：

林非

執筆精心撰著

魔劍恩仇

本篇故事開門見山，可是故事發展並不如開門見山這麽簡單，情節發展令人緊扣心弦，如入八陣圖中，撲朔迷離，保證一卷在握，不忍釋手，保君滿意，特別推荐！

◀請留意推出日期▶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田繼烈巧施調虎離山計。誘開柳寒山，小强纏住二姬，田石頭順利地把被囚的僞裝老夫妻救出，詎抵達會合地點，一看被救出者竟是另二姬，小强猜知是中了黑衣女的李代桃僵計，遂請田繼烈往追郭長風，彼則與田石頭偵察黑衣女行踪。黑衣女刦擄得林百合、櫻兒、一看林百合身材、面貌果與自己十分酷肖，決定冒充林百合，冀圖混入紅石堡，伺機刺殺林元暉，向吳姥姥吩咐，她僞冒林百合偕櫻兒先行，小心看守林百合，依原定計劃在欒州等候，事情能否成功，都會設法聯絡——

萬丈深淵　重樓疊閣危

吳姥姥道：「小姐堅持要這樣做，一切都請善自保重，千萬別發生了意外，老師太怪罪下來，咱們可承担不起。」

黑衣女不悅道：「放心吧，天大的事都有我承担決不會怪罪到你們的頭上。」

話落，摘下面紗，出房而去。

吳姥姥輕嘆道：「這孩子，倔强任性，我眞担心這一去準會出事。」

何老爹道：「担心有什麼用？咱們勸她，也要她肯聽才行。」

吳姥姥道：「都是你，事事順着她，萬一發生事故，連我也跟着倒霉。」

何老爹搖搖頭道：「這有什麼辦法，老師太也寵她，咱們還能管得住她麼？」

吳姥姥道：「我就不懂，既然郭長風已經鬧翻了臉，咱們儘可另請高人，幹嘛她一聽說姓郭的小子去了紅石堡，便千方百計要跟去呢？」

何老爹兩手一攤，道：「誰說不是呀？你問我，我又去問誰？」

吳姥姥嗄聲道：「喂！你看會不會是小妮子對姓郭的有意了？」

何老爹道：「這種事，你們做女人的都不知道，我老頭子更摸不透深淺，依我說，咱們少操這一份心，還是照計行事去吧。」

兩人相偕離去不久，人影輕閃，黑衣女重又走了進來。

現在，她已換去黑衣，穿了林百合的衣服，無論面貌和裝束，都跟林百合一般模樣。（著者附註：她雖已換去黑衣，但身份姓名仍然不明，爲便於識別，只好暫時仍以「黑衣女」代稱。）

房中別無他人，只櫻兒獨臥床上，酣睡如故，顯然是被點閉了「黑甜穴」。

黑衣女輕輕走近床邊，又擧手整了整衣髮，然後深吸一口氣，先使自己的心情鎭定下來，才替櫻兒解開穴道。

櫻兒揉揉眼睛，翻身坐起。

黑衣女急忙以指壓唇，低聲道：「噓——輕聲點兒，別把隔室的人吵醒了。」

櫻兒惶然四顧，道：「小姐，這是什麼地方？咱們怎麼會在這裏？」

黑衣女道：「這兒是內鄉縣城，你可記得，咱們是從梅花居客棧裏被人救出來

的麼？」

櫻兒想了想，道：「不錯，我記起來了，咱們是被柳寒山押解着，住在一家客棧裏，後來有人向柳寒山尋仇，正在拚鬥，忽然闖進來兩個人，把咱們救出來了……那救咱們的人是誰呀？」

黑衣女道：「那些人也不是好東西，他把咱們救出來，只爲了想把咱們轉賣給另外一批人，剛才我偷聽到他們的談話，所以悄悄來帶你一起逃走。」

櫻兒駭然道：「眞的麼？他們準備把咱們賣給誰？」

黑衣女道：「我沒聽得很淸楚，好像也是跟寂寞山莊的仇家。櫻兒，你有沒有受傷？能騎馬不能？」

櫻兒道：「當然能。」

黑衣女道：「那就快走！我已經偷了兩匹馬藏在外面院子裏，趁現在逃出城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櫻兒一面整衣下床，一面恨恨地道：「這批狗强盜，居然胆敢把咱們拿去賣錢，如果有兵刃，我非跟他們拚命不可。」

黑衣女道：「現在不是拚命的時候，還是先求脫身要緊。」

櫻兒被她連聲催促，未遑細想，輕啓房門，匆匆躡足而出。

這兒彷彿是一座宅子的後院，房舍甚多，幸虧都未見燈火。

兩人手牽手溜到後院門，院子裏果然繫着兩匹馬，鞍鐙俱全，並且還有兩副簡單的行囊。

櫻兒詫道：「小姐，你從哪兒弄來這些東西？」

黑衣女道：「在房裏找到的，咱們路上不能沒有衣服更換，也不能沒有錢用，反正他們不懷好意，咱們也用不着客氣，順手牽羊，先拿了再說。」

櫻兒仍是孩子脾氣，聽了這話，不覺笑起來，道：「這倒好玩，强盜反遇上打刼的了，咱們索性再放一把火，連賊窩也一起燒了好不好？」

黑衣女道：「那樣就脫不了身了，別只顧說笑話，快走吧！」

打開院門，牽出馬匹，沿着牆外小巷，繞向大街。

轉出街角後，立刻翻身上馬，低喚道：「櫻兒，快走——」

櫻兒緊隨着催馬衝向街心，當她掠過大街時一回顧，却發現那座宅子的前門上有塊招牌刻着「老福記錢莊」五個金字。

當時，她祇覺得這招牌很熟，但也沒有放在心上。

兩騎馬飛馳出城，黑衣女當先領路，直向北走。

櫻兒忽然勒住坐馬，道：「小姐，走錯路了，咱們應該向南走才對啊。」

黑衣女道：「怎麼錯了？」

櫻兒道：「這兒是河南境內，襄陽府是在南方。」

黑衣女搖搖頭道：「咱們不回襄陽，而是要到紅石堡去。」

櫻兒道：「去紅石堡幹什麼？難道郭長風害得咱們還不够慘？」

黑衣女道：「正因爲他害得咱們太慘，咱們也不能放過他，而且，他和郝金堂勾結要謀害我爹，這個消息，也必須儘快通知紅石堡。」

櫻兒道：「可是，他比咱們先走了大半天，恐怕已經追趕不上了，依我說，不如趕回襄陽去告訴秦老爺子……」

黑衣女道：「不行，那樣會躭誤時間，更來不及阻止他們對爹爹下手。」

櫻兒道：「紅石堡門禁森嚴，咱們沒有通行信物，怎麼進去呢？」

黑衣女道：「現在時機急迫，別顧慮這些細節了，祇要能見到應長老，相信他會放咱們進去的。」

當下不由分說，催促櫻兒急急上路。

櫻兒無奈，只得順從，心裏却不禁暗感詫異……

她和林百合自幼相處，情同姊妹，深深瞭解林百合秉性溫婉，不是個專斷獨行的人，尤其一向對自己言聽計從，凡事都不肯親自動手，今天夜裏，竟然敢獨自盜取馬匹行囊，個性也忽然變得倔强起來？是什麼原因？她想不明白，只是感覺這情形有些反常，不太對勁，彷彿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似的……

×　　×

紅石堡果然險峻天成，兩峯對峙如柱，四週陡壁千仞。

內堡就建築在西面主峯頂上，下臨峭崖，霧繞峯腰，遠遠望過去，宛如飄浮在雲海上的巍峨宮殿。

兩峯之間，只有一道懸空吊橋可通，操縱吊橋起落的絞車，却設在西峯內堡。

換句話說，任何人要想進入紅石堡，必需先經過東邊峯頂的外堡，由武士查詢之後，再呈報內堡核准，如能獲允入堡，才放落吊橋，否則，任憑你武功再高，也無法飛越那雙峯之間的百丈斷崖。

內堡是秦天祥和親信屬下的住處，平時吊橋高扯，等於與世隔絕。

外堡住着四十名精選武士，分班輪值警備，無分日夜，戒備森嚴，將紅石堡防守得直如鐵桶一般。

至於內外兩堡互相通訊的方法，白晝使用「旗語」，夜間則用「號角」，兩者俱有特殊密碼暗號，外人絕對無法弄僞。

郭長風和郝金堂併肩站在堡外的一座小山頭上，縱觀內外二堡的形勢，不期然頷首讚嘆道：「果眞是天塹絕地，飛鳥難渡！」

郝金堂笑着道：「現在你相信老夫沒有騙你了吧？如果沒有這兩粒紅石信物，你縱然本領通天，也祇好望橋興嘆了。」

郭長風聳聳肩，道：「那倒不見得，常言說得好：你有你的關門計，我有我的跳牆法。」

郝金堂道：「閣下剛才不是也承認這兒是天塹絕地，飛鳥難渡嗎？」

郭長風道：「我祇說飛鳥難渡，並沒承認自己也無法渡過。」

郝金堂道：「老朽倒要請教，你有什麼方法可以飛渡這百丈斷崖？」

郭長風搖頭道：「天機不可洩漏，等你的信物行不通時，自然有方法。」

郝金堂哈哈大笑，道：「郭大俠不失爲風趣人，既然如此，咱們還是憑信物登堂入室的好。」

郭長風道：「等一會接受外堡武士盤詰，咱們用什麼關係稱呼？」

郝金堂道：「不妨，咱們用不着掩飾身份，祇須將入堡目的說得堂皇些就行，外堡武士統領姓徐名奎人稱『鐵門神』，跟老朽交情頗厚，不會有什麼留難的。」

郭長風道：「這麼說，在下一進紅石堡，還得處處仰仗郝老當家護持了。」

郝金堂微微一怔，忙笑道：「老弟儘管放心吧，你我二人合則兩利，分則兩敗，老朽豈能不爲自己打算。」

郭長風道：「有老當家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

兩人邊說邊走，轉過峯腰，已到紅石堡東面外堡門前。

所謂外堡，其實並無牆垣，祇是兩列堅固的石屋，分建在吊橋引道兩側，屋後各有一座高台，分別豎立着旗杆和號角架子，面對峯前來路上，聳立一座雄偉的石牌坊，大書「紅石古堡」四個字。

石牌坊下，屹立着八名武士，個個身裁魁梧，勁裝疾服，背揷長刀，手挽盾牌，一望而知都是久經訓練百中選一高手。

兩人剛在徑前現身，八名武士突然一齊長刀出鞘，盾牌相接，在坊下排列成一字橫隊。

同時，石屋中也响起急促的鈴聲。

郝金堂低聲道：「老弟不要開口，一切盤問，自有郝某應付。」

郭長風點點頭，脚下畧緩，讓郝金堂走在前面。

這時候，大批武士已由石屋中蜂擁而出，迅速在坊下佈成了嚴密的陣式。

一條黝黑，粗壯，滿臉蝟鬚，鐵塔般的大漢，手提兩柄大銅錘，獨自排衆搶了出來。

不必介紹，此人準定就是把守外堡的統領，「鐵門神」徐奎。

郝金堂老遠就含笑抱拳，道：「徐兄，別緊張，是我回來了。」

鐵門神徐奎並未還禮，祇口裏淡淡地「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郝老當家，這位朋友——」

郝金堂忙道：「這位姓郭，名長風，他就是名滿武林的『魔手』郭大俠。」

郭長風揚揚眉毛，含笑欠身招呼。

誰知那徐奎理也不理，好像根本沒聽說過「魔手」這份名號。

郝金堂又爲郭長風引介道：「這位就是我剛才提過的徐統領，單名一個奎字，人稱鐵門神，是紅石堡第一名勇將。」

郭長風拱手道：「久仰！久仰！」

徐奎仍然面無笑容，冷冷向郭長風上下打量了一遍，問道：「來紅石堡有什麼事？」

郝金堂搶着回答道：「郭大俠是受堡主所托，來此面見寂寞山莊林莊主，有一件極重要的證物，要請林莊主親自鑑定眞假，所以特命郝某陪同入堡。」

徐奎道：「什麼證物？」

郝金堂道：「是一條羅帶——此物關係林莊主仇家的來歷，非同等閒，堡主在襄陽立等回音咧。」

徐奎濃眉微皺，問道：「可有入堡憑證？」

郝金堂笑道：「有，當然有。」取出兩粒紅石信物，道：「請徐兄過目。」

徐奎將紅石反覆看了許久，點點頭，說道：「二位請先在客室休息，待我呈報內堡。」

郝金堂道：「徐兄請便。」

徐奎向武士們一揮手，道：「按規矩待客，散隊！」

說完，也沒有再跟二人招呼，轉身而去。

郝金堂和郭長風被送入一間石屋，每人一杯香茗，一條面巾，招待倒很週到。

但石屋外，却有八名跨刀武士環繞戒備，竟像監視囚犯一般，尤其對郭長風看管得十分嚴密，寸步不許出屋。

郭長風不禁好笑，道：「久聞紅石堡門禁森嚴，甚至親疏不分，今日一見，果然並非訛傳。」

郝金堂輕輕嘆口氣，道：「這也難怪他們，紅石堡以金丹鬧世，許多年來，遭受武林同道的搔擾實在太多了，不這樣，怎能防止外人覬覦呢。」

郭長風道：「可是，老當家和秦天祥是多年朋友，交往密切，彼此都很熟稔，這位鐵門神對你，居然也一視同仁，毫不例外？」

郝金堂低聲道：「老弟，你不瞭解徐奎的脾氣，此人是秦天祥手下第一名猛將，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除了對秦天祥忠心耿耿，其他任何人都不在眼中，就算他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不會另眼看待。」

郭長風道：「江湖中從未聽過徐奎這個名字，他究竟是那一門派出身？」

郝金堂道：「據我所知，自從有紅石堡，他就跟隨着秦天祥，除此以外，誰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郭長風道：「難道從武功路子，也看不出端倪？」

郝金堂道：「我沒有看見他跟人動過手，祇聽說，有一次他隨秦天祥入山採藥，誤蹈虎窩，僅憑徒手竟生裂了大小七隻猛虎。」

郭長風笑道：「那的確是不容易，看來咱們就算能進紅石堡，再出來，也得費一番力氣。」

郝金堂道：「這倒不會，徐奎是個粗人，祇對進去的人防範嚴密，對出來的並不留難。」

郭長風又道：「秦天祥不在堡中時，內堡事務，由誰負責呢？」

郝金堂道：「內堡總管名叫羅化庭，是一位老夫子，不會武功；另外還有一統領，名號『雙飛劍』常洛，是秦天祥的親傳弟子，這兩人都深獲秦天祥信任……」

話猶未畢，忽然被一陣「隆隆」聲音打斷。

鐵門神徐奎大步跨進石屋，說道：「吊橋已經放落，二位可以過去了！」

郭長風不願錯過觀察吊橋起落的機會，急忙搶先走出石屋。

祇見兩峯紅旗招展，那鐵製的巨大吊橋，正緩緩向下降落，橋身折疊，宛如雲梯，一邊下降一邊延伸增長，就像一條巨龍，從雲霧中浮游而來，其工程之浩大，設計之靈巧，實令人嘆爲觀止。

不多久，橋頭伸抵崖邊，恰好與這邊峯頂一座鐵架接合，機聲頓止，一道寬約六尺，長達百丈的窄橋，已平穩地架在兩峯之間。

郭長風看得暗暗皺眉，心想：懸空架橋，已非易事，這座鐵製長橋，更不是三兩年工夫，能够造成，當初秦天祥創立紅石堡，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錢與時間，若說僅是爲了防止金丹秘方被人覬覦，誰能相信？

郝金堂含笑走了過來，道：「郭老弟，你在想些什麼？」

郭長風輕嘆道：「如此巧妙的鐵橋，眞令人大開眼界！」

郝金堂揚揚眉，道：「這才是入堡第一步，堡中機關重重，直如銅牆鐵壁一般，若無老朽充作引導，郭老弟眞要寸步難行咧。」

郭長風欠身道：「那就全仗老當家指點迷津了。」

郝金堂呵呵一笑，道：「彼此，彼此，郭老弟，請吧！」

郭長風道：「還是老當家先請吧。」

郝金堂也不推辭，向徐奎拱拱手，舉步上了鐵橋。

郭長風緊隨在後，緩緩向前行去。

橋身雖係鐵製，但因延伸太長，仍然顯得單薄，人行其上，微微有些顫動，兩人不得不提氣而行。

郭長風從橋上俯首下望，只覺絮雲繚繞，深不可測，山風振衣，玄霧擁足，使人恍如置身雲端。

走着走着，前面的郝金堂突然停步轉過身來。

郭長風連忙也跟着止步，詫道：「老當家，怎麼不走了？」

郝金堂陰惻惻地說道：「老朽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須跟郭老弟情商一下。」

郭長風道：「請說。」

郝金堂道：「這兒已是吊橋中段，再過去，就等於踏進了紅石堡，老朽已經履行諾言，郭老弟也應該交出羅帶了。」

郭長風道：「咱們約定的是進入紅石堡，現在尚未踏進堡門，老當家不覺得太性急了嗎？」

郝金堂道：「堡門就在前面，由這裏到堡門，決不會再有人攔阻你……」

郭長風搖頭道：「這話可難說，所謂『咫尺天涯』，誰也沒有把握不發生意外，譬如，現在老當家不讓路，在下就到不了堡門。」

郝金堂道：「既然你遲早要把羅帶給我，何不現在就拿出來？」

郭長風道：「是啊，既然遲早總要交給老當家的，又何必急于一時。」

郝金堂道：「老朽是担心堡中耳目衆多，收授之時，恐有不便……」

郭長風接口笑道：「這容易，如果沒有合適的機會，我會替老當家好好保管着，等離開紅石堡時，再雙手奉上。」

郝金堂沉下臉來，道：「萬一你沒有機會離開紅石堡呢？」

郭長風道：「那更方便，在下若死在堡中，香羅帶正是老當家囊中之物，什麼時候要拿去，豈不悉由尊便？」

郝金堂冷笑一聲，道：「郭老弟，咱們當初說定只是帶領你進入紅石堡，至於你能否活着離開，那是你自己的事，老朽並沒有協助你逃離紅石堡的義務。」

郭長風道：「不錯，但老當家自己也說過，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如果在下失陷堡中，無論死活，對老當家都沒有好處。」

郝金堂沉聲說道：「你可曾想到，現在老朽只要呼喚一聲，你就逃不出這座吊橋？」

郭長風微笑道：「在下絕對不逃，而且自願束手就擒，在下相信，當秦天祥知道咱們合作的計劃以後，一定會感謝老當家够朋友，够義氣……」

郝金堂喝道：「你竟敢要脅老夫？」

郭長風道：「在下不敢要脅老當家，這是實話實說還有柳寒山可以作証人。」

郝金堂切齒作聲，道：「假如老夫現在殺了你呢？」

郭長風笑道：「老當家不會做這種傻事的，殺了我事小，失去香羅帶，那可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郝金堂臉色連變，默然良久，最後終於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心機竟如此深沉，老夫眞是小覷你了。」

郭長風微笑道：「在下知道，老當家只是藉此試試我的胆識而已，玩笑開過就算了，還是快些過橋去吧，站在這兒太久，人家會疑心的。」

郝金堂低聲道：「這麼說，咱們還是繼續合作？」

郭長風也低聲道：「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不是嗎？」

郝金堂目光閃了閃，忽然仰天大笑，轉身向前行去。

吊橋盡頭，就是堡門。

八名跨刀執盾的武士，雁翅般排列在兩邊，爲首是個身穿青色劍衣的少年，大約只有二十四五歲，生得劍眉星目，面如滿月，肩後交叉揹着兩柄二尺多寸長的短劍。

這人不僅年輕英俊，而且一臉淳樸之色，由他所携兵刃推測，想必就是秦天池的嫡傳弟子，「雙飛劍」常洛了。

郝金堂和郭長風踏進堡門，兩峯旗桿上的紅旗立即降下，隆隆聲中，吊橋重又收起。

靑衣少年抱拳當胸，含笑道：「郝老當家回來了，一路多有辛苦！」

郝金堂一面還禮，一面笑道：「來，老朽替你們引介，這位就是名滿江湖的『魔手』郭長風郭大俠，這位是紅石堡內堡統領『雙飛劍』常洛，也就是秦堡主的得意高徒。」

常洛對郭長風顯得特別親熱，上前緊緊拉住他的手，道：「常聽堡主提到郭大俠的名字，我還以爲是五六十歲的老人，眞想不到郭大俠還這麼年輕！」

郭長風笑道：「若非目見，我也不會相信堂堂紅石堡內堡統領，竟是一位少年英俊的小老弟。」

兩人手握着手，忘了江湖一般世俗禮節，大有一見如故之感。

郝金堂却在旁邊暗暗皺眉，輕咳一聲，道：「二位既是惺惺相惜，何不先去內堡大廳，再作暢談？」

常洛「哦」了一聲，忙道：「我眞是高興糊塗了，應長老還在『圓樓』恭候咧，兩位快請。」

當下便吩咐掩閉堡門，親自引路，陪着二人走向內堡。

一路行來，郭長風暗中留意，發覺這紅石堡顯然化費過一番苦心營建，堡中巷道交錯，每棟屋子都是用巨石嵌砌而成，式樣大小，一般無二，而且是按八卦方位佈置，分明隱含着陣圖變化。

由堡門通往內堡，沿途紅沙鋪地，不見一株樹木青草，外人縱能潛進堡中，也像踏入了迷陣，很難摸淸方向。

行約半頓光景，抵達一座奇特的石樓前。

這是一棟圓形的樓房，樓高三層，四面都有門戶，看來宛如一個巨大的石桶。

樓房週圍空地上，居然鋪着綠油油的草地上，與全堡紅沙紅石相襯，越發顯得色彩分明，綠意盎然。

太極門長老「百步神拳」應飛，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夫子，早已在「圓樓」門口等候着了。

彼此引介叙禮，羅老夫子以主人身份，延請郭長風進入「圓樓」，畧作寒暄，便吩咐設筵欵待。

應長老對郭長風突然來到紅石堡，似仍存着懷疑，借敬酒的機會探問道：「聽說郭老弟是受堡主之托，來此與林莊主見面，想必是有極重要的事了？」

郭長風微笑道：「不錯，在下是無事不登三寶殿，這次來，是專程來看林莊主的。」

郝金堂忙代爲解釋：「郭老弟顧全大義，明辨是非，爲了不肯助紂爲虐，已經跟對方鬧翻了，現在，堡主更有意作主，要將百合許配給郭老弟，從此以後，都是一家人啦！」

應長老詫道：「眞的麼？怎麼以前沒聽秦老爺子提過呢？」

郝金堂道：「這是咱們離開襄陽以後的事，老爺子本想親自陪郭老弟回來，又怕引起對方的疑心，所以，老爺子坐鎭襄陽，命我陪同郭老弟回堡，一則是讓郭老弟見見未來的岳父，二則要請林莊主親自辨別香羅帶的眞僞。」

應長老驚喜地道：「好極了，這眞是天大的喜訊，今後，郭老弟便是寂寞山莊嬌客，也是紅石堡的半個主人，老朽借花獻佛，先敬新郎倌三大杯。」

羅老夫子和常洛也都同聲擧杯恭賀。

郭長風只顧喝酒，對親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任由郝金堂去胡謅。

可是，當杯觥飛錯之際，他却發覺常洛的眼神中，似有憂慮之色。

酒過三巡，常洛忽然起身道：「諸位請慢用，在下職司內堡安全，必須按時往各處巡查，失陪了。」

應長老道：「你有職務在身，儘管自便，公事辦完了，再回來喝酒。」

郭長風道：「常兄是例行巡查？還是有特別事件需要處理？」

常洛道：「只是定時例行巡查。」

郭長風笑道：「既然如此，在下頗想隨常兄同去瞻仰堡中風光，不知方便不方便？」

常洛遲疑地道：「這個——」

應長老接口說道：「郭老弟，你已是紅石堡的外孫女婿，這兒就等於自己的家，以後有的是時間，觀賞風光，何必急在今天。」

羅老夫子也笑道：「說的是，郭大俠初到，且先休息喝酒，趕明兒，咱們再陪你去各處走走。」

應長老又道：「郭老弟酒量好得很，上次在寂寞山莊，咱們和秦老爺子全被他灌醉了，今天可得好好較量一番。」

兩人言來語去，留住郭長風，常洛已出廳而去。

郭長風只覺得他臨去時，幾次欲言又止，彷彿有話想告訴自己，却苦於沒有機會。

暗自尋思，疑雲更濃。

不多久，天色已經遲暮，「圓樓」中掌起了燈火。

常洛一去不見回來，應長老却顯得興緻極高，不停地頻頻勸酒。

但郭長風看得出，羅老夫子早已不勝酒力，只不過猶在苦撑强飲，應長老雖在勸酒，自己並不肯多喝，常常趁人不注意時，偷偷將酒傾倒在桌下。

看情形，他們意在借酒拖延時間，似乎有所等待？

最使人吃驚的是，樓中燈火通明，樓外却一片漆黑，黑暗中，不時响起輕微的脚步聲，整座「圓樓」，好像已經被包圍了……

郭長風疑雲更盛，可是，想想從踏進紅石堡，自己並未露出任何破綻，郝金堂也始終寸步不離，不可能洩漏機密，若說紅石堡竟會預知自己的來意，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心念疾轉，便推杯而起，含笑說道：「時間不早，在下想見見林莊主，早些把香羅帶的事，弄個明白，也好儘快回襄陽覆命。」

應長老道：「急什麼？難得如此盡興，且多喝幾杯，明天再見也不遲。」

郝金堂忙道：「不！郭老弟說的是正事，咱們別攔他，早些辦妥，省得總是惦掛在心上，何況，秦老爺子還在襄陽等候回音，將來歡叙的機會很多，現在還是先辦正事要緊。」

應長老點點頭，道：「既然郝兄也這麼說，我這就打發人先過去知會一聲，讓他們準備準備……」

郝金堂道：「用不着這麼費事了，你把林莊主的居處告訴我，由我陪郭老弟去一趟就行了。」

應長老想了想，道：「這樣也好，林莊主住在北院，就煩羅老夫子陪你們同去吧！」

郝金堂道：「北院我也知道，何必勞動羅老夫子？」

應長老道：「現在天已入夜，堡中不便通行，必須由地道過去，有老夫子領路，可以省掉途中盤詰。」

郝金堂詫道：「內堡什麼時候開始入夜不准通行的？」

應長老道：「這是最近才決定的，自從林莊主遷居此地，戒備不得不加强。」

郝金堂輕哦了一聲，沒有再問，目光中却閃露出疑惑之色。三人相繼離席，由一名侍女執燈前導，轉過屏風，啓開一道暗門，魚貫而入。

（未完）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爲探查宜城侯誤殺常太監的案件，與小桃兒馳往濟南，找尋磨鏡老人，求證是否可以利用折光方法，把物體影射另一物件之上，到得濟南，方知磨鏡老人爲人施了毒手，變成殘廢，王岩運功爲他療好創傷，磨鏡老人證實可藉折光影射物體，因當年曾爲人磨一折射鏡後，便遭毒手。王岩辭別後，貪夜又與小桃兒奔往磨鏡老人住宅，因他感覺磨鏡老人所說不盡不實，抵達後，果不出所料，屋中有六藍袍人隱伏，王岩向他們詢問來意，那六人之首冷聲譏誚，說要殺死他——

＊＊＊＊＊＊＊＊＊＊＊＊＊＊＊＊＊＊＊＊＊＊＊＊＊＊＊

輕歌逐醉月　生死兩同心

王岩仰天一陣豪笑道：「很好，你們是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適才說話的藍袍人道：「老三，你去收拾這小子吧。」

一名身材矮胖的藍袍人應了一聲，同時晃身一躍，一片刀光已向王岩壓頂而來。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此人出手一招，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勢，王岩焉能不心頭一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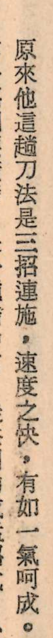
他正待出手迎擊，誰知小桃兒一聲嬌叱，已挺劍迎了上去。

他替小桃兒担心，但阻止已然不及，只得退過一邊，作隨時援救的準備。

其實小桃兒的一身功力還眞箇不弱，她那柄軟劍舞得像靈蛇一般，無論藍袍大漢的鋼刀怎樣威猛，始終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這位藍袍大漢，是他們六人中第二把好手，現在居然出師不利，被一個女娃兒纏得一籌莫展，瞧他那哇哇大叫的神情，可能氣得七竅都要冒出烟來了。

忽然，他刀勢一變，展開一趟十分罕見的刀法，兩招不到，小桃兒已窮於應付，陷入險象環生的惡劣處境。



原來他這趟刀法是三招連施，速度之快，有如一氣呵成。第一招攔腰橫劈，是一種踏中宮，走洪門的威猛招式，小桃兒內力較弱，軟劍自然會被他盪過一邊。

第二三招是一反一正，「倦鳥歸林」配合「暴虎離山」，刀光罩向小桃兒的全身，而來勢之疾，有如電光石火。

王岩大吃一驚，他估計藍袍大漢的刀法，不是小桃兒所能應付的。但，不待他有所行動，刀法如矢，兩名藍袍大漢逕向他左右攻來。

王岩怒哼一聲，一片凌厲的殺機，湧上他的面頰。

他像一股輕烟，由兩柄鋼刀之間倏地飄出，同時手爻子左右一帶，兩股鮮血已隨着慘嚎之聲狂噴而出。

他不再瞧看襲擊者一眼，右手突地一揚，手爻子像流星一般劃空疾飛，端端正正的插入與小桃兒搏鬥的那名藍袍大漢的咽喉之上。

舉手投足之間，連殺三名武功極高的對手，剩下的三名藍袍大漢傻了，每人的面具之後，是一片震駭之色。

「那位還有興趣？」王岩拔出插在藍袍大漢咽喉上的手爻子，神態瀟洒的把玩着，面頰之上，是一片令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爲首的藍袍大漢色厲內荏的一哼道：「天壞王郎，果然名下無虛，可惜自今以後，江湖上就不會再有閣下這一字號了。」

王岩哈哈一笑道：「江湖上有沒有王某這一號，不勞老兄關心，依王某相勸，你閣下還是先替自己打算一下的好。」

藍袍大漢身軀一震道：「咱們兄弟認栽，你還要怎樣？」

王岩一怔道：「三位認栽？這倒是一樁稀罕之事。」

他估不到這三名氣勢洶洶的藍袍大漢，竟然轉變得如此之快，不過這一招也眞够絕，他縱然不願，也非放過他們不可。

小桃兒撇撇嘴道：「這般下三濫的貨色，不認栽又能怎樣？我看，只要他們說實話，相公就饒了他們吧。」

王岩道：「好吧，朋友，你們將磨鏡老人弄到那裏去了？」

藍袍大漢道：「咱們沒有將磨鏡老人怎樣。」

王岩道：「眞的？」

藍袍大漢道：「你如果相信發誓，咱們兄弟可以發它十個八個都可以。」

王岩一哼道：「你們到這兒來做什麼？」

藍袍大漢道：「除了對付你天壞王郎，還能做些什麼？」

王岩道：「有道理，誰叫你們來？」

藍袍大漢道：「對不起，咱們不能夠說。」

王岩冷冷道：「看來還要王某費點氣力了。」

藍袍大漢道：「要動手麼？請便。要殺要割，咱們兄弟決不還手就是。」

王岩大怒道：「你想對王某耍賴？」

藍袍大漢一嘆道：「咱們每人都有家小，希望王大俠不要强人所難。」

王岩呆了一呆，道：「君子可以欺其方，王某不算君子，就算當一次傻瓜吧，不過，磨鏡老人是因王某才招致橫禍，閣下設若再堅持不說，王某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藍袍大漢咳了一聲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王大俠識見超人，何必對磨鏡老人之事如此認眞。」

王岩心中一動，暗忖：「這話不錯，那磨鏡老人可疑之處頗多，說不定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

於是，他點點頭道：「我相信你了，但希望各位不要再讓在下瞧見。」

轉身一躍，其快若風，逕與小桃兒向城外奔去。

在大清河畔，他停了下來，瞧着那孱孱流水，吁出一口無可奈何的長氣。

小桃兒瞧他一眼道：「相公！這似乎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泥潭，咱們會越陷越深的，回京師去吧，相公，事不關己，咱們何必自惹麻煩！」

王岩一哼道：「是龍潭虎穴，我也要闖它一闖，何況只是一個泥潭！再說，咱們是濕手抓麵粉，甩也甩不脫了，要不管行麼？」

小桃兒道：「他們不過是些江湖人物罷了，咱們如果抖開來，我不相信誰敢碰一碰郡馬大人一根汗毛！」

王岩面色一整道：「妳錯了，小桃兒，如此一來，江湖之上，就當眞沒有天壞王郞這一字號了。」

小桃兒道：「沒有就沒有，天壞王郞四個字難道能够當飯吃？」

王岩哈哈一陣狂笑道：「黃金有價，天壞王郞四字却不是黃金白銀可以買到的，而且那般頭戴面罩，身穿藍袍的傢伙，並不一定是江湖中人，說不定郡馬大人還嚇他們不倒！」

小桃兒雙目一睜道：「當眞麼？你說他們是誰？」

王岩道：「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官場中人。」

小桃兒道：「根據什麼？」

王岩道：「這般人武功不弱，如若是江湖中人，必然都是薄有虛名的人物，江湖上愛名重於惜命，決不會那麼貪生怕死，一見事情不妙，立卽服輸認栽，在官場中，此等軟骨虫就隨處可見了。」

小桃兒道：「相公！你這話過於偏激了，官場中也有不少風骨崢嶸，淸廉正直之士的。」

王岩道：「妳說的對，也許適才那幾個認栽保命的藍袍人，沾染官場陋習過深罷了。」

小桃兒牽着王岩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下道：「別管他們是什麼人了，還是說說磨鏡老人吧。」

王岩拾着小石子，一粒一粒的投入河水之中，半晌，才咳了一聲道：「我原以爲磨鏡老人，是一個名匠罷了，誰知他竟是一位莫測高深的神奇人物。」

小桃兒道：「我也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只是想不出其中的關鍵所在。」

王岩道：「如若妳去替他療傷，妳就可以發現許多疑點。」

小桃兒道：「什麼疑點？快說。」

王岩道：「一個穴道如果點傷四年之久，它附近的肌肉必會呈現枯萎之狀，任是何等功力之人，要打通那傷殘已久的穴道，將是一樁極端困難之事……」

小桃兒道：「你却替磨鏡老人打通傷殘四年的聾啞二穴。」

王岩道：「不，我替他療傷之時，他的聾啞二穴被人封閉決不會超過一盞熱茶的時間。」

小桃兒愕然道：「有這等事？那你爲什麼花了幾乎三個時辰？」

王岩道：「我如若立卽爲他解開穴道，豈不拆穿他的陰謀了。」

小桃兒道：「舊傷新傷一試便知，他不怕你瞧看出來？」

王岩道：「封閉他聾啞二穴的手法十分詭異，一般人很難分辨出來的。」

小桃兒道：「他腕脈被挑，八成也是騙人的。」

王岩道：「不錯，他雖然用白布纏着雙腕，却逃不過我用內力輕輕一試。」

小桃兒道：「這麼說他身後布幔之中，早已藏有高人了。」

王岩道：「是的，他原本不顧要我爲他療傷，最後與藏身幕後之人取得協議才接受的。」

小桃兒道：「他如此做法，究竟安着什麼存心？」

王岩道：「也許他與卞綠珠是同夥之人，也許……咳，此事複雜已極，猜忖太多反而徒亂人意。」

小桃兒道：「這當眞是一件無頭公案，我看相公還是省點氣力吧。」

王岩道：「咱們業已惹上是非，想甩手已勢不可能。」

小桃兒道：「那……那今後咱們怎麼辦？」

王岩道：「別人想砸掉王某的招牌，抹掉天壞王郞的字號，咱們不必去找，自會有人送上門來。」

小桃兒雙眉一揚道：「那麼咱們今後就會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時時刻刻要防人暗算了！」

王岩豪放的一笑道：「妳應該感謝我才是，除了天壞王郞，誰還能遇到如此刺激之事？」

小桃兒櫻唇一噘，道：「我寧願安安穩穩睡在你的懷裏，那大殺風景的刺激，還是讓別人去享受吧。」

王岩攬着她的纖腰，在她紅紅的櫻唇之上輕輕一吻道：「事到頭，不自由，這可由不得咱們了。」

小桃兒道：「相公！咱們明天去找濟南知府。」

王岩道：「找他做什麼？」

小桃兒道：「叫他替咱們調集一些人手，再派人通知郡主。」

王岩道：「不必，濟南府三班捕快對咱們幫助不了什麼，至於郡主麼……我想她如果能來，她會來找咱們的。」

小桃兒道：「照你這麼一說，咱們只好聽其自然了。」

王岩道：「我想是的。」

小桃兒不再說什麼了，嬌軀一歪，雙目一閉，向王岩的懷中躺了下去。

月影西斜，涼風掠水，躺在大淸河畔數星星，必然別有一番情趣與風味。

又是小桃兒却雙目緊閉，沉醉在另一領域之中。

那拂面微風，細細流水，顫抖的枝葉，唧唧的虫聲，構成一幅無比美妙的樂章，使她在男性的熱力中化成烟，變作水，她身心飄飄，有着已不存在的感覺。

但……

「小桃兒！麻煩來了！」

這當眞是怕什麼，有什麼，她需要安安穩穩的睡在他的懷裏，那大殺風景之事却偏偏找了上來。

小桃兒凝神一聽，除了前方的河水，身後及左右兩面都有了異乎尋常的音響。

雖然那音響極爲輕微，仍無法瞞過小桃兒的聽覺，因爲那三面都是蘆葦，人爲的響聲，與風拂蘆葦是大爲不同的。

小桃兒仍在王岩的懷中依戀着，只是皺着秀眉，張開雙目道：「怎麼辦？」

他雙臂一緊，將小桃兒的嬌軀摟得緊貼胸前，脚頭在地面用力一點，身形像一枝離弦强弩，貼着地面向河面急飛。當飛臨河心之際，突然伸手向水面一拍，身形忽然一個急轉，以夜鷹投林之勢，輕輕曳落於蘆葦之中。

他放下小桃兒，道：「不要聲張，瞧他們在搗些什麼鬼。」

小桃兒悄聲道：「咱們到他們的後面了？」

王岩道：「是的。」

小桃兒一嘆道：「適才像騰雲駕霧一般，相公，那是什麼輕功，何以會如此高明？」

王岩道：「想學麼？」

小桃兒道：「自然想了，幾時敎？」

王岩道：「總不能現在吧，聽，有人說話了。」

果然，一片驚訝之聲，由他們適才歇息的大石之處傳來……

「噫！人呢？」

「在石後吧，快仔細瞧瞧。」

「我瞧過了，大石後連鬼影子也沒有個。」

「哦，兩個大活人，難道變做淸風不成？」

「我看他們準是發現了咱們，然後貼着地面，爬到河裏去了。」

「有道理，咱們搜。」

「站着。」

這一聲叱喝，勢如黃鐘大呂，伏身十丈以外的王岩及小桃兒，也感到心頭一震，兩隻耳鼓半晌仍響個不停。

小桃兒芳心一懍，她正待張口出聲，却被王岩用手掩着，並附着她的耳旁道：「此人功力太高，千萬不可發出音響，咱們不要動，聽他說些什麼再作後計。」

小桃兒點點頭，同時還白他一眼，因爲他還不忘記佔便宜，說完話仍然親了她一下。

王岩只是微微一笑，立卽凝神注意起來，因爲那洪亮的嗓音又已飄入蘆葦。

「蠢才，這有什麼好搜的，除了咱們來時經過的蘆葦，河面一目瞭然，難道他還能潛在水中不成？」

「是，大人！但咱們明明窺見他們在的。」

「他們是在這兒的，不錯，你知道他是誰？哼，天壞王郞，機智無比，他會在這兒等死？收隊。」

語聲之後，是一陣衣袂飄風的音響，然後，一切都靜了下來。

王岩長長一吁道：「果然是官府中人，但他們那來的這麼多高手？」

小桃兒道：「你別瞧不起官家，據我所知，咱們王府中就養有幾位絕頂高手，侍衞之中也有不少功力不凡的，還有東西廠，他們網羅的江湖人物，更多得難以數計。」

王岩一嘆道：「時局動蕩不安，給予野心者莫大的誘惑，這也許是一場權力之爭，我眞後悔掉進這個泥潭。」

小桃兒道：「這要什麼緊，咱們回王府去，誰敢把咱們怎樣？」

王岩搖搖頭道：「來不及了，而且，天壞王郞豈是怕事之人！」

小桃兒噘着嘴道：「又是這一套理論，好吧，你說下一步咱們該怎麼走。」

王岩道：「咱們改裝，再回濟南。」

小桃兒道：「改裝，怎樣改法？」

王岩道：「妳等着，我去去就來。」

不待小桃兒再問，蘆葦微微一晃，他已倏然而逝。

約莫一炷香的時間，他已倏然歸來，一個包裹，一個紙包，一瓶美酒，是他此去的收穫。

「來，桃兒，咱們先吃點東西。」

他打開紙包，有燒鷄，有煎餅，那觸鼻的香味，立卽引起小桃兒的食慾。

塡飽肚皮，王岩再打開包裹，裏面衣履鞋襪，應有盡有，不過都是土貨，鄉下人日常穿着的東西。

王岩要小桃兒揀選着穿上，披肩長髮也打成兩條長長的辮子，然後取出一些零零星星的顏色，替她塗抹起來。

打扮好了小桃兒，他自己也扮成一個土老兒，最絕的是兩眼一翻，黑眼球全部不見，十足的一個瞎眼老頭。

小桃兒瞧瞧自己，瞧瞧王岩，禁不住噗哧一笑道：「這不變成一對活寶了，咳，咱們該怎麼稱呼呢？」

王岩道：「稱呼麼，只好委屈妳一點了。」

小桃兒道：「你扮得這般年老，我只能做你的侍妾了，這原本就是我的身份，有什麼好委屈的？」

王岩道：「不，一個鄉下的瞎眼土老頭兒，怎麼能娶妳這麼嬌滴滴的侍妾，咱們今後，要改作父女關係，妳應該叫我一聲爹。」

小桃兒一怔道：「什麼，爹！」

王岩哈哈一笑道：「嗯，乖女兒。」

小桃兒一頭鑽進王岩的懷裏不依道：「你欺負我，我不來啦。」

王岩捧着她的螓首，親了一個香吻道：「說正經的，桃兒，妳武功雖是不弱，但咱們的敵人均非等閒可比，爲了今後妳能獨當强敵，我想敎妳幾項高深而易學的武功。」

小桃兒大喜道：「當然好，是適才你使用的那項輕功？」

王岩道：「那輕功名叫蟄龍三變，妳內力不足，學了它不會有大用，待以後我替妳打通任督二脈再敎妳不遲。」

小桃兒道：「好的，隨你敎我什麼都行。」

王岩道：「我先敎妳一項步法，及三招威力絕倫的劍式，今後遇到强敵，縱然不勝，也可自保。」

於是，就在蘆葦之中，他倆開始敎學起來。

步法二十一步，劍法只有三招，直到第二天的傍晚，小桃兒才能運用自如。

「咳，相公，它們叫些甚麼？」

「誰知道，妳隨便叫甚麼都成！」

「什麼？敎你武功的人，會不告訴它的名稱？」

「敎我武功的是桐柏山絕澗古洞中的牆壁，那兒只畫着一些線條，我能知道它們叫甚麼。」

「啊，單憑牆壁上的線條就可以學會武功？相公，你實在太聰明了。」

「什麼相公相公的，別忘了，我是妳爹。」

「爹你個頭，哼，你既然是爹，今後就別想……」

「哈哈……娘子不要生氣，請原諒小生這一遭。」

小桃兒白他一眼，接着掩口一笑道：「我餓了，咱們到城裏去。」

王岩道：「到城裏可以，咱們還得需要點什麼花樣。」

小桃兒一楞道：「進城就進城，還要要什麼花樣？」

王岩道：「當然要囉，妳不瞧瞧咱們這身打扮？」

小桃兒道：「怕什麼？鄉下人進城的多的是。」

王岩道：「那可不同，也許咱們還逛逛一般鄉下人很少涉足的地方。」

小桃兒哦了一聲道：「但咱們能要些什麼呢？」

王岩道：「妳會不會唱曲子？」

小桃兒道：「會，我在王府本來是學唱曲子的，後來才被郡主要了過去。」

王岩道：「妳會唱些什麼？先唱給我聽聽好麼？」

小桃兒道：「我會唱的很多，可是餓得一點氣力也沒有了。你要聽，還是以後再說吧，咳，你問這個難道要我去賣唱不成？」

王岩道：「不錯，咱們到城裏買一把胡琴，我拉妳唱，逢場作戲嘛，又不是當眞賣唱。」

小桃兒道：「你的鬼主意可眞多，不聽你的，又不行，走吧，我已餓得受不了啦。」

× × ×

醉月居大酒樓，在濟南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消閒所在。

此地不僅山珍海味應有盡有，侍候客人的也都是年青貌美的北地嬌娥。

巳初時分，醉月居已經上了六成座，午時剛到，樓上樓下已是座無虛席了。

臨窗一面，有兩張桌子併排着，十三名頭戴面罩，身穿藍袍的大漢正在那兒據案大嚼。

他們的面罩是半月形的，整個面部，只有口鼻露在面罩之外，吃喝雖不得事，令人瞧來總有點像野鬼爭食似的。

這般裝扮詭異之人，引起全樓食客的注意，但他們神態之間，另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任何人瞧看他們一眼，就有一種混身不自在的感覺。

忽然，人們目光一亮，幾乎所有的食客，都不約而同的扭頭瞧向梯口。

那是一個老態龍鍾的瞎眼老者，扶着一個荆釵布裙的妙齡女郎，瞧他們那身土裏土氣的裝扮，怎能踏入這一擲千金的場所？

不過，瞎眼老者的懷中，正抱着一具胡琴，如果他們是賣唱的，那就應該別論了。

其實人們目光的焦點，並不是他們的裝扮，半數以上是集中在那妙齡女郎的粉頰之上。

桃腮帶笑，黛眉雙飛，含着三分羞意的櫻唇之邊，有一顆小小的黑點。

這顆黑點雖小，却顯得十分突出，像畫龍點睛一般，使這位美麗的姑娘容光煥發，散發着扣人心弦的媚態。

此時他們停身在梯口之前，那妙齡女郎螓首一抬，目光流轉，向樓上的食客掠了一眼，道：「爹！客人好多……」

瞎眼老者哈哈一笑道：「好，好，小蕊，唱個拿手的，讓大爺們開開心。」

「小蕊？這名兒取得好，果然像花蕊似的，芬芳嬌媚，一把掏得出水來。」

不知是那個缺德鬼這麼一嚷，立刻全樓哄笑，大聲喊起好來了。

小蕊似乎從未見過這麼熱烈的場面，嚇得嬌容變色，怯生生的藏在瞎眼老者的身後，那副小鳥依人的模樣，當眞是我見猶憐。

於是，又有人大聲叱叫道：「各位別這樣，讓她唱一個好聽的，別誤了咱們的耳福。」

這一叫喊十分有效，人們的喧囂立刻靜了下來。

瞎眼老者扶着小蕊的酥肩，道：「不要怕，小蕊，咱們爺兒倆是幹什麼來的？走，進去，只要逗得大爺們心頭一高興，咱們爺兒倆的生活說不定就可混過一年半載了。」

小蕊道：「是，咱們唱點什麼呢？」

瞎眼老者道：「揀拿手的就是，爺聽妳的。」

此時他們已走到樓中，小蕊停下脚步，紅着臉向瞎眼老者的耳邊咕嚕了幾句，瞎眼老者立即撥動琴弦，開始拉奏起來。

胡琴拉過門之後，一縷柔和美妙的瑯瑯嬌音，悠揚的向空際散播着。

「西樓月下當時見，淚粉偸勻，歌罷還顰。

恨隔爐烟看未眞。別來樓外垂楊縷，幾換靑春。倦客紅塵，長記樓中粉淚人。」

這是柳永的采桑子，描寫對歌女的留戀之情，由小蕊唱來，不僅詞意委婉，入木三分，那悽切動人的歌喉，眞箇能繞樑三日。

座中不少徵逐歌台舞榭，一擲千金的豪客，也不得不承認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於是，一陣叫好之聲，像春雷一般的响了起來。

半晌……

「太好了，也太悲了，姑娘，能不能讓咱們換個胃口？」

一唱百和，滿樓响應，小蕊縱然不願，也不得不再來一曲。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動，等閑妨了繡工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好，好……」

「姑娘能不能再來一個？」

「過來，妞兒，到這裏來唱，大爺賞妳一百。」

「一百？哼，你他娘的算那頭葱？」

喧嚷叫囂之聲，在樓中掀起高潮，瞎眼老者知道不能再唱了，否則可能會鬧出人命。

因而，小蕊在他的暗示下嬌聲叫道：

「大爺們……」

這一聲大爺們有如萬應靈符，滿樓喧嚷，刹那之間靜了下來。

「承蒙各位大爺愛護，小女子十分感激，不過今日時地不宜，那位大爺如肯賞光，咱們父女會在城南會仙客棧候敎。」

時地不宜，改日候敎，末了，還報出一個會仙客棧，只要是有心人，只要當眞是個玩家，此時此地，決不會再次找麻煩的。

果然，人們不再作額外的要求，小蕊父女也就滿載而歸。

× × ×

日影西斜，此時正當申初時分。

在會仙客棧後院的客房中，瞎眼老者斜依木榻，正目光灼灼的瞅着小蕊傻笑。

這瞎眼老者父女，自然是王岩及小桃兒了，他瞅着小桃兒的扮相，似乎在欣賞自己的傑作。

小桃兒腮帮子一鼓，哼了一聲道：「還笑呢，別人煩都煩死了！」

王岩道：「有什麼好煩的，瞧瞧人生百態，不是也很有趣麼？」

小桃兒道：「不到一個時辰，找咱們的就來了四批，你去瞧人生百態吧，我可沒有那份勇氣。」

王岩道：「別發愁，找咱們的不是都被店伙記應付過去了麼？你還煩什麼？」

小桃兒道：「如果來人硬往後院闖怎麼辦？」

王岩道：「咱們就叫他來時有路去時無門，大不了咱們再改改裝，怕什麼？」

王岩語音未落，前院已傳來陣陣叱喝之聲，小桃兒撇撇嘴道：「瞧你的了，我可不高興殺人。」

王岩道：「好，瞧我的吧。」

來人十分快捷，片刻之間，足音已達房門之外。

「老客官！有兩位一定要見見姑娘，小的攔他不住。」

是店伙的口音，他曾經接受王岩銀錢，要他回絕訪客的。

王岩微咳一聲，說道：「不要緊，請進來。」

門簾一掀，走進兩名頭戴面罩的藍袍大漢，四目灼灼向王岩逼視過來。

王岩立起身形，雙拳一抱道：「是那位大爺，請恕小老兒的失禮。」

這兩名藍袍人一高一矮，體形雖是不同，却同樣鬼氣森森，連那最逢迎的店小二也站得遠遠的不敢親近。

此時身形較高的藍袍人道：「兩位收拾一下跟咱們走。」

王岩一怔，道：「跟兩位走？到那兒去？」

藍袍大漢道：「咱們頭兒十分欣賞小蕊姑娘，瞎老頭你交上好運了。」

王岩道：「啊，那太好了，貴頭兒是誰？」

藍袍大漢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快跟咱們走吧。」

王岩微作沉吟道：「老漢雙目失明，不慣奔走長途，究竟要到那兒，還是請兩位說個明白。」

藍袍大漢不耐的道：「出城不足十里，咱們還帶來了馬匹，你如若行動不便，讓小蕊姑娘跟咱們去也是一樣。」

王岩道：「那可不成，老漢父女相依爲命，一時半刻也不能分開，好在只有十里地，老漢就跟着你們走一遭吧。」

語音一頓，再對小桃兒道：「蕊兒！快拾奪一下，住店的銀子，交給小二哥，咱們既已找到好客人，也許不必回來住店了。」

藍袍大漢哈哈一笑道：「不錯，只要小蕊姑娘好好侍候咱們的頭兒，你今後就算交上老運了，走吧。」

王岩不再說甚麼，與小桃兒匆匆收拾一下，便隨着兩名藍袍大漢走出店門。

門外有四匹馬，高個子藍袍人一馬領先走在前頭，王岩小桃兒順序跟着，壓陣的是身材較矮的藍袍大漢。

出「岱安門」，是通往中宮的大道，這條路除了往泰山進香的香客，及喜愛山水的騷人墨客，行走之人並不太多，此時夕陽西下，更是行人絕跡了。

馳過一道山脊，距濟南城約莫五六里地，王岩忽然大叫一聲道：「慢點，老漢想起一樁要緊之事了。」

走在前面高個子猛的一勒韁繩道：「瞎老兒，你窮吼些什麼？」

王岩道：「老漢忘了一件重要的東西，這該如何是好？」

高個子道：「你忘了什麼東西？値得這麼大驚小怪的。」

王岩道：「銀子，老漢將銀子放在被褥之下，被兩位一催，就忘了拿了。」

高個子道：「我還以爲是什麼貴重的物品，原來只是幾兩銀子，放心吧，老頭兒，只要咱們頭兒高興，他會賠你的。」

王岩道：「眞麼？你們賠得起麼？」

高矮兩名藍袍大漢，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

笑聲一轉，矮個子道：「這麼說必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是多少？說來讓咱們兄弟聽聽。」

（未完）

天殺星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郞雖受重傷，但仍伺機刺殺了陰陽老魔，回到化名花娘的如意嫂所住的及第客棧，這一切，全落入了改裝商賈的申無害和麻金甲的眼裏，麻金甲向申無害獻議，俟等如意嫂探知藏金地點後，向如意嫂方面着手，較爲容易，申無害聽計，耐心等候。如意嫂很溫柔體貼地爲三郞取來文房四寶，看他開出藥方便知三郞身受不輕內傷，這重的內傷，非經匝月療養不可，如意嫂實是等不及，但又無法催促說出藏金地點，只好施展狐媚手段，小心服侍三郞臥下，柔聲詢問他可已好點？

＊＊＊＊＊＊＊＊＊＊＊＊＊＊＊＊

美女半聲哼　淫漢終生恨

三郞道：「好多了。」

她柔聲又道：「要不要喝點茶？」

三郞道：「不要。」

她輕輕嘆了口氣，沒有再開口，這是一個轉折，她必須爲對方製造一個發問的機會，才能相機以話引話慢慢導入正題。

三郞聽她嘆氣，果然睜開了眼皮道：「你幹嗎嘆氣？」

她凝望着他，微微皺起眉尖，眼中流露出一片憐惜之色，隔了很久很久，才輕嘆着緩緩說道：「三郞……我說……其實我們只要生活得節儉一點，有了這二百多两金子，也儘够我們下半輩子過得舒舒服服的了，我的意思，實在不希望你爲了那些藏金，再冒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三郞微微一笑道：「風險都過去了，以後還有什麼風險？」

她皺着眉頭又道：「也許我是個天生的窮命，我眞不知道怎麼說才好，總而言之，我要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黃金，只要你不變心，再苦的日子，我也過得。」

三郞抓起她的手，緊緊握着道：「花娘，這些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

她帶着嗔意，飛了他一眼道：「既然你知道，就該聽我的話，爲什麼你還要對那些藏金念念不忘？」

三郞苦笑道：「如果早些日子，我沒話說。現在，你瞧瞧吧：我這一身傷，是哪裏來的？該吃的苦，都吃過了，那批金子等於已經到了手，你叫我放棄，你想我如何捨得？再說，知道這件事的，如今只賸下我們兩個人，只要我們不露口風，誰也不會知道，既然無人知道，就無風險可言。你想想還有什麼好担心的？」

她嘆了口氣，像是已經被說服了，三郞却像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接着道：「花娘，你坐船慣不慣？」

她轉過臉去，反問道：「爲什麼問這個？」

三郞思索了一下道：「今年河水冰結得很少，如果你不怕坐船，等幾天我們可以僱一條船，先放漢水，再轉江陵，然後溯江而上，直駛兵書寶劍峽。」

他停了一下，又道：「這樣大約需要兩個月的光景，比走旱路要慢一倍，不過

我可以在船上養傷算起來還是差不多。」

她替他鬆開領口的衣鈕，温馴地道：

「當然隨你的意思。」

三郎道：「你不暈船？」

她淺淺一笑道：「我舅父是靠船吃飯的漁父，我等於是在船上長大的，你說我會不會暈船？」

三郎高興地道：「那就再好沒有！」

她忽又皺起眉頭道：「那些黃金到手之後，少不了還要坐船離開，到時候要是落入船家眼裏，給傳出去怎麼辦？」

三郎笑道：「那棵藏金的古樹，離岸不過百步之遙，人坐在船上幾乎都可以望得到，只要我的傷好了，不難在更深人靜之後，人不知鬼不覺的做一次搬下來，船家怎麼知道？」

這正叫做：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揷柳柳成蔭！

她挖空心思，廢話說了一籮筐，都沒有套出個所以然來，沒想到在失望之餘，隨便問了一句，却獲得了答案！

她抑制着滿腔喜悅，輕輕拉了一下被頭，故意裝作生氣的樣子道：「好啦，好啦，話多傷神，你也該歇歇了。橫豎怎麼說都是你有理，算我說你不過就是！」

× ×

天什麼時候才能黑得下來呢？

× ×

住在第二進院子西廂七號上房裏的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羊百城，也在眼巴巴的等天黑。

兩人投進井家老店時，正好住的是花娘那個房間。

黑心書生剛一躺下去，便在炕上聞得一陣香味，他像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似的，突然從炕上跳了起來道：「這房間剛有女人住過！」

方姓漢子被他的沒頭沒腦的一嚷，忍不住有點冒火道：「女人住過又怎樣？」

黑心書生忙道：「不，不，我指的是這種香味！」

方姓漢子道：「這種香味使你想起了那個女人一定生得很漂亮，是嗎？」

黑心書生喘着氣道：「方兄別開玩笑了，小弟意思是說，這種香味很特別，一般娘兒决用不起這種香粉，用得起這種香粉的娘兒，就不該住進這種下等客棧，小弟這些年來，只在一個女人身上聞到過這種香味……」

方姓漢子眼中一亮道：「你是說……」

黑心書生道：「是的，就是三郎那小子的女人，韻鳳！」

方姓漢子一哦道：「眞有這回事？那麼快把店家找來問問看！」

店家很快的找來了。

店家的話，起初很令兩人失望。因爲那個瘦骨如柴的井老闆告訴他們：這房間過去幾天的確有女客住過，但那女人的長相，與他們所描述的並不相同，而只是一個單身跑江湖，靠耍猴戲爲生，名叫花娘的女人！

但是，黑心書生仍不死心。

他說：他對女人用的胭脂花粉很內行，不管是那一種胭脂花粉，他只要一聞氣味，便能辨別其優劣，甚至還能從氣味上辨別出它的牌子和價錢！

他要店家再想想。

想想這女人是不是眞的靠耍猴戲爲生，平時在生活言行方面，有無啓人疑竇之處？

因爲他堅信一個只靠耍猴戲爲生的女人，無論如何用不起這種上等的花粉，除非她耍猴戲只是一個幌子，在耍猴之外，尙有其他收入！

那位井老闆被逼不過，最後只好承認這女人在離去之前，確曾先後兩次，帶回過兩個男人，並且跟這兩個男人關在房裏喝過酒。

再問這兩個男人的身材面貌，証實兩人正是紅衣劍士馬如龍和那位假天殺星尙三郎！

臉上有疤的馬如龍只來過一次，以後即未見露面，三郎則來過兩次，那個叫花娘的女人，最後就是後者帶走的。

方姓漢子雖然不清楚馬如龍是何許人，以及「花娘」與「韻鳳」是否爲同一個人，但只要兩個男人裏面有一個是三郎，就已經儘够了！

於是，兩人重重的賞了店家，並吩咐不得張揚開去，然後便從井家老店走了出來。

三郎帶着那女人去了那裏呢？

黑心書生經過一再苦思，終於又想起一個地方：城隍廟後的那座閣樓！

地方是猜對了，只可惜晚了一步！

兩人抵達時，適値三郎離開不久，陰陽翁孫一缺和廟祝湯老頭的屍體尙未僵硬，但找遍廟前廟後，已經不見了那位三郎的人影子！

不過，經此一來，黑心書生可總算有了一個初步的交代了。

這一連串事實，不僅証明他說的四千兩黃金不是空穴來風，同時也証明他對三郎行踪之推測，完全正確無誤。

然而這也只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三郎那小子在殺害了陰陽翁孫一缺之後，又帶着那女人去了哪裏呢？

黑心書生絞盡腦汁，結果再度被他想出一個絕招。

他認爲他最初的構想仍然有效。

這也就是說：三郎帶着那女人——也許還有四千兩黃金——必然仍舊藏在城中某處，未曾離去。

至於如何方能找着這一對男女，他覺得最省事的辦法，就是由住在四方客棧的那些劍士去代勞！

他相信無情金劍在勞師動衆之餘，一定不會就此甘休。

劍士人多，行動方便，一對外鄉男女，無論走到那裏，都難免不引起別人注意，那些劍士只要發現了可疑的人物，一定會先回來向無情金劍報告，他們只須暗中把一個無情金劍釘牢就行了。

方姓漢子也覺得這的確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於是，兩人便選中這家及第客棧，準備等天黑之後，再潛入前面的四方客棧，察看動靜，相機行事。

只是兩人却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他們忘了在那些劍士眼中，他們兩個本身便是一對十足可疑的人物。

× ×

「蓬」！

「蓬」！

「蓬」！

有人在敲房門。

黑心書生以爲是送茶水的店小二，問也沒有問一聲，便走過去一把拉開了門閂了。

敲門的果然是店小二。

只是站在房門口的店小二，手裏並沒有端着茶水盤子，身後却跟了兩名目光烱烱的長衣漢子！

黑心書生抬頭看到這兩名長衣漢子，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因爲他一眼便認出這兩名長衣漢子，正是錦衣劍士中頗具名氣的「寒山秀士」徐奕秋和「鐵笛生」孔鳴！

店小二轉身指着兩人，結結巴巴的道：「這兩位大爺……說……說……」

黑心書生羊百城心頭雖然發毛，但仗着房中這時有個紮硬的靠山，表面上，還算鎭定。

他將店小二推開一邊，打量着兩人道：「兩位有何貴幹？」

鐵笛生孔鳴道：「找人。」

黑心書生道：「找誰？」

鐵笛生孔鳴道：「找兩個朋友。」

黑心書生羊百城道：「抱歉得很，兩位來慢了，我們這個房間，是剛剛才訂下來的。」

一直沒有開口的寒山秀士徐奕秋，唇角間忽然泛起一絲笑意。

他的一雙眼光，如同見了血的蒼蠅一樣，自從房門打開之後，就一直牢牢地盯在黑心書生的那一撮小鬍子上。

這時忽然微笑着接口道：「我們來得並不慢。」

他跨出一步，微笑着又道：「我們要找的人是誰，閣下心裏應該有數。」

就在這一瞬間，黑心書生心中忽然升起一個奇異的念頭。

他腦海裏突然出現一副四四方方的象棋盤。

他記得每一副象棋盤的中間，都刻有這樣四個字：「楚河漢界」！

目前的形勢，與一盤殘棋，又有什麼分別呢？

他跟方姓漢子混在一起，完全是出於迫不得已，除非眞能找到三郎，並追出那四千兩黃金，總有一天他會死在這姓方的手裏。

如今，他只須報出自己藍衣劍士的身份，跨過了脚下的門檻，便無異一下由「楚河」跨入「漢界」。

儘管以後見了那位無情總管，他必須爲自己何以會跟這姓方的走在一起，得大大費上一番唇舌，但無論如何，總不致落個死罪，這不比跟着姓方的，一天到晚担驚受怕強得多？

只是，這個念頭就像一個美麗的火花一樣，僅僅閃了那麼一下，就無聲無息的熄滅了。

向前跨出一步並不難。

但是，他比誰都清楚，只要他眞的這樣做了，這一步一定會變成這一生中最後的一步。

眼前的「寒山秀士」和「鐵笛生」就是一下變成十個「寒山秀士」和「鐵笛生」也不一定就能使他獲得安全，如今能保護他的人，只有一個，就是姓方的，所以他的選擇也只有一個，先把這個燙手的山芋抛給姓方的再說！

那個像侏儒似的店小二已溜得無影無踪。

院門口有人在張望，兩邊廂房的房門都打開了，只要有爭吵鬥毆的事情發生，永遠都少不了好奇的觀衆。

黑心書生主意打定，立即掉過頭去招呼道：「喂，老大，這兩位朋友很像是官廳裏派來的，你來陪他們聊聊吧！」

方姓漢子當然也已看出這兩名不速之客的來路，不過他並不像黑心書生那樣將兩人放在心上，閑言緩緩踱了過來，瞪着兩人冷冷地道：「兩位有何見教？」

寒山秀士輕輕咳了一聲道：「來向二位請教幾手易容術，兩位這兩撮幾可亂眞的小鬍子，實在令人佩服得緊。」

方姓漢子非常乾脆的頭一點道：「很好！」

他掃了兩人一眼，又道：「是不是就只來了你們二位？」

院門那邊忽然有人啞聲接口道：「如嫌人數不够，就把我老不死的也算上一個好了！」

隨着話聲傳來的，是一陣如鴨羣歸窠，使人聽了很不舒服的呷呷怪笑之聲。

方姓漢子轉向發聲之處望去。

只見擠在院門那邊的閒人，已向兩旁讓出一條通路，一個面目猥瑣身材瘦小的老頭兒，正由兩名一身勁裝的錦衣劍士護衞着，從人羣中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

這個小老頭兒，不消說得，自然就是天絕叟聶三公！

這邊的寒山秀士徐奕秋和鐵笛生孔鳴一見天絕老魔露面，兩人眼色一使，雙雙倒縱而起，人在半空中，雙肩微微一搖，只聽嘶嘶聲响，兩人身上的那襲天藍長衣，立即裂成數幅飄飄飛散。

人於院心落下，已變成一身勁裝，同時兩人手中，也分別多了一件兵刄。

寒山秀士徐奕秋拿在手中的是一把鐵骨摺扇。

鐵笛生孔鳴手中拿的則是一支鐵笛，笛身長約尺半，通體烏黑發光，可見這支笛子雖然名爲鐵笛，實際上却是純鋼所打造！

兩人在半空中，以內勁裂衣這一手功夫，不僅院外及兩廂閒人個個看得目定口呆，就連方姓漢子，也忍不住點頭表示讚許了。

天絕老魔出了院門，祇走了幾步，便沒有再向前走。

他身後的那兩名錦衣劍士，則於這時搶出數步，掣劍在手，嚴陣以待，與寒山秀士和鐵笛生正好排成一個四方形，把守住院子的四個角落。

方姓漢子緩步走下台階，來到院心中站定。

他面無表情地望着天絕老魔道：「人都到齊了沒有？」

天絕老魔呷呷怪笑着，說道：「你們不是還有一位嗎？那一位，怎麼不一起下來呢？」

方姓漢子皺着眉頭道：「請你少笑幾聲行不行？」

天絕老魔笑道：「是不是嫌老朽笑得不好聽？」

方姓漢子道：「閣下的笑聲，我勉勉强强還能忍受。」

天絕老魔道：「好涵養！」

方姓漢子道：「因爲我過去養過鴨子，也曾用鈍得生銹的鋸子鋸過木頭。」

天絕老魔大笑道：「好，好，形容得好，形容得妙，形容得妙極了！『像鴨子叫』！『像鈍鋸鋸木頭』！」

方姓漢子道：「祗是閣下笑起來的這副尊容，却令人有點生受不了！」

天絕老魔又復大笑道：「好！好！這叫做『激將法』，是嗎？噢，對了，老朽忘了請教，老朽得喊你老弟一聲『申帮主』？還是『方副帮主』？」

方姓漢子道：「閣下呢？閣下又如何稱呼？」

天絕老魔嘖嘖不絕道：「你們瞧瞧，瞧我們這位老弟多麼的鎮定，口齒又是多麼的犀利！這不禁使我又想起葛維義和薛應中兩位老弟當年的風采。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方姓漢子嘆了口氣，自語似的道：「我只聽說過碎嘴子的老太婆，却沒想到今天竟碰上一個嘮嘮叨叨的老頭子。」

他又跨上一步，嗔目沉聲道：「喂！我說，別他媽的耍寶了，你這個老猩猩有個完的沒有？」

天絕老魔一哦道：「老猩猩？」

方姓漢子道：「是的，老猩猩！就算是猩猩，也是猩猩之中又老，又蠢的那一種！」

天絕老魔點頭道：「我懂你老弟的意思，你是在逼老朽動手，這樣你便可以死得痛快些。」

他揚起臉，又道：「你是不是逼老朽動手？」

方姓漢子哼了一聲道：「罵你一聲猩猩，其實還是恭維了你！不跟你動手，跟誰動手？」

天絕老魔臉上忽然露出了笑意道：「老朽本有奉陪之意，只可惜你老弟這一聲老猩猩罵壞了。」

他笑着一指那四名錦衣劍士，說道：「劍王宮的劍士，尤其是錦衣劍士，一向很少以這種陣仗對付一名敵人，如今他們打算來個四對一，說來也儘够你老弟面子十足的了，先請他們四位來陪你老弟玩玩吧！」

方姓漢子冷笑道：「人家是以上賓之禮把你請來的，如今你威風擺足了，却準備來個隔岸觀火，眼看着別人家白饒四條性命，這說得過去嗎？」

天絕老魔微笑着正待開口之際，守在右上角的寒山秀士徐奕秋，已經有點忍耐不住，這時突然飛身撲出，口中大喝道：「你朋友也未免太瞧不起我們這些錦衣劍士了！」

人如怒矢撲出，手中那把鐵骨摺扇，也跟着刷的一聲，洒了開來！

這把鐵骨摺扇一經洒開，足有頭號銅鈸大小，這時舞在那位寒山秀士的手中，就像無數隻巨大的黑蝴蝶在空中相互追逐，忽上忽下，閃飛不定，由扇面帶起的霍霍之聲，脆如裂帛，懾人心魂！

方姓漢子雖然未將這些劍士放在心上，却也不敢完全置之不理。

他容得一股勁疾的氣漩當頭罩下，這才霍地轉過身去，抬起手腕，一掌拍了出去！

那知道他一掌剛剛拍出，那位寒山秀士已經霍的一聲收攏摺扇，半空中一個倒翻，正好藉着他這一掌之力，人如斷鳶，飄然而退。

方姓漢子正納罕間，身後斷喝又起：「看劍！」

喝聲發自那兩名持劍的劍士之一。

這名劍士守的方位，是左下角，與寒山秀士的右上角正好遙遙相對，方姓漢子一轉身，便等於將身後空門，完全交給了他。

這名劍士名叫艾玄，外號玉馬劍客，是無情金劍艾一飛的堂姪。

這位玉馬劍客不但長相有點像無情金劍，就是在性格方面，也與無情金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爲人心胸高傲，不苟言笑，看重榮譽，有逾生命。

他待喝出一聲看劍之後，方點足離地，躍身一劍向方姓漢子後背心，疾刺了過去。

方姓漢子冷笑一聲：「來得好！」

這次，他沒有轉身，甚至連掉頭看也沒有看一眼。

口中喊着來得好，雙臂微張，人往後仰，曲腿輕輕一蹬，整個身軀突然向後平平射出！

他的身軀平直得像一條綫，玉馬劍客向前刺出的劍，也平直得像一條綫。

兩根綫高度相同，去勢也相同，都在朝向一點集中。

如果雙方均不改變速度和方向，玉馬劍客的劍尖，將不難正對着方姓漢子的頭蓋骨，一劍到底，直貫心胸！

院門口及兩廂的那些住客，見了莫不駭然失聲驚呼。

他們雖然不懂武功，但對這種一目了然的危險，總是看得出來的。

一個人武功再高，終究是血肉之軀，兵刃之利，莫過刀劍，難道一個人眞能把頭蓋練得像鋼鐵一樣，連鋒利的刀劍也不在乎？

可是，說也奇怪，中途撤招的，結果竟是玉馬劍客，而不是方姓漢子。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雙方距離縮短到只剩下不及一尺之際，玉馬劍客不知看出了那一點不對，突然去勢一沉，雙足落地，腰馬一挫，收回長劍，同時一個虎騰，向斜側裏閃開丈半許。

更奇怪的是，方姓漢子雖然沒有看到玉馬劍客艾玄這些動作，却跟看到了沒有兩樣。

玉馬劍客沉身落地，他的去勢也跟着一沉，雙掌反向肩後按下，明明離地面尚有好幾寸，却好像已經撈着實物一般，雙腿一挺，人如風車似的一翻，輕若柳絮，悠然站立！

遠遠圍着的住客，不禁齊於心底喊了一聲好，同時也長長的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只見院中人影晃動，如飛躍起落，玉馬劍客艾玄退回原位，左上角的鐵笛生和右下角的另一名劍士，則雙雙大喝一聲，同時飛身撲出！

現在，方姓漢子完全明白過來了。

怪不得老傢伙剛才任他如何相激，也不動火，原來這是對方早就擬定好了的策略。

先讓他跟四名劍士週旋，一方面可以達到折騰他的目的，一方面則可以看看他究竟是「申帮主」還是「方副帮主」？以及兩人的武功，究竟是什麼路數？另外一個好處，便是等他成了强弩之末，還可以捉個活口，擴大事功，慢慢消受！

這次的四名劍士，從出手看來，顯然都是經過挑了又挑的頂尖人物。

他如果仍像以往那樣，直着腸子行事，縱然能將其中一名或兩名劍士斃於掌下，他也必須付出可觀的代價。

無論他是「申帮主」還是「方副帮主」，對方應該不會不知道他們兩人的厲害，而對方明知道厲害，仍然不惜出此下策，可見這一切也在對方計算之中，換句話說：這四名劍士，是準備用來犧牲的可憐虫！

方姓漢子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咬牙切齒。

他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失過一次手，前前後後，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也不知道已有多少。

在他來說，殺一個人，幾乎比捏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而他，也是天生的一副硬心腸，每次殺了人，他從不回顧，更不用說對那些死者憐憫之心了。

可是，今天不知道是何緣故，他竟對眼下這四名劍士，突然由衷生出一股憐憫之心。

他知道劍王宮的劍士要想披上一襲錦衣，不是件容易事，要練成四人如今這等身手，更不容易！

但是，在旁邊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老傢伙心目中，却好像等閒死上幾個人，根本算不了什麼。

好像只有他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人物。

爲了他這個重要的人物，似乎誰都該隨時獻出自己的生命，好讓他的地位更高，讓他的名氣更大，讓他一天比一天顯得更重要！

是的，他可以殺死這四名劍士，雖然得費一點手脚，但結果並沒有兩樣。

同時，這四名劍士也許眞的不是什麼好人，也許眞的該殺。

但是，他殺人，只是爲自己，自己想殺的人，他才會殺。

他不會受別人的安排，爲別人而去殺人。

退一萬步說，他即使願意爲別人殺人，他也不願爲這個人鬼兩不像的老傢伙殺人。

如果一定要他殺人，他也只殺一個人，就是這個老傢伙！

他殺得了這個老傢伙嗎？

他知道他殺不了。

至少目前辦不到。

如果他能殺得了這個老傢伙，他早不會等到現在了。

剛才，他跟寒山秀士在廂房門口說話的聲音並不大，而這老傢伙遠在七八丈外的院門口就聽到了，單憑這份功力，他便知道遇上了勁敵。

老傢伙上次在楊家莊出現時，顯然掩藏了眞面目，那是爲了一個魚龍掌。

如今老傢伙誤以爲黑心書生就是天殺星，兩條大魚都已經進了網，當然用不着再做作。

老傢伙見面露的那一手，對這老傢伙自己來說，還是太早了一點。

這正好提高了他的警覺。

他昨天幾乎墮入三郎那小子的陷阱，那是因爲他不知道小子是個冒牌貨，他信任的是天殺星。

在他心目中，天殺星是條漢子，不是一條漢子，絕沒有勇氣與劍王宮作對。

而他早在幾年之前，便知道劍王是個僞君子，他是從澶關一個婊子那裏得來的消息。

那婊子當然不知道什麼劍王不劍王，但是他知道，有人偷偷進了妓院，外面竟有好幾名錦衣劍士，扮着普通人，爲他把風，爲他守衛，這個人會是誰呢？

一個討了七房妻妾的人，還玩婊子，會是一個好人嗎？

所以，他相信天殺星。

相信天殺星至少不會以下三檻的手段謀算他，如果誰因此便以爲他是個有勇無謀的莽夫，那就錯了。

他並不是一個莽夫。

他在走向院心時，就已看出今天形勢對他不利，他之所以不願一走了之，是因爲他不想示弱於人。

他知道他雖勝不了這個老傢伙，但如沒有這些劍士，這老傢伙也一定奈何他不了，他至少還可以拚上一拚。

但是，現在他的想法不同了。

現在他連受一點輕傷也不願意，他要保有全部精力，然後再找個機會，跟這老傢伙算帳！

所以，當鐵笛生和另一名劍士分從左右攻來時，他只當沒有那回事，足尖一點，逕向寒山秀士立身之處撲了過去！

寒山秀士大感意外。

因爲他想不出方姓漢子有什麼理由會在這個時候，竟置鐵笛生與另一劍士之攻擊於不顧，而寧冒背腹受敵之險，向他猛撲過來。

不過，他馬上就想通了。

因爲當他閃身讓開一旁，正待發出一記虛招，打算將對方重新引回院心時，方姓漢子已如流矢一般，從他身邊一掠而過，人像波浪似的，輕輕一個起伏，便於越過院牆後消失不見！

寒山秀士微微一呆，正擬從後騰身追去時，天絕老魔忽然沉聲喝道：「用不着追了！留在廂房中的那個，才是正主兒，快替我過去把西廂圍起來！」

四名劍士這才知道跑掉的不是天殺星，而是那個姓方的副帮主，於是四人精神一振，趕緊攏成一個新的包圍圈，戒備着向西廂緩緩逼了過去。

沒想到四人剛移動脚步，廂房中的黑心書生已除去易容藥物，以本來面目，帶着一臉笑容從房中走了出來。（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在梵淨山莊中，藉風雲叟之助，揭發了無雙門的嫁禍詭計，風雲叟也把被無雙門迷失了心智的萬家昌震醒過來，更暗中施展激將法，激使三湘大俠董建君、劍胆書生楊天池、玉面神判田正心三人含怒而去。事情平息後，大莊主凌宏斌另設酒宴欵待風雲叟，席間周震川要請風雲叟爲閃電娘子武瑛醫治迷心症，風雲叟不待席終便偕周震川離開梵淨山莊，風雲叟答應傳授周震川明心奇技，但却要他負担起渡化天南異丐，使他迷途知返，重新做人，洗去他爲丐帮帶來的一生罪孽——

屋漏逢夜雨　運蹇遇邪神

勸一個人改過自新，這件事說難不難，說不難又難到了極點，有時甚或根本辦不到，想風雲叟他自己，爲了天南異丐，放棄丐幫幫主不當，暗中對他不知盡了多少心血，但結果天南異丐還是怙惡不悛，去復助桀爲虐，作惡江湖，由此可見天南異丐其人惡性之重大，已是深入膏肓，不可救藥的了。

周震川略一思量之下，深覺這副担子實在重大極了，再加天南異丐年事已高，自己縱有任勞任怨之心，作此極大之承諾，但時不予我，也是枉然。

周震川一陣沉吟，不由一時說不上話來。

風雲叟見周震川如此猶豫不決，顯見大事臨頭，便失了担當，心中不由甚是失望，冷笑一聲，道：「不敢担當，是不是？」

周震川劍眉陡然一軒，朗目神光電射而出，縱聲一笑，道：「晚輩年事雖輕，功力未足，但却當以天下爲己任，老前輩交付的這副担子，晚輩並非不敢承担，而是覺得其中頗有商榷之處，是以晚輩未便盲目首肯。」

風雲叟冷冷的道：「能當就能當，不能當就不能當，那有這麼多嚕嗦。」

周震川正色道：「君子千金一諾，言重如山，豈可不愼始愼終，晚輩如但求得遂心願，妄自承諾，到頭來事與願爲，晚輩固落不信之譏，同時豈不也誤了前輩的素願！」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話遽然聽入風雲叟耳中，很使風雲叟不以爲然，但畧一深思之下，風雲叟已是觀感一變，暗自點頭不已，舒色一笑道：「算你不苟言行，但你得說點理由給我老花子聽聽。」

周震川道：「晚輩正要就教老前輩。」

風雲叟道：「開門見山的說吧！」

周震川道：「第一點，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天南異丐春秋已盡，時不我予，晚輩就算答應了老前輩，難道叫晚輩承担這無窮之憾麼？」

風雲叟道：「時也命也，這與少俠的承諾無關。」

周震川道：「第二點，如天南異丐萬惡貫盈，非死不足以平天下之怨，晚輩不敢因小義而負天下。」

風雲叟長眉一皺，「嗯！」了一聲，答不上話來。

周震川接着又道：「第三點，在某種情況之下，天南異丐正肆虐行兇之際，非取他之命，不足以保人之命，如要晚輩先犧牲別人，而待他日後之放下屠刀，此種損人求信之事，晚輩亦不敢爲之。」

只求渡化天南異丐個人，而置他人安危不顧，這種偏而不中的行爲，實在也說不過

去。

風雲叟過去認爲天經地義的事，現在被周震川三言兩語說得毛病百出，自己都覺得理虧，難以強詞反詰，不由長嘆一聲，道：「那依少俠之意呢？」

周震川道：「晚輩只能答應老前輩盡力而爲，而是福是禍，還得看他自己的作爲，晚輩不能姑息養禍。」

風雲叟聽了周震川後面那句話，不由心弦一陣猛震，冷汗浹背而冒，喃喃自語道：「我……我……姑息養禍了麼？」

周震川道：「天南異丐身懷奇技，出而助桀爲虐，禍及江湖，平心而論，老前輩不能謂之無失。」

風雲叟雙目一瞪道：「你知道多少，施雷向你說了些什麼？」

周震川道：「施前輩能告訴晚輩些什麼？老前輩應該自己清楚，晚輩所言，都是從觀察推理中得來。……」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也許老前輩之維護天南異丐，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晚輩不難想像，老前輩也必是對付什麼人有了某種承諾，區區之見，不知是也不是？」

風雲叟苦笑一聲道：「說得不錯，可是老花子情形與你不同別無選擇餘地。」

周震川「啊！」了一聲，道：「那是令師的遺命了！」

周震川這時智珠活潑，循理推演，道來都是不爭之事實，有如目見耳聞。

風雲叟聽得語語心驚，毛骨悚然，暗暗忖道：「先師遺言，老夫從未在人前道及，就唐師弟自己都不知道，此子竟能臆斷測知，其聰明才智，常人難及，剛才聽了他的話，實含至理，老夫倒不可固執己見了。」

心念轉動之下，風雲叟不由得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敝師弟天南異丐，不僅是老花子唯一師弟，而且也是先師唯一獨生愛子，先師一世英雄，唯恐敝師弟有辱門楣爲念，老花子臨危受命，務以導納敝師弟歸正爲志，就目前情形看來，老花子已有力不從心之感，是以有心借助大力，以全師命，現經少俠當頭棒喝，老花子已有所悟，就此作罷！並請見諒。」

周震川想不到老花子風雲叟如此通情達理，暗暗吁了一口氣，正待設詞探問風雲叟口風，是否仍願將那「明心」奇技相傳之際，風雲叟接着又道：「老花子本待帶你去一處地方，現在已經沒有必要了，老花子就現在就把那『明心』奇技傳了你吧！」

周震川大喜過望，道：「老前輩從善如流，令人可敬可佩，晚輩爲天下蒼生謝過老前輩了。」

說着，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

風雲叟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之後，又送了周震川一瓶現成的解藥，神情黯淡的疾行而去。

風雲叟如此深明大義，周震川感佩之餘，心中也暗暗打定主意，但凡能成全天南異丐時，一定盡其所能，以促迷途知返，無貽唐家之羞。

周震川仰頭看了一看天色，只見月影西沉，繁星漸隱，已是將近黎明時分了。

心想梵淨山莊鬧了一夜，只怕這時都已入睡休息，這時回去，豈不干擾了他們，於是在附近找了一處地方，四周畧作護身安排，佈置了一個小小的奇門陣式，便席地而坐，凝神屏息，運功調息起來。

連日來的兼程急行，身心都已相當疲憊，片刻之間，便入了物我兩忘之境。

周震川一口氣調息了二個多時辰，睜開眼來，已是艷陽高照，眼前一片閃閃金光，他但覺頭清目醒，精神充沛，全身激蕩着蓬蓬勃勃的朝氣，不由豪與大發，仰頭發出一聲震天長嘯。

嘯聲掀天而起，穿雲排空，四山皆應，遠近相和，繚繞不絕於耳。

周震川一陣仰天長嘯，舒展了胸懷，便也不再回轉梵淨山莊，路轉回頭，奔向秦仙子隱居的烟台翠谷而去。

周震川一路飛奔急趕，到得烟台翠谷，見了秦仙子，誰知道迎頭被澆了一頭冷水，閃電娘子武瑛竟然在嚴加防範之下失了踪。事已如此，周震川只好一嘆別了秦仙子，去找史翀，兩人相見之下，史翀劈頭便道：「周少俠，你這一走，可出了大事了。」

周震川一震道：「出了什麼事？」

史翀道：「大先生完了。」

周震川驚愕得一怔道：「他死了！」

史翀心情沉重，口不擇言，一見周震川以爲大先生死了，才意會到措詞不當，把話說錯了，忙又解釋道：「他老人家倒沒死，却落到他們手中去了。」

說句無情的話，他死了倒好，如今落到了對方手中，這個問題可就嚴重了。

周震川一張玉面頓時變得慘白，神色爲之一沮道：「他是怎樣失事的？」

史翀嘆了一聲，道：「都是壞在自己人手裏！大先生爲雲貴道上同源，出了一輩子的力，想不到結果還是倒在自己人手裏！……」接着，把他知道的告訴了周震川。

原來，彭大先生威領雲貴黑白兩道，平日何等被人尊崇，但經無影毒神童子希一鬧之後，自覺面上無光，大是氣惱，雖然將「三山令」交給了周震川，仍然難消心頭之氣。於是，暗中佈置，準備給「無雙門」一個無情反擊，先召集了幾個得力人手，進行策劃，誰知事情就出在他那心腹老友手中，想不到其中竟然有人出賣了他，暗施手脚，先制住了大先生與忠貞不貳的人，然後開門揖盜，把「無雙門」請進了大先生那隱居的地方，於是大先生就落到了「無雙門」手中。

周震川只聽得搖頭嘆息不止……。

驀地，周震川心中一動，道：「他們是用什麼手脚暗算大先生的？」

史翀道：「據暗中傳出來的消息，好像用的是毒。」

周震川沉思了一陣，雙眉微微一舒道：「他們事後怎樣對待大先生？」

史翀道：「表面上對大先生還是尊崇得不得了，暗中怎樣現在還看不出來。」

周震川道：「大先生的態度呢？」

史翀道：「也沒有明確的表示。」

周震川接着又問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只不知這『三山令』還管不管用？」

史翀神情一肅道：「照雲貴道上規矩來說，『三山令』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權力

表徵，不會因人而異，但大先生在雲貴道上恩威之隆，非比等閒，他的個人影響，很可能使『三山令』的權力大受拘束……不過，雲貴道上仍多理智勝於感情之士，『三山令』也絕不會毫無作用。」

周震川一嘆道：「那將來雲貴道上一定是支離破碎，各謀其政了。」

史翀點點頭道：「這是雲貴道上的不幸。」

周震川目光一凝，定在史翀臉上道：「史兄，請問你的立場如何？」

史翀似是料到周震川有此一問，毫無驚訝不安之色，冷靜的說道：「小弟已奉『三山令』在先，自是以『三山令』爲依歸……。」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聲音一揚，道：「凡我已接獲『三山令』道上朋友，日前都已表明態度，唯『三山令』是聽，決不以私廢公，好請少俠知道放心。」

周震川伸手緊緊的握住史翀臂膀道：「史兄……。」

史翀截口道：「少俠，我們是爲了自救，也是爲了救大先生，別的話就請你不必說了。」

史翀不但深明大義，而且表現得剛毅果決，感人肺腑，周震川縱聲一笑，又緊緊的握了史翀兩下，道：「肝胆相照，言盡於此。」

史翀肅然道：「朋友們都已枕戈相待，候命而動。」

周震川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我們不知己不知彼萬萬妄動不得。」

史翀道：「依少俠之見？」

周震川道：「小弟想暗中去看看大先生，不知有沒有辦法可想？」

史翀道：「小弟想法試一試。」

周震川道：「大先生之變，使小弟不得不改弦更張，此刻小弟另要跑處地方，相托之事，有請多多勞神。」說着，雙拳一抱，縱身躍起，偬偬而去。

大先生出了問題，武當方面如何，周震川實在放心不下，三言兩語，把話說清，又急急忙忙趕向武當掌門人駐蹕之處而去。

周震川一口氣趕到那深山小道觀之前，只見道觀附近處處都是殘枝斷樹，分明此間已發生過一次激烈的惡鬥。

他三脚兩步，走向門前，一推觀門，觀門應手而開，觸目之下，只見觀內一片零亂，已經遭了破壞。

觀內到處血漬斑斑，顯見這一仗打得慘烈無比，只不知武當掌門人他們凶吉如何？

周震川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殘破的觀內轉了一遍，聊寄憑弔之情後，正待跨步而出之際……

忽然，一聲陰森森的冷笑之聲，傳入他耳中道：「你就是周震川麼？老夫有候多時了！」

周震川身形一凝，提起一口眞元內力，佈滿全身，緩緩旋轉身去，只見身後並無人影。

但這時，觀門却嘭的一聲，在他身後關上了。

周震川藝高人胆大，甚至「日月五行輪」都不撤出，冷笑一聲，道：「鬼鬼祟祟，見不得人的東西！」

話聲出口，只見一個胸垂白髯，身披黑袍，面如死灰的黑瘦老人，慢步從後門走了進來。

此人身後，隨着二個十三四歲的幼童，一個手捧斑紋古劍，一個手托硃紅大葫蘆。

其人生像鬼氣森森，却擺着這種架勢現身出來全沒把周震川放在眼裏的樣子。

周震川見的人雖多，也不禁心頭凜然微震，不敢疎神大意。

只因事實很顯明的擺在眼前，以武當三老之能，都被趕出此地而去，其人身手之高，可想而見，看這黑袍人的架勢，就可知是他下的手。

周震川正待開口，那黑袍老人又搶先說道：「你是不是就是周震川？還不回答老夫的話！」

周震川聽他言詞托大，老氣橫秋，不由也扳起面孔，冷冷的道：「不錯，區區正是周某人，你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那黑袍老人翻眼一瞪道：「你連老夫是什麼人都看不出來，你還在江湖上稱個什麼人物？」

周震川見他如此狂傲，心中大感不悅，存心故意氣他一氣，冷笑道：「憑尊駕這副裝模作樣的德行，料來必是無名之輩，不說也罷。」

那黑袍老人氣得哇哇大叫道：「你小子有眼不識泰山，老夫化血天王曹大滿可是無名之輩，哼！眞是孤陋寡聞，無知已極。」

周震川暗暗忖道：「此人如此容易激動，不管他有多厲害，總有可乘之機。」

看到化血天王曹大滿的易於激怒，回心一想，覺得自己也同樣未能完全控制自如，當下態度一變，面色一展，帶上一道笑容，抱拳道：「原來是曹天王，久仰，久仰！」

化血天王曹大滿面色稍霽，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你既已知道老夫是什麼人，現在可以束手就縛了吧！」

周震川淡淡一笑，道：「在下與天王素未謀面，無怨無仇，一見面天王就要在下束手就縛，以天王的威望，總該說出個道理來吧！」

化血天王曹大滿被周震川兩句話，說得沾沾自喜，一臉得色，道：「本天王自然要給你一個明白。」

周震川暗笑一聲，忖道：「滿則溢，狂則損，待我摸清你底細，你就知道你的虛名唬不住人了。」接着，欠身道：「在下洗耳恭聽。」

化血天王曹大滿見周震川越來越有禮貌，想是已爲自己威名所懾伏，爲示大方，坦然說道：「有人出了萬兩黃金，三件稀世珍寶，請老夫出來收拾你，你知不知道。」

周震川一笑道：「在下的身價有這樣高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老夫得人錢財，與人消災，那管你身價的高低。」

周震川道：「如果在下加倍奉贈，不知天王放不放得過在下。」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黃金有價，奇珍難見，你如果沒有比他們更好的奇珍，

縱是給老夫一百萬兩黃金，也免談。」

周震川原只是拿話試一試他，想不到他竟然鬆了口，不由暗笑一聲，道：「在下黃金倒沒有幾兩，稀世奇珍却有十幾二十件，不知天王有沒有興趣一談？」

化血天王曹大滿怦然心動，盡管如此，但只淡淡的道：「你有些什麼稀世奇珍，先說出來老夫聽聽。」

周震川道：「在下所有的珍寶，件件都是無價之寶，單只其中多情仙子的『墨玉耳墜子』一項，就足抵得過你所得的那三件奇珍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話聲一低道：「老夫也聽說那『墨玉耳墜子』到了你手中，你眞願將那『墨玉耳墜子』送給老夫嗎？」

周震川道：「說老實話，在下乃是不敢與天王爲敵，並非心甘情愿。」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你這小子很聰明，將來一定長命百歲，你把『墨玉耳墜子』取出來，老夫助你脫險就是。」

周震川心神一凜，道：「天王的意思是說，這道觀四週另有埋伏？」

化血天王曹大滿點了一點頭，道：「這裏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是你小子洪福齊天，對了老夫的味口，還不快快把『墨玉耳墜子』交給老夫，老夫好設法助你逃生。」

周震川默運神功，暗察了一下，搖了一搖頭道：「道觀四週好像沒有埋伏得其他人手呀！」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誰不知道你鬼得很，要讓你察覺得出來，你會跑來自投羅網麼？」

周震川一皺劍眉道：「他們既然設好了天羅地網以待在下，又何必再勞動你天王前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他們請老夫而來，是生擒活捉你，如果老夫失手，只要你一冒出觀外，便屍骨無存了。」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你不是危言聳聽吧！」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笑一聲道：「你要不信，你就出去試一試，只是那時候老夫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了。」

周震川道：「這樣說來，這觀內倒比外面安全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目前可以說是比較安全。」

周震川懂得他的意思，如果不給他「墨玉耳墜子」，就在道觀之內也不安全了，但是他身上那有什麼「墨玉耳墜子」，那「墨玉耳墜子」已經給皇甫秀華帶走。

話又說回來，那「墨玉耳墜子」就在身上，周震川也不會就此送給化血天王曹大滿。

周震川心中暗自思量道：「這老魔頭說的話，只怕不假，『無雙門』不是不知道我的能耐，既然張網以待，自是謀定而動。我倒不可等閑視之，逞能招禍。」

周震川胆大心細，謀勇兼具，看出了當前處境奇險，腦筋一動，突出奇峯的問道：「你知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寧可花那麼的代價，請你出來生擒活捉在下？」

化血天王曹大滿搖頭道：「老夫懶得想這些不關緊要的事。」

周震川道：「在下倒是知道，你要不要聽一聽？」

化血天王曹大滿臉色一沉，冷冷的道：「老夫沒有時間和你囉嗦，想要命，你就把『墨玉耳墜子』交出來。」

周震川道：「墨玉耳墜子可以給你，但在下要先把話說完。」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貪「墨玉耳墜子」，只有又忍了下去，道：「那就快說。」

周震川道：「告訴你，他們想的，也就是在下的『墨玉耳墜子』！」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老夫知道，誰不想要！」

周震川道：「在下早就防到這一着，所以沒把『墨玉墜耳子』帶在身上，放在一個極隱密的地方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立時翻臉道：「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忽的欺身向前，右手一伸，五指箕張，抓向周震川。

周震川閃身疾退，搖手叫道：「慢來，你就是擒住了在下，也只是替人作嫁衣裳，得不到『墨玉耳墜子』了！」

貪婪之念，勝於一切，化血天王曹大滿收勢道：「現在老夫還不是得不到墨玉耳墜子。」

周震川道：「在下可帶你去取呀。」

化血天王曹大滿猶豫地道：「你的話老夫不敢相信。」口中說不敢相信，其實已是想冒險一試了。

周震川道：「你是怕我跑了？」語氣之中，隱含激將意味。

化血天王曹大滿自視奇高，雖聽說周震川難鬥，但見他這般年輕，雙目神光，也沒有什麼出奇之處，所以並未把他放在眼裏，閑言之下，一笑道：「你在老夫手下跑得了麼？」

周震川星目中閃動着輕蔑之色，道：「那你還怕什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怒氣勃勃的道：「老夫怕什麼！」

周震川道：「在下是以寶換命，對誰都一樣，對你化血天王並無偏愛，現在是龍游淺水遭蝦戲，給你便宜你不要，那你就擒我去，得你那三件賞賜好了，我就不相信，有了『墨玉耳墜子』換不回這條命來！」

化血天王曹大滿在周震川面前如此托大，眞要動起手來，化血天王曹大滿有一千條命也完了。

周震川之如此忍氣呑聲，是確信化血天王曹大滿所說的話不假，「無雙門」在道觀四周佈下了天羅地網，不到最後關頭，犯不着用自己生命作賭注。

這就是周震川的有勇有謀，能屈能伸，非一勇之夫所能比擬的了。

周震川態度一硬，挑逗得化血天王曹大滿貪念更熾，一點頭道：「好，咱們一言爲定，老夫助你脫險，你將『墨玉耳墜子』爲酬……」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老夫雖不怕你跑了，但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你背過身來，讓老夫點了你的穴道，咱們就離開此地。」

周震川道：「不行，你要是突然又改變了心意，我豈不成了俎上魚肉。」

化血天王曹大滿惱怒的道：「老夫一諾千金，豈是背信食言之人。」

周震川道：「在下相信你是言而有信

之人，你這樣點我穴道，是不是還是怕我跑了，那是說你並不相信在下了，哼！在下是怎樣的人，我想你不必要我自己再介紹了吧！」

化血天王曹大滿顯然不願放棄這個得到「墨玉耳墜子」的好機會，矢口否認道：「少俠，你完全誤會老夫的意思了。」

周震川道：「你是誠意也好，誤會也吧，但我不能不小心從事，人道是退財免災，我要成了花錢買禍，生死事小，這人我可丟不起。」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你要不裝做被老夫所擒，由老夫將你帶離此地，揷翼難飛。」

周震川滿臉狐疑之色，透着一萬個不相信的語氣，道：「我就不相信，眞有這厲害！」

化血天王曹大滿發急道：「你不要不相信，老夫把這裏的佈置說出來，你就知道了。」

周震川費了半天唇舌，就是想聽他這句話，當下暗中吁了一口氣，「哼！」了一聲，沒答腔。

化血天王曹大滿笑了一笑，道：「首先說你的飛環絕技吧，你自己說，在這道觀之內，你施不施展得開？」

這座道觀，又矮又小，別說施展飛環絕技，就拳脚相拚也處處碍手碍脚。

周震川還之以一陣冷笑，沒有明確的表示。

化血天王曹大滿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接着又道：「但對老夫來說，却是施放化血神水最理想的地方……這是對付你的第一步。」

周震川冷冷的道：「第二步呢？」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就算你有本事逃出此道觀，只要身形一露出觀外，你便會置身在漫天箭雨之中，任你身法再快也無法閃避，因爲其中有些箭鏃專破內家罡氣，你縱能恃仗護身罡氣自保，也無補於事，終將傷於萬弩圍攻之下……。」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就算你能突出箭雨，帶傷而逃，走不出二十丈，立將陷入一片地雷火砲之中，死得屍骨無存……哼！哼！就老夫所知，以一個人血肉之軀，功力再高，也擋不住地雷火砲之危，你自己說，闖不闖得出去？」

周震川對於道觀外面的第二道强弓箭雨，自信還有七八分把握，但對於第三關的地雷火砲，不要說是他，只怕任誰也衝不過去，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了一聲：「厲害！算我命大沒有輕率出手。」

周震川驚凛之中，不現形色，力持鎭定的淡淡一笑，道：「離觀越遠，空曠之地越大，他們要用多少地雷火砲，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化血天王曹大滿翻着眼皮道：「你是不是認爲他們要埋地雷火砲，就該埋在這道觀之下是不是？你不覺得與你挾寶自重的想法，有點矛盾，除非拿你實在沒有辦法，他們並不願用地雷火砲對付你。」

周震川心中一動，道：「這些設置，你怎樣知道。你又不眞是他們的人！莫非他們有意要你告訴我。」

化血天王曹大滿老實地點頭道：「不錯，他們要老夫勸你愛惜生命，束手就擒，他們也答應老夫『墨玉耳墜子』到手之後，利益均沾。」

周震川一笑，說道：「你相信他們的話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他們的話就是可信，老夫還是認爲得一份，不如全得的好。」

周震川暗暗一笑，忖道：「你是痴心妄想了，就算我眞能把那『墨玉耳墜子』給你，『無雙門』那些傢伙，就不會防着你一着麼？說不定，這道觀之下，就埋得有地雷火砲，連你都一併計算在內……。」此念一生，不由嚇出了一聲冷汗，臉色微微一變。

化血天王曹大滿沒有注意周震川神色有異，只顧高興的自話自道：「你唯一的脫困之法，就是先束手被擒，離開此地方圓百十丈之後，咱們聯手收拾他們，才有希望。」

周震川道：「既是假裝被擒，又爲什麼一定要點上穴道，萬一事前發生變化，你豈不坑了我。」

化血天王曹大滿貪婪之念奇熾，他是一心一意想獨呑「墨玉耳墜子」，聽了周震川的話，甚以爲然，一怔道：「你這話倒說得有理，那你就假裝被老夫制住了身手吧！……。」

話聲中，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瓶子，倒出一粒丸藥，接着道：「你要有誠意，就把這粒『化血丹』服了，以後我們也用不着彼此暗中各運心機，到時候，咱們是『墨玉耳墜子』換解藥，皆大歡喜。」

化血丹直向周震川手中送來，看似不容周震川再有所推托了。

周震川服過皇甫秀華的「玉露丸」，心裏篤定，爽爽快快的接過「化血丹」，投入口中一笑道：「這樣你相信了我的誠意吧！……在下也就是這個脾氣，『墨玉耳墜子』一樣的給人，就是不給他們那批東西。」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盛情心領，你交上了老夫，包你不會覺得寃枉。」

話聲一頓，回頭向捧劍童子一揮手，道：「打開觀門！」

那捧劍童子搖肩向門口奔去，打開了觀門，舉劍平天跨出門外。

那捧劍童子雖然只是舉步招手微一顯露，看在周震川眼裏，也不由暗暗一驚，看不出他們小小年紀，身手之高，竟可與當今一流高手比美，由此可見這化血天王曹大滿一身修爲必定極其深厚。

周震川不知化血天王曹大滿用心何在，但他却沉住氣，絕不發問。

化血天王曹大滿望了周震川一眼，看不出他臉上有絲疑訝之色，笑了一笑，道：「走！到門口去，老夫証實給你看一看，我的話絕不是虛聲唬人。」

兩人併肩走到門口，化血天王曹大滿伸手裂墻，抓下一塊青磚，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嘯聲中振腕將青磚向半空中打出。

青磚體積本來不大，又經化血天王曹大滿用內勁擲出，其快無比，只見青光一閃，已經遠出數丈之外。

隨之，只聽卡察之聲，不絕於耳，十幾點寒星，從地底冒了出來，集向那塊青磚奔去。

青磚與地底射出的疾箭，都是奇快無比，但青磚雖快，却仍被那些利箭射個正着，只見雙方一接之下，青磚被射得向斜裏飛了出去，落於地上。

那捧劍童子不待吩咐，身形一閃而出，奔去將青磚拾了回來。

只見那青磚之上，像刺蝟横貫着一把利箭，箭箭中的不說，而那塊青磚除了被利箭穿貫外，竟然仍是完完整整的一塊。

這說明了那些利箭，除了勁與速之外，那些利箭簇實非凡鐵所造，有着特殊的貫穿能力。

周震川驚呼了一聲，冒出一頭冷汗。

周震川一面暗暗忖道：「我還道這些弓箭手既然埋伏在觀外，爲什麼就不怕那地雷火炮傷着他們，敢情，他們躲在地下坑道之內，這就難怪了……。」

念中，只見化血天王曹大滿向那童子微一頷首示意，那小童右手一幌，振臂將青磚打了出去。

青磚帶着嘯風，被擲得遠出二十多丈開外，青磚落地，只見火星一冒，轟然一聲，青烟直上，泥飛土濺，樹木也倒了一大片，的是猛烈驚人已極。

同時，化血天王曹大滿已暗用傳音神功，吐出一絲細語道：「此刻暗中還有人注意着你的，你可不要把事情弄糟了。」

接着，化血天王曹大滿發出一聲嘿嘿！嘿！冷笑道：「周少俠，現在你可相信老夫的話了吧！你是要闖呢？還是接受老夫良言相勸隨老夫一同到『無雙門』去？」

周震川怒眉雙飛，打了一個哈哈道：「難得你們『無雙門』如此小題大做，爲了區區在下，不惜勞神傷財，在下至感榮幸，好！在下就去見見你們那門主，向他略表謝忱。」

化血天王曹大滿陰惻惻發出一聲冷笑，道：「老夫要得罪你了！」

右手一揮，便向周震川身上拍來。

周震川與化血天王曹大滿雖然有言在先，他却不敢大意，不加防範，暗中以奇妙的功力，移宮走穴，將經穴錯開部位。

化血天王曹大滿倒是真想獨吞那「墨玉耳墜子」，掌勢落下，却未吐勁，虛應故事的拍了周震川七掌。

周震川裝得更像，先逼出一頭冷汗，接着臉上血色漸退，現出蒼白委頓之色。

化血天王曹大滿聲音一沉，道：「姓周的，你已被老夫用七絕化血掌力，封住了全身功力，一路上你如妄運眞力，企圖自解，引發了不可收拾的後果，可莫道老夫言之不早。」

周震川怒目一横道：「廢話少說，要走就走吧！」

這時，五六丈外，泥土一翻，從地底下冒出一個人來，縱身一躍，落到周震川面前，得意非常地哈哈大笑道：「周少俠，別來無恙，還記得我斗米秀才井某人麼！眞是山不轉路轉，咱們這樣快又碰頭了，哈！哈！哈哈！……想不到陰溝裏也會翻船！」

笑聲中，出手一指，便向周震川身上大穴點去……

化血天王曹大滿睹狀，大喝一聲，道：「碰他不得！」

斗米秀才井問天一楞道：「曹兄，這小子詭計多端，大意不得，井某再給他多加上幾道禁制，就可萬無一失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哼！」一聲，瞪目道：「你不放心老夫，是不是？」

斗米秀才井問天嘻嘻的一笑，道：「不敢！兄弟是……。」

化血天王曹大滿截口問道：「你知不知道，老夫化血神掌別具妙用，你這樣横裏挿手，整死了他，可就是你的責任了，來！先把答應了老夫的東西拿來，你愛怎樣辦，老夫絕不阻攔你。」

斗米秀才井問天陪笑道：「曹老，兄弟不動手就是，答應了你老的東西，兄弟可沒帶在身上……。」

化血天王曹大滿「哼！」聲道：「咱們有言在先，一手交寶，一手交人，你不能將寶物交出，周震川還是老夫的人，不能由你接管。」

斗米秀才井問天呵腰欠身道：「是！是！是兄弟一時高興過度，有失檢點，其實別無他意，你老可別介意。」

斗米秀才井問天心中甚是顧忌，眞怕把周震川弄死了，負不起責任，只好放過了周震川。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冷的道：「老弟，你還有別的意見沒有？」

斗米秀才井問天暗罵一聲，忖道：「你少得意，到時候你就知道我井問天的厲害了。」

這時，他却百依百順的欠身道：「兄弟沒有什麼意見，聽憑你老吩咐就是！」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這樣老夫就作主了，叫大家出來，先選一個年輕力壯的揹着周震川，我們就可以上路了。」

斗米秀才井問天發出一聲暗號，只見四週地上像冒春筍似的，冒出了六十多人個個手挽連珠匣弩，目射凶光圍了上來。

斗米秀才井問天派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精壯漢子背負周震川，他自己與化血天王曹大滿緊緊守在周震川身後。

化血天王曹大滿還是那樣赤手空拳，身後帶着兩個小童，大紅葫蘆與寶劍依然由那兩個小童捧着。

所有的弓箭手，也分成前後兩隊，把他們夾在當中，一路前呼後擁，啓動了身形。

那背負周震川的漢子，早經斗米秀才井問天暗示，一背上周震川之後，便用雙手暗運內力，扣住了周震川「陰陵泉」穴，防了周震川一着。

周震川暗暗一笑，任他扣住，也不聲張。

這一羣人，個個都是千中選一的高手，身形一動，便快疾非常，形向奔馬，人數雖多，却一點也不慢。

片刻之間，就越過了最最怕人的火雷陣地。

這時，化血天王曹大滿暗暗通知周震川道：「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道拐角，左面是懸岩，右面是峭壁，到了那裏，我們就可以脫身了。」

周震川出了火雷陣地，已沒把那些弓箭手放在心上，本可立時脫身而去，但他爲人心存厚道，雖不以化血天王曹大滿助他爲德，却不願因此拿化血天王曹大滿他們老幼三人的性命，爲自己墊背代死，因此任由化血天王曹大滿安排。

走了一程，前面已到了化血天王曹大滿所預計脫險的地點，那是横過山腰的一條道路，左右兩邊，地勢險阻，挿翅難飛，只要守住兩端，萬無一失。

斗米秀才井問天却依然非常小心謹愼，先命前隊急行通過後，各就有利地形，張弓戒備，然後自己走到周震川之後，化血天王曹大滿之前，他處處提防着周震川，却沒想到化血天王曹大滿已經別有用心。

走到半途，山道一折，形成了一個前後不能通視的死角，化血天王忽然大喝一聲道：「什麼人？」

他喝聲出口，那手捧大葫蘆的小童已是一轉，一拍手中大紅葫蘆，一股股紅色的毒雨，噴射而出，向身後隨行的弓箭手身上噴去。

那大紅葫蘆之中，所發的毒水，便是化血天王曹大滿仗以揚威天下的化血神水，沾膚入肌，奇毒無比。

走得最近的人，首當其衝，只聽慘號連聲，那還有心發箭傷人，一片大亂，逃避不及。

事情發生之際，乃是分頭行事，化天血王曹大滿喝聲出口，右掌已落到了斗米秀才井問天背上，掌力一吐，便把斗米秀才井問天打落懸岩之下。

周震川同時力墜千斤，身形猛然向下一壓，壓得背他那漢子挺身不住，雙手一鬆，周震川便雙脚落了地，抬手便制住了那漢子穴道，放倒了那漢子。

一陣混亂之下，未死傷的弓箭手，已退回道路一端，紛紛發箭向他們射來。

可是化血天王曹大滿早已相好了地形，他們立身所在之地，正是箭雨難達的一處死角，箭雨雖然又勁又密，也是奈何不到他們。

只是前後被圍，要想突圍脫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震川在這種地形限制之下，先就沒有把握，想來化血天王曹大滿與那兩個小童更是沒有希望。

懸岩之下，濃霧瀰漫，也不知有多深淺，從何處落脚，峭壁垂立高達數十丈，更是高不可及。

周震川待開口發話，詢問化血天王曹大滿爲什麼不加思量選在這種所在發動，豈不自找麻煩，只見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少俠別担心，老夫自有辦法。」

說着，他與兩個小童，同時動手，各自從身上解下隨身腰帶，一條一條撕裂開來，互相打結，連在一起，竟然長達二三十丈。

周震川試了一試，才知道那腰帶乃是特殊製造，雖是分裂得很細，却牢固非常，就算一個沒有輕身功夫的人，也承受得住。

周震川一笑道：「看來你是早有打算的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笑道：「老夫一向做的都是小買賣，博些蠅頭微利，所以碌碌一生，老來還被有錢的大爺招來喝去，如今碰上了這個機會，老夫總該爲自己打算打算。」說得輕鬆愉快，止不住心中的高興。

說話之間，他已在繩尾打了一個結，壓指在石壁上一按，繩結穿石而入，便牢牢的嵌入石中，也不用找地方繫縛了。

一切都是謀定而動，那二個小童，也不待吩咐，身形翩翻，捷如狸貓，沿索而下，隱入雲霧之中。

化血天王曹大滿揮手相讓，周震川隨身而下，化血天王曹大滿接着周震川，落了下去。

沿索下了三十多丈，脚落實地而止，朦朧中望去，原來落在峭壁上一條裂縫之上，再向下面望去，依然深不可測。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抖腕，把繩結從石中拔出，收回繩索解開活結，又成了一條腰帶，束回腰際。

這時，頭頂之上，只聽一片喧嚷之聲，間或有一二隻冷箭越頂呼嘯而過，藉以洩恨解嘲。

化血天王曹大滿仰天發出一聲長笑道：「多謝了！」他領着大家沿着那條裂縫，一路飛掠而下。

不久之後，走完裂縫，落身在一片怪石猙獰的石林之中，化血天王曹大滿在石林中穿行，有如輕車熟路，穿過石林，又走了二十多里地，來到一處奇岩石洞之前，身形一矮進了石洞。

一個小童取出火摺子一幌，燃起了一盞油燈。

火光中，只見這石洞之中，放着一張石桌，石桌周圍也放得有石墩。

周震川與化血天王曹大滿坐在石墩上，兩個小童分工合作，一個擦拭石桌，另一個跑到外面提進來一隻大籃子，籃子裏有酒有菜，就是沒有飯。

頃刻之間，酒菜擺好了一桌，化血天王曹大滿舉起一杯笑道：「準備不週，菜冷酒劣，少俠將就着用些吧！」

周震川一路而來，本想見了武當掌門人，叨擾他們一頓，武當掌門人他們未見到，折騰到現在，腹中確然有些餓了，便不客氣，喫喫喝喝，塡飽了肚子。

化血天王曹大滿敬完最後一杯酒，道：「少俠，要不要休息片刻，不然，我們就繼續下一步行動了。」

周震川吁氣出聲，臉上神情舒泰的一笑，道：「急什麼？東西還不遲早都是你的。」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兵貴神速，才能出其不意，老夫倒不是不放心少俠，而是担心『無雙門』那批東西，他們人多勢衆，遍地都有眼綫，再被他們纏上了，可就麻煩大了。」

周震川微笑道：「你老說得不錯，但依在下與他們週旋至今的個人經驗，你老再快也快不過他們來，所以在下認爲既然快不過他們，倒不如慢慢來的好……」

化血天王曹大滿面色一沉道：「你可是想和老夫打太極拳，拖延時光，你要這樣存心，可就打錯主意了。」

周震川道：「在下說的是實話，你要不信，可先命二童出去看一看，只怕這周圍百十里地，全在他們圍兜之下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似信不信的「嗯！」了一聲，沉吟了一陣，一揮手道：「你們兩人出去看看，有什麼情形速即回報。」

兩童領命出去之後，化血天王曹大滿又悻悻的道：「你在老夫面前耍花樣，那是自找苦喫了。」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三日驚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趕返火車站，獲知馮朋已死，根據魏雲的判斷，是被劉慶雲暗中擊斃，趙飛要往踩劉慶雲的底，魏雲願在暗中爲他護持。趙飛到達劉慶雲所居客棧，向劉慶雲責問銀娃子下落，劉慶雲直認是他從辛老四手下救出銀娃子，刻已送往一秘密地點，趙飛要求他釋放銀娃子，劉慶雲却以此要脅趙飛，要他倒戈相向，殺掉薛子秋及常參謀，趙飛支吾以應，乘機拔槍，要脅劉慶雲立刻帶他往見銀娃子，不料劉慶雲藉趙飛說話分神之際，驀地旋身出拳，打得趙飛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

虎口拯嬌娃　龍潭擒悍賊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攻擊行動，完全在趙飛的意料之外；劉慶雲以五十歲的年紀，行動如此矯捷，攻擊如此有力，更是使他預想不到，才吃了一個啞叭虧。

劉慶雲冷笑道：「老弟！我是代替你的高大哥教訓你，因爲你太不識時務了……」

他邊說邊檢起地上的槍。就在他彎腰之際，趙飛突然展開了反攻；肩膊着地，一個鯉魚打挺，下盤凌空，雙脚如剪刀般絞上了劉慶雲的頸項。接着身子一轉，虎腰一弓，劉慶雲的腦袋就到了他的胯下。

趙飛一手揪住了劉慶雲的衣領口，另一隻手壓住了他的前額，這才鬆開了雙脚，整個身子騎在劉慶雲的腹部上。冷笑道：「劉大哥！你太小看我了。現在怎麼樣？是帶我去見銀娃子？還是要我擰斷你的頸子？」

劉慶雲眼睛珠子裏射出悻悻的光芒，他試着挺一挺腰，却無法挪動分毫；他的兩臂也被趙飛的雙膝頂住。他是一點反擊的力量也沒有了。

「我沒有時間跟你磨，」趙飛聲色俱厲，手脚，身子一齊用力。「是漢子就放一句話出來，要我擰斷你的頸子？還是帶我去見銀娃子？」

劉慶雲無法再硬了，只得喘着氣，道：「好……好……我帶你去……」

趙飛立刻彈身而起，拾起地上的槍，沉聲道：「乖乖地帶路，不然槍子兒就射進你的心窩。」

劉慶雲似乎已經發覺這初生之犢很不好鬥，很馴服地爬起來向外走去，趙飛緊緊在跟在他身後。

二人仍是越牆而出，途中劉慶雲施展了上乘輕功，健步如飛，但是他並沒有將趙飛甩掉，仍是緊跟着寸步不離。

從西頭出鎮，在丘陵上有一座諸葛祠，鎮南一帶，這種廟宇最多。逢年過節方有香火，平日空無一人。劉慶雲竟然選擇這裏作爲藏匿人質之所，倒是出乎趙飛的意料之外。

劉慶雲帶領趙飛來到諸葛祠的門口伸手向黑黝黝的祠堂一指：「人在裏面。」

趙飛右手執槍，監視着劉慶雲，低聲喊道：「銀娃子！銀娃子……」

祠堂裏面傳來「唔唔」之聲，顯然銀娃子被堵上了嘴，說不出話來。

「勞駕，」趙飛短槍往祠堂裏一指，「給銀娃子鬆綁！」

他原以爲祠堂內只有一個被繩綑索綁的銀娃子，殊不知還有一個劉惠蘭，她在如此情況之下，只有出其不意地向趙飛施展偸襲。因爲她和劉慶雲有約定，在這樁買賣沒有完成以前，絕不背叛他。

因此，趙飛已逐漸陷入極端危險的情況之中。

驀然，遠處如飛般來了兩條人影。而且同聲喊道：「那邊是劉兄和趙老弟麼？」

來人竟是薛子秋和常德勝。

劉慶雲飛快地一閃身，攔住了祠堂門口，疾聲道：「老弟！我不怪你如此對我，我有一個請求，爲了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在他們二人面前說破。」

趙飛幾乎沒有考慮的時間，而且他也不敢肯定劉慶雲說的全是假話，只得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這時，薛，常二人已經到了面前，同時氣喘吁吁地道：「嗨

！三更已過，早該……展開行動了，四處找不到你們……剛好有一個放暗哨的隊員，向我們報告，說是……有兩條飛快的人影向這邊跑來，想不到你們……是怎麼回事？」

趙飛收起了槍，若無其事地道：「我和劉大哥在尋找銀娃子……」

薛子秋搶着問道：「找到沒有？」

「正要看看這間祠廟。」趙飛往黑暗的祠內一指。

劉慶雲始終站在諸葛祠門口沒有動。這裏雖沒有後門，却有一道半截影壁，負責監視銀娃子的劉惠蘭就利用這個機會越牆遁走了。

薛子秋立刻就地取材，以乾草枯枝紮了支火把，燃起來，領先走進了諸葛祠。

一個角落裏鋪着乾草，銀娃子正側臥在草鋪上，雙手反翦着，雙脚也上了綁，衣衫一角塞進了她的嘴。

趙飛連忙跑過去爲她鬆綁，一向性格倔強的銀娃子這時竟然撲在趙飛懷裏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她畢竟是一個女人。

趙飛也很自然地擁着她，輕拍她的背脊，讓她盡情地發洩。銀娃子哭了一陣，又突然離開了他的懷抱。背過身子，少女羞怯的意識又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薛子秋繞過去面對她，以手指托着她的下頦，火把舉得高高的，柔和地問道：「銀娃子！是誰將妳帶到這兒來的？」

「是一個蒙面男人，」這時，銀娃子已經噙住了眼淚，指手劃脚地描述：「他的武功非常高，一出手就打翻了刀疤辛老四兩個手下。」

「銀娃子！如果妳見到他，妳還認得出來麼？」薛子秋又問。

「不行！」她搖搖頭。「天太黑，我又心慌意亂，他是高矮胖瘦，我都記不清了。」

「還有別人幫忙麼？」常德勝插問了一句。

「對了！還有個女的，她一直在這兒守着我。」銀娃子轉身指着那道影壁。「你們來的時候她翻過那道矮牆逃走了。」

薛子秋疾聲問道：「那女人生得什麼模樣？」

「她也是用帕子蒙着臉，」銀娃子還比劃了一下。「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不過，她對我是很客氣。」

「老常！」薛子秋的語氣十分緩慢：「刀疤辛老四那夥人的手下就沒有一個是女的。這可有點怪？以我看，暗中只怕還有一批不懷好意的人。」

趙飛沉默不語，他已經想通了其中道理；那女的毫無疑問就是劉惠蘭，那麼，她被綁架之說就是假的了？劉慶雲爲什麼要耍這樣一個花樣？由於他無法確定劉慶雲所說的話全是一派胡言，所以還不敢抖開其中隱情。

劉慶雲那雙犀利的目光一直盯着趙飛，見他沉默不語，這才放了心。吁了一口氣，道：「馮朋說我刦走了銀娃子，各位還相信麼？」

銀娃子搶着搖搖頭，道：「我就不相信，你這樣一大把年紀，想要打倒那兩個年輕力壯的粗漢，可不簡單。」

常德勝打了一個習慣性的手勢，壓低了聲音道：「我們現在不必談這些閒話，展開行動要緊。咱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刀疤辛老四那一夥人一網打盡，綁票擄人，這還了得！」

「是該動了！」薛子秋看看天色。「怕有四更啦！」

常德勝道：「那麼趙老弟先送銀娃子回家，然後趕到車站來會面，天亮前還有兩個鐘頭，時間是足够了。」

「好吧！我去去就來。」趙飛向銀娃子擺擺手。「快回家，妳爹和福旺嫂都快急死了。」

銀娃子沒有說話，領先向一條小徑走去。其餘三個人也聯袂向鎮上走去。

四更天，天色格外黑，前面的銀娃子走得很慢。在經過一座小樹林的時候，她突然停步回過身來，閃閃發光的眸子凝視着趙飛，胸脯起伏不定地喘着氣。

「走累了麼？」趙飛的語氣中透着訝異；走得這樣慢，應該是不會累的。

「我……」平日心直口快的銀娃子這時竟然囁嚅起來，喘息也更急。「我有話跟你說……」

「說吧！」趙飛好奇地等待下文。

她終於將心裏的話衝口而出：「我要你帶我走，遠離這個鬼地方，遠離那些橫眉豎眼的壞人，遠離終日心驚肉跳的生活。我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我甘心吃任何苦。我要爲你煑飯洗衣，爲你生兒育女，安安份份地跟你厮守一輩子，你說，你願不願意？」

就像萬里晴空中突然响起一記霹靂，使人措不及防，趙飛怔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銀娃子雙手抓住了他的肩頭，用力地搖撼着：「你要立刻回答我。你也許會認爲我下賤，那你就搖頭拒絕我，讓我死了這條心。」

「銀娃子！……」趙飛感覺喉嚨乾燥，灼熱，除了瘖啞地喊出一聲之外，再也說不出別的話。

「趙飛！讓我老實告訴你，」她的兩手搖得更猛，聲音也逐漸提高，「別的男人要是多看我一眼，我都會噁心。而我却甘願爲你作任何事，甚至爲你死，這是我心裏的話。」

「爲……爲什麼呢？」他的聲音像是噎在喉間。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她的雙手離開了趙飛的肩頭，用力地絞扭着。「我只知道跟你在一起就很快樂。眞的，帶我遠走高飛，這個地方眞是住厭了。」

趙飛咬着牙，將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緩緩說道：「銀娃子！妳要心平氣和地聽我說，我只是一個江湖浪子，過的是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妳應該去嫁一個規規矩矩的莊稼漢，或者是一個老老實實的買賣人……」

「你不要我？」銀娃子幾乎在吼叫。

「不是不要，而是……」

「趙飛！」她的雙手又抓住他的肩頭猛力搖幌起來。「說話不要轉彎抹角，甚至不必用話來回答我，只要點頭和搖頭表示就行了。」

「銀娃子！」趙飛顯得痛苦地用雙手抓頭，「妳不要逼我。」

「甚麼？我逼你？」銀娃子鬆開手，一連退了好幾步，「你以爲我沒有人要，一定要跟你跑？你以爲我是天生的賤種？你……」

趙飛是一個魯男子，他有一顆赤誠的心，也有一份眞摯的感情，但他對處理男女之間的情愫却是木訥而笨拙的，他一時手忙脚亂，舌頭發麻，不知如何是好。

銀娃子繼續她那刁潑的吼叫：「我知道你喜歡福旺嫂，因爲她有過好多好多男人，所以懂得如何侍候男人，如何使男人舒服。她風騷，她够味，你趕快去找她。我從此不要再見到你，你最好被刀疤辛老四那夥人宰掉，屍首再餵野狗……」

她罵盡了惡毒的話，然後掉頭就跑。跑得像飛一般快，天黑，路徑不熟，趙飛根本就無法追上。其實他也沒有打算追。

他木然地站在小樹林裏，心頭反比先前輕鬆得多。銀娃子罵得他很舒服。他想：像他這種天涯海角任漂泊，不想成家的野男人，是應該死在亂槍之下，屍首被野狗去啃的。

他不知道在那兒站了多久，直到再也聽不到銀娃子的脚步聲，他才走出那座小樹林，辨別了一下方向向車站方向走去。

× ×

車站前有一小隊保安隊的兵，薛子秋在那兒等着。

他顯然在盼望趙飛的來臨，連忙迎了過去，低聲道：「老弟！你跟我來，有要緊話跟你說。」

趙飛左右張望了一眼，悄聲問道：「常參謀和劉慶雲呢？」

「他們已經開始去逮人了，」薛子秋在候車用的長板櫈上坐了下來，待趙飛坐定之後，他才接着說道：「方才『一响倒』魏雲一直在暗中爲你『護拖』，見你和劉慶雲動上了傢伙，才趕緊回來跟我報了信。老弟！到底是怎麼回事？」

趙飛低着頭想心事，一言不發。

「老弟！」薛子秋的語氣很誠懇。「不管你知道什麼，或是想到了什麼，你可得告訴我，千萬不能放在肚子裏，打悶鼓啊！」

「我看到了憑據，」趙飛說得很慢，一面注視着薛子秋的反應。「劉慶雲的確是南方革命黨派來的，他有一張派令。只是他的言行却又有好些地方令人生疑。」

「你說說看。」

「就講銀娃子的事來打比方……」

「這事別提，明眼人一點就透，當時我和常參謀一看就明白了，只是沒有說穿而已，還有麼？」

「他的女兒也沒有被刦，監視銀娃子的就是劉惠蘭。」

「嗯！」薛子秋點了點頭。「關於這一點，我和老常也猜到了八九分，還有什麼可疑之處？」

趙飛沉吟着，思索是否應該全盤托出，結果決定逐漸透露，先看看對方的反應再作決定，薛子秋是個粗人，是不會太有心機的。

這就是環境在磨練人，趙飛到了碧色寨才兩天，只因爲週遭的情勢險惡，使他老練多了。

「聽說唐都督並不歡迎蔡都督到昆明去。」趙飛說得很慢，敏銳的目光盯在薛子秋的臉上，一絲也不放鬆。

「這是什麼話？」薛子秋的聲音雖然很輕，却很激動：「雲南省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那一個不歡迎蔡都督？這都是姓劉的告訴你的麼？」

趙飛又被問住了，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他深深了解，只要稍一不愼，就會鑄成千古大錯。

薛子秋老於世故，苗頭已經軋出了好幾分，緊握着趙飛的手不停地搖幌：「老弟！我是丘八出身，所以我絕對信仰我的長官；而且，我也信任你，因爲你是一個不好不詐，非常耿直的年輕人。現在，你不管有什麼話都要說出來，千萬不能藏在肚子裏，不然準會壞事。」

趙飛是個直性子，他也最欣賞薛子秋這種直性人，於是脫口說道：「劉慶雲一口咬定，他是奉命前來保護蔡都督的，而你們却奉到上峯的命令，要暗殺蔡都督，魏雲就是殺手。」

「眞他媽的胡說八道！」薛子秋氣得咬牙。他冷靜了一陣，才緩緩說道：「老弟你想想：馮朋勾結辛老四那一幫人，明顯得很，是爲謀刺蔡都督而來，如果與我們目的相同，我爲什麼不閉着眼讓他們去幹？還有，馮朋爲什麼要買通姚副隊長在酒裏下毒？爲什麼……？唉！你老弟難道要我跪在神前罰重誓，你才相信？」

趙飛雖然江湖歷練不深，看人也懂得看幾分。他發覺薛子秋絕不是賣野人頭說假話，不禁連連頓脚，道：「劉慶雲這個人太可怕了。」

「老弟！你說得對。」薛子秋雙掌用力地一擊。「他是一頭九尾狐狸，尾巴多，狡計多，却免不了露出幾條尾巴，他極可能掛羊頭，賣狗肉，南方革命黨的派令有什麼稀奇？那是可以假造的啊！」

一語提醒，趙飛不禁大吃一驚，疾聲道：「我上了這老狐狸的大當。薛隊長！咱們得趕緊通知常參謀一聲，免得他…」

薛子秋冷笑道：「哼！老常早就發覺他不對勁了，暗中已然對他有所防範，別將他放在心上。倒是刀疤辛老四那夥人沒有解決，使我心頭不安。老弟！咱們得趕緊在天亮前動手才好。」

趙飛極爲恭敬地道：「薛隊長！我再也不會三心二意，一切聽你吩咐就是。」

二人說到此處，只見一個人飛快地向車站跑來。

那個人是「一响倒」魏雲，他面上浮現惶恐的神色。也顧不得向趙飛打招呼，氣喘吁吁地向薛子秋說道：「隊長！事情不妙。我原先一直在暗中跟着劉慶雲和常參謀，誰知到了福成堂藥舖後面那條小巷子時，他兩人突然不見了。」

薛子秋兩道濃眉皺了起來，喃喃道：「那又到那兒去了呢？」

魏雲說道：「我又以極快的速度，在附近繞了一圈，根本就沒有見到他們的影子。」

趙飛心中忽然一動，疾聲道：「薛隊長！許多情況已經聯串起來了。馮朋派人設陷引福成堂藥舖老闆張紹基去投，而張紹基魔高一丈，在半途中就制住了馮朋。由此可見，張，馮之間是對立的。如今劉

慶雲與常參謀就在福成堂附近消失了蹤影，十中有九，是進了張宅。」

「張，馮之間對立，」薛子秋喃喃自語：「馮朋業經查明是蒙自道道尹周杭派來謀刺蔡都督的負責人，那麼，張紹基就是護蔡那一派了？」

「不一定。」趙飛回答得很快。

這一答案，使得薛子秋和魏雲都以詫謌的目光望向他。他們並未反問，似乎已預期趙飛有令他們滿意的答案。

果然，趙飛緊接着又說道：「也許他們有相同的圖謀，只是因爲利害關係而對立。」

「趙兄這種判斷未嘗沒有道理。」魏雲表示出他的意見：「以劉慶雲過去在江湖上的劣跡看來，他絕不可能正正經經地勇於來担當這副重任；再說，革命黨人也不會輕易信任他。」

「二位所說都有道理，不過……」薛子秋不勝困惑地連連搖頭，「目前我們正需要當機立斷，却又不能够遽下判斷，以決定劉慶雲是好是壞？」

「有辦法，」趙飛說得穩定有力。

「什麼法子？」二人急急地問。

「假定劉慶雲和常參謀的確是進了張紹基的藥舖，」趙飛語氣有條不紊，「那只有兩種情況：其一，劉慶雲邀請常參謀前去會見張紹基；其二，劉慶雲發現自己一時不愼露出了破綻，恐怕立脚不穩，出其不意地以武力挾持了常參謀。」

魏雲道：「趙兄分析得不錯。」

「但是，」薛子秋有些發急了，「我們如何判明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趙飛望着東方的天色，喃喃道：「我們只有等了，如果天明之後常參謀仍是蹤影不見，那就不妙了。」

薛子秋立刻加以反對：「不行！咱們絕不能坐等。」

這時，冷清清的長街上突然傳來了呼叫聲。三人循聲望去，只見福旺嫂跌跌撞撞地跑了過來。

薛子秋連忙迎上去扶着她，疾聲問道：「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不得了！」福旺嫂面色蒙白，額上揮汗如雨，上氣不接下氣：「……我的女娃子被……一個……蒙面强盜搶走……」

薛子秋立刻大驚失色，回顧了魏雲和趙飛一眼，在他的眼光中分明是說：那蒙面强盜準定是劉慶雲！

「什麼時候的事？」魏雲的話聲很疾，就像他的快槍。

「剛……剛在，剛在……」

「是劉慶雲幹的好事，」趙飛的聲音十分沉重。「制住了常參謀，還帶走了一個小的，想以此要挾，使咱們縛手縛脚，動彈不得。好陰險！好歹毒！」

他雙拳緊握，指節骨兒咯咯作響，好像劉慶雲的頸子正揑在他的手掌心裏。

薛子秋也狠狠咬着牙，忽然猛一抬頭，似是下了重大決定。他看了淚眼滂沱的福旺嫂一眼，然後向魏雲一揮手：「魏老弟！福旺嫂托付你照拂！……趙老弟！咱們走。」

「去福成堂？」其實，趙飛是多此一問。

「他媽的！老虎不發威，將我當病貓。」薛子秋大叫大罵，「我好歹是個保安隊長，這些王八蛋也太不將我麻子老薛看在眼裏了。」

他又轉頭向那一小隊兵吆喝了一陣。浩浩蕩蕩向東頭上奔去。福旺嫂似乎想喊住他叮囑一些什麼，而她却沒有喊出口。

趙飛向她投以安慰的眼色，匆匆忙忙地跟了上去。

× ×

既不是偷鷄摸狗，也不是鬼鬼祟祟，而是正大堂皇，所以當那一小隊兵將福成堂藥舖子圍上之後，左隣右舍都驚動了。

薛子秋右手提着匣槍，左手擂門，咚咚咚簡直像打雷。

門開得很快，開門的老店家滿面驚惶之色，薛子秋一揮手，兩名荷槍實彈的兵爺立刻先一步衝進了大門，薛子秋和趙飛也相繼跟進。

「叫你們的張老闆出來說話。」薛子秋粗聲粗氣地大吼着。

「張老闆去了阿迷縣，」那老店家顫巍巍地回答：「鋪子裏的事由賬房先生錢老暫管，隊長有什麼事……」

「跟我喊錢埜出來，」薛子秋的吼聲更高了。

「隊長有什麼事？」一個面皮白淨的中年人從後面跑了出來，他邊走邊扣鈕子，顯然是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別發脾氣，先請坐，先請坐！」

薛子秋一隻脚踏上了老店家搬過來的椅子，烱烱目光盯在那賬房先生的臉上，，沉聲道：「錢埜！你們張老闆眞的去了阿迷縣？」

「是啊！一大早走的。」

「什麼時候回來？」

「歸期不定。」錢埜文縐縐地回答。

「鋪子裏的事你作得了主？」

「多少可以拿點主意，隊長，儘管吩咐。」

「我告訴你，」薛子秋的語氣慢了下來。「方才鎮東頭上來了兩個行跡可疑的人，我的部下攔住盤查，那兩個人出拳就打，然後衝過柵子跑進了鎮。我的人在後追趕，追到你們鋪子後面那條小巷子，那兩個人就不見了。」

「隊長的意思是……？」

「福成堂是幾十年的老鋪子，張老闆也在碧色寨住了好多年，我不敢說你們鋪子裏窩藏匪類。不過，爲了鎭上的安全，我要搜你們的鋪子。」

錢埜吁了一口氣，陪着笑臉，道：「隊長！那是應該的。萬一那兩個歹人眞是跳進後院牆，藏在咱們鋪子裏，可就糟了。隊長最好帶人仔細搜一搜。」

薛子秋將人分成兩組，分別由他和趙飛帶頭，這一搜，搜到日上三竿，可就是沒有搜到常德勝和劉慶雲的半點蹤跡。他們兩個人就好像憑空在這世界上消失了。

姓錢的賬房先生熱心得很，拿捲菸，倒熱茶，忙個不停。

薛子秋此刻已是又累又急，與趙飛會合一處，低聲說道：「趙老弟！那兩個人，既上不了天，又入不了地，上那兒去了呢？」

「就在這藥鋪子裏。」趙飛的語氣很肯定。

「有憑據？」薛子秋的精神又抖擻起來。

「看！」趙飛攤開手心，赫然是一隻小小的布鞋。

「這是什麼？」

「福旺嫂小女兒脚上的鞋子，」趙飛的聲音很低。「這鋪子裏一定有秘密地窖或是夾牆。」

「他媽的！」薛子秋又上了火。「挖地，拆房子，總會查出來。」

「不行！」趙飛連連地搖頭。「就算人家讓咱們這麼幹，咱們也沒有時間在這兒窮泡。」

「那該怎麼樣辦？」薛子秋急得直搓手。

「隊長！你我聽說，」趙飛的語氣非常穩定：「現在的情況對我們非常不利，所以我們一定要穩住陣脚。首先，我們的行動也要化明爲暗，派人暗中監視這幢宅子，魏雲就是理想的角色，再就是嚴密注意車站和鐵路，蔡都督今天就要過境。」

「好！」薛子秋拍拍趙飛的肩頭。「我聽你老弟的就是。咱們先回隊上去吃點東西，還得閉眼養養神。常參謀有正確的消息，蔡都督十有八九是乘午後一點多鐘那班車過境。」

二人率隊來到鋪子前面，正好看見姓錢的賬房先生送一個陌生人離去。碧色寨雖有幾百戶人家，上千口人，薛子秋却是見過大半，一見那陌生人就知道是外來的，立刻大喝一聲：「站住！」

那人站住了，而且很快回過身來，二十餘歲，面皮白淨，眉清目秀，一臉聰明像。

「幹什麼的？」薛子秋趕過去查問。

錢埜搶着說道：「隊長！這是我外甥，是從平遠街趕來，剛剛到，說我姊姊有病……」

薛子秋嚴厲地盤問：「爲什麼剛到就走？」

「我教他先回去報個信，」錢埜從容不迫地道：「這裏等隊長搜索完畢，就立刻陪大夫趕回去。不經過大夫診脈，平猜想抓藥，可不大合適。」

薛子秋暗暗向趙飛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將那年輕的陌生人推到院子裏去了。過了一會，只留下兩個兵守着他，薛子秋又回到了鋪子裏。

「錢先生！你那外甥叫什麼名字？」他問。

「哦！」錢埜微微一楞，「我都是叫他的小名，他叫——小廣兒。」

「唔！」薛子秋臉上一點也沒有表情。「你姊夫姓什麼？」

「姓彭。」

薛子秋眯起眼睛凝視他，沒有說話，只是輕輕一擺手。

他的部下看慣了他的手勢，明白是什麼意思，立刻有兩個兵衝上去將錢埜挾持住了。

錢埜大驚失色，嚷叫道：「隊長！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又沒有犯法——」

薛子秋重重給他兩個耳光，沉聲道：「你聽清楚，他說姓高，你說姓彭，這叫袂襠裏放屁，分兩條路出氣。說！到底他是什麼來路？」

他這裏話聲一落，店堂外面突然響起「哎唷」兩聲大叫，那兩個槍兵被打得東倒西歪，陌生的年輕人飛快地向大門外竄去。他雖快，還快不過趙飛，脚下剛跨出大門，後領口已被趙飛抓住了。

一旋身，雙拳分向趙飛的胸膛和面頰搗來。趙飛是何等人物，身子一矮，猛屈對方手臂，輕而易舉地就將對方制住了。

薛子秋大吼道：「他媽的！你們竟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帶到隊部裏去好好審問，留一半人守着藥鋪子，不許任何人進出。」

錢埜的面色慘白，若不是有兩個兵勾着他的膀子，他準會癱倒在地上。

× ×

太陽已經很高。

強烈的光綫穿過岩石的縫隙照射在劉惠蘭緊閉的眼睛上。儘管她非常疲倦，強光的刺激仍然使她從熟睡中醒了過來。

這個山洞並不大，却很隱密。當劉慶雲發現它時，曾仔細地檢查了洞裏洞外。他認爲，這裏從來沒有人來過，也就是說，無人知道這個山洞的存在。因此，他視這個山洞爲緊急情況下的避難之所。

尖稜的碎石已經除去，鋪上了乾草，儲藏了食物飲水。若是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之下，這個地方不啻是一處世外桃源。

劉惠蘭佝僂着身子爬向洞口，撥開掩蔽洞口的亂草，察看天色。她估計：此刻大概是早晨八點多鐘的光景。

人的心理是非常奇妙的，劉惠蘭一直想擺脫劉慶雲的羈絆，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此刻她却渴欲見到劉慶雲。儘管劉慶雲是一個拿她當玩物，視她爲工具的惡魔，而他總還是一個人，對她目前的境況多少有幫助。

事後他們曾經約好相晤的時間，那是晌午時份了，距現在還有三個多鐘頭，好長！

洞外的空氣好新鮮，風兒柔順地吹過，夾雜着野花的香味，劉惠蘭心中警戒的意識逐漸消失，情不自禁地爬出了山洞。

她雙臂伸長，作飛翔狀。人要是能飛，該有多好！她心裏充滿了幻想。

幻想是美麗的，現實是殘酷的。不幸得很，劉惠蘭正生活在殘酷的現實環境中，有數不清的猛獸張開了血盆大口想吞噬她。

刀疤辛老四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碧色寨混了多少年，睡的是土娼舘，自然不知道這兒還有一個可以安歇的山洞。只因爲要暫匿行藏才上了山。將就着在山溝裏睡了一晚，一覺醒來，竟然發現有一個女人站在他身邊。

辛老四是個在刀尖上討生活的人，他不會幻想，更不會作夢，他也不會懷疑眼前這個女人是眞是幻。

他悄悄摸出了匕首，然後彈身而起，以左臂勾住了劉惠蘭的頸子，刀尖抵在她的背脊上。

劉惠蘭立刻從幻想中跌進了現實。

她的確嚇了一跳，但是自從跟隨劉慶雲東蕩西走之後，經歷了太多的驚險，因此她很快地冷靜下來。她很清楚：背後的人如果有心要殺她，匕首早就穿過她的心臟了。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龍潭劍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大破黑龍會，一行衆人安然返抵嶽姑廟，驀見祝文華、唐天縱、温一峯等等全在，知是由他恩師通知趕來此間相聚，各人寒暄引見之後，凌夫人提出親事，牡丹與唐文卿、温婉君同配凌君毅，玉蘭匹配許家驊，並認凌夫人爲義母，祝雅琴婚配萬人俊，凌夫人要他們在十月間成親，凌君毅反對，堅要親誅殺父仇人戚承昌、錢君仁後始行婚典，榮敬宗遂向凌君毅說出清酋熱河離宮位置，侍衞營組織，並獻議凌君毅，探聽戚承昌在熱河所設外室居住，那可比在離宮下手方便得多——

****

緩圓鴛侶夢　急仇點將忙

凌君毅道：「多謝老伯指教，晚輩會打聽得到的。」

榮敬宗又道：「還有一件事，可得注意，就是承德城外，有八大喇嘛廟，由藏僧主持，他們都是瑜珈門的人，武功自成家數，據說戚承昌在京師裏任侍衞營領班的時候，曾拜一個活佛爲師，因此那些喇嘛廟，可能都和戚承昌互相勾結，不可不防。」

許家驊聽說萬人俊要去，也乘機說道：「凌兄答應萬兄去了，總不至於拒兄弟於千里之外吧？」

唐少卿也道：「不錯，凌兄，家父和温老伯，祝老叔都不去了，兄弟可非去不可。」

凌君毅正待開口，那知一班女將，牡丹，玉蘭，唐文卿，温婉君，祝雅琴等人，都異口同聲的嚷着要去。只有方如蘋一個人低垂粉頸，坐在那裏喝茶，沒說要去，大家自然也沒有注意到她。

鐵氏夫人朝大家藹然一笑道：「年輕人就喜歡一窩風，這又不是去玩，人去多了反而碍事，這樣吧，毅兒，萬少俠雖是同行，也得分開走，裝作各不相識，牡丹可隨老身同去，給毅兒打個接應，玉蘭必須立時趕赴百花洲，解散百花帮，幾位莊主還是帶了姑娘們先行回南方去的好，這回絕不可偷偷的趕去熱河，免得節外生枝。」

她這番安排，自然也煞費苦心，而且也無異暗示唐天縱，温一峯，祝文華三位莊主，對幾位姑娘家，須得嚴加管束，熱河究是清廷行宮所在，不是鬧着玩的。

凌君毅訝異的道：「娘也要去麼？」

鐵氏夫人笑道：「娘去了，必要時，也可替你作個接應，決不會碍你手脚。」

唐天縱道：「親家母但請放心，咱們就在這裏住上幾天，靜候親家母，賢婿回來，一同回去，就好辦喜事了。」

温一峯道：「大家都聽到了，沒事的人，誰都不准跟去。」

榮敬宗接口道：「就這樣決定，大夥在這裏等候佳音，就好趕辦喜事，免得大家分散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唐少卿，許家驊和幾位姑娘，心裏雖然都想跟着去，可也不敢再開口了。

凌君毅道：「娘如果沒有吩咐了，孩兒覺得還是趁早動身的好。」

鐵氏夫人點頭道：「也好，你早些動身，娘明天一早，隨後就來。」

當下就約定了幾種暗記，作爲連絡之用。

凌君毅一一緊記在心，就向大家告辭，獨自走了。

鐵氏夫人等凌君毅走後，又悄悄的和萬人俊說了一陣。

萬人俊唯唯應「是」，接着走了。

玉蘭帶了紫薇，芙蓉兩人，別過鐵氏夫人，也相繼上路。

其餘的人，就在嶽姑廟住了下來，晚餐之後，巴天義和丁嶠也悄悄的走了，他們是奉命打點車馬去的。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巴天義趕了回來，向鐵氏夫人稟報，說丁嶠已經改扮車夫，在前面路上等候。

鐵氏夫人和牡丹也改扮成母女兩人，別過衆人，悄悄的離開嶽姑廟。

到了中午時光，祝雅琴慌慌張張的奔進花廳，大聲叫道：「爹，不好啦，表妹一個人偸偸的走了。」

祝文華聽的大吃一驚，問道：「琴兒，妳說什麼？如蘋到那裏去了？」

祝雅琴道：「表妹早晨起來，就推說身子不舒服，這回女兒去找她，到處都不見她的影子，八成可能偷偷的趕上熱河去了。」

祝文華雙眉緊蹙，跺跺脚道：「這孩子，唉，眞要去了熱河，這可不是玩的，凌老弟，凌夫人都不知道，準會出事。」

榮敬宗道：「兄弟昨天就覺得方姑娘好像有什麼心事，可能昨天聽凌夫人不讓大家跟去，早就存下了心。」

祝雅琴嗤的笑道：「才不是呢，表妹一直暗戀着她表哥，她是負氣走的。」

祝文華低喝道：「女孩兒家，不准胡說。」

唐文卿悄悄在老父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

唐天縱不覺皺起濃眉，說道：「兄弟覺得方姑娘不會走的太遠，咱們還是分頭把她找回來最好，萬一找不到的話，也該儘速通知親家母才好。」

榮敬宗道：「唐老哥說的極是，事不宜遲，咱們那就分頭進行。」

溫一峯說道：「萬一找不到，又該如何？」

唐天縱道：「兄弟總覺得親家母只帶牡丹姑娘和丁嶠二人前去，萬一有事，未免人手太孤單了，咱們是否再去一批人，暗中接應他們？」

溫一峯道：「兄弟很少在江南武林走動，還是由兄弟去的好。」

祝文華道：「江湖上認識兄弟的人也不多。」

榮敬宗道：「咱們那就這樣分配，唐老哥在此坐鎮，溫老哥，祝老哥分作兩路，暗中可互相連繫，找尋方姑娘，不論找到與否，都向熱河進發，暗中支援凌夫人，這一帶路徑，兄弟較爲熟悉，但兄弟不便去熱河，就在附近找尋方姑娘下落，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唐天縱拂鬚笑道：「坐鎮，那就是派不上兄弟了。」

他自然知道，榮敬宗要自己坐鎮此地，實有深意，因爲自己身爲唐門掌門人，江湖黑白兩道，認識的人，不在少數，自己突然在熱河出現，當然會引人注意，不如守在這裏的好。

溫一峯接口道：「就這樣，兄弟和二弟！（溫一嶠）婉兒一路，祝兄和令嫒一路。」

許家驊挿口道：「晚輩願和祝莊主一路。」

唐文卿急忙暗暗推了大哥一把。

唐少卿望望父親，說道：「爹，孩兒和二妹也想跟祝老叔去呢！」

唐天縱輕哼一聲道：「這是你妹妹出的主意。」

唐文卿叫道：「爹，你老人家答不答應嗎？」

唐天縱點點頭道：「人家溫姑娘，牡丹姑娘都去了，我女兒如果不去，豈不給人家搶了功去？爹自然只好答應了。」

唐文卿羞紅雙頰，扭扭腰道：「爹，我不來啦，你老人家拿女兒取笑……」

唐天縱哈哈大笑道：「女生外向，難道爹說錯了？」

祝文華笑道：「不用多說，咱們該快些走了。」

當下，溫一峯，祝文華各自率人上路，榮敬宗也率同五名劍手，隨着出發。

× ×

古北口，亦稱虎北口，是長城出關要道，左右山勢連綿，長城高下彎環，勢若長蛇，關門鑿山而過，寬僅容車，至爲險峻。

因爲它是熱河、京都之間的南北交通孔道，每天往來的車馬行人，販夫走卒，不知有多少。

這是旁晚時分，夕陽銜山，飛鳥還巢，許多騾隊駱駝，紛紛趕着進關的時候！

一陣急驟的鸞鈴，馬蹄之聲，從古北口朝關外馳出，馬上漢子，像有急事一般，不住的控馬飛馳，馬蹄踢起的灰沙，在大路上滾滾飛揚。

害得路旁趕着進關的人，幾乎同聲咳嗆，咒罵不已。

那馬上的壯漢，自然沒去理會這些，依然馬不停蹄的急趕一口氣馳出十幾里。

一過拉海溝（地名）馬上那人立即從懷中取出一面三角小旗，朝右首山坡間一片松林連揚幾揚，口中喝道：「大家注意，來了。」

話聲未已，已經一夾馬腹，縱馬直馳過去。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遠處蹄聲得得，果然有兩匹駿馬，一前一後朝這邊過來。

前面是一匹紫騮馬，稍後是一匹靑鬃馬，都是駿馬，但跑的並不快，顯然馬上兩人，騎術並不高明。

馬跑雖慢，總比人走路要快，不大工夫，就已快到林前。

這回，看淸楚了，前面紫騮馬上，是一位錦衣相公，看去不過二十來歲，生得眉淸目朗，脣紅齒白，背後拖着一條烏油油的長辮，好一副俊俏風流模樣！

稍後的靑鬃馬上，是一個十六七歲的書僮，也生得面目淸秀，一副伶利模樣。

這主僕兩人，一眼就看出是京城的貴介公子，趕着進關去的。

但就在這兩人兩騎，快到松林前面之際，林中忽然響起了一聲尖銳的唿哨！

哨聲方起，但見從林中像飛鳥一般，躍出七八個蒙面大漢，手中執着明晃晃的鋼刀，一下分發開來把兩匹馬圍在中間。

錦衣相公早已嚇得臉色發白，坐在馬上，幾乎跌下馬來！上下牙齒打戰，抖索着道：「你……你……們這……這是幹……幹……什麼？」

爲首的蒙面漢子大聲叱道：「少廢話，快下來，大爺們要財不要命，要命的就留下金銀財寶，大爺還可刀下留情，放你們活着進關去。」

錦衣公子沒命的應「是」，抱着馬頭，連翻帶滾，跨下馬鞍，怎奈雙脚發軟，沒站的穩，一交跌倒在地上。

稍後的俊俏書僮，也畏畏縮縮的爬下馬鞍，挨到公子身邊，伸手去扶，一面顫聲道：「公子爺，這可怎麼辦？」

他也嚇的雙腿發軟，攙着公子，那想扶得起來，主僕兩人，挨在一起，抖作一團。

一名蒙面漢子手握鋼刀，虎視眈眈的看着兩人。

爲首的蒙面漢子已從馬鞍上，取下包裹，打了開來，包裹中除了衣衫，另外還有一個布包裹面是黃澄澄的五十兩黃金。

那漢子臉上畧有喜色，但瞬即冷冷的嘿了一聲道：「皇城帝都裏出來的富貴公子，身邊只帶這些金子？叫咱們兄弟如何分法？」

監視着主僕兩人的蒙面漢子已經走了過去，鋼刀一指，喝道：「快說，身上還有沒有？」

錦衣公子一看來勢不對，急忙叫道：「靑兒，快……快把你身……身上的銀……銀子拿出來。」

俊俏書僮抖索着從懷裏摸出幾片金葉子，和一些碎銀子，一起放到地上，說道：「都……都在這……這裏了。」

監視他們的蒙面漢子獰笑道：「只有這些？」

俊俏書僮嚇黃了臉，說道：「眞……眞的沒有了……」

蒙面漢子霍的跨上一步，雪亮鋼刀一下架在錦衣相公頸子上，冷冷喝道：「要命就快說，還有放在那裏？」

錦衣相公給鋼刀這麼往肩頭一擱，一個人早已軟軟的癱瘓在地上，駭的臉無人色，口中有氣無力的叫道：「大……爺……饒命……」

俊俏書僮爬在地上，連連叩頭道：「諸位大……大爺，公……公子是回京裏去的，帶……帶出來的，都……都在路上……化了，眞……眞的只有這些了……」

爲首蒙面漢子獰厲的笑道：「看來你們不見棺材不流淚，大爺……」

錦衣相公又急，又怕，沒命的叫道：「饒命，饒……命……」

就在此時，但聽「叮」的一聲，架在錦衣相公頸上的鋼刀，突然一震，跳了起來，那漢子口中「啊」聲未已，鋼刀已經脫手震飛出去。

緊接着，但聽有人冷哼一聲，說道：「大胆强徒，居然敢在京畿附近，攔路搶刦？」

錦衣相公坐在地上的人，目中不由的飛閃過一絲異彩！

這時天色已微見昏黃，幾個蒙面强盜聽的方自一怔，不約而同的回頭看去！

但見從古北口來的大路上，不知何時，負手站着一個紫臉漢子，只要看他身上穿的一件藍布長衫，已經洗得快要發白，定然是個十分落魄的人。

爲首蒙面漢子厲聲喝道：「朋友是那一條道上的人？」

藍衫漢子傲然道：「我不是那一條道上的人。」

爲首蒙面漢子瞅了藍衫漢子一眼，冷冷的道：「光棍不擋財路，朋友不像是本地人，我勸你少管閑事，快給我滾吧！」

藍衫漢子朗笑一聲，說道：「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看不慣你們恃强凌弱，攔路打刦。」

爲首的蒙面漢子大笑一聲，道：「好小子，也不睜亮招子瞧瞧，你大概沒聽說過古北口七雄吧？」

左手一揮，立時有兩個蒙面漢子掄刀撲了過去。

錦衣相公看的大吃一驚，急叫道：「你們不可殺人！」

藍衫漢子微哂道：「你們只上來兩個，只怕不成。」

在他說話之時，兩個蒙面漢子已經撲到他身前，一言不發，掄刀就砍，兩柄雪亮的鋼刀，劃起兩道懾人寒鋒，一左一右夾擊劈到。

藍衫漢子連正眼也沒望他們一眼，身子不閃不避，直等刀鋒及身，才右手一探，抓住右首那人的執刀手腕，朝左帶去。

右首那人根本連看也沒看淸楚，連刀帶人，朝左衝去，鋼刀橫推，「噹」的一聲，正好架住了左首那人劈來的刀勢。

兩人全被這一招，震得虎口發麻，幾乎抓不住刀，各自退了兩步。

這兩人第一招上，就吃了大虧，自然不肯甘心，口中同聲暴喝，再次掄刀飛撲，夾擊過來。

藍衫漢子冷喝道：「好不知進退的東西。」

身形一個飛旋，右足橫掃而去。

這一下，快的如同電閃，兩個蒙面漢子還未近身，就被掃中，但聽「砰」「砰」兩聲，兩條人影，就像皮球一般，被蹴得飛出去一丈開外。

背脊落地，一下摔在山石之上，還骨碌碌的滾了一陣，頭雖沒有摔破，全身骨頭，就像砸散了一般，口中直喊着「哎喲」，就是爬不起來。

爲首的蒙面漢子看的又驚又怒，手中鋼刀一緊，厲喝道：「大家一起上，剁了這小子。」

五個蒙面漢子刹那間，一齊圍了上去，刀光漸漸昏暗下來的暝色之下，依然熠熠生寒！

錦衣相公和俊俏書僮都已站了起來，臉上已無半點驚懼之容。

這回，主僕兩人看的淸淸楚楚，五個蒙面漢子，就像五條餓虎，一聲吆喝，以撲羊之勢，朝藍衫漢子掄刀猛砍！

藍衫漢子氣度從容，雙手開闔之間，右手已經拍在搶先撲到的那個爲首蒙面漢子左肩之上，爲首那人悶哼一聲，整個人就離地飛起，「叭噠」一聲，摔出數丈之外。

左手一把抓住另一個人的腕門，擧刀朝第三個撲來的人刀上磕去。

但聽「噹」的一聲，第三個人鋼刀立時脫手飛出。

五指一鬆，被扣住手腕的漢子，一個狗吃矢，朝地上跌仆下去。

他只不過右手一拍，左手一抓，一鬆，就解決了三個，再一旋身，右手頂肘，撞在第四個人的脅下。

那人也是一聲悶哼，跌跌撞撞的倒退了七八步，痛的彎下腰去。

左手一抖，袖角迎着第五個人的鋼刀捲去。

這下更絕，鋼刀劈砍之勢，何等兇猛；但不知怎的，竟被他一記「流雲飛袖」，捲個正着！

鋼刀居然「呼」的一聲，化作一道白光，飛上三丈多高，直向林中落去，執刀的人被震的虎口流血，急急往後躍退。

這一段話，作者要分開來說，就覺得時間稍長，但事實上，藍衫漢子只不過揮

手之間的事。

在錦衣相公主僕看去，五個强盜聲勢洶洶，圍住了藍衫漢子，掄刀猛撲，但只一撲卽散。

藍衫漢子也並不追擊，只是負手而立，朗笑一聲道：「古北口七雄，原來也不過如此，今晚只是給你們一個教訓，再敢作殺人越貨的勾當，給我碰上了，就沒有這般便宜了。」

那爲首蒙面漢子爬起身來，一言不發，朝六個兄弟揮了揮手。

大家拾起鋼刀，沒精打彩的跟着他們老大就走。

俊俏書僮一看强盜逃走，不待吩咐，就去收拾散亂在地上的金銀衣物。

錦衣相公長長的鬆了口氣，急步朝藍衫漢子迎了上去，作了個長揖道：「兄弟途遇强盜，幸蒙兄台仗義賜敎，活命大恩，不敢言謝，請受兄弟一拜。」

藍衫漢子連忙還禮道：「公子言重，這般亡命之徒，胆敢在京畿附近，刧掠行旅，實在是胆大妄爲已極，在下旣然遇上，懲暴除惡，正是我輩江湖人的本色，些許微勞，何足罣齒？諒他們鎩羽而去，不敢再來，公子前途珍重，在下還得趕路，告辭了。」

說完，拱拱手，轉身欲走。

錦衣相公慌忙道：「兄台請留步。」

藍衫漢子脚下一停，道：「公子還有甚麼見敎？」

錦衣相公含笑道：「兄台行俠仗義，實乃古人所謂遊俠之流亞也，兄弟少讀太史公遊俠列傳，嘗竊慕其人，但以爲當今之世，不可能有這樣的人，今天遇上兄台，眞是三生有幸，此時天色已黑，兄弟已不能進關，前面不遠，就是鞍匠屯，兄台就是急於趕路，也得找個宿頭，兄弟意欲邀兄台小飲數杯，也聊表仰慕之忱，不知兄台肯折節下交否？」

口中說着，一雙清瑩目光之中，滿是希冀之色。

藍衫漢子看他說的誠懇，不覺淡然一笑道：「公子這般說法，在下如何敢當？在下就是要趕去鞍匠屯投宿的，公子盛情見邀，在下若是再要推辭，那就不通人情了。」

錦衣相公大喜過望道：「兄台不棄，這太好了。」

他望望藍衫漢子，又道：「咱們萍水相逢，撇開兄台救命之恩不說，總算有緣，兄台這公子的稱呼，兄弟無論如何不敢當，倘蒙不棄，咱們就兄弟論交，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藍衫漢子道：「在下江湖草莽之人，如何……」

錦衣相公不待他說下去，就攔着道：「兄弟傅格非，兄台不嫌棄的話，就叫兄弟格非好了，不知兄台大名如何稱呼？」

藍衫漢子道：「在下林子清。」

傅格非喜道：「原來是林兄，天色已晚，林兄，咱們快走了。」

林子清道：「傅兄請上馬吧！」

傅格非那肯上馬，笑道：「這裏離鞍匠屯不遠，小弟難得遇上林兄，咱們還是邊談邊走吧！」

一面回頭朝俊俏書僮吩咐道：「青兒，你帶着牲口，先趕去屯上，要萬安棧騰出兩間清淨房間，準備幾樣下酒的好菜，今晚我要和林兄痛痛快快的喝幾杯。」

俊俏書僮一連答應了兩聲「是」，就翻身上馬，騎着青鬃馬，牽着紫騮馬，當先朝大路上馳去。

傅格非卻陪同林子清邊談邊走，沿着大路，緩緩行去。

林子清但覺這位少年公子不但舉止斯文，談吐清雋，書也讀的不少，學問極爲淵博，倒也談的十分投機。

到得鞍匠屯，已是上燈時候，小街上店舖都已關上了門，只有幾盞疏疏落落的昏黃燈火，在晚風中晃着，那是萬安棧和另一家茶館。

這裏雖是一個小小鎭集，因它正好在古北口和灤平之間，許多趕不上路的行旅客商，就在屯上歇脚，因此這條小街上，倒也生意興隆，着實熱鬧。

晚上大家落了店，就去泡泡茶館，當然還有賭和女人。

萬安棧有普通客房，也有兩三間清淨的上房那是備過路的達官貴婦休息之用。前面臨街是飯店，規模雖不甚大，也有七八張桌子。

今晚，萬安棧的三間上房，全給傅公子包了。

俊俏書僮和一名伙計，就站在飯店門口，一眼瞧到公子陪着林子清走來，立卽趨上幾步，躬身道：「回公子，小的已把房間定好了，酒菜也準備好了，就請公子入席。」

伙計立卽迎了上來，連連躬腰道：「二位公子爺請。」

傅格非側身道：「林兄請。」

林子清略爲謙讓，兩人一齊跨進店堂，但見只有幾張桌上，疏朗朗坐着四五個食客，中間一張方桌早已放好兩副杯筷。

伙計和青兒領着兩人入席。

鞍匠屯的飯店，白天打尖的人多，晚上難得有貴介公子宴客，自然奉承週到，兩人才一坐下，就有店伙送面巾，送茶水，忙個不停。

傅格非取起茶盅，喝了口茶，一面抬頭笑道：「林兄此次出關，不知是到那裏去的？」

林子清也取起茶盅，喝了口茶道：「熱河。」

傅格非道：「林兄去熱河，可有何公幹？」

林子清道：「在下有一位世叔，在熱河開設鏢局，專走關外諸省，在下浪迹江湖，一事無成，才想去他鏢局看看。」

傅格非看了他一眼，流露出惋惜之色，欲言又止，但還是忍不住，試着道：「以林兄一身所學，去投効鏢局，豈不埋沒人才？」

林子清淡然一笑道：「在下一個江湖人，只有在江湖上謀出路，除了幹鏢局這一行，還有什麼可以幹的？」

傅格非道：「小弟和林兄，雖是萍水相逢，但一見如故，兄弟論交，林兄如願意到京都去，小弟或可効勞。」

林子清微微搖搖頭，笑道：「傅兄盛情，在下十分感激，京都富貴繁華之地，在下這樣的江湖人，未必適合。」

青兒取過酒壺，替兩人面前斟滿酒。

傅格非舉杯道：「林兄救命大恩，小弟不敢言報，這杯水酒，是小弟敬林兄的，也是慶賀咱們萍水訂交，小弟先乾。」

說完，一飲而乾。

林子清和他對乾了一杯，說道：「咱們旣已訂交，傅兄再說救命之恩的話，那就俗氣了。」

傅格非爽朗一笑道：「林兄說的是，小弟該罰。」

青兒替兩人斟滿了酒，他果然舉杯又乾了一杯，抬眼問道：「林兄府上，還有些什麼人？」

林子清道：「寒舍只有家母一人。」

傅格非眼珠一轉，又道：「林兄貴庚多少，還未成親麼？」

他兩杯下肚，一張俊臉，已經有些熱烘烘起來！

林子清道：「在下虛度二十有四，落魄江湖，那有妻房？」

傅格非忽然笑了笑道：「林兄長我四歲，我該叫你大哥才是。」

他沒待林子清開口，接着道：「林兄一表人才，文可濟世，武足安邦，决非池中之物，小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林子清笑道：「傅兄但說何妨。」

傅格非道：「小弟有一個舍妹，今年十九，小弟不敢誇口，也足以稱得上才貌雙全，林兄如果不嫌棄的話，小弟願意全力促成……」

林子清慌忙搖手道：「傅兄說笑了，在下一個江湖人，怎敢高攀？」

傅格非正容道：「林兄怎好如此妄自菲薄，英雄不論出身，小弟說過，林兄决非池中之物，舍妹如能有林兄這樣一位英雄夫婿，是她的造化。」

林子清苦笑道：「傅兄過獎，此事萬萬不可再提，在下……」

恰巧店伙又送上菜來，傅格非望着他微微一笑，他就不再說下去。

酒菜陸續的上來，已經擺滿了一桌。

雖然說不上山珍海味，但做的口味極佳，在一個小屯的飯店裏，能做出這樣的菜餚，已算是上等筵席了。

林子清看着滿桌菜餚，說道：「傅兄何用點上這許多菜餚？」

傅格非格的笑道：「小弟得和林兄訂交，這是小弟有生以來，唯一値得慶賀之事，小弟還嫌這些菜太少了呢！」

林子清感動的道：「傅兄把在下說的太好了。」

傅格非已經有了幾分酒意，臉上一片緋紅，雙目斜睨，問道：「古人謂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小弟把林兄視作知己，不知林兄是否也把小弟當作知己？」

林子清道：「傅兄把在下視作知己，在下自然也視傅兄爲知己了。」

傅格非雙目乍睜，喜道：「這是眞心話？」

林子清道：「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在下說的自然是眞心話了。」

傅格非舉起酒杯，朝林子清道：「來，林兄，乾杯。」

一口喝了下去。

林子清又和他對乾了一杯。

傅格非道：「林兄，小弟今晚眞是高興極了！」

他一手取起酒杯，忽然「噫」了一聲，回頭道：「青兒斟酒！」

青兒一手執壺，遲疑了下，說道：「公子，你平日不善飲酒，喝得已經差不多了。」

傅格非道：「誰說我醉了？你快斟酒，我還要和林兄再喝三杯。」

林子清也看出來傅格非確實已有幾分酒意，忙道：「傅兄原諒，在下也不勝酒力了，前人有兩句詩：『恰然恰好微醺處，爛醉如泥俗了人』，咱們莫作俗人。」

傅格非這才點點頭道：「林兄說的也是。」

店伙送上兩碗麵來，林子清把一碗麵吃了。

傅格非只挑着麵條，吃了幾口，便自停筷。一名店伙，趕忙送上熱面巾。

傅格非吩咐道：「青兒，今晚菜做得還算不錯，你給我重賞伙計，莫忘了廚下司務一份。」

青兒應了聲「是」，說道：「公子和林爺的房間，已經準備好了，是否要回房休息？」

傅格非點點頭道：「林兄明日一早還要趕路，自該早些休息。」

青兒道：「小的領路。」

林子清道：「傅兄貴价尙未用飯，還是要伙計帶路就好。」

其實不用他說，兩名伙計，早已掌燈在邊上伺候，聞言連忙陪笑道：「是，是，管家只管請用飯，二位公子，請隨小的來。」

有錢能使鬼推磨，客店伙計何等勢利？話聲一落，立卽一前一後提燈，引着兩人往後進而來。

到得上房，打開房門，點起燈盞，才欠着身讓兩人入內。

一名伙計立卽沏了兩壺茶送上。

傅格非興緻雖好，但酒量不大，此刻經風一吹，他自己也感到確實有些醉了，一手扶門，說道：「林兄還沒有醉，小弟倒確是勝不酒力了，眞是遺憾的很，小弟失陪了。」

林子清道：「傅兄請休息吧！」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林子清起床之後，開出門去，只見一名店伙手中拿着一封信，站在門口伺候。

一見林子清出來，立卽趨上一步，陪笑道：「林爺起來了，傅公子吩咐小的，在這裏等候，有一封信，務必親手交給你老。」說着雙手呈上書信。

林子清接過書信，只見信封上寫着：「面呈林兄親啓」字樣，不覺問道：「傅公子呢？」

店伙道：「傅公子說有急事，天還沒有亮，就已經走了。」

林子清心中覺得奇怪，昨晚他並未向自己提起，何以走的這般匆促？一面點點頭道：「好。」

店伙陪笑道：「傅公子留下了一頭牲口，預備林爺乘坐，就在店外伺候。」

林子清又點了點頭。

店伙巴結的道：「林爺如果沒有什麼吩咐，小的去給林爺打臉水。」

林子清又點點頭，就回身進房，隨手

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首先映入眼簾的竟是一筆娟秀的字體，寫道：

「書奉子清吾兄賜鑒：萍水訂交，快慰生平，兄實小弟一生中唯一知己，惟弟因事，五鼓即行，未忍擾兄清夢，佇立門前，依依者久之，今日一別，未諗何時，方得與兄把晤也。兄去熱河，如鏢局中未能得展長才，弟與當地都統屬世交，特備介函一通，兄不妨一試，留劣馬一匹，金五十兩，非敢言贈，聊壯行色耳，臨書依依，不勝別緒離愁，奈何！諸維珍攝，小弟傅格非頓首拜上。」

這封信寫的情文並茂，別情婉轉！

林子清看完這封信，暗暗忖道：「他和熱河都統誼屬世交，他莫非是旗人？」

再看信封內，果然摺着另一封信，上面寫着：「面陳富都統親啓」字樣。

這口氣，不大客氣！再看信封並未封口，林子清愈覺驚疑，順手取出信箋，只見上面只寫了寥寥幾字，那是：

「茲介敝友林兄子清前來，務希妥爲照料，感同身受。」

下面蓋了一顆小小硃鈐，仔細一看，果然是兩個滿字。

這封信，和他寫給自己的一比，一封文字之中，流露出無限友情，一封字行之間，却似上司對下屬的口氣！

傅格非，他會是誰呢？

正好店伙送來臉水，林子清依然把信箋摺好，收入懷中，盥洗完畢，吃過早點，就朝外行去。

店賬不用說，傅格非早已會過了。

店外，果見一名伙計，牽着那匹青鬃馬，在那裏伺候，看到林子清，立即哈着腰道：「林爺請上馬。」

鞍頭，果然掛着一個沉甸甸的紫色小包裹，正是昨晚那個爲首的蒙面强盜打開來過的五十兩赤金，難怪店伙一直牽着馬在伺候。

林子清雖覺受之有愧但也只好受了。

當下隨手取了一錠碎銀，賞給店伙，就跨上馬鞍，策馬而去。

× ×

承德府，稱熱河，瀕熱河西岸，爲一秀麗的山城。

清康熙四十二年，建「避暑山莊」於此，亦稱熱河行宮，建築雄麗，極湖山亭台之勝。

承德雖是一個山城，却是府會所在！

不！皇帝老兒避暑和木蘭秋狩的地方。市容繁華，縱然比不上京都，也不輸各地省會。

尤其這裏是漢，滿，蒙，回，藏各族的人都有，在街上，熙攘往來，服飾，語言各殊，却能相處融洽，各做各的買賣，互不相干，也沒有半點岐視。

這座城，就像五種民族的大雜院，這種情形，更非內地各省所能看到。

整座承德府城，要算東門大街上，最爲熱鬧，商肆櫛比，茶樓，酒館，三步五步，就有一家。

那是因爲這裏是出古北口第一個大城市，往來的商賈旅客，都要在此歇脚打尖，市面自然就越來越繁榮了。

東門大街上，有一條小橫街，叫做探花坊。

據說從前出過一個探花，街口還矗立着一座石牌坊，但如今大家都不叫它探花坊，改稱客棧胡衕了。

那是因爲這條小橫街上，都是客棧，如果有不知道路的人，問某某客棧在那裏，人家就會指指小橫街道：「客棧就在那胡衕裏。」於是客棧胡衕，就這樣出名。

客棧胡衕，客棧少說也有八九家之多，其中以東昇棧的規模最大，七間門面，有幾進深，不但房間好，招待好，前面一座金碧輝煌的東昇廳，酒菜更好。

就算不是住店的客人，也要上這裏來小酌一番。

如果說全城東門最熱鬧，那麼客棧胡衕，是東門最熱鬧的所在了。

客棧胡衕八九家客棧，據說要東昇客棧客滿了，才輪的到其他客棧，但其他的幾家也天天客滿。

同行自然也嫉妒它，但東昇客棧的老闆，長袖善舞，來頭不小，不但在熱河地面吃得開，在官場中，也兜得轉，諸如熱河都統衙門，道府衙門，和行宮侍衞營，都有交情，據說連京城裏，都有他紮硬後台。

照說，這樣一位財勢煊赫的人物，應該是熱河城裏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人了，但說來奇怪，連東昇客棧的人，除了只知道他們老闆姓乾，旁的就一無所知。

乾老闆好像是個神秘人物，當然也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到他。

於是有人猜測，東昇客棧是京裏某一權相開的，所謂乾老闆，只是他家裏的一名家奴而已。

這當然是猜測而已，誰也不能證實。

× ×

且說這天的午牌時光，東昇客棧門前，來了一位紫臉漢子，看他年紀，約莫二十三四，身上穿一件藍布長衫，已經洗的快發白了，但他騎的一匹青鬃馬，却是相當神駿。

一望而知是一個江湖人。

門口的小厮接過馬匹，一名店伙就迎了上來，含笑道：「客官要住店，還是打尖休息？」

紫臉漢子道：「住店。」

店伙連連抬手道：「客官請進。」

紫臉漢子跨進店堂，那店伙又道：「客官要上房，還是普通房間？」

紫臉漢子道：「上房。」

店伙聽說他要住上房，臉上笑意更深，躬身應「是」，一面陪笑道：「客官尊姓大名，從那裏來的？」

紫臉漢子怫然道：「住店還要報姓名來歷？」

店伙連忙陪笑道：「客官莫要誤會，這是官府昨晚出的告示，凡是投店的來往旅客，都得塡寫姓名來處，每逢秋狩時候，都是如此，老客人都知道，客官大概還是第一次到熱河來吧？」

「原來如此。」

紫臉漢子神色釋然，接着道：「好，在下林子清，從江南來，這樣够了吧？」

店伙陪笑道：「你老好說，這是官樣文章，你老請隨小的來。」

說完，領着林子清，朝上房行去。

東昇棧的上房，當眞稱得上上等房間

，地方寬敞，窗明几淨，陳設雅潔，榻上被褥全新。

店伙陪笑道：「這房間，客官還滿意麼？」

林子清點點頭，舉步跨了進去。

店伙立即沏了一壺香茗送來，一面伺候着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麼？」

林子清一面喝了口茶，搖頭道：「沒有了。」

店伙退出，隨手帶上了房門。

林子清在榻上躺了一會，然後開門出去，緩步走入東昇廳，點過酒菜，吃了午餐，才向櫃上問了吉祥街的走法，飄然出門而去。

吉祥街已經快要接近小南門，地方比較清靜，除了一家書肆和一家雜貨舖，整條街上，就沒有第三家舖子。

林子清原是打聽好了來的，自然並不意外，他在街上故意裝作來回找尋模樣，最後才緩步跨進書肆，朝店中一位掌櫃模樣的老者拱拱手道：「老丈請了。」

那老者正在門口一張籐椅上吸着旱烟，抬眼望望林子清，才含笑道：「相公要買什麼書？」

林子清道：「在下不是買書來的，在下想請問老丈一聲，這條街上，有一家鎮遠鏢局，不知搬到那裏去了？」

那老丈又望了他一眼，說道：「客官大概剛到熱河來的吧？鎮遠鏢局已經收歇了。」

林子清微感錯愕的道：「鎮遠鏢局已經收歇了！」

那老者道：「這是兩個月的事了，老鏢頭林長慶過世之後，鏢局就收歇了。」

虎鞭龍爪林長慶，在北五省，算得是一位响噹噹的人物，鎮遠鏢局的龍虎旗，遠走關外，三十年來從未出過一點漏子。

林子清臉上有些失望神色，拱拱手道：「多謝老丈。」

回身朝外行去。

一連兩天，林子清住在客棧裏，閒着無事，就往街上到處逛逛。

這是第三天午後，他回到客棧，一進門，就見一名伙計迎着陪笑道：「林爺，上午有一位任爺，前來找你，小的回說你老出去了，那任爺說，下午再來。」

林子清覺得奇怪，自己在熱河並無熟人，更沒有姓任的朋友，當下問道：「他有沒有說叫什麼名字？」

店伙道：「沒有，那位任爺只說是你老的朋友。」

林子清沉吟道：「奇怪，在下這裏並無姓任的朋友。」

店伙陪笑道：「也許你老忘了，好在他說下午還會來呢。」

林子清漫應了一聲，就緩步回房。

店伙替他沏了一壺熱茶送上，才行退出。

林子清不知這姓任的是誰？他找自己又有何事？隨手倒了一盅茶，剛在窗下坐下。

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房門啓處，那店伙探進頭來，含笑道：「林爺，那位任爺又來看你老了。」

林子清站起身，就聽門口店伙的聲音道：「任爺，你請。」

接着就見一個身穿藍緞長袍，年約五旬左右的人，緩步從門外走入。

林子清只覺和他素不相識，但人家既然走了進來，不得不拱手肅客。

藍袍老者不待林子清開口，就呵呵一笑，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林大俠？」

林子清道：「在下正是林子清。」

藍袍老者笑道：「兄弟任紫貴，上午趨謁未值，敝東翁慕賢若渴，午飯甫畢，又敦促兄弟前來，這回總算遇上林大俠了，哈哈，見面勝如聞名，得瞻芝宇，眞乃快慰生平。」

林子清看他滿面堆笑，滿口恭維之言，心頭更覺納悶，慌忙抱拳道：「任老丈過獎了，上午在下有事外出，蒙枉駕見訪，未能迎迓，深以爲歉，任老丈快請坐了再說。」說罷，連連抬手。

兩人在窗前分賓主落座。

林子清倒了一盞茶，道：「任老丈請用茶。」

任紫貴雙手接過，堆着笑道：「不敢，不敢。」

林子清問道：「任老丈枉顧，必有見教。」

任紫貴輕咳一聲道：「兄弟在都統府忝掌文牘，奉敝東翁之命，特來向林大俠致候。」

原來他是都統衙門的師爺。

林子清肅然道：「原來任老丈是督署文案夫子，在下失敬之至。」

任紫貴大笑道：「林大俠這麼說，那就見外了，敝東翁昨晚接到福邸來函，才知林大俠已經到了熱河，今日一早，就要兄弟前來促駕，熱河雖是小地方，但林大俠到了這裏，就是敝東翁的貴賓，說什麼也不該住在客棧裏了。」

林子清心裏已經明白，所謂福邸來函，準是傅格非寫來的無疑。

一面連忙拱手道：「任老夫子言重，在下前來熱河，原是投奔一位世叔而來。些許私事，怎敢有瀆都統大人？」

任紫貴道：「福邸信上，已經說的很清楚，林大俠有一位世交，在熱河開設鏢局，曾邀林大俠相助，因此不願在京供職，是欲全令人大和令世叔的交誼，但以林大俠一身所學，如果忍令終老江湖，實在太可惜了，函中諄諄囑咐敝東翁，務必延攬英才，兄弟來的時候，敝東翁已在花廳佇候，渴欲和林大俠一晤，林大俠此時就動身如何？」

林子清躊躇一陣，說道：「在下一介武夫……」

任紫貴沒待他說完，笑道：「林大俠又來了，敝東翁是福邸的舊屬，林大俠是福邸交代下來的人，原是一家人，再說這些話，就生分了。」

說到這裏，已經站了起來，笑道：「林大俠，咱們走吧，別讓敝東翁等急。」

林子清經他一再敦促，只得跟着站起，說道：「任老夫子這麼說了，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任紫貴呵呵一笑道：「林大俠又客氣了，哈哈，說眞個的，不知怎麼回事，咱們雖然第一次見面，交談了也不過幾句話，兄弟就覺得跟林大俠一見如故，十分投緣。」

（未完）

三期完中篇武俠故事

石 怡·文
盧 令·圖

山河淚（上）

慘遭亡國痛 激發抗敵仇

太陽揭開夜幕，給人們送來了光和熱，又是一個早晨，蓬勃的活躍起來。

在這逝去的平凡一夜中，彭城縣却發生了一件不平凡的大事。

縣太爺午夜飛頭，不知被誰給宰了！

× ×

彭城縣就是現在的徐州，地理形勢且不必說，單就名勝古蹟，就多得數不清，如子房山，雲連山，聖女山，女娥山，石佛寺，顯濟廟，大士巖，奎山塔……當年桃園弟兄兵敗失散，關公保護皇嫂，與曹操相約：「降漢不降曹」，臨時屯兵的那座土山，就在縣城東南十八里。

韓信一生大小身經八十二戰，但却打了八十一次敗仗，直到九里山十面埋伏，才把楚軍傾覆，演得項羽突圍自殺，奠定漢朝四百年基業，狡兔死，走狗烹，也替自己註定了未央宮的悲慘下場，那個決定楚漢命運的「九里山前古戰場」，也是在徐州近郊。

九里山在縣城西北五里，荒涼險惡，樹木稀少，慕名而去的遊人，大都有失望的感覺，只有西麓的白雲洞，可以一看，本篇故事就從這個洞，展開序幕。

× ×

三更左右，月滿中天，夜風還微有涼意。

一條黑色人影，藉山形隱蔽，幾晃進入白雲洞。

火光一閃，即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驚呼道：「姐姐，妳怎這麼想不開，妳這一死，豈不枉費我一片苦心……」

似有所覺，倏即熄滅火光，怒叱道：「什麼人？」

接着，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老朽楊仁，也是為死者而來，與六扇門無關，女俠請不要誤會。」

「你認識她？」女聲問。

楊仁道：「人不親土親，老朽也是本地人，殺官如同造反，女俠這禍闖大了，現在馬快步三班人馬，已大舉出動，此非善地，火速離開要緊。」

「怕什麼，狗腿子如果找來，姑娘就殺個痛快的給你看。」女聲答。

楊仁嘆道：「現在是韃子做皇帝，那樣一來，本縣的老百姓，就要大遭其殃了，女俠快請，萬萬不可這麼做，死者由老朽處理。」

「你把她送回家去？」女聲問。

楊仁道：「那怎成，屍首送到那家，那家就要滅門，現在只好先找個僻靜的地方埋掉，不被官家找到，才能希望大事化小，不牽連無辜。」

「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要你管，我會埋。」這個女子倒頗有丈夫氣概。

楊仁道：「老朽代女俠巡風。」

隨見楊仁在前，一個青衣緊身裝束的少女挾着屍首在後，出現洞口，略一顧盼，即飛縱遠去。

急躍的馬蹄聲，依稀已從城廂傳來。

× ×

子房山在城東三里，當年張良吹散楚霸王八千子弟兵，據說就在這個地方，山上有留侯祠和黃石祠，泗水西來，與南清河交會，流經山下，東行注入運河。

山麓有一所莊院，倚山面水，環境清幽，這裏就是楊仁的家。

四更過後，月已偏西，門前來了五個公門中的差役，聲勢洶洶，一到便上前擂門。

「砰！砰！砰！」一邊用勁擂，一邊還大聲的呼喝着：「開門！開門！」

隔了一會，門裏沒有應聲。

「老小子別是跑了吧，進去看看。」發令的這個想是個領頭的，邊說着，一長身翻進了院心。

還算不含糊，餘下的四個，手攀牆頭一縮腿，居然也都進去了。

五個人脚剛站穩，東廂房已經傳出話聲：「深更半夜，擅入民宅，你們想幹什麼？」

話聲落後，人才開門走出來，年紀很輕，三十歲上下，很結實，還正在扣着衣鈕。

「我們是縣裏的差官，我叫錢起，快把楊仁叫起來。」

徐州民風强悍，青年大概覺得話不順耳，很不高興，冷冷的反問道：「一不欠粮，二不偷盜，找我爹有什麼事？」

錢起瞄了他一眼，道：「你叫什麼名字？」

青年道：「我叫楊志，怎麼樣？」

錢起道：「不怎麼樣，衙門裏出了事縣太爺教你爹去一趟，快把他叫出來。」

楊志抬頭看了一下天色，道：「我爹上了年紀，起得很早，現在天都快亮了，一定到留侯祠附近散步去了。」

沉哼一聲，錢起道：「你爹不在家是不？」

楊志道：「什麼叫不在家，多少年了，我爹天天這個時候，都到山上去散步，天亮才回來，不信到留侯祠附近去找，準能找得到，要不然就在家裏等。」

錢起道：「我們可沒有這麼多的閒工夫，你爹不在，你去一趟也是一樣。」

楊志道：「我又不會辦事，去了說不定還會惹來縣太爺生氣，最好還是等我爹去。」

很顯然，楊志是拖延時間。

錢起也不笨，臉色一沉，道：「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楊志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錢起道：「到衙門裏你就知道了，你是去不去？」

「不去又怎樣？」楊志問。

錢起嘿嘿笑道：「由不得你，把他帶走。」

左首捕快早已有備，聞令一抖鐵鍊，便往楊志頭上套來。

楊志那裏會把這種不入流的角色看在眼裏，待鐵鍊臨近頭頂，猛伸左手往上便抓。

極是意外的，鐵鍊彷彿具有靈性，已先一剎縮回到那個捕快手裏去了。

楊志一把抓空，暗吃一驚，這才注意到那個捕快。

凝視片刻，深覺那個捕快，滿臉正氣，年紀似乎比自己還輕，不禁詫問道：「閣下具此非凡身手，怎麼自甘下流，替異族做鷹犬？」

那個捕快道：「人各有志，尊駕自命英雄，可曾想到後果？」

楊志道：「我是個粗人，想不到那麼多。」

那個捕快道：「那我就告訴你，一個時辰以前，縣太爺遇刺，你爹此刻恰巧又不在家，不能說沒有嫌疑，你現在如果再拒捕，甚至傷人逃走，難道不怕隣居受連累？」

元朝入主以後，深恐漢人反叛，統制異常苛刻，規定每五家共用一把菜刀，十家派駐一個蒙古人，一舉一動，都在嚴密監視之中，這樣還怕不安全，更進一步，規定一家反叛，十家連坐，讓漢人自己監視自己，端的毒辣之極。

這種情形，楊志怎會不知道，微一尋思，便道：「王法雖嚴，總不能故入人罪，你叫什麼，想怎麼辦？」

那個捕快道：「我叫韋順，也不是倚仗官家勢力，蠻不講理的人，只要你拿得出證據，能够洗刷你爹的罪嫌，我們也不會故意難爲你。」

楊志慨然道：「我爹如果不在留侯祠，看着你的面子，我就陪你們到縣衙走一趟！」

緊走前幾步，打開街門，又說道：「請！」

楊志領着捕快走了之後，廂房中又走出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關好街門，耳語片刻，男的越牆而去，女的緊鎖秀眉，又回了房間。

縣裏出了這麼大的事，爹爹至今未歸，爲了不忍連累隣居，哥哥被迫不得不挺身而出，做弟妹的不放心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年輕人，血氣方剛，遇上事往往不能深思，容易衝動，二弟楊明這一暗地躡踪，是不是又會闖出別的事故來呢？

× ×

這一夜，彭城縣裏，鷄犬不寧，鬧翻了天。

馬，步，快，三班大舉按戶搜查，尤其是客棧和娼寮，盤問得更嚴厲。

客人言語答得稍微有點不對的，便成了嫌疑犯，輕的飽嚐老拳，重一點的，當時就被抓走了。

那些平時與蒙古人相處感情不大好的，這個時候，更成了假公濟私，敲詐勒索的對象。

亡國之民，在異族暴虐主宰的情形之下，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那凄涼，那痛苦，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得盡。

天還沒亮，監獄裏已有人滿之患。

三班人馬的公務，還正在繼續執行中，沒有停止哩！

× ×

黎明時份，一條人影繞越關廂，向子房山飛躍而來，輕靈矯捷，快速如風。

將近山麓，忽聽路旁有人喚道：「慕良兄請留步。」

人影聞聲停止，落月微光下，現出楊仁焦灼面容，額頭上汗珠隱隱，慕良是他的號，顧盼間，已看清喚他的人，心絃驀感一震道：「原來是戶長，起得好早！」

被稱作戶長的人，複姓慕容名健，正是管轄楊家左右十戶之長，四十來歲，蒙古人，楊仁就怕遇見他，不巧偏就遇見了，寃家路窄，不免有點心虛。

慕容健道：「慕良兄這可見外了，什麼戶長不戶長的，城裏亂哄哄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楊仁道：「小弟起初也是不知內情，進去打了一轉，風風雨雨，好像是縣太爺遇刺了，城裏現在正在到處亂抓嫌疑犯，我怕受連累，所以趕緊回來了。」

慕容健道：「那些吃寃枉飯的，那裏會辦事，居然把令郎也給抓走了，眞是豈有此理！」

楊仁彷彿被人擊了一錘，微微一呆，道：「小弟爲人戶長最淸楚不過，這是從何說起。」

慕容健道：「壞就壞在你不在家，用不着慌，天亮我就進城，設法把令郎保出來。」

楊仁道：「怕不方便吧，」他好像還不願意接受。

慕容健道：「這不關你的事，錢起那個狗蛋，竟敢目中無人，連個招呼都沒打，就把人帶走了，以後如果有人問起，你就說在我家裏下棋，別再離開，我走了，」不等楊仁再開口，已自洒開大步走去。

他何以又像有意在討好，仗義，抑另有所求？

錢起身爲捕頭，在異族統治下，敢不知會十戶長就胡亂抓人嗎？

× ×

夜盡天明，又一天已經開始。

經過一夜騷擾，彭城縣裏恍如罷市，家家戶戶都沒有開門，街頭上顯得是那麼冷清。

兩個如狼似虎的衙役，用鐵鍊套着一老一少，從街頭走來。

老人的脖子都被鐵鍊磨破了，痛得直流眼淚，衙役還是不肯把鐵鍊放鬆。

年輕人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不住在哀求道：「差官老爺，我們是寃枉的，我爹上了年紀，走不快，求你們開恩，慢一點成不？」

拉着老人的那個衙役，瞪了他一眼，沒有好氣的說道：「你們父子寃枉，我們兄弟白跑一夜就不寃枉，沒那麼多廢話，快點走！」惡狠狠的又用力一拉鐵鍊。

老人痛得一陣痙攣，腿上一個不俐落，栽倒在地上。

「別裝死！」那惡役像拉死狗似的，還在用力猛拉。

老人實在忍受不住了，痛得鬼嗥起來；那悲愴，聽了令人心顫！

凡是稍微還有點人性的人，對於這種殘忍暴虐的手段，都必看不慣，忍不住，何況血肉相連的父子。

那個年輕人，忍無可忍，一掙鐵鍊，就想撲過去搶救。

那個拉着他的差役被帶得一個踉蹌，猛施千斤墜，站穩了樁，手上用力一拖。

錢鍊套在脖子上年輕人半舉雙手，僅握住短短的一段，用不上力，是以又被拖

回去了。

兩個人各執鐵鍊一端，形成了拔河，拉鋸。

年輕人額暴青筋，眼中噴火，憤怒的罵道：「你們還是不是人養的！」

那差役似乎也有點不忍，招呼同伴道：「劉貴，這是大街，怎能這麼幹？」

原來只因這是大街，他才出聲提醒，料也好不到那裏去。

劉貴果然不服氣，還以顏色道：「你小子少說風涼話，昨夜……」

忽覺肩胛如着五把鋼鈎，深嵌入肉，只聽一個憤怒的聲音喝道：「鬆手！」

劉貴痛得豆大的汗珠，已經浮上了面頰，腰也彎下去了，想不鬆手丟掉鐵鍊也不成了。

另外那個差役見狀不妙，大聲喊道：「快來人哪，刺客在……」

陡聽身後一人喝道：「誰是刺客？」

那差役扭頭看時，見是一個蒙古裝束的中年人，馬上像是得了理，躬身詭笑道：「他！」手勢指着制服劉貴的那個人。

蒙古人喝道：「混蛋，他是我轄下的安善良民，是跟着我來的，你叫什麼，怎麼亂栽賍！」

「小的彭富，斗胆也不敢栽賍，小的認錯。」挨了罵還要認錯，那份奴才相，着實卑鄙可惡。

蒙古人沒再理他，轉向制服劉貴那人說道：「明兒鬆開他。」

明兒正是楊仁次子，尾躡錢起而來，見哥哥被帶縣衙，正一肚子的火，聽到哀呼聲，趕來看到慘象，猶如火上加油，那裏還能忍耐得住，如非慕容健適時趕到，把情況緩和過來了，鬧的禍恐怕還要大。

楊明怒猶未息，憤然道：「這種東西太可惡了，當街都敢虐待犯人，背地裏還不知道如何暗無天日？」

慕容健道：「待我問問他們。」

轉向差役問道：「他們犯什麼罪？」

劉貴道：「刺殺縣太爺，他們父子嫌疑重大。」

凝視犯人片刻，慕容健道：「他們土頭土腦，分明是個莊稼漢，怎麼說是嫌疑犯？」

劉貴道：「國師奉旨南巡，駐節顯濟廟，趙老實的兒子趙敏恰趕上結婚，正好祈求國師賜福……」

「住口！」喝住劉貴，慕容健道：「道是蒙藏的風俗在中原已經廢止，是誰的主意敢違抗聖命？」

這個帽子太大，劉貴嚇得一哆嗦，吞吞吐吐的說道：「誰的主意小的不知道，但趙敏的媳婦在送往顯濟廟的路上，被人刦走了，縣太爺也因這件事受了連累，必是趙敏不甘心戴這頂綠頭巾，闖出來的大禍。」

蒙藏習俗，戶有三丁須送一丁去當喇嘛，民間結婚時，亦須把新娘送往喇嘛寺，享受初夜權，還美其名說是賜福，中原最爲重視婦女的貞操，這種敗壞倫常的事情，自然招致極大的反感，天不永祚，應是原因之一。

慕容健郝會承認這筆賬，怒道：「胡說，是你親眼看見的，他們父子像是強盜嗎？」

劉貴道：「是捕頭交代的。」

慕容健道：「又是錢起這個東西，必是趙家有幾個錢，想敲詐對不？」

劉貴臉都嚇白了，道：「小的怎敢無法無天。」

慕容健沉哼一聲，道：「看看趙老實的脖子，還說不敢，把人帶走，到衙門再算賬！」

劉貴那敢再搭腔。

趙老實已經緩過氣來，也不知道慕容健是幹什麼的，叩頭如搗蒜，道：「大老爺聖明，小老兒父子實在寃枉啊！」

慕容健安慰他道：「他們不敢再難爲你父子，只管放心跟去。」

趙老實又叩了一個頭，才爬起來跟着差役走了。

容差役帶人走遠，楊明一拉慕容健的衣袖，悄聲說道：「大叔，我哥哥被捕頭帶進衙門去了，請大叔給打聽打聽消息，好不？」

慕容健道：「我就是爲他來的，你爹跟我下了一夜棋，不會有什麼事，你先回去，路上不可再惹事，等我把你哥哥保出來，也就回去。」

「多謝大叔，」楊明信以爲眞，忖料哥哥不會有太大的痲煩，放心的走了。

慕容健便也向縣衙走去。

郝時的戶長，約當台灣現在的隣長，地位很低，誇下海口，能够兌現嗎？

× ×

傍午，楊志果被釋放，回到家中。

楊仁見他僅一個人回來，不禁問道：「你慕容叔呢？」

楊志道：「還在縣衙，他說還有事，敎孩子先回來，好讓爹爹放心。」

「沒再說什麼？」楊仁緊釘着問。

「沒有呀，釋放的不僅孩兒一人，有人保的都放啦。」楊志答。

楊仁道：「這幾天都給我就在家裏，誰都不准再出去。」

「爲什麼？」楊明問。

楊仁臉色一沉，道：「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慕容健頗富心機，不是一個普通的十戶長，武功也很不錯，今後你們要多加小心，可不能流露在臉上。」

楊志若有所悟，急着問道：「縣太爺是您宰的？」

楊仁搖了搖頭，道：「不是。」

「郝是誰宰的，爹知道不？」楊明急着問。

楊仁嘆道：「是個女孩子，比慧兒年紀還小，我就怕發生這種事，可惜去晚了一步，大禍已成！」

楊慧道：「爹見到她了，長得怎麼樣，田大戶的女兒，是不是也是她救走的，現在去了什麼地方？」

楊仁道：「是，我躡踪她到了白雲洞，發覺田大戶的女兒已經自殺了，帮助她把屍首埋掉，所以趕回來又晚了，把柄落在錢起郝個狗東西的手裏，事情絕不會就此算了。」

楊明道：「索性把我師伯師叔找來，乾脆鬧個大的。」

「胡說！」喝住次子，楊仁道：「現在的準備還不够，怎可輕舉妄動。」

楊慧道：「郝個女孩子到底在郝兒，

參還沒有告訴我呢，她叫什麼？」

楊仁道：「我怎好問她姓名，埋好田姑娘，我勸她早早離開，但我料她未必肯抖手一走了之。」

楊志道：「那慕容叔替我們担這麼大的干係，又爲了什麼？」

楊仁道：「我想了一個上午，到現在還沒想通，等他回來我再探探他的口氣，總之，我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必要時，明兒帶着你妹妹走……」

「不，我不走，」楊慧首先表示反對，激昂的說道：「我生爲女兒身，辦不了什麼大事，爹和那位女俠倉促離開白雲洞，難免留下蛛絲馬跡，絕對瞞不了高明法眼，必要時，女兒出頭去抵罪，驅逐韃虜，恢復河山，是大哥二哥的責任，教他們走！」

楊明抗聲道：「妳想的倒美，要不走都不走，妳把我和大哥放在什麼地方？」

楊仁眼睛一亮，臉上陡然浮上一層光輝，慈祥，但極嚴厲的說道：「慧兒的話對，就這麼決定了，你們哥倆誰不聽話，誰就不是我的種！」

「爹……」楊志楊明痛苦還想爭辯。

楊仁斷然說道：「沒出息，都給我滾！」是訓斥，仔細玩味又何嘗不是激勵。

×　　×

徐州是古代的大彭國，商之崇國，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時，便以這裏作爲首都，漢初封爲楚國彭城縣，漢武帝置徐州刺史，到了東晉以淮河爲界，淮河以北爲北徐州彭城郡，南北朝劉宋去掉「北」字，明以州直屬南京，清雍正十一年封爲徐州府，今廢府存縣，卽銅山縣，彭城縣是元朝設置的，屬歸德府。

知府陳晃據報之後，嚇得屁滾尿流，就馬不停蹄，連夜的趕來了，趕到之後，也顧不得審問案情，便去拜訪駐軍，巡視城防，你道他爲何這樣驚惶呢？

原來這裏是蘇，魯，豫，皖，四省交接的樞紐，三面環山，南蔽江淮，北據魯，兗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形勢非常險要，誰要掌握了這裏，誰就可以問鼎中原。

再加上這裏的民風慓悍，又懶得出奇，懶就免不了窮，原本就不安份，再一窮，沒事還要鬧事，如果再被壞人利用上，連縣官都敢殺，豈不是要造反！

這裏一旦發生大變故，陳晃的腦袋就得搬家，他又怎的能不驚惶！

自然，像這樣險要的位置，韃子必然駐有重兵。

陳晃巡視一週，發現各險要地方，各交通路口，韃子兵防守已全加强。

緊接着又去訪問國師，給護國禪師道驚問安。

才知道並不是國師佛駕親臨，而是國師手下的大喇嘛卓布丹巴，奉了國師法諭，半公半私，南來風光風光。

隨行有小喇嘛，有侍衛，韃子兵也派有哨崗警衛，安全絕對無虞，這才鬆了一口氣。

回到城裏，着手問案，首先提訊田大戶和趙老實父子。

在韃子殘暴的統治下，陳晃以一個漢人而能爬到知府，肚子裏自然不簡單，只一眼，便已看出田大戶和趙老實是兩個土財主，有家有業，絕對不敢謀殺縣官，又有十戶長的保狀，當堂宣諭，由十戶長領回，負責看管，隨傳隨到，以平民憤。

接着提訊在押而沒有人保的嫌疑犯，全是些經商的旅客，也都寫信回鄉取保，堂諭暫時還押，待保狀寄到，再斟酌情形處斷。

這兩件事，辦得還合情合理。

陳晃很精明，知道這是高來高去的江湖人做的案，敢殺縣官，就敢殺自己，他還想要腦袋吃飯，不敢亂來，更不敢激起民變。

然而擅殺縣官，不是小事，必須破案，對上憲才能有個交待。

於是，箭頭便指向錢起。

陳晃肚子裏已經有數，臉色一沉，盯着錢起問道：「盜亦有道，江湖道雖然無法無天，却極重義氣，絕不會無緣無故，胡亂殺人，更何況是刺殺縣官，到底是爲了什麼，你可調查清楚？」

錢起道：「回稟大人，的確是因爲大喇嘛要女人，縣尊不敢違抗，才激出來的禍事。」

陳晃問道：「是那位護法前來傳的令諭？」

錢起道：「是縣尊晉謁大喇嘛回衙後，親自交待卑職辦理的。」

陳晃道：「田大戶的女兒田淑貞，料必也是縣官指定的嘍？」

「那倒不是，」錢起道：「縣尊吩咐必須民家願意。」

「田大戶父女願意？」陳晃極是懷疑的說。

錢起道：「田大戶沒反對。教卑職去問趙老實。」

陳晃嗯了一聲，道：「不錯，媳婦是趙家的，田大戶怕事，便往趙家身上推，趙老實怎麼說？」

錢起道：「縣尊也曾吩咐過，男家補償庫銀一百两，趙老實跟兒子商量半天，才勉强答應了。」

陳晃道：「銀子可曾給了趙家？」

錢起答道：「給了，收據已經呈繳縣尊。」

陳晃道：「本座不能聽信你的一面之辭，這件事先放在一邊，案發至今已經六天了，除了抓來一批無辜百姓塞責之外，眞正的兇嫌，以及田淑貞的下落，可有線索？」

錢起道：「楊仁罪証確鑿，奈何十戶長徇情偏袒，田淑貞已經自殺，也是慕容健報告的消息，地點在白雲洞，卑職也曾覆查過，洞裏的確有血漬和沾血的女人長髮，只是屍首還沒有找到。」

陳晃已經看過原卷，也對楊仁有所懷疑，便道：「縱容叛逆，這還了得，把慕容健與楊家父子全給我抓來，田女屍首限你三天找到，否則的話，提防着你那兩條狗腿！」

×　　×

錢起領了知府的令諭，趾高氣揚的把楊仁和慕容健兩家大小，全給鎖了來。

陳晃沒有卽刻升堂審訊，再次傳下令諭，只說：「嫌疑重大，各別收押。」並派大班頭凃元泰負責看管，不准接見外面

人，連縣衙裏的人全算上任何人都不准接見。

他不是一個人來到彭城縣的，還帶來一批護駕和辦案的人，凃元泰是歸德府的大班頭，就是隨行臂助之一。

難道他就想用這兩家大小，作代罪羔羊，保住前程，把案子銷掉？

×　　×

燕子樓在城之西南角，是後來爲人改建的，故址原在西北角，也是徐州古蹟之一。

這座樓的主人是唐朝的張建新，他曾做過尚書，有妾侍盼盼，美而慧，能歌善舞，張甚愛之，金屋藏嬌，這座樓就是給她蓋的。

張尚書死後，關盼盼仍在這裏住了十多年，不再改嫁，爲了悼念張尚書，寫了三首詩，不知怎麼被白樂天看見了，和了她三首，另外還寄給她一首絕句，諷以未能從死。

那盼盼答覆他說：「非不能死，恐百年後，以張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公也。」另答一絕：「自守空閨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可憐一個多才多藝，處境極是悽凉的少婦，竟被白樂天一首無聊的詩，給逼得絕食餓死了！

後來的人，哀其痴情，敬重她的節烈，時加修葺，故能留傳到現在。

×　　×

今夜，這座荒廢已久，富有哀艷纏綿情趣的燕子樓上，突然掠來一條人影，輕靈巧快，渾似淡烟，環樓一轉，查實無人，方才站穩身形。

咦！原來是幾天前殺官刦人的那個少女！

今夜的裝束，也與那夜不同，一套淡青色的夜行衣，勻稱合身，右劍左囊，腰裏還饗着一束柳葉飛刀，寒森森，亮晶晶，美目含威，殺氣騰騰，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神氣極啦！

從她那精光閃動的大眼，目不旁瞬的凝注在縣衙門那個方向，大概楊仁一家被捕的消息，已經敎她知道了。

韃子兵防守這樣嚴，她敢溜進城來，胆子已經够大了，難道還敢去刦牢反獄？

以她那豪俠襟懷，那火辣辣的性兒，怎忍得住敎別人代他受過，要不然，她溜進城來幹什麼？

這時剛是過更，天還很早，她隱身暗影中，沒有立即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等待復等待，着實急煞人！

月亮似乎是有意跟她過不去，移動的好慢啊！

戰慄中的老百姓，又緊張的度過了驚恐的一天，誰還不想早點睡覺，縱是作個自由而祥和的夢，也是好的啊！

燈火一處一處的熄滅了，剛敲二更鼓，街頭上已是斷絕行人，連隻狗全都看不見，整座縣城像死一般的靜，月亮的光輝，彷彿也比往日悽凉，黯淡！

就在這個時候，一樓火光忽然穿透屋頂，冒了上來。

着火的地方，距離燕子樓，不過一箭地。

青衣少女毫不遲疑，便飛縱了過去。

×　　×

這是一家雜貨店，前進作生意，後進住家，火是從後進門窗燒起來的，一望而知，如非屋主自焚，就是外人放的火。

一箭地不過百步，青衣少女身法何等快速，幾個起落，便已趕到。

門窗全是木料，容易燃燒，火起不久，剛從屋簷冒上房頂。

青衣少女纖掌連揮，一陣暴响之後，燒着的部份全被擊碎，散落屋中，屋子裏絲毫反應也沒有。

她極是詫異，不顧餘火炙烤，晃身闖了進去。

三間上房，一明兩暗，東裏間炕上睡的是一對中年夫婦，已經着了道兒，被人點了死穴，屍首早已僵冷。

西裏間被褥零亂，似是有人睡過，却不見踪影，不知道那裏去了。依情況判斷，這個人自是涉有重大嫌疑。

然而細一檢視，粧奩，鏡台，錦衾，繡被，枕頭上還留有餘香，處處顯示這個人是個女的，年紀還不會太大，十之八九，是已死那對中年夫婦的女兒。

縱是與人私奔，也沒必要謀殺父母，何況那對中年夫婦，是死在江湖人的毒手之下。

萬惡「淫」爲首，江湖上尤視爲大忌，不論黑白兩道，凡是稍微愛惜一點聲名的人，都不肯幹這種下流事，下五門的小賊，在目前警衛如此森嚴的情況下，也沒有這麼大的狗胆。

是誰幹的？

擄人之女，殺人父母，放火燒房，還企圖毀滅證據，一點都沒有波及隣舍，驚動城防兵丁的顧慮，除了喇嘛，誰還能有這麼大的淫心惡胆！

一轉念間，想到亡國民不如喪家狗，青衣少女只覺熱血沸騰，殺機暴湧，估料淫徒火起才走，去必不遠，恍如疾箭離弦，彈身便往屋外縱去。

「什麼人縱火搶刦，打！」

一道寒光，挾懾人勁風，已從左側房上電射而下。

青衣女剛出屋，暗器已凌空射下。

她縱出去的勢子急，暗器打來的又快，勁力，手法，時間，部位，都算計得恰到好處，尤其是發射的角度，是從左前上方，斜着射向她的玄機穴。

這時她的脚還沒有着地，不論左閃，右閃，或施千斤墮，時間都已緩不濟急。

發射人的意圖，顯然也是想要了她的命。

眼看暗器卽將打中，千鈞一髮間，但見青衣女輕舒皓腕，左手五指一抓一甩，已把射來暗器抓住，反手還敬了回去！

「還你！」一隻亮銀鏢射回去的力量，比來時還快，還急！

房上立刻傳來一聲驚呼，這一着顯然出乎偸襲人的意料之外。

青衣少女絕技尚不止此，鋼鏢出手，人已落地，一擰身，緊隨鏢後向房上縱去，那靈巧，那快速，最難得的是那從容不迫，一身是胆的蠻勁兒，的是驚人！

房脊後是兩個捕快，躲開鋼鏢，再想逃走已經來不及了，硬着頭皮，揮動單刀鐵尺，夾攻上來，嘴裏還色厲而內荏的喝

道：「殺人放火，還不束手受縛！」

自然，想乘青衣女立足未穩，妄圖僥倖的心理，也是有的。

青衣少女見是捕快，愈發惱怒，冷冷的斥責道：「捉賊的本領沒有，栽賍的本領倒高人一等，找死！」

一個單飛脚，把拿刀的那個，連人帶刀，踢下房去，右手却把鐵尺奪了過來，輕輕一點，便把另一個捕快，點倒在房坡上，厲聲喝道：「喇嘛往那個方向逃走的？說！」

捕快軟麻穴受制，動彈不得，苦着臉說道：「我倆發現火光趕到這裏，正好看見姑娘從屋裏跑出來，那有什麼喇嘛。」

「你還敢騙我，認賊作父，替敵人作鷹犬，已是不該，還要掩護喇嘛，擄刦民女，殺人滅口，實在死有餘辜，饒你不得，着！」青衣女愈說愈氣，鐵尺一揚，倏然點下！

「冤……呃！」捕快還想申辯，但也僅僅說出一個冤字，便告了賬。

青衣少女飛身躍落隣院，去找摔下房去的那個捕快，就這刹那躭誤，連人帶刀都不見了。

此時，街上已經傳來人聲脚步：「不要放走殺人的女賊啊！」

城頭上也響起了號角，巡防兵丁紛紛從兩頭趕來，刀槍映月生寒，號角驚心動魄，整座縣城，殺氣騰騰！

青衣少女按了按腰間飛刀，肩頭劍柄，一晃隱沒暗影中，不知去向。

× ×

知府陳晃得到報告，城裏鬧女賊，殺人越貨，無法無天，捕快聞訊趕到，也落了個一死一傷，震驚之餘，聽從大班頭凃元泰的建議，親到現場實地勘驗。

凃元泰是歸德府大班頭，五十上下年歲，早年在江湖上名頭也很響亮，只因嫉惡如仇，得罪了不少黑道上朋友，被人栽賍陷害，陳晃查知寃情，替他洗脫了罪名，陳晃那時還是靜海縣的知縣，凃元泰知恩圖報，一直追隨陳晃，帮助陳晃辦了幾件很扎手的案子，也可以說陳晃的升遷，大半歸功於凃元泰，兩人之間，明是長官和僚屬，背地裏却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自然，獨木不成林，單靠凃元泰一個人，也是辦不了什麼大事情，還有凃元泰的兩個生死弟兄，生死判秦明與鐵指金梭杜萬，願意相隨効力。

這次彭城縣的事情，鬧得太大了，是以陳晃把他們三個人全都帶來了。

勘驗現場是凃元泰的意思，他要看一下眞象，陳晃怕得要死不敢來，是凃元泰拍着胸脯，保證他的安全，慫恿他來的。

青衣少女走時匆忙，沒有把餘火完全撲滅，她走後，火又慢慢的大了起來，幸而左隣右舍全被驚動，撲救及時，僅僅燒去半間房子，屍首和屋子裏的陳設，只蒙上了不少泥和水，還沒有太大的損壞。

在三個行家細心查證下，事主的家世與死因，不消多久就查明白了。

老夫婦倆是被點了死穴致命的，女兒秀姑失踪。

據隣舍的描述，秀姑今年十七，長的極美，事主莊誠夫婦，愛如掌上明珠，就怕出事，平日店裏的生意，都不教秀姑出去照應，除了隣舍，外人很少見過秀姑的面。

關係人左隣趙崇實的述說他是被一大響震醒，隱隱約約只聽房上有人對罵，罵的是什麼？沒聽清，不久，摔下來一個差官，大概摔得不重，一痂一痂的就從暗影中溜掉了，稍後，又跳下來一個大姑娘，赤手空拳，什麼也沒拿，像是要找那摔下來的差官沒找到，緊跟着就翻牆飛走了。

陳晃知道趙崇實怕事，呑呑吐吐不敢實說，心有所疑，提出來幾個要點，得到的答覆，是：

一，大姑娘年紀很輕，跟秀姑差不多，但比秀姑還美，高鼻樑，大眼睛，滿頭秀髮挽着兩個髻。

二，大姑娘的穿着，緊身短裝，背後揹着兵器，看不清是刀是劍，沒有取用，腰帶很特別，閃閃發亮。

三，大姑娘只是一個人，秀姑不是她拐走的。

四，……

就在這個時候，外邊又亂了起來，一經查問，敢情城中心區又發生了火警，大概的位置，像是知縣衙門。

陳晃深恐刦牢反獄，顧不得再問，帶着凃元泰，就匆匆忙忙的趕回去了。

還沒有回到縣衙，城南又冒起來一處火頭。

× ×

彭城縣一夕數驚，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除了已知女賊，是不是還有別的人，到底有多少？

馬步快三班往來奔馳，疲於奔命，除了女賊，再沒有見到第二個兇嫌，就連女賊也沒有捉到，那裏還能談得到其他的。

陳晃匆忙趕了回去，見縣衙太平無事，楊仁和慕容健兩家大小，仍舊鐵鎖鋃鐺，一個不少，吊着的一顆心，方才踏落實地。

緊接着採取了三項緊急措施：

一，封閉城門，不准進出。

二，知會駐軍，加强城防。

三，動員十戶長，各就所管轄的十戶，搜查有無岔眼人？

三件大事交代完，示意凃元泰，他到了二堂，坐定之後，問道：「元泰，你的看法如何？」

凃元泰道：「依卑職的看法，這件事多半和大喇嘛有些關聯。」

陳晃緊皺眉頭，說道：「我也是這麼想，奈何卓布丹巴是活佛的左右手，我就是肯拚着四品前程不要，也動不了他一根毫髮。」

凃元泰道：「這不然，必要抓住眞憑實據，韃子的江山要緊，活佛也不便公然袒護他。」

陳晃道：「你們三弟兄，又非親自出馬不可了。」

凃元泰道：「這次怕不成。」

「爲什麼？」陳晃驚詫的問。

凃元泰道：「大喇嘛帶來的幾個人，都有一身很高的武功，卑職弟兄力量不够，這是一……」

「還有二？」陳晃迫不及待的問。

凃元泰道：「有，李宗孝爲人方正，死因可疑，大人身邊不能沒有人。」

李宗孝是被刺知縣的名字。言外之意，懷疑李知縣的死，可能也和喇嘛有着關聯。

沉思良久，陳晃道：「你說得有理，從卓布丹巴來後，民間到底有多少婦女失踪？還得好好的查一查。」

凃元泰道：「不用再查，卑職猜得如果不錯，今夜幾處火警，可能就有事實證明，這顯然是下馬威，做給大人看的。」

哼了一聲，陳晃道：「我何嘗不知道亡國之官不該做，我是爲了減輕老百姓的痛苦，才不惜自損名節，他如眞敢這樣藐視我，那就看錯人了，你想辦法再邀幾個人來，我也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凃元泰道：「何必遠求眼前就有。」

「你是說楊仁父子？」陳晃問。

凃元泰道：「還有慕容健一家。」

「糊塗，」陳晃臉孔馬上板了起來，道：「你忘了，慕容健是蒙古人！」

凃元泰道：「沒忘，他家已有三代與漢人通婚，他本人也是一個文武全才，讀的漢書還多，常說蒙漢已形同一家，不應該再彼此仇視，這次力保楊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人儘管放心，他縱然不便帮忙，也絕不會壞事，如果……」

忽然壓低了聲音，不知與陳晃又說了一些什麼？

但見陳晃的臉色，陰晴不定，待凃元泰說完，愼重的說道：「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了，可不得出弊漏！」

凃元泰道：「大人萬安，卑職自會小心，還有一件事，城門看來似乎不宜封閉過久。」

陳晃道：「這我知道，十戶長一人查十家，要不了多少時間，一等查完，馬上開城。」

凃元泰道：「天快亮了，大人累了一夜，也該休息了，卑職告退。」

在異族殘暴統治下，雖忝顏事敵，但方寸間猶能時刻以黎民百姓爲念，並未完全忘本，也算是難能可貴的嘍！

× ×

五鼓向盡，斜月將沉，光綫本已微弱，瀰漫的晨霧，恍如白紗帳幔，充塞四週，景色愈發迷離難辨。

凃元泰辭別知府，剛剛出屋，隱約聽到一聲輕響。

「沙！」就是這麼一聲，輕得不能再輕，很像細沙粒和瓦面磨擦的聲響，幾乎與房門開合的聲音，混雜在一起，立即的反應，房上有人！

他暗提眞力，一擰身就上了房。

不錯，是有人，但行動比他快了一步，已經走了。

朦朧月光下，凃元泰凝足目力，也只能看出是一個頎長人的背影，恰好越過最後一進的房脊，一幌無踪。

「什麼人？站住！」凃元泰抖丹田大喝了一聲。

來人會這麼聽話嗎？

當然不會，凃元泰也不是喊他，而是向自己人打招呼，提高自己人的警惕與戒備，喝聲中，分秒沒停，緊跟着就追下去了。

凃元泰心裡明白，知府的安全極可慮，但來人更關係重大，密室定計已被聽去，絕不能放他走，最低限度也要把來人是誰弄清楚，才能再作對策，是以分秒都不敢躭誤。

他剛走，杜萬和秦明就趕到了，三個人眞是一條心，如響斯應，配合得嚴密極了。

陳晃嚇得變顏變色，頃刻還沒有恢復過來。

杜萬見他只是受了一點虛驚，急道：「三弟陪伴大人，我去接應大哥！」

審度情勢，必極重要，不須再問知府，緊跟着也走了。

「朋友，你還想走！」這不啻是訊號，遠處再次傳來凃元泰的去向和位置。

杜萬展開輕功，循聲加速追去。

這時城裏亂成一片，十字路口與街道兩端全有哨兵，巡邏的馬隊與步隊，來來回回，十戶長也陸續接到知府的令諭，展開搜查，燈火一處一處的又亮了起來，小孩哭，大人叫，不時還夾雜着十戶長狠厲的喝吆聲。

天在旋，地在轉，彭城縣彷彿如臨末日！

頎長人影的胆子，比天還大，幾乎到處都是人，居然視若無睹，一點都不在意，仍舊在房上飛竄奔掠，忽東，忽西，倏下，又上，好像跟凃元泰捉迷藏。

凃元泰盡展全力，始終和那人保持六戶到八戶人家的距離，再也不能縮短。

杜萬追上來了，已經和凃元泰取到了聯繫。

彭城縣城高三丈三，方圓九里，不算高也不算大，以頎長人影的超絕輕功，如果想走，時時可走，處處可走。

但他何以不走呢？

炫耀？戲弄？抑別有作用？

凃元泰摸不透。

杜萬也莫測高深。

東方已現魚肚白，光綫逐漸加强，地面上，家家戶戶也都點起了燈。

頎長人影似乎警覺情況對他已逐漸不利，突然一躍下地，沒有再現身。

凃元泰和杜萬追到近前，原來是隍城廟。

哥倆個分開來搜，搜遍方圓十多丈，搜遍廟裏廟外，也沒有再見那人的影子。人彷彿和夜色一起消失了。

難道城隍廟裏有什麼古怪？

× ×

一夜之間，彭城縣平空出現兩個江湖奇人。

青衣女的態度比較明朗，顧慮不大，最使陳晃坐立不安的是那個男人，是老是少還不關重要，但如是卓布丹巴帶來的人，陳晃就有意圖不軌，抄家問斬的罪名，因爲他居心袒護中原百姓，大帽子是可以隨便往他頭上扣的。

三處火警，失踪兩個少女，兩家滅門，一處只有輕微的損失，人也沒出大漏子，是不幸中的大幸。

（未完）

小啓：「浮玉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琴殘劍斷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爲要洗刷爲人冒名四行兇，留名嫁禍的兇徒，與梅仙、歐陽映雪分道揚鑣，偵查兇徒下落，途遇青城、崑崙、無極三派高手攔擊，指他曾殺三派門下，麥亮宇口辯無效，與之交手，一招殺斃崑崙門下二人，並將杜浩然擊敗，此時恰好丐帮帮主席俊綸路過，願作調人，易瑞棠不允，唯靈虛道長自知不敵，允於一月後在少林候麥亮宇，三派之人正欲離去，麥亮宇喝令易瑞棠停步，易瑞棠問他意欲要怎樣——

＊＊＊＊＊＊＊＊＊＊＊＊＊＊＊＊＊＊＊＊＊＊＊＊

片語戢干戈　仗義助英豪

麥亮宇冷聲一笑，道：「我要你留下一點紀念。」

易瑞棠臉色不禁勃然一變，厲聲喝道：「麥小鬼，你簡直欺人太甚！」

麥亮宇冷冷地道：「易瑞棠，我就是欺你太甚，你也只有認了。」

靈虛道長眉頭微微一皺，道：「施主怎地這樣得理不饒人？」

麥亮宇斂容說道：「道長應該明白，這並非是在下得理不饒人，而是他心地陰險，狡詐惡毒，必須留下點什麼以示薄懲！」

窮家帮主「落拓書生」席俊綸突然跨前一步，開口勸阻地說道：「麥兄弟，俗語有云，得饒人處且饒人，此時此地，你又何必多此一舉。」

麥亮宇聞言正作沉吟未答，席俊綸接着又說道：「麥兄弟請看我薄面，今天就此算了。」

麥亮宇默然了刹那，點頭說道：「在下遵命。」

話鋒一落又起，目射威稜地望着易瑞棠沉聲說道：「易瑞棠，若不是席帮主說情，今天非得要你留下一條胳膊不可，希望你好好記住，改改你那險惡狡詐惡毒的習慣，否則再遇上我時，就决不會有今天這樣便宜饒你了。」

易瑞棠沒有接話，口中發出一聲「嘿嘿」冷笑，目含恨毒地瞪視了麥亮宇一眼，轉身領着他無極派門下弟子當先掠身疾奔而去。

靈虛道長和杜浩然剛走出五丈開外麥亮宇突然揚聲喊道：「杜大俠請慢一步走。」

杜浩然脚下一停，回首問道：「閣下有何見敎？」

麥亮宇朗聲說道：「杜大俠這把金刀乃是柄上好兵刄，打鑄定然十分不易，何況杜大俠以金刀名震武林，我怎麼可以留下它，請杜大俠將它帶走。」

話落，微一揚手，金刀已化作一道金光飛射杜浩然面前。

杜浩然連忙抬手接住，口中說了聲「謝謝」，騰身電掠奔去。

刹那工夫，靈虛道長等一衆高手，已遠去了百丈以外。

席俊綸望着那些遠去的背影，忽然感喟地輕嘆了口氣，說道：「眞想不到，他們出身當今武林名門正派，竟然也如此不惜聲譽，不顧武林道義規矩……」

言下之意，不勝感慨與惋惜。

麥亮宇微微一笑道：「其實這也難怪他們，歷古至今，江湖本來就是個弱肉强食的

世界，放眼當今武林，像帮主這等不畏强暴勢力，愛惜聲譽，眞正正直的豪俠之士，能有幾人？」

席俊綸朗聲哈哈一笑，道：「麥兄弟，你眞會說話，你這麼一捧，我可要汗顏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麥亮宇斂容說道：「帮主太客氣自謙了，在下說的乃是實話。」

這時，芮詩純已經收起了軟劍，接口笑說道：「二位都別說客氣話了，你們二位一個是當今武林第一大帮，俠譽滿天下的窮家帮主，一個是傲骨豪氣凌雲，所學功力兩皆堪誇當代第一的年靑俊彥，只有我，什麼也說不上，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席俊綸大笑道：「好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芮兄弟，你要我和麥兄弟別說客氣話，你自己怎倒反而說起客氣話來了？」

芮詩純笑笑道：「我說的乃是事實，在江湖上，我既名不見傳，又復默默無聞，不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爲何？」

席俊綸道：「芮兄弟，緬鋼軟劍雖非武林寶刃，但是當今武林也並不多見，尤其是劍葉窄而特長者，非出身大漠齊家子弟，決不可能持有，大漠齊家，威鎭關外，號稱『大漠王』，身懷『大漠王』齊家特鑄軟劍之人，如果也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那麼江湖上就沒有什麼够資格稱字道號的人物了。」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帮主閱聞廣博，實在令人佩服，不過，這種軟劍雖是齊家特鑄之物，非齊家子弟不可能持有，但是在下卻是例外。」

席俊綸不由感覺意外地一怔！道：「芮兄弟不是齊家弟子？」

芮詩純搖頭道：「不是。」

席俊綸道：「那麼芮兄弟此劍……」

芮詩純道：「是大漠王所贈。」

席俊綸道：「芮兄弟和大漠王是朋友麼？」

芮詩純搖頭一笑道：「大漠王和我義父是朋友，對老人家並且十分尊敬，五年前，老人家帶着我作客大漠王府中，大漠王因見我對這種軟劍非常喜愛，便破例送了我一把，並且還傳了我三招奇絕武林的劍法。」

席俊綸雙目凝注地道：「請問令義父是當今武林那一位奇人？」

芮詩純星目眨了眨，話題忽地一改，反問道：「帮主認爲大漠王齊家的財富如何？」

這話問得很突然，席俊綸不禁愕然怔了怔說道：「大漠王威鎭關外武林，據說擁有財富無可計數，富可敵國，爲當世武林數一數二的大財主。」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可是我義父他老人家所擁有的財富卻要超過大漠王一倍以上，不過，他老人家卻成年穿着一襲破衣，脚上更是一雙空前絕後的破鞋。」

席俊綸聽得雙目不由倏然一睜，奇采閃灼地道：「他老人家複姓夏侯，單諱一個樸字，對不對？」

芮詩純點了點頭，臉容忽地一肅，拱手躬身一揖，說道：「小弟拜見師兄。」

席俊綸連忙欠身還禮，笑說道：「芮師弟，你可眞會兜着圈子繞人。」

芮詩純笑道：「師兄會不高興麼？」

席俊綸搖頭道：「愚兄怎麼會。」

語音一頓，肅容說道：「愚兄請問老人家安好？」

芮詩純也肅容答道：「謝謝師兄，老人家身體康健如昔。」

席俊綸心念忽然一動，凝目問道：「師弟，月前黃河賑災，有人以本帮名義捐贈了十萬兩白銀，那是你麼？」

芮詩純點頭道：「是的，那是老人家的錢。」

席俊綸點了點頭，轉朝垂手默立在一邊的「藍衣雙童」和「八傑」說道：「你們都過來拜見過你們的芮師叔。」

「藍衣雙童」和「八傑」聞言，立卽一齊上前躬身行禮拜見，拜見之後，芮詩純眨了眨星目望着席俊綸說道：「師兄，小弟這次踏入江湖，目前本來是不想讓師兄知道我的。」

席俊綸接口問道：「爲什麼？」

芮詩純道：「因爲，老人家雖是小弟的義父，但是小弟卻無法成爲窮家帮的弟子。」

席俊綸神情不禁微微一愕，道：「這又是爲什麼？」

芮詩純道：「因爲小弟另有身份。」

席俊綸目光一凝，問道：「師弟另有的身份是？……」

芮詩純意含神秘地一笑道：「這問題，師兄以後自會明白的。」

語鋒一頓又起，說道：「師兄，小弟想請師兄帮個忙辦點事情，可以麼？」

席俊綸微微一笑道：「師弟，你我是師兄弟，師兄弟之間，就決沒有『不可以』那一說，是什麼事情？你直說好了。」

芮詩純星目一瞥麥亮宇說道：「請師兄傳令各地帮衆弟子，全力暗查那冒名麥兄，殺人嫁禍的兇手。」

席俊綸點頭說道：「這沒有問題……」

他話音未落，麥亮宇在旁卻突然抬手一搖接口說道：「但是在下卻有問題。」

席俊綸和芮詩純不由同時一怔，問道：「什麼問題？」

麥亮宇道：「在下心領芮兄和帮主的盛情。」

芮詩純星目一眨，道：「麥兄不願我們插手帮忙查訪那惡徒？」

麥亮宇正容說道：「兇手冒名殺人嫁禍，對象只是在下一人，理該由在下自己查訪解決，怎可勞師動衆，麻煩席帮主和各地帮衆弟子。」

芮詩純眉鋒微微一皺，道：「麥兄，兄弟請問，麥兄願意交我這個朋友麼？」

麥亮宇道：「承蒙芮兄不棄，在下自是樂於從命。」

芮詩純眨眨星目笑說道：「麥兄，朋友有互助之義，眼下麥兄身受惡徒陰謀陷害，被武林各大門派仇視，站在朋友道義立場，兄弟豈可袖手不管，否則，兄弟這個朋友算是個什麼朋友，麥兄結交兄弟這個朋友又有何用？」

麥亮宇星目異采一閃卽逝，點頭說道：「芮兄說的雖然是理，但是在下因爲惡徒這種冒名殺人嫁禍的手段，顯然是有計劃的陰謀，用意也至爲惡毒，所以在下才決心除『寰宇三英』以外，絕不讓任何一

個朋友插手此事，以免牽連其中。」

芮詩純雙眉方自微微一軒，席俊綸卻適時朝他使了個眼色，輕咳了一聲，接口說道：「麥兄弟，你傲氣經天，實在令人心折，你既已作了如此決定，我和芮師弟只好聽由你的意思不插手帮忙，一切拭目以待佳音，但願你能早日查出那兇手惡徒，解除各大門派對你的仇視！」

語鋒微頓了頓，話題倏地一改，凝目問道：「麥兄弟師承當今那一位武林奇人，可否賜告不？」

「這個……」

席俊綸接口說道：「如有什麼碍難不便之處，那就算了。」

麥亮宇兩道濃眉陡地一軒，朗聲說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在下師承，並無什麼碍難不便告人之處，只是……」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說道：「因爲，在下正在找一個人，那人如果得知在下的師承來歷，很可能會立刻隱踪遁跡，藏匿起來。」

「哦！」席俊綸雙目凝注地問道：「麥兄弟，他是個什麼人？」

麥亮宇道：「說起來他該是在下的師兄。」

席俊綸雙目一眨，道：「他叫什麼名字？」

「尹育純。」麥亮宇忽然注目問道：「帮主知道其人麼？」

席俊綸雙眉微皺地沉思了刹那，搖頭說道：「似乎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

芮詩純心中有點奇怪地眨眨星目，問道：「麥兄，你們既然是師兄弟，那他爲何要怕你不敢見你？」

麥亮宇道：「因爲他是個大逆不道，心性歹毒無倫的師門叛徒！」

芮詩純道：「你找他可是要殺他？」

麥亮宇點頭道：「在下奉有師命必須殺他爲武林除害！」

席俊綸問道：「他有多大年紀？」

麥亮宇道：「大概五十開外。」

席俊綸想了想道：「知道他的容貌長相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我從未見過他。」

芮詩純接口問道：「他知道你在找他麼？」

麥亮宇道：「他應該不知道，而且他也根本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師弟。」

芮詩純眨眨星目道：「他既然是你的師兄，那他的一身所學功力，一定也很高很高了？」

麥亮宇點點頭道：「據恩師說，他一身所學功力，雖然還未到達天下無敵的境界，但已是當今武林絕頂之屬，很少有人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敵。」

芮詩純說道：「你的功力，足能殺他麼？」

麥亮宇道：「在下的所學功力要是不足能殺他，恩師就不會命諭在下殺他。」

語鋒微微一頓，忽然輕嘆了口氣，說道：「恩師爲了要造就在下有足够的功力搏殺他，五位老人家不但各將獨門絕學傳給了在下，而且不惜將一身內功眞元也都傳輸給了在下。」

席俊綸雙目倏然凝注地問道：「麥兄弟，你有五位師尊麼？」

麥亮宇點頭道：「他們五位老人家也就是昔年譽滿武林，人稱『武林五異』的五先生。」

席俊綸雙目猛然一睜，道：「原來你是五先生的傳人，怪不得你一身所學功力那麼高絕驚人！」

芮詩純星目異采飛閃地接說道：「麥兄，這麼一說，我們就更不是外人了，我曾聽義父談說過，他老人家和五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你聽五先生提說過義父沒有，他老人家外號人稱『窮神』。」

麥亮宇搖頭道：「沒有，在下和五位恩師相處的時間十分短促，對五位老人家的過去可以說是根本毫無所知。」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關於在下師承來歷，在在下尚未找到尹育純那叛徒之前，尚祈代爲守秘，切勿傳說出去，以免他有所發覺。」

席俊綸點頭說道：「麥兄弟，你只管放心好了，我和芮師弟決不會說出去。」

語聲一頓，心念電閃飛轉了轉，忽地凝目問道：「麥兄弟，你在江湖上可有什麼大仇家沒有？」

麥亮宇說道：「有幾個，帮主問此怎地？」

席俊綸又問道：「都是些什麼人？」

麥亮宇道：「白骨谷主師徒和大鵬、鐵旗兩莊莊主父子。」

席俊綸道：「還有別的沒有？」

麥亮宇搖頭道：「沒有了。」

席俊綸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麥兄弟，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麥亮宇道：「什麼問題？」

席俊綸道：「我忽然想到那冒名殺人嫁禍的陰謀，也許與尹育純有關。」

麥亮宇神色微怔了怔，搖頭道：「這似乎不可能。」

（未完）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
故事之六：「七尺侏儒」 上官庸・著

「侏儒」——體高通常不超過三四英尺，但本故事的侏儒卻體高七尺，而且是名符其實的「侏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鬼子」王小克爲了這個「七尺侏儒」，經歷了一段驚心動魄，神秘詭異的日子。卽將在本刊刊出，敬祈留意。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長江酒樓引開三道一俗和紅旗幫魏香主後予解毒藥丸給一負毒傷大漢服下，未幾三道一俗返回，謝雲岳藉故暗中點了其中一道脈穴後離去。負毒傷大漢服丸後已痊癒，偕姪上路，途中忽見先前所見二道正爲另一道士療傷，大漢叔姪正欲離去，魏香主與四川唐門百步拘魂唐泰躍出攔路，喝問可曾見謝雲岳行踪，大漢叔姪出言相譏，致觸唐泰之怒，報出姓名，要大漢自殘臂腿，大漢驚懔間，忽見一老者倒懸樹上，出語向唐泰譏諷，這老者來的毫無聲息，輕功絕頂，可想而知——

＊＊＊＊＊＊＊＊＊＊＊＊＊＊＊

毒門施毒手　惡徒遭惡報

百步拘魂唐泰幾曾受過奚落，目光一轉，趁着身形微晃之際，兩臂蓄凝眞力，突然迅快絕倫地遙遙推出，一股猛烈潛力向紅衣葛巾老叟直擊過去。

那紅衣葛巾老叟視若無睹，嘴角含笑，仍是倒懸來回晃動着。

唐泰頓感推出掌力被卸於無形，不禁微微一怔，却聽紅衣葛巾老叟朗聲大笑道：「唐泰，你要與我老人家交手還差得遠咧，眼前的娃兒你就對付不了，你身旁那些彈、針、鏢、梭零活兒，自以爲絕毒無倫，其實是無用之物，你如不信，便與那娃兒試試，看我老人家說話是眞是假？」

百步拘魂唐泰也不答話，只目光閃爍，腦中掠起千百個念頭，毒計叢生。

這時三道如飛奔至，長鬚到腹的含光道人經他同伴以眞氣打通阻滯穴道。

三道眼見這種場面，驚愕不已，紅巾紮額漢子飛步竄在他們身前悄語數句，六道目光同時移注在紅衣葛巾老叟的面上。

紅衣葛巾老叟冷冷說道：「三個牛鼻子，不要在我老人家身上起歪念頭，沼澤內那座三清道觀就是崆峒多年隱患，你們來此，正好自動送上虎口。」

三道不由神色大變，心中忖道：「他怎麼會知道？」

忽聞懸在樹枝上老叟大喝道：「娃兒，怎不招呼唐老賊，等個什麼？哼哼，早知道你這般胆小無用，我老人家就該撒手不管了。」

少年早就蓄勢以待，聞言倏地欺身進掌，一式「犀牛望月」五指斜伸，向唐泰「玄璣穴」，迅快無倫地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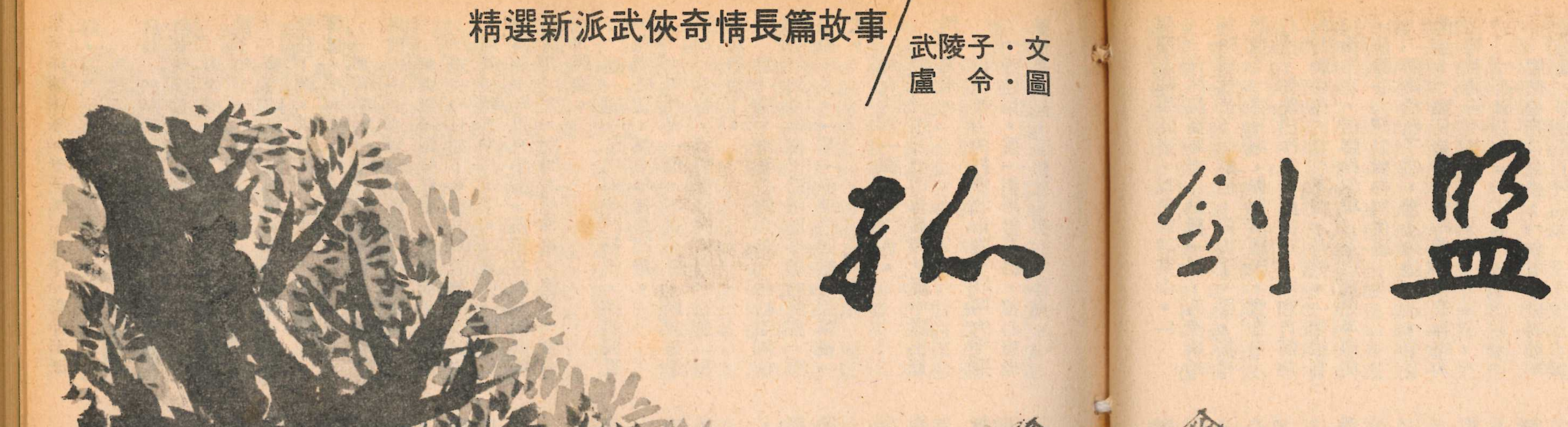
百步拘魂唐泰未曾預料這少年不出聲息，說打就打，而且迅如鬼魅，出手凌厲異常，心中暗暗一驚，大喝一聲，雙掌廻旋劈出，狂飇飛湧。

那少年身手顯然是高人傳授，心知本身功力火候均遜於對方，打定以搶制先機及詭奇手法，不讓百步拘魂唐泰有緩手之機。

唐泰掌力一出，少年滴溜溜身形一閃，已到了唐泰身後，右手兩指疾點胸後「心俞」穴，左掌快如電火般往「精促」穴按去。

精選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武陵子・文
盧　令・圖



只聽唐泰一聲大喝，身形一鶴冲天而起，驀然掉首，雙掌平胸疾吐打下。

那知唐泰身形騰起時，少年兩招本是虛着，如影隨形地跟着騰起，十指箕張往唐泰胸後數重穴點去。

唐泰凌空撲下，對方身形已杳，心才說了句：「不好！」

驀感勁風襲向胸後，不禁大駭，身形疾往下沉，兩臂旋力，身形「怒龍翻江」而起，呼地雙掌劈出。

少年身形一閃，飄身落地，在唐泰雙足尚未踏實地面時，雙掌又疾拂而出。

唐泰氣得鬚髮怒張，顏面如赤，暗道：「老夫今日如不令這乳臭未乾小子喪命，那就枉稱百步拘魂了。」足尖一滑，登時滑開少年飛來手指，疾出左掌攻向少年「肩井」穴，同時右腿飛起，逕往「陰會」穴踢去。

這一腿一掌堪稱唐門絕技，疾逾閃電，勁道奇猛，使少年無法閃避。

少年哼得一聲，不退反進，覷攻來掌腿如同無物，戟駢雙指向唐泰「心俞」重穴猛戳而下。

這一來，唐泰心頭大震，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少年使出這兩敗俱傷的險招，想也來不及，一掌一腿硬往回撤，疾飄後一丈。

虬髯大漢一面欣悅之色。

崆峒三道及紅巾紮額漢子眼中露出驚愕目光來。

懸在枝上的紅衣葛巾老叟呵呵大笑道：「好娃兒，這一招用得奇絕，當心唐老賊惱羞成怒，謹防他身旁的零碎兒。」

只見唐泰大喝一聲，雙掌迅快絕倫的攻出三掌，勁力奇猛，氣流漩湧。

少年心知有這紅衣葛巾老叟在此，自己準保吃不了虧，胆氣豪勇頓生，身形連晃，雙掌連續攻出，步走偏鋒。

兩人打得激烈，但見石飛沙走，氣流漩盪，兩人衣袂飄飛，一片塵沙漫湧中身形倏隱倏現。

此刻紅巾紮額漢子對崆峒三道交頭接耳不知說些什麼？一陣悄語之後，突然四人身形疾展，往雲夢方向馳奔而去，將唐泰置之不顧。

虬髯大漢見這情形，崆峒三道等揚長離去，有違武林道義，心中大是氣憤，張口欲待叫出，忽瞥見樹上老叟搖手制止，於是強行忍住。

百步拘魂唐泰專心一意應付少年，崆峒三道等人悄然離去，竟未發覺，招式更自愈發凌厲。

忽地一聲哈哈長笑聲起，在距紅衣葛巾老叟懸身那株白楊樹不遠處，疾竄出一條迅快無倫的身影，往路中落下。

身形定處，只見一面色病黃莊稼漢子，寒着一張臉，冷冷道：「唐泰，我看你還是自刎的好，一個小娃兒都打不過，算得什麼成名露臉人物？」

百步拘魂唐泰突怒喝一聲，一掌逼開少年，身形往莊稼漢子面前落下，右掌「毒蛇出穴」穿出。

莊稼漢子不閃不避，倏地手掌一翻，指風射出，罩向唐泰肘臂間的「曲池穴」上。

唐泰不禁心神一凛，只覺得這種手法奇詭絕倫，畢生罕見，疾撤右臂，陡閃三尺。

誰知那漢子手影猶如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但却未向自己「曲池」穴抓下，相距三寸之處，突然收回。

唐泰不明其故，一時怔了怔，只見面色病黃漢子笑了笑，道：「唐泰，你無自知之明，笨若木牛，你雖受宇文雷邀約，但紅旗帮却不看重你，僅聊備一格而已，你不見他們都棄你不顧離去了麼？」

唐泰目光一楞，趕緊四外一瞄，那裏有崆峒三道及紅巾紮額漢子的身影，不由大叫一聲：「氣死我了！」

這時紅衣葛巾老叟見得面色病黃漢子手法甚奇，身形一蕩已自飄下樹來，立在丈外，凝目觀察那莊稼粗漢毫無可異之處，不由大爲驚異。

那面色病黃漢子冷冷說道：「你氣又有什麼用，紅旗帮已禮邀岷山二毒，使毒手法較你四川唐門高明百倍，故而他們想法是有你不多，無你不少。」

百步拘魂唐泰一臉憤怒之容，道：「岷山二毒有什麼比唐門高明之處，你不要信口侮蔑……」

病黃漢子朗笑一聲，截住他的話道：「你如果使出無形劇毒，將薩多和陀及宇文雷毒倒，令岷山二毒無藥可解，我就見信，你若有胆，我也是受宇文雷禮邀之人，我們不妨同去如何？」

要知武林人物，最是心高氣傲，四川唐家毒名震懾武林數百年，享譽迄今，故唐門以擅用百毒自豪，舉世不作第二人之想。

百步拘魂唐泰一聽病黃漢子譏損激語，不由暴跳如雷，怒極獰笑道：「唐某豈能受你之激，做下不齒武林之行。」

病黃漢子不由朗聲大笑道：「你別自打嘴吧，胡充胖子吧，紅旗幫既不看重你，反不如束手返回四川，閉門自娛，江湖道上既有了岷山二毒，就再沒有你唐門名號。」說着，轉目望向紅衣葛巾老叟臉上眨眨眼睛道：「屠龍前輩，你說對嗎？」

這紅衣葛巾老叟正是屠龍居士蔣太虛，蔣太虛聞言一怔，不知這病黃漢子爲何認得自己，情不自禁哼得一聲，心下疑雲頓生。

百步拘魂唐泰越聽越不是滋味，氣得眼花耳鳴，連最後聞屠龍居士一句話，也未聽清楚，接着便仰天哈哈怒笑道：「朋友，你瞧得我四川唐門如此一錢不值，唐某定要會會朋友開開眼界……」

病黃漢子冷笑一聲接口道：「口角逞勇，算得什麼。唐朋友，你得忖量忖量看，權衡利害得失，事關唐門榮辱得失，不可妄逞匹夫之勇，免落得個畫虎不成反類犬之譏。」

唐泰老臉脹得血紅，目蘊凶光，身軀震顫。他縱橫武林已久，邪盜宵小見之無不退讓三分，尊稱唐老不名，是以養成目空自大，傲性驕骨，那還會受得住這般譏笑諷激之語，爲了氣結難伸，只連道幾聲：「好、好、好！」

此時，唐泰氣極神昏，本身智慧已爲憤怒所淹，大凡一憤極衝動喪失理智之人，做下之事必絕毒殘忍之極。

當下百步拘魂唐泰連說了幾個好字後，獰笑一聲道：「朋友，我們同去紅旗總壇如何？」

病黃漢子斜睨一眼，面露不屑之色道：「唐朋友，不是我輕視於你，你的脚程無論如何趕不上我，走慢了乏味之至，不如唐朋友先行我準比你早到一個時辰。」

百步拘魂唐泰大怒道：「朋友，別以爲你武功出奇，屢屢出言譏損唐某，你忘懷了唐某百步凌風，拘魂閃電之名麼？」

病黃漢子面露笑容，凝視唐泰面上片刻，慨然道：「唐朋友你既如此自負，你我就同行吧，不過你脚程若趕不上我，你得自認晦氣，沒得說我甩下你不管。」右臂一伸，示意唐泰先行。

唐泰獰笑一聲，施展百步凌風身法，倏的身形一動，已如矢箭離弦般射出了五六丈開外，振足急馳。

轉瞬間已奔出了二三十丈左右，忽覺身側一股急風掠過，定睛望去，只見病黃漢子，形似淡烟一束，疾逾電閃，超越身前而過，不禁大駭。

半盞茶時分過去，唐泰身形落後里餘，但見病黃漢子繞過山嘴身形杳然。

唐泰才知比起人家差得太多，情不自禁廢然長嘆一聲……

那邊屠龍居士目睹病黃漢子奇詭電疾的身法，不禁讚歎道：「此人不但智計絕倫，而且武功別走蹊徑，唐泰此去，非將紅旗幫鬧得天翻地覆不可。」

虬髯漢子頷首道：「老前輩所見不差，晚輩肩中五毒爪鐮，如非此人贈藥施救，此時能否面見老前輩尚不得而知咧。」

屠龍居士微微一笑，面向着少年道：「青兒，果然不出爲師所料，你殺父仇人就是紅旗幫主宇文雷。」

那少年不禁目眦皆赤，大叫道：「徒兒這就找那宇文狗賊去。」

屠龍居士面色一寒，沉聲喝道：「孽徒，你才學了幾日武技，就敢目中無人，妄逞血氣之勇，紅旗幫內目前到得妖邪高手甚多，無一不是身手卓絕之輩，就是爲師也要見機而行，這是你能胡來的麼？」

少年情知太過忘形衝動，不禁低首噙淚不語。

屠龍居士見狀，不由長嘆一聲，說道：「這也難怪於你，但凡事不預則難爲謀，此去宜應命而行，切不可輕舉妄動，知道麼？」

那少年點點頭，屠龍居士喝了一聲：「走。」三人如飛向雲夢馳去。

×　×　×

雲夢沼澤內，蘆葦接天連碧，遠望千里，水道縱橫隱藏其內，隱聞淙淙之音，鷗鳥翱翔空際，升沉追逐爲嬉，誠屬桃源世外之境。

這時蘆葦叢中嗖嗖竄出幾條人影，現出方才酒肆中三道一俗，身形疾逾飄風，只在蘆葦中兔起鶻落。

突然四人身形猛然煞住，紅巾紮額漢子面露欷然之色，道：「踏進一步就是禁區，恕我魏某不能有違幫主嚴諭，相送到此爲止。」說着手往前面一指，又道：「五里之外，綠雲一瞥，就是那片環繞道觀之垂柳，魏某就在此處佇候，靜聽三位道長佳音。」

三道只說了聲：「有勞魏香主了。」話落，身形暴長，穿空斜掠而去。

這時紅巾紮額漢子身後忽閃出一人，兩指迅如電光石火般向他「命門穴」上點了一指，紅巾紮額漢子聲都未出，就倒在蘆葦內氣絕身死。

那人手指尚未撤，人卽飛身而起，向那三道身後躡去，疾如飄風鬼魅，一瞥卽形影杳然。

三道身形一落在垂柳之外，目睹着緊閉門戶之三淸道觀，不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敢向前。

踟躕了一陣，還是含光道人首先悄聲道：「含淸，含雲兩位師弟，看來魏香主所說不虛，果然這片絕無人跡之沼澤內，竟有爿道觀，料不到這兩個叛門老不死的藏在此處，如今我們如何行事。」

含雲道人沉吟一陣說道：「如眞是那兩老不死在內，你我三人非其敵手，不如我們趕返崆峒，禀明掌門再作道理。」

含光搖首道：「不行，遠水濟不了近火，他們一聞訊逃之夭夭，再想找他則杳如黃鶴了，想當年師祖坐化之前，意欲這兩個老不死的分任掌門護法，但他們兩人，竟乘着師祖彌留之際，做下大逆不道之事，因此失去掌門護法之位，羣情憤激，欲以門規治罪，豈料這兩個老不死的一怒叛門，竊去本門武功心法秘譜，多少年來掌門恩師耿耿於心，亟思找回心法秘譜，無奈探聽不出下落，傳諭得回秘譜之人，卽立爲下代掌門，如今天從人願，我們不可坐失良機。」

含淸道人望了含光道人一眼，道：「師兄可是欲取得下一代掌門人之位，小弟們必助師兄完成心願，但非我們所能力敵，必需愼爲之計才好。」

含光道人說道：「無妨，百步拘魂唐泰送愚兄兩枝五毒斷魂香，我們翻入後牆，潛伏在內，乘機燃着，等兩老不死發覺已自不及。」說時，取出三粒黑色丸藥，又道：「這是唐泰獨門解藥，燃香之前，塞入鼻中，可得無虞，兩位師弟，我們躡入觀中，千萬別弄出半點聲息，兩個老鬼耳目最尖，如爲發覺被擒，定然折磨我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含淸含雲兩道不由機伶伶打了兩個寒噤，戰戰兢兢與含光道人同時斜身一閃，繞着綠雲柳樹掠向道觀之後。

烘霞落日，微風飄搖柳絲，鷗逐碧葦，鳥迴雲空，意境之幽美令人醉怡其中。

且說崆峒三道在外商論之時，一條迅捷無倫身形落入三淸道觀後院，身形現處，却是一個面色病黃莊稼漢子。

只見他畧一遲疑，便向前屋掠去，他一踏入前面一間正屋，目光瞬處，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發現兩個白髮淸癯老道倒在蒲團上，面如死灰，雙目圓睜神光已是黯滯。

病黃漢子走上前去，手一扶兩道脈息，尚有微微跳躍，心脈未絕，尚有可救。

他仔細察看兩老道形狀，知是爲人暗中施展隔空打穴手法暗算所中，兩老道才一發覺中人暗算，已自無及，急護住心脈使眞氣不散，待人施救。

但暗算之人必是一武功絕倫的妖邪，不然兩老道也非是武功凡俗之輩，何能爲他所算，然而却有一點令人百思不解的，

就是那人既暗算兩老道後，爲何不進入室內取他們性命。

他本聰明絕頂之人，微一忖量之下，不由恍然大悟。

暗算兩老道之人，必是宇文雷之師薩多和陀，誤因宇文雷見兩道就隱居在雲夢沼澤內，而且總壇囚禁之人，往往無故失蹤，認定是兩道所爲，又不敢輕於招惹，但如芒刺在背，除之而後快，爲此請其師來制之。

可是，又防同道羣雄責其無容人之量，自違諾言之故，一面柬邀崆峒派人到來，明爲助其應付丐門，暗中派魏姓香主述說三清道觀潛伏兩老道之事，使其墮入術中而不自覺，借刀殺人，心意毒絕。

病黃漢子悟出此中道理，暗說：「救醒兩老道不難，但非片刻之間可以，此刻崆峒三個牛鼻子，必已潛入後院，不如打發了他們後再說。」

忖念之間，忽聞後院傳來落足微音，鼻中冷哼一聲，身形疾晃，似一縷飛烟般從側門掠入。

含光道人等三人落入後院中，正凝思進入之策，忽見一人由門中電射而出，不禁大吃一驚。

那人來勢好快，轉瞬已落在三人身前，見是方才所遇的病黃漢子，不由登時怔住。

只見面黃漢子哈哈朗聲大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三位道長駕臨蝸居，不知有何賜教。」面上浮起極其譏笑不屑之色。

含光道長目光一寒，沉聲道：「眞人不說謊話，這片三清道觀豈是施主你能居住的。」

病黃漢子劍眉一剔，冷笑道：「胡說，三清道觀就只你們牛鼻子所能居住的，俗說僧道能吃十方，在下身爲丐門，能吃十二方，在此棲息五年，朝出晚歸，無人騷擾，今日難得三位道長駕臨，在下見遠來是客，故而以禮相見，怎麼道長說出這句無禮之話來。」

崆峒三道見這面色蠟黃莊稼漢兩目銳利，宛如兩道寒芒冷電，懾人心神，聞言面面相覷。

只聽病黃漢子又道：「三位道長如無賜教，請即回崆峒杜門清修，免得日後遇上，難免身喪名裂。」

含清道人一聽，立即雙眼一翻，冷笑道：「施主說話太也狂妄，似乎生死均操諸施主手上。」

病黃漢子大笑道：「我這棲隱之所五里方圓之內，號稱鬼門關，常人能入不能出，三位道長如不見信，方才我所出之言一筆勾消，三位請試試，能否逃出五里之外。」

含清道人大怒道：「施主想把貧道三人留下，只怕未必見得。」

含光道人忽然長笑一聲道：「師弟，目前還未至動手之時，我們且去前院察視一下，再來領死不遲。」說着身形一動。

病黃漢子忽然五指飛攫而出，迅如電光石火般扣在含清道人腕脈穴上，大喝道：「你們再敢妄動一步，就是死數！」

含光，含雲兩道已躍身竄前，聞喝一怔，沉身落地，回面一望不禁大吃一驚。

含清道人猝不及防，吃病黃漢子扣緊脈門，只覺眞氣逆竄，渾身酸脹，宛如虫行蟻走，喉頭乾渴枯澀，不禁滿頭冷汗如雨淌下，顏面發青。

含光道人心急師弟安危，背上一支雲帚疾拂而出，人也跟着撲去，左掌抖腕猛擊。

同時含雲道人踹足飛起，身形凌空，長劍揮出一片寒電，直向病黃漢子頭頂劈去。

兩人的攻勢雷厲電閃，配合無間，無論如何病黃漢子似不能逃開這一擊之下。

豈知含光道長雲帚拂出之際，忽見含清一條身形被那病黃漢子抖飛而出，向自己帚勢撞來，兩下裏却是急如星火，迫得含光道長一個大旋身，雲帚隨着旋了出去，才算讓開含清道人撞來的身形。

只見含清道人被甩出三丈開外，蓬的一聲大震，塵飛四湧，像一條死蛇般仆在塵埃一動不動。

接着含雲道人淒厲慘嘷聲出，搖曳雲空，入耳驚心悚然，含光道人飛快旋面一望，只見含雲歪躺着院甬一叢修竹之下，目眸發滯，面色蒼白如紙，顯然被點了暈穴。病黃漢子立在丈外，目如寒電凝視着自己。

含光道人饒是武林高手，此刻也不禁心中發毛，三十六計走爲先着，忽長身一掠，疾逾飄風般望屋面上落下，但見眼前一亮，病黃漢子沉凝如山，立在身前不足三尺之處的瓦面上，笑道：「你就不管你那兩位師弟生死，忍心一走了麼？」

含光道人一張老臉竟羞得通紅，暴喝一聲，靈巧無倫地將雲帚甩出，雙掌猛推向前，潛力如山湧迫而去。

只見病黃漢子單掌往外一引，猛感推出潛力卸於無形，人也不由自主地望前衝去，「天樞」穴上已中上一指，人已暈眩仆倒。

病黃漢子冷笑一聲，一把撈住挾在脅下，躍落屋面，撲去塵埃反身入觀而去。

暮靄蒼茫，天邊已昇起一顆亮晶晶寒星，晚風習習，蚊鳴如雷。

病黃漢子踏入兩老道清修之室，室內漆黑如墨，他亮開火摺燃亮案前的油燈。

只見兩老道仍僵臥在蒲團上，不由太息一聲，將兩道身形仆臥，雙掌分按着每人「命門」穴上，以「菩提禪掌」療傷之法，貫輸眞氣透入。

約莫一頓飯時，兩老道睜目醒來，只覺後胸有一隻手抵住，一股熱流透入，氣流百穴，全身凝滯的氣血立時通暢有如往昔，心知爲人所救，一道吐聲道：「多蒙施救，貧道飛霞，飛雷銘感大德。」

病黃漢子霍地收掌，兩道長身立起，躬身稽首爲禮。

「拯危援手本我輩份內之事，在下謝雲岳不敢當道長如此重禮。」病黃漢子身形一挪，說話時面帶微笑。

飛霞飛雷兩道聞言一怔，面面相覷。

只見飛霞子眼露疑惑之色，道：「貧道兩人十年來避世獨立，外間無人得知，絕無交往，只有一忘年之交衡山兩儀劍客徐東平，每年一度來此，觀中應用物品均是他按時送來，前次來觀，徐東平盛道謝施主卓絕武功，令貧道兩人不勝景仰，只是形像與他所說迥異。」

謝雲岳微笑謙遜道：「何敢當兩位道長崆峒耆宿如此謬讚。」說時，抬手揭去臉上一張人皮面具。

兩道只覺眼前一亮，謝雲岳雖然仍是莊稼粗漢模樣，但面具一除，却顯得玉樹臨風，俊逸不羣，氣宇瀟洒之極。

飛霞子望着飛雷子道：「徐東平所言不虛，謝施主果然人中仙品，濁世神龍。」說時忽轉向謝雲岳問道：「施主何以知道貧道出身崆峒？」

謝雲岳却微笑反問道：「兩位道長何致受人暗算，請聞其詳。」

飛霞子長嘆一聲，臉上泛出愧赧之色道：「也是貧道自惜羽毛，養癰成患之過，昔年宇文雷建帮之時，曾來此拜望，貧道師弟立意殺之，是貧道勸阻，訂下互不相犯之約……」

飛雷子忽眉頭一皺，接口道：「當年被逐崆峒，也是師兄一念之仁所致，師兄絮絮嘮叨，不怕謝施主厭煩，讓小弟說了吧，宇文雷不能容人在臥榻之旁鼾睡，又不敢招惹貧道兩人，故往請其師薩多和陀除去貧道兩人。貧道兩人深知薩多和陀號稱西域第一能手，其武功之絕倫詭異自不待言，故立意應付强敵，又不能借助外人，是以將崆峒獨門玄清眞氣數十年來未曾悟徹手法，加以研修，每日錯開時辰各自徹悟奧秘，闖訊薩多和陀東來，貧道兩人不禁情急，想在他未來之先，苦練少清眞氣，在短短時期中只要練得七成火候，或可聯臂抵禦，無奈情急過切，疏於防患，貧道兩人在返渾入清之際，突覺「精促」穴上一縷奇寒之氣透入，欲待閉封穴道已是不及，奇寒之氣電速竄行，所幸貧道等勉强護住心脈，等待救助，這本是聽天由命之事，再過兩個時辰，必然全身筋絡僵硬，多承謝施主及時趕到，想來貧道兩人命不該絕。」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這偷襲之人多半是薩多和陀是麼？」

飛雷子赧然點點頭。

謝雲岳目望着飛霞子道：「道長如須知道在下爲何知道兩位出身崆峒，請去後院一觀便知究竟。」

飛雷子飛霞子兩人聞言怔了一怔，轉身快步向後院走去謝雲岳並未隨在身後。

待兩道轉回來時，謝雲岳身形已杳，香案上留下一紙箋，說明還有要事需趕赴紅旗主壇救一友人，不克候敎，望自珍重，又請勿洩露他的行踪來歷。

兩道閱罷，平靜已久的心情不禁泛出一些波瀾，悵惘默然……

× ×

紅旗主壇，依山傍水而建，險勝秘幽，屋宇參差櫛比，迤邐不盡。

月寒中天，疏星明滅，水葦沙沙生濤，嘩啦一聲，葦中不時冲出一隻水鳥，低翔追逐，清冷月色映照之下，將這一帶襯托出一種朦朧夢境之美。

東崖之下，一座小石屋內相對而坐兩葛衣長衫老人，眉宇之間時現一縷憂鬱，在喁喁低語。案上一隻紅燭已將燃盡，蠟淚成堆，燭光暗淡搖紅生影，那燭蕊裊裊升起一縷濃烟，瀰漫全室。

這兩位老者正是岷山二毒，不知在說些什麼，語聲輕如蚊蚋，不可聞及。

驀地，兩扇門窗無風自開，燭焰猛生搖幌。岷山二毒不禁大吃一驚，霍地出掌往窗外擊出。身形尚是坐着。

一片狂飆，捲湧而出，呼嘯如潮，宛如巨浪排空，威勢凌厲已極。

窗外忽傳來清朗低沉笑聲道：「岷山舊友功力精進，遠勝以前，在下能否入室與兩位一叙否？」

二毒聞言一怔，互望了一眼，大毒滕清，答道：「尊駕何人？既承見訪，何不敲門？」

語聲未了，一條人影疾閃而入，燭焰一定，映着來人形像面目森冷陰沉，眉睫均無，活似一張死人面龐，黑色長衫瑟瑟振拂，使人一見生出陰森恐怖之感。

岷山二毒凝目久之，只覺此人生平未謀半面，爲何口稱自己兩人岷山舊友，大感惶惑。

那人見狀，冰冷的面色上泛出一絲笑容，道：「兩位滕老師，爲何老志不堅，助紂爲惡，不怕天下武林恥笑麼！邙山一別，至今匪遙，料不到兩位健忘若此！」

滕清滕衡同時詫聲道：「閣下眞是謝少俠麼？少俠語聲依稀耳熟！只是形像有異，不禁楞住。」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在下易容來此，賢昆仲自然不識，紅旗帮轉眼瓦解，賢昆仲何必留此，落得與人玉石皆焚。」

二毒陡現黯然之色，滕清忽悽然長嘆一聲，道：「謝少俠，你道老朽眞個甘心情願在此，昧良施毒麼？無奈身受宇文雷挾制，迫不得已。」繼而說出兩人遭遇。

原來岷山二毒在邙山退回岷山時，決意今後不問武林恩怨，每日笑傲烟雲，枕石漱泉，作終老岷山之計。

二毒幼遭孤零，受盡冷漠歧視，後天之性格養成不無乖僻，行事待人往往以好惡爲主。似此渾渾噩噩度過半生，終爲他倆掙來二毒惡名，漸漸悟出己非，善惡之分，原繫於一線，世人難得十全，何來盡善，他們這一悟出道理，立時斂惡向善，但半生污名總是瑕疵，不可抹除。昔年結怨太多，强仇大敵交相紛至，令他們不勝苦惱慚疚。

一年臘月二十八，歲暮之際，大雪封山，凛冽砭骨，二毒在房中飲酒，欣賞窗外大雪紛飛，玉龍翔閙，正在怡目奪神時，三條身影疾逾飄風般掠入室中，因三人身法輕絕，宛若落絮，悄無聲息，二毒絲毫未曾察覺。

一聲陰冷的笑聲傳入耳中，二毒大吃一驚，回首探望之際，三人已並掌推出一片絕倫威猛掌力，二毒背後如受重擊，氣血逆翻，虧得他們功力精湛，借力翻在屋角，滕清正待施展獨門毒藥暗器，滕衡已瞥清老人是誰，大聲的喝阻道：「老大，且慢出手，免落得終生愧悔夢寐難安。」

滕清此刻也瞧清來人是昔年自己誤聽人言，一怒戮斃隴西大俠戴孟傑之後人，不禁收手，激動已極，大笑道：「老二，咱們不用打了，昔年一時意氣誤殺戴大俠，至今仍是耿耿不安，反不如成全他們之志吧。」

三人中一人大喝道：「已是你們認命，那就拿命來吧。」六掌奮推而出。

二毒登時口噴一口鮮血，身形搖搖欲墮，戴門三後人正欲更出一掌，擊斃二毒，忽聞暴雷一聲大喝，一具龐大身形竄入，揚掌如飛，將三人逼開丈外，趁機將二毒身軀抓起，閃電穿出。

這時，岷山二毒正處於半昏迷狀態，知覺未失，耳旁只聞風聲急嘯，人似騰雲駕霧般悠悠飄飛，知是遇救，心中一陣激動，又昏迷了過去。

待自己兩人醒來，發覺存身在一山洞中，洞外積雪反映入洞，光亮異常，洞口一塊山石上，坐着一人，方面大耳，獅鼻虎口，晶瑩雙目露出神光，凝視着自己兩人，一見二毒醒轉，立起大笑道：「兩位可覺內腑痛楚好些了麼？方才在尊處聽得二位勇於認過，不惜捨命相贖罪孽，此等胸襟，當今之世，未可一見，宇文雷感動異常……」

岷山二毒聽得相救之人，竟是蘇皖鄂三省綠林巨擘，紅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大感詫異，宇文雷竟會找上岷山自己居處，來意如何，一時之間忖測不透。

只聽宇文雷道：「愚意却認為兩位此舉不甚明智，人生處世，過失在所難免，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何必一死贖罪。」

岷山二毒聞聽宇文雷所言，似乎強詞奪理，但處於此種情形之下，不好置辯，只有苦笑一聲。

宇文雷笑笑道：「想來此話二位不甚中聽，但事過境遷，自無需饒舌，宇文雷此來造訪用意，是欲邀請二位駕臨敝帮救助一位友人，這位……」

話尚未完，滕清已自搖頭答道：「愚兄弟深感宇文帮主救命大德，理當遵命，無奈愚兄弟曾立下誓言，決不過問江湖是非恩怨，有碍尊命之處，望乞宇文帮主海涵是幸。」

八臂金剛立時放聲哈哈大笑，道：「我宇文雷平生行事，決不勉強別人心意，這點二位請放心就是。」即從懷中取出一粒赤紅如火藥丸，又道：「這丹藥是宇文雷師門奇藥，具有起死回生之能，今致贈二位服下，免得終生殘疾之苦。」

岷山二毒大感為難，不伸手接下，面面相覷。

宇文雷見狀，不禁微微一笑道：「二位大可放心，宇文雷決不挾恩索惠，兩位只管放心，宇文雷立時就走。」

二毒聞言，不好過份使人難堪，謝了一聲，接過吞入口中。

宇文雷立時轉身向洞外走去，才走出洞外三四丈，只見他身形頓住，緩緩別面道：「有句話幾乎忘了轉告二位，宇文雷這位身懷毒傷友人，自稱與二位是刎頸之交，請宇文雷代致問好。」說罷又轉身走去。

岷山二毒大為愕然，滕衝大叫道：「宇文帮主請留步，令友是誰？姓名可否見告。」

八臂金剛宇文雷止步回身笑道：「郭洛山神鷹葛益。」

二毒面色大變，滕清道：「愚兄弟不知是葛恩兄，如此願隨帮主同去。」

宇文雷微笑道：「既是二位自願相助，那是再好不過，但葛益身受百毒門中百步拘魂唐泰所害，現在苟延殘喘中，望二位將一應物件攜帶前去，以便對症下藥，宇文雷用盡心計，只是查不出他受了何種毒傷，無奈用本門靈藥暫維心脈真氣不散，葛益現此種毒傷僅有兩位可以療治，是以兼程趕來。」

二毒不知有詐，躍身立起，只覺內傷已癒，同着宇文雷奔向自己居處，將全部藥物打成兩包裹，趕往雲夢沼澤。

謝雲岳聽到此處，不禁接口問道：「想必二位見到葛益了？」

二毒相望苦笑一聲，滕清道：「見是見到，人却死了，我們眼見落棺下葬。」

謝雲岳道：「既是如此，二位就該返山才是。」

滕清眼中神光陡然一暗，悽然長嘆一聲，這嘆聲中似是含有無窮憤怨，只聽他續說道：「少俠責之甚是，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了。」

謝雲岳不禁詫異，問道：「這却是為何？」

滕清道：「葛益已死，我們再無可留連，向宇文雷告辭，宇文雷竟說為着葛益的事，與唐門結下不解之仇，約定元宵在雲夢總壇雙方了結恩怨，唐門一干好手均會到來，知我等立誓不問江湖是非，不能相強，只求留贈無形劇毒配製之方，將唐門一網打盡，免得累及帮中無辜，亦可使葛恩兄葛益瞑目。是以我們慨然書下這配製之方，解藥之方同時書下，不料宇文雷趁虛出手，將我等點了昏穴。」說着苦笑了笑，手却望膝部一指道：「待我們醒來時，兩腿已成癱瘓，少俠，你不見我們尚是坐着，不責失禮麼？」

謝雲岳早已感覺二毒一直巍然坐着不動，只道他們恃老安坐，也不以為怪，却不料他們兩腿竟已癱瘓，不由目中吐出憤激之色。

滕清又道：「年逾花甲，死不為夭，本想自刎而死，但想着無形劇毒之方流入邪魔手中，貽害無窮，是以暫為苟延，密忖設法取回燬去，並制死宇文雷，只有他一人知得，此人不除，我岷山二毒恐將長淪冥獄，永世不能超生。」

滕衝目蘊淚珠，簌簌淌下，老來遭逆，境遇可悲。

謝雲岳心中不勝愴然，正待勸慰出言，忽地冷哼一聲，悄聲道：「有人來了。」身形一幌，移隱壁角，燭光映射不及之處，收斂眼中神光外露。

岷山二毒聞言不禁一怔，室外但有風拂蘆葦，蛙鳴如潮之音外，餘均杳無所聞，沉寂異常。

但知謝雲岳必有所覺，兩人端坐椅上，一動不動宛如老僧入定模樣。

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忽聞門外起了一聲沉咳，房門啓開一線，只見閃進一人，緩緩向二毒身前走去。

這人長鬚及腹，氣度威武，目中神光閃爍，未說先笑，笑聲充滿了虛偽，勉強，使人內心不禁生厭惡之感。

但聞那人道：「二位滕兄，你我交情素篤，不忍見二位在此受苦，人生不過百年，彈指卽逝，何必任性倔強，有道是識時務者為俊傑……」

滕衝不待他說完，眉頭一皺接口道：

「靈飛兄，人各有志，不必相強。」

靈飛號稱喪門劍客，武林推崇為邛崍第一劍手，謝雲岳暗中凝目打量了兩眼。

只聽靈飛輕笑一聲，說道：「二位千萬不可誤會，靈某乃出諸好意，無形劇毒落入宇文雷手中，流毒無窮，不如虛與委蛇，俟機取回脫身，江湖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二毒怔得一怔，滕清冷冷說道：「靈兄好意，滕某心感，不過靈兄敢說此話，就不懼他們加害於你麼？」他懷疑喪門劍客靈飛奉了宇文雷之命，有心試探。

靈某面目陡變陰沉，燭光搖晃之下，分外顯得森厲可怕，只聽他冷笑道：「逢人只說三分話，莫可拋盡一片心，二位何不想想，身懷各物，無一不是奇毒天下，均被宇文雷搜去，如若施展對敵，從此武林血腥浩刦之因，莫非始肇於你們的毒物，哼哼，靈飛也懶得與二位廢話，浪費時光。」說着，身形向外走去。

滕清低笑一聲道：「你如不是也受宇文雷挾制，怎會來找我們，再說我們已成殘廢，心有餘而力不足再說也是徒然。」

靈飛身形已走在門邊，聞言霍地旋身，獰笑道：「靈某此來雲夢沼澤用意，却是為着江湖傳聞一怪少年有關，據說這怪少年狂稱劍術舉世第一，與紅旗帮結下不解之仇，靈飛就是為着要伸量他，不然，靈飛早就走了，宇文雷豈能挾制於我。」

驀地，門外飄入一聲陰沉的冷笑道：「靈飛，你莫說大話，帮主瞧出你包藏禍心，替你點上『三陰穴脈』，你自知逃不出百里之外，即將陰火焚身，每日賜用三顆藥丸，暫遏酸筋蝕骨之苦，帮主無非觀察你知悔與否，故暫時保全一命，想不到你竟鼓動如簧之舌，慫恿兩位滕老師與你狼狽為奸，哼！靈飛，你是死到無常自不知。」

其聲陰峭森冷，似玄冰深穴揚起寒風，入耳不禁凜凜冷噤。

喪門劍客自聞得那人出言，卽面無人色，冷汗順頰而下，身軀微微戰顫。

只聽那人語音一落，突悶哼一聲，身形倒地之音，立時騰起。

靈飛面色忽變喜容，飛步走出門外，岷山二毒瞥見謝雲岳身化輕烟，緊隨着靈飛而去，詭疾無倫，宛如附骨之蛆，不由嗟異不已。

喪門劍客靈飛一跨出室外，卽見一人仆在塵埃，他此時不及忖思何人相助，一意毀屍滅跡，將之挾起，向北疾往山崖撲去。

紅旗帮主壇重地，暗樁密佈，靈飛熟知形勢，迂迴閃躍，避重就虛，如行無人之徑，他却不知謝雲岳來時，已將這方暗樁悉數制住。

夜風輕拂，月湧中天，雲夢沼澤如披上一層淡白霧殼，只見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疾逾飄風掠去。

喪門劍客靈飛自始至終就未發覺身後跟着有人，到得山崖之下，霍地振肩「潛龍升天」而起，登足崖上，一逕向前飛奔着。

他到得一片斷崖後停住，只見數十丈削壁聳立危聳，下臨無際無休沼澤，蘆葦瑟瑟，迎風翻浪，水道蜿蜒，白練生輝。

靈飛略一躊躇，將那人身形撩下，水花聲響，已自毀屍滅跡。

此時，靈飛心情漸趨平定，他方忖思是何人相助戮死那人，為何一路奔來，紅旗帮暗樁無一發現自己，這大異常情之事，令他揣測不透，負手凝望雲天，眼中不覺閃出惘惑，憂鬱之色……

靈飛轉念到自己無法解開「三陰穴脈」，目中憂鬱之色愈發加深了，仰天長吁了一口氣。

驀然從身後傳出一聲冷笑，隨風傳來，靈飛不禁大驚失色，閃身一挪，側飄出去七尺，順勢甩出一掌，呼嘯潮湧而出，竟然劈出九成真力。

靈飛頓覺那麼凌厲掌勢被卸於無形，就知來人武功卓絕，旋身一瞧，只見身前立着一個面目森冷，身着黑色長衫的少年，臨風屹立，宛如鬼魅，不由心神一凜。

那怪少年冰冷冷地一語不發，雙目吐出懾人寒芒，逼視着喪門劍客。

靈飛定了定神，沉聲喝道：「尊駕何人，靈飛與尊駕素昧生平，掩在身後，跡近有意無事生非，請快退回，不然休怨我靈某手辣心黑。」

怪少年冷然一笑道：「不料喪門劍客靈飛竟是忘恩負義之人，方才如不是我制死你撩在沼澤的人，現在想來你也喪命在宇文雷掌下，那會讓你在此自說自誇？」

靈飛驚得倒退了一步，道：「那王天鶴是尊駕戮殺的嗎？」言裏話中，似有不信之意。

怪少年冷聲道：「我怎知他是王天鶴？殺一邪匪，似乎用不着那麼費事，先問後殺。」

靈飛只覺此人說話，令人有說不出恐怖之感，只見那怪少年頓了一頓，又道：「你不是正要找我嗎？我就是那江湖傳聞的怪少年。」

喪門劍客靈飛聞言幾乎驚叫出聲，凝目打量怪少年數眼，料不到盛囂武林，身手卓絕的怪少年就是面前這人。

夜風拂襲在靈飛身上，由不得生出砭寒刺骨的感覺，稍一猶豫，笑道：「靈某生平行事是無怨不仇，無德不報，前出之言，是一時好奇，非欲與尊駕較量強弱不可，現尊駕既救靈某於危，靈某誓供尊駕驅策十年，聊報大德。」

怪少年似乎一怔道：「在下乃一江湖無名小卒，靈老師係武林卓著盛名之輩，焉可當此，靈老師這話休提……」

言未了，喪門劍客靈飛竟斬釘截鐵道：「我靈飛已暗中立下誓言，決無反悔之理，靈飛如有口不應心甘當萬箭穿身。」

怪少年愕然良久，做聲不得，心中為難之極，驀地，忽從心底泛上一個念頭，暗道：「自己江湖奔盪一年，一事無成，落得個情孽山積，步履維艱，難以自主，父仇未報，何以為人，聽雷嘯天嘗說，當年圍襲先父之事，恐係邛崍主謀，靈飛邛崍高手，或能知道詳情。」當下微笑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能勉強靈老師心意，不過最好你我還是朋友相交才是。」忽然鼻中冷哼一聲道：「紅旗帮人來了。」

靈飛聞言縱目一瞧，果見數條黑影在林中隱現撲來，忙道：「尊駕且請閃避暗處，待靈某應付他們。」

怪少年搖首道：「無須，靈老師背後長劍暫借一用。」

靈飛立時解下長劍，怪少年接過，身如電射而出，迎向來人。

所撲奔而來數人眼見一條黑影飛至，正要喝問出口，只見電芒飛奔，頸頦一涼，聲都未出，悉數首項分成兩處，鮮血噴出宛若湧泉，灑下紅花萬點。

喪門劍客靈飛這時已趕至近處，見狀不禁大駭，只覺這怪少年雖只一式揮出，但詭奇無倫，曠絕千古，自己萬不能及，尤其出手迅捷如電，拿揑時份及方位先後，尤稱畢生罕睹。

這時怪少年將劍遞還靈飛手中，道：「靈老師，我等清理屍體後，速至岷山二毒處。」

不消片刻，屍體已棄擲山澗，兩人如飛掠去……

× ×

四更將盡，西月斜掛柳梢，涼風習習，月靜似水，石屋內忽竄出四條黑影，身形快捷，向南撲去。

怪手書生謝雲岳以回春妙手，打通岷山二毒及喪門劍客靈飛阻滯的穴道，功力恢復如常。

因靈飛知道東方玉琨被囚之處，是以四人趕往救出東方玉琨。

且說東方玉琨自那晚在野鴨灘上鏖戰之後，眼見謝雲岳兩臂一振，冲入夜色蒼茫中不見。

隨着江瑤紅拉着羅湘梅騰起追去，只覺胸頭如受重擊，痛極神昏，人幾乎支持不住。

這情形無異於羅湘梅向他表白心跡，了無絲毫愛意，否則，至少也該招呼他一聲，或邀他同行。

情愛對人生，影響至大，細微水花往往激起逼天波瀾，女人禍水，因之河山變色，血流千里，歷史上屢見不鮮，東方玉琨乃明智之人，心雖不懌也只能斬斷情絲，遠引而退，當下心灰若死，無言嘆息了一聲，向陸續離去的羣雄身後走去。

忽從暗中閃出黑摩勒姜宗耀，問道：「師弟，如今你我行止如何？」

東方玉琨苦笑一聲道：「小弟對這鬼蜮江湖，厭惡已極，意欲返回峨嵋，削髮為僧，長伴經卷，度過此生了。」

姜宗耀料不到東方玉琨說此頹喪心灰之語，暗暗疑訝不已，不知他內心有何感觸而發，凝視了東方玉琨一眼，又四外一望，問道：「羅江兩位師妹呢？」

東方玉琨冷冷說道：「誰知道她們？」語氣雖冷，却蘊含着無比憤激之音。

姜宗耀不由一怔，繼而恍然大悟，當然他不知道其中眞實癥結，但已臆測必是為着羅湘梅而起。

他不知如何勸慰是好，只道：「師弟，愚兄與友人有約，在燕京晤面，你伴愚兄一行，事後再趕赴峨嵋如何？」

東方玉琨無語點點首，突身形疾展，向北快步馳去。

姜宗耀暗道：「不知師弟受了多重的刺激才如此。」腳步一動在東方玉琨身後跟蹤如飛。

天已大亮，但雲層灰暗，寒風澈骨，四外積雪未溶，嗅不着一絲初春氣息。

兩人沿着運河東岸一逕飛奔，互不交談一語，東方玉琨懷着一顆創痛破碎的心情，落落寡歡，有說不出抑鬱之感。

情之一關，最難勘破，任何堅强的人經此均不由表現得無比脆弱，何況東方玉琨乃性情中人，對羅湘梅敬若天人，一念情痴，遽逢慘變，怎會不喪魂失魄。

姜宗耀暗中不時注意東方玉琨神色，暗暗代他深深惋惜，忽見前路有一紅影急掠而來，不禁噫了一聲，道：「師弟，你瞧前面！」

東方玉琨抬目一瞧，只見紅影急閃而至，人影一定，顯出一個紅衣女郎，雲鬢墮髻，淡掃蛾眉，嬌靨勝花，水汪汪雙眸，瞄了兩人一眼，却定在東方玉琨臉上，一瞬不瞬。

紅衣女郎艷光照人，媚若蝕骨，凌風玉立，笑靨含春道：「請問相公可知野鴨灘途徑麼？」

東方玉琨沒好氣地冷聲答道：「不知道。」

姜宗耀心內不禁起疑，跨前半步，含笑問道：「姑娘去野鴨灘却是為何？野鴨灘途徑在下倒知得一二。」

紅衣女郎白了姜宗耀一眼，道：「姑娘可沒問你，要你答話則甚？」

姜宗耀心中暗笑道：「我這師弟倜儻不羣，難怪妳愛上了，可惜，師弟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妳是白費心思了。」

只見這紅衣女郎秋波向東方玉琨面上一轉，薄嗔道：「你這個人怎麼啦，姑娘又沒冒犯你，何必如此疾言厲色。」

東方玉琨聞言心中欷然，只覺此女娟麗動人，不由强顏笑道：「野鴨灘就在滄州以東四十里，問人就知，恕在下還要趕路，珍重，再見。」回頭向姜宗耀道：「師兄，我們走。」

身形一動，舉步前行，忽聽姑娘一聲嬌喝道：「站住！」

東玉方琨不禁一怔，劍眉猛剔，冷冷說道：「姑娘你這是何意？」

紅衣女郎嬌笑道：「方才姑娘想起你們既知道野鴨灘如此清楚，諒你們也從野鴨灘而來。」

東方玉琨道：「不錯，我們師兄弟正由野鴨灘來，想必姑娘去野鴨灘尋找那八步趕蟬皇甫嵩。」

紅衣女郎秋波一轉，冷笑道：「姑娘乃是崑崙門下，豈能找這種妖魔邪匪。」

姜宗耀忽聞身後來路有急馳步履聲隱隱傳入耳中，旋身凝望之下，只見四個黑衣勁裝大漢飛馳而來。

這四人身法快捷，轉眼間已奔至近前，一見紅衣姑娘，忙將身形頓下，為首一個紫面龐眉漢子，朝紅衣女郎躬身施禮道：「稟……」

紅衣女柳眉一蹙，忙揮手道：「有什麼話走過來說，還怕人家不聽見不成。」

紫面漢子當即會意，趨在女郎跟前低語了數句。

紅衣女郎星眸中露出奇光，嬌笑道：「知道啦！這又沒什麼？咱們就返回吧！」

「吧字一出口，紅衣女郎突然嬌軀一幌，如風掀在東方玉琨身前，皓腕飛出，兩指並戟，迅如電光石火般朝東方玉琨「精促

」穴戳去，口中嬌喝道：「拿下。」

東方玉琨驟不及防，被她點了個正着，只感一陣昏眩，人即向後倒去，紫面漢子飛步搶前，伸手一撈，將東方玉琨挾在脅下。

姜宗耀一見此狀，不由面色疾變，這樣迅雷掩耳的偷襲，任誰也不能預防，他見東方玉琨落入紫面漢子手中，情急救人，疾躍而起，往紫面漢子撲去。

紅衣女郎嬌叱一聲，一掌飛劈而出。

姜宗耀身在懸空，猛感一片凌厲潛力逼身，不由一陣震撼，身形墮地，大喝道：「姑娘你這是何意？」

紅衣女郎却趁着他話聲中，纖手一揮，那四黑衣勁裝漢子如飛奔去。

姜宗耀不禁大怒，雙掌急出，推出一掌。

紅衣女郎疾飄後丈餘，避開掌力，格格嬌笑道：「姑娘乃紅旗幫紅蜂娘子，你如要救回師弟，請至紅旗幫總壇吧。」嬌軀一閃，人已遠在三四丈外。

姜宗耀心頭怒火欲焚，展出峨嵋上乘輕功，急急追去，可是在兩個時辰後，已在茫茫雪峯中，那紅衣女郎及四大漢却形踪已杳，腳跡由四方八面散開，姜宗耀立着發怔，不知由何方追去，看來紅衣女郎有意圖使自己不能追及。

他心中追悔不該勸令東方師弟伴行燕京，不然那會遭此變故，現在懊惱又有何用，不如趕奔燕京邀請友人相助救援師弟脫困，他從紅衣女郎目光中，已瞧出她對師弟蘊含愛意，一時之間大概不會有生命危險，於是意興怏怏向燕京飛馳而去。

東方玉琨被擒在紅蜂娘子綉閣之內，牙床錦被，由兩名武功出衆美貌女婢服侍，被點穴道雖然拍開，但仍點了七處軟麻穴道，一絲武功不能施展。

紅蜂娘子每日均要與東方玉琨晤面，語裏言間暗示愛意，然而東方玉琨情有獨鍾，面對美色，無動於衷，表現得異常冷漠。

日子久了，東方玉琨漸感紅蜂娘子舉止宛如大家閨秀，談笑之間，語不涉及半點邪淫，不由漸生好感，但並無一絲愛意在其中。

東方玉琨私下套問侍婢，得知姑娘姓何，身世悲慘，與宇文雷藝出一師，雖稱紅蜂娘子，却猶是冰清玉潔，處子之身，怎奈他心如止水，決意削髮為僧，終身不娶。

就在謝雲岳侵入紅旗幫總壇那晚，紅蜂娘子翩翩走入東方玉琨房中，說她有意棄暗投明，只要能付託終身，立即同他遠離這片是非之地。

東方玉琨聞言，長嘆一聲道：「人非木石，豈能無情，怎奈在下有難言之隱，決計削髮為僧，長伴梵書經卷，只有辜負何姑娘心意了。」

紅蜂娘子不由目中流露無限幽怨，凄然一笑道：「我知你心目中有人，只有如此推託，方可使姑娘死了這條心，不過娥皇女英並嫁有何不可，何必如此絕人太甚，大概我蒲柳之姿，有點高攀不起麼？」

說着珠淚滾滾淌下，不勝凄楚。

東方玉琨不知所措，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張口囁嚅無言，一張俊臉脹得滿面通紅。

紅蜂娘子忽地立起，冷笑道：「一個女孩兒家，怎可如此輕賤，你既不能應允，姑娘活在世上，又有何用。」說着玉手探懷，取出一柄寒光如電閃的短刄，望着東方玉琨凄惻一笑，霍地往胸前戳去。

東方玉琨大驚失色道：「姑娘，這使不得……」

驀然，姑娘手中短刄「噹啷」墮落樓板上，胸衣已劃開，沁出鮮血一縷，跟着一條人影由窗外疾閃入內。

只見來人是一面目森冷，身着黑色長衫的少年。

東方玉琨望着來人苦笑一聲，道：「少俠，你來得正是時候……」

來人朗笑接道：「東方兄不必說了，在下詳情俱已知道，正如何姑娘所說，東方兄未免絕人過甚，娥皇女英並嫁有何不可。」

紅衣女郎見得來人形像，有說不出厭惡，左手緊抓着胸衣，右掌蓄勢擊出，一聽來人與東方玉琨相識，話中也幫她成全心願，厭惡之念立時消釋了大半。

只見東方玉琨目中泛出一絲怨恨之色，倏又斂去，長嘆一聲道：「愚弟此生此世誓不作家室之想，何必强人所難。」

謝雲岳大笑道：「小弟心料東方兄對小弟不無芥蒂在胸，此事定要解釋，君子不奪人所好，小弟是何種人，東方兄焉能不知，何况小弟本身情孽恨海，較之東方兄所受者遠勝百倍，難道以東方兄之心智仁厚，豈能不見諒於小弟。」說時拉着東方玉琨附耳一陣細語。

紅衣女郎不知兩人在說些什麼，芳心不勝憂急，她又暗自驚駭這面目宛如死人的怪少年如何能闖入卡樁密佈，能手如雲的紅旗總壇。

她星眸中流露出不安神色，目睹兩人耳語了一陣，東方玉琨俊白的玉臉上泛出愧疚神情，囁嚅道：「既是如此，羅姑娘未必改變心意，愚弟怎能再厚顏啓齒？」

謝雲岳正色道：「小弟本嫂溺援之以手，一時權宜之計，這麼說來，小弟豈不成了衣冠敗類，外人若不明眞像，小弟就是跳入黃河，也洗濯不清。」說着，別面望着紅衣女郎微笑道：「何姑娘，妳即與東方兄速離這是非之處，轉眼便成死亡地獄，願你們珠連璧合，一床三好。」

紅衣女郎心中一塊鉛石立時化成飛雲散霧，嬌靨立泛春花鮮艷無比笑容，鶯聲嚦嚦道：「尊駕可是曾在周家莊現身之怪少年？」

謝雲岳聞言不由大笑，目光移注東方玉琨道：「二位速離，東方兄代小弟轉告他們，此間事了，小弟即西行入蜀，掃祭先母廬墓後，再北行面謁家師……紅旗總壇東北兩方暗樁明卡已悉數制住，毫無阻攔，二位可放心走去。」

紅衣女郎突然蓮足一跺，面現毅然之色，道：「東方少俠，我們走！」

東方玉琨知她對背叛師門及紅旗幫，心內不無愧疚之意，當下應聲答道：「何姑娘，你尚未解開在下穴道，叫在下如何走法？」

紅衣女郎格格一笑，纖手迅若閃電而出，在東方玉琨身上七處穴道飛戳了一指

，翻腕捉住東方玉臂肘，嬌喝一聲：「走。」兩人身形穿窗激射而出。

謝雲岳目送兩人身形在皓月寒輝之下，心中若有所觸，口內不覺微吟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至無情百事休……」茫然片刻，輕喟了一聲，一晃而出，身形落在一處暗巷轉角中。

四條黑影聚在一處，只聽謝雲岳悄聲問道：「兩位滕老師得手未？」

滕清答道：「我們兩人所携帶毒物，差不多已全部收回，其餘的他們也不會用，妄自施展，適以作法自斃。」說着一頓，目露淆惑之色又道：「天到這般時分，一干魔道匪徒尚聚在議事廳內，燈燭輝煌，滕某曾見四川唐門百步拘魂唐泰亦在其中，神色恭順已極……」

謝雲岳悄聲接道：「在下曾見雲夢沼澤之中，遍地伏屍。」

岷山二毒與喪門劍客聞言不勝驚疑，謝雲岳也不詳加解釋，只道了聲：「三位請隨在下去議事廳一行。」說時人已飄風閃出，三人一愣之後，互望一眼亦隨着掠去。

議事廳外巡護幫匪，事先均被岷山二毒迷魂藥物制倒，四人隱在窗外暗處，廳內景物，匪徒舉動均可瞧得一清二楚。

廳內擺下三桌盛宴，一干魑魅魍魎均端坐於席上，靜聽紅旗幫主宇文雷說話。

上首一席，端坐的一位是一身披紅色袈裟，身軀肥碩老僧，目中不時泛出懾人心魄的神光，一望而知，是西域魔僧薩多和陀。

謝雲岳只注意百步拘魂唐泰神色舉動，宇文雷話一說完，立有數人相繼發話，無非是後日對付各大名門正派高人之策。

酒過三巡，笑語喧嘩，與高采烈之際，忽見百步拘魂唐泰舉杯立起笑道：「唐泰今晚得能瞻仰各位丰采，實乃三生有幸，唐泰為表示尊敬各位前輩老師，挨次敬酒一杯，以表區區之意。」

謝雲岳悄聲道：「瞧唐泰這老毒物如何施展詭計。」

岷山二毒不禁望了謝雲岳一眼，不知謝雲岳何所指。

只見唐泰斟了一杯滿酒，走至薩多和陀身前，面色誠敬無比，說道：「薩多和陀老前輩，晚輩唐泰這杯水酒，不成敬意，聊表晚輩誠心而已。」說罷將酒傾入口中，然後翻腕杯口朝下，以示餘瀝無存，再將酒杯擱在席上。

薩多和陀微笑了笑，緩緩舉起酒杯傾入口中。

百步拘魂唐泰致謝了聲，提起酒壺在自己杯中斟滿了酒，又與坐在第二位席次敬了敬，引頸長飲。

這樣依次敬了七八位，謝雲岳暗中發現唐泰每次斟酒時手指微微一伸，紅潤的面色上顯出一絲蒼白，不禁為之心疑不已，忖測不出是何緣故。

隣席上忽有一人大呼道：「唐老師，這樣不嫌費事麼？到不如每席統敬一杯為是。」

百步拘魂唐泰頭搖得似博浪鼓般道：「如此不好，反顯得我唐泰簡慢少禮。」

待等三席挨次敬完，唐泰已醉意醺醺，睜着充滿紅絲雙眼，搖搖晃晃走回自己席次。

只聽一人哈哈大笑道：「唐老師這般無用，四十來杯酒就醉得這樣。」

百步拘魂唐泰瞇着小眼，醉顏笑道：「唐泰本來力不勝酒，這叫做捨命陪君子咧！」

話音方落，廳外忽然疾逾飄風般掠入五人，羣魔不禁大吃一驚。

身形定處顯出崆峒二老飛霞子飛雷子，屠龍居士，虬鬚大漢及生像英俊的少年等五人，目光如電，掃視三席羣魔一眼。

薩多和陀魔僧目中露出駭然之色，忽地吐出一聲怪笑，笑聲中，坐式不變，人已平平飛起，從衆魔頭頂掠越，勢如閃電只見紅影一閃，人已落在崆峒二老身前。

飛霞子冷冷說道：「大師只道貧道兩人已是僵硬如死，再引來崆峒門中，借刀殺人，那知人算不如天算，大師心意落空，貧道兩人久已不問武林殺孽，如今也只好開戒一次。」

薩多和陀傲然呵呵笑道：「二位道長既然知道老衲所為，老衲也不否認，然而老衲凌空戳穴手法普天之下難有幾人可解，就有也非中原武學能够解開，如說是兩位道長自行運功解穴，簡直是匪夷所思，可否說出是何人施救，老衲……」

屠龍居士蔣太虛突然冷笑接口道：「老賊禿豈能藐視中原武功，你那西域雜學焉可與我們中原武功相提並論，哼！坐井觀天，夜郎自大，眞是恬不知恥。」

薩多和陀面色鎭靜如恒，絲毫不露怒容厲色，望了屠龍居士一眼，道：「你是何人？想必有點實學才敢如此自負，稍時老衲便以『凌空戳穴』手法向你施展，瞧瞧你有何門道抵敵。」

屠龍居士蔣太虛嘿嘿冷笑不答，仰面傲視，一副夷然不屑神情。

此刻廳內羣魔紛紛將所來五人圍在當中，紅旗幫主宇文雷忽由薩多和陀身後閃出，沉聲道：「擅闖紅旗總壇者，無殊不世仇敵，如想生出雲夢沼澤，除非自斷雙臂。」

屠龍居士冷笑道：「狂言無益，想必你就是宇文雷。」說着手指在長像英俊，背劍少年道：「你可知道他是何人？」

宇文雷不由一怔，凝目打量了那少年兩眼，彷彿面目甚熟，只是一時想他不起，心中疑訝不已。

蔣太虛冷笑道：「他就是你喪心病狂，毒手殺害之金環手甘衆之子甘小秋，你萬萬想不到吧！」

甘小秋目眥欲裂，星目中迸出殺機，大喝道：「宇文賊子還我父命來。」雙掌平胸猛推而出，逼出一片無形勁氣，宛如一堵鋼牆，壓罩宇文雷胸前。

八臂金剛宇文雷突聽屠龍居士蔣太虛所說，萬料不到甘家還有遺孽，不禁呆了一呆，見甘小秋突襲出手，濃眉一剔，冷冷狂笑道：「本幫主索與成全了你吧。」

單掌劈出，勁風呼嘯如山。

那甘小秋雙掌推至中途，突然變式凌空飛起，雙臂上下飛攫而出，分攻兩處部位，勁力依然有增不已，掌影連晃，竟然奇詭之極。

宇文雷一見他招式，猛然撤招，橫閃五尺，大喝道：「你是屠龍居士什麼人？」敢情他認出那是獨步海內，羣魔喪胆之五十八招屠龍手法。

甘小秋身形凌空旋了半弧，飄然落地，冷笑道：「你這賊子居然眼力不差，認出少爺施展的是屠龍手法，少爺恩師屠龍居士人已在此，你瞎了眼不成。」

宇文雷不禁望着屠龍居士蔣太虛沉聲道：「難怪你敢口出狂言，原來你就是蔣太虛。」

屠龍居士蔣太虛傲然道：「不錯，正是老夫。」

羣魔目光均投在屠龍居士面上，駭然微微色變。

昔年屠龍居士蔣太虛以五十八招屠龍手法，打遍八荒，並無對手，轟動整個武林，是以羣魔胸頭均微微一震。

驀地，羣魔中有一人發出淒厲慘嗥，衆人不禁大驚，羣魔注目在那人面上。

那人雙手捧胸，面上肌肉扭曲變形，膚呈青紫，眼睜得如銅鈴大，獰惡無比，只見他身如軟蛇般緩緩頹倒於地，兩手不停的向地面亂抓，似是毒火焚心難耐。

須臾，那人張嘴噴出一股鮮血，只嗥得一聲，便氣絕身死。

宇文雷神色疾變，不知那人為何身死，在此一刹那間，羣魔中又有四五人慘叫聲起，此揚彼落，與前見一人毒發身死之狀一模一樣。

此刻不但屠龍居士崆峒二老為之色變，羣魔也魂飛胆落，宇文雷心知中了對方暗算，毫無疑問的便是岷山二毒，但岷山二毒兩腿癱瘓，無所逞其毒技，除了他們還有何人。

薩多和陀面色雖保持鎭靜，心內亦微生凛駭。

羣魔頓生兎死狐悲之念，說不定稍刻會輪到自己身上，不禁身形緩緩散了開去，軀體猛生顫抖，只有百步拘魂唐泰神色自若，立在牆隅。

宇文雷雙目電掃四外，一見唐泰神情，便知有異，心內憤激如炸，大喝一聲，飛撲而去。

屠龍居士與崆峒二老揮掌劈去，宇文雷只距唐泰身前一尺，猛感身後潛力重如山岳壓下，顧不得再傷人，自救要緊，雙掌望下一捺，身形突然昇高七尺，一個旋身，由屋樑下擦過墜在薩多和陀身側。

薩多和陀見蔣太虛崆峒二老聯臂出掌，猛襲愛徒，不由大怒，雙袖猛拂，紅影生輝中與蔣太虛崆峒二老施掌相抗。

一聲大震，屋宇撼搖中，崆峒二老蔣太虛不由撤出半步，薩多和陀身軀只晃了兩晃，顯然薩多和陀武功比他們三人畧勝二分。

就在此際，羣魔相繼發出慘嗥之聲，血如泉噴，倒地死去。

不到片刻時分，羣魔有廿餘人喪生，這間議事大廳立時被一種死的氣氛所籠罩，令人汗毛悚立。

宇文雷忽然目光投在唐泰面上，冷冷說道：「唐老師這是你所為的麼？」

唐泰冷笑道：「不錯，正是唐某所為，誰叫你等對唐某輕視，須知蜂蠆有毒，適以亡身，你與薩多和陀也中了劇毒，不過仗着功力深厚，潛伏未發，那也不過是前後之間而已，反正活不到黎明五鼓。」

薩多和陀突然冷哼一聲，雙指朝向唐泰虛空點出，只見一縷淡得無法瞥見的白氣，飛芒電射般，往唐泰「心兪穴」上面去。

此是薩多和陀西域絕學虛空戳穴手法，一經點上，唐泰準死無疑。

那知薩多和陀雙指陡然如受重擊，飛撤垂下，只聞哈哈數聲長笑中，窗外疾如鷹隼掠入謝雲岳，岷山二毒，喪門劍客靈飛四人。

宇文雷一見四人，神色變得慘白，强笑望着謝雲岳，說道：「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唐泰冷笑道：「宇文雷，你別作夢，片刻之後，你也要口噴鮮血而死，此時此地你還逞什麼武勇。」

宇文雷此時已將死生置之度外，耳若無聞，轉眼向薩多和陀道：「徒兒所說的就是此人。」

薩多和陀沉聲道：「為師知道。」雙目射出逼人神光，朝謝雲岳打量一眼，徐徐說道：「方才化解老衲的凌空戳穴手法就是你麼？」

語音方了，廳內半數羣魔均發出斷腸嗥聲，翻在地上，亂滾亂爬，相繼噴血而亡。

謝雲岳見狀，微微皺皺眉頭，冷冷答道：「薩多和陀，於今大勢已去，還不束手受擒為何？」

忽然宇文雷亦神色慘變，踉蹌晃了數步，只感臟腹劇痛欲裂，手足痳痺，心知毒發身死在即，慘叫一聲道：「恩師，我們這筆怨仇，只有待諸來生相報了，徒兒乘在未死之前，欲問明唐泰何時何地施展毒計，免得死在九泉也是一個糊塗鬼。」

薩多和陀忙從懷中取出一小紅葫蘆，傾出十數顆異香撲鼻藥丸，分出一半，飛掌向宇文雷口中傾入，另一半則向自己口中吞下，道：「徒兒，決死不了，你快行功將毒性逼在空穴上，再閉封附近數處穴道……」話猶未了，自己丹田小腹中也是炙熱如焚，忙止口不言。

唐泰冷笑道：「宇文雷，唐某要叫你死得明白，昨日午正，唐某自告奮勇，稱四川唐門毒藥暗器無敵天下，用來對付即將來到各大門派的人，穩操勝算，你不接納還自罷了，你還聲言有岷山二毒所留的毒藥，無形無色無味，可將對頭一網打盡，唐門毒器雖奇，尚不能與岷山二毒相比，分明藐視我唐門，雖知我唐泰大智若愚，大詐若誠，謊言唐某需此種無色無味毒藥一觀，你一時不察，竟取出這藥粉。也是你心意太毒，明知這藥粉劇毒無比，一沾人身，即侵入膚內，渾身青紫而死，反問唐某敢用手沾觸否？

「唐某佯裝無知，右掌即伸入瓶中，大概你意有不忍，即拿出一粒解藥與我服下，却不料唐某自幼與毒藥為伍，整條手臂，膚若堅鋼，毒性不能侵入，唐某指爪內已貯有大量這項無形劇毒藥粉。

「先前唐某尚未起殺機，只是你又逕逼唐某投効紅旗幫下，甘作不二之臣，遂種喪身之禍。

「唐某另將斷腸毒藥亦藏在指爪內，兩項奇毒之藥滲和，趁着敬酒時以本身純陽之氣輸貫指爪，將藥粉化成氣體，注入

你們杯中，使你們不知不覺服入劇毒，現在知道，你縱有解藥，服之亦屬無效。」說罷哈哈狂笑不止。

宇文雷在唐泰說話時，已自面現青紫，目光呆滯，仍强行支持未曾倒地，待到唐泰話聲一落，宇文雷七竅冒出鮮血，狂嗥一聲，身形倒地。

薩多和陀大袖微拂，身形如矢離弦，向窗外電飛而出，夭夭逸去。

甘小秋悔恨不能親自手刃大仇，眼看着八臂金剛滿地翻滾掙扎挨命，氣忿不過，嗆啷一聲龍吟響處，一道寒芒應手飛出，戮入宇文雷胸口。

只見宇文雷手臂一陣痙攣，頭一歪氣絕身死。

屠龍居士蔣太虛一聲慨嘆，道：「秋兒，恭賀你大仇得報，今後爲師也了却牽掛了。」

議事大廳，仍然燈燭輝煌，但是地面屍橫狼藉，血污盈流，穢腥之氣瀰漫廳內，直撲入鼻，中人欲嘔。

謝雲岳心內不由感慨良深，這些屍體片刻之前，均是當代梟豪，不可一世，如今已成墓中枯骨，曇花一現後突然萎凋，人生蜉蝣，宛若夢幻，爭什麽名，動什麽强。

恩念及此，如有所觸不由萬念成空。

百步拘魂唐泰眼見紅旗帮內羣魔，不禁露出得意之色，狂笑一聲，人已激射而起，穿出窗外，兩足一彈翻上屋面不見。

在唐泰射出之際，飛霞子立時掌吐太清罡氣追襲唐泰，謝雲岳右掌一翻，望飛霞子發出太清罡氣一迭。

飛霞子頓覺自己所發「太清罡氣」往外引去，不禁一怔，朗聲說道：「施主爲何攔阻，此人心意絕毒，留下終成武林大患，不如除之爲妙。」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道長之言甚是，但今晚之事，姑無論唐泰本意如何，但總替武林之內消弭了一場血腥浩刦，未始不可免除一死，日後唐泰若犯惡行，那時再除他也不遲。」

飛霞子聽出謝雲岳語聲，驚愕望了飛雷子一眼，道：「施主可是相救貧道兩人之……」

謝雲岳微笑接道：「不錯，正是在下，些許小事兩位道長請無須掛齒。」說着日光移注在屠龍居士面上，道：「在下與一元居士相交甚稔，聞得蔣居士俠行仁風，不勝景仰企慕，本當親近，日夕承教，只緣在下尚有要事待辦，西行入蜀不克羈留，他日有緣，再行拜望。」說着向岷山二毒，喪門劍客微打手式，身形一動，即躍出窗外。

岷山二毒與喪門劍客靈飛相繼穿出窗外，屠龍居士蔣太虛愕然久之，才回面向飛霞子問道：「這是何人？身法詭奇已極，年紀輕輕，就有如此卓絕武功，較我們這班老不死的毫不遜色，可否見告！」

飛霞子尚未作答，甘小秋已揷口道：「此人就是我前在途中，所遇的面色病黃莊稼粗漢，不是他激動百步拘魂唐泰，紅旗帮焉能遭此慘覆。」

屠龍居士更是一愣道：「是他麽？」

飛霞子點一點首，應道：「不錯，正是他。」

屠龍居士道：「此人來歷姓名，道長能否見告？」

飛霞子搖首說：「貧道也不知，但令高足所說病黃莊稼漢子，與相救貧道兩人的同是一人。」

屠龍居士蔣太虛心中嗟異不已。

忽聞廳外笑聲大作道：「屠龍老友，多年不見，不料英風如昔，使小弟欣羨不止。」

蔣太虛一怔，目光投在廳外，只見一元居士胡剛，撚鬚含笑立在門外，身旁盈盈侍立貌美如花的愛女胡若蘭。

舊雨今逢，歡欣神情洋溢於羅浮二逸眉宇之間，手掌互執，寒暄問好。

一元居士與胡若蘭向衆人見禮已畢，胡剛望了廳中慘景一眼，微皺眉頭，說道：「蔣兄又大開殺戒麽？雲夢沼澤紅旗帮匪悉數制住，廳內羣魔，均死於非命，若非二位道長及蔣兄三人卓絕功力，焉能致此？」

蔣太虛搖首微笑道：「此事非蔣某所爲……」繼將此事始末一一說出。

在蔣太虛說話中，甘小秋目光不時落在胡若蘭身上。

只見胡若蘭翠袖羅衣，亭亭如仙，風華絕代，清麗脫俗，宛如嫦娥謫塵，不由心生愛慕，暗道：「這等可喜人兒，幾曾見過，恩師與一元居士並稱羅浮雙逸，誼若兄弟，如此良機不可錯過，藉機親近胡姑娘，徐成良緣，庶可不負此生。」

胡若蘭似有所覺，嫣靨緋紅，星目中微泛怒意，逼視着甘小秋。

甘小秋目光相觸，心中一寒，飛快地別面移注在虬髯大漢面上。

虬髯大漢微微一笑，甘小秋知他已識穿自己心意，不由羞得滿面脹紅，尷尬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下有縫鑽進去才好。

一元居士胡剛聞得屠龍居士蔣太虛說及一面目森冷，黑衣少年時，不禁一怔說道：「他已來了麽？唉……」

胡若蘭星目中露出焦急之色，嬌聲道：「蔣伯父，他人現去何處？」

屠龍居士答道：「他已西行入蜀！」

胡若蘭急道：「爹，我們追去。」嬌軀一晃，人已掠出廳外。

一元居士胡剛見愛女掠出，即道：「蔣兄，你我容圖再晤。」大袖一揚，捷如飄風般趕出廳外，杳然不見。

甘小秋心中滿不是滋味，不禁嗒然若喪。

屠龍居士見甘小秋神色，已然明白，不由微微一笑，徐徐說：「徒兒，我們也西行入川，走。」

月已西沉，疏星數點，黎明曙光微露一綫，晨風如吟，雲夢沼澤蛙鳴如潮，繁囂一片。

只見數條人影此起彼落，疾掠而去，愈遠愈杳。

「長江三峽，險勝天下」，由鄂西宜昌南津關上溯，爲三峽西陵峽終點。

西陵峽迄至宜昌，始自巴東，再上溯爲巫峽，始自巫山縣，遂爲瞿塘峽終端，始自川西雲陽縣。

三峽爲其總稱，沿江峽名不可勝計，重巖疊嶂，塹壁突岩，危峯聳天，江流險湍蜿蜒縈洄，其中灘石林立，兩岸峽壁，

老樹參天，藤蘿密虬攫垂，蓊鬱蔽日，險幽壯麗之極。

這日，晨曦初出，江水暴漲，嘯流澎湃，一瀉千里，巫山縣江岸上駛出十數隻大船，溯江而上，牽夫何止數百，一聲「抗唷」，緩緩上行。

此際三峽行船，視爲畏途，但商賈挾貲囤貨，非乘船不能入川，是以才重金買舟，三分靠福命，七分仗灘師。

這帮船隻中，有一艘艙中是謝雲岳及岷山二毒，喪門劍客靈飛搭舟入川。

岷山二毒與靈飛踞坐艙中，面前酒餚紛陳，正在酌酒談心。

謝雲岳側臥在艙板，面向着裏首，閉目假寐，腦中思緒潮湧紛岐，耳內聽得艙底水流潺潺，如怨如訴。

他只覺此次與一年以前離別寶華山，由龍口上船直駛南昌的心情格外不同。

前次心情舒暢，與此次悒悒寡歡，截然有別。情孽魔障，唯人自召，是以他毅然撇開煩惱，快刀斬亂麻將糾纏禍結的情絲付諸東流。

但談何容易，心情不得片刻寧靜，一種無由的歉疚，襲湧心頭，諸女的倩影屢屢現於眼簾，不禁越想越煩，暗嘆了一口氣。

他憶起昨日船碇巫山城，謝雲岳等四人登岸走遍巫山城內外，覽勝眺奇，曾謁大寧河（又名巫溪）畔神女廟，心亂如麻中，不禁隨口低吟道：「……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似哭襄王……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自鬪眉長。」

滕清聞得，別面朗笑道：「人生本是煩惱，何必自苦惆悵，且效老朽等把酒一醉，笑談地北天南，將前情往事一筆勾消多好。」

謝雲岳苦笑了一聲，將身爬起，也參與酌酒慢飲，放開愁腸，互訴武林趣聞。

舟行一日，已臨近瞿塘峽入口，三峽就數瞿塘形勢險惡，峽石壁立塹峭，石色青黃紅黑分呈，景色極爲壯麗。

謝雲岳等四人駐立船頭，眺賞奇景，忽然謝雲岳瞥見喪門劍客靈飛，目光落在隣舟艙中，久久不移，眉梢微蹙，似有所見。

他不禁心疑，循着靈飛目光望去，只見隣舟艙中坐定三人，一爲龐眉皓首，胸前銀鬚飄拂，鼠目炯炯生威的老叟，一是面色黧黑，瘦削中年漢子，另外是一勒鬚頭陀。

靈飛面色陰晴不定，謝雲岳悄聲問道：「此三人是誰？」

喪門劍客靈飛搖了搖頭不語。

謝雲岳暗暗忖道：「必是靈飛昔年的仇家，不然他神色怎會如此不寧。」亦不追問。

他與靈飛由雲夢沼澤一路行來，已熟知靈飛爲人不惡，但好武恃勇，輕言買禍，睚眦必報，故惡名滿武林。

不過靈飛自雲夢沼澤深受被制於人苦痛，經謝雲岳解救，懷恩圖報，悔悟已非，與前判若兩人。

要知由惡向善，非具有莫大的智慧毅力不可，謝雲岳對靈飛暗加尊敬，此時，靈飛雖然不答，但留下心來。

上溯三峽，險流激湍，舟行甚慢，每日，行不過十數里水程，皆因自入瞿塘峽水流逼仄，漲水時極爲險惡，不似巫山至瞿塘四十里水程江面較闊，枯水時期險灘甚多，漲水時石礁淹入水底，航行反而較便。

如此，有度日如年感覺，靈飛自見得隣舟艙中三人後，似坐立不安，頻頻去船首窺視。

謝雲岳見狀更是心疑，問他又不說，不禁暗哼一聲，決意探出個中原委。

舟行三日，已到達夔門，岷山二毒，忽動念欲先行趕返岷山，於是告辭登岸而去。

忽見那隣舟所見三人也棄船就路，登上江岸，靈飛急向謝雲岳道：「少俠，我等躡這三人行踪如何？」

謝雲岳不禁一怔，道：「靈老師尚未告知這三人是誰？得放手時且放手，何必又自招煩惱。」

靈飛急道：「此三人與當年令尊之死有莫大的關連。」說時，人已登上岸階，謝雲岳聞言胸中大震，忙追上前去。

前面三人入得夔州城門，便走入一家客棧，謝靈二人遲疑了一下，也向這家客棧走去，忽見一個身材矮胖的老叟與一白衣背劍少年，先一步搶入門中。

靈飛眉頭皺了一皺，低聲道：「西川道上，又有熱鬧瞧啦！」

謝雲岳不知他是由何而指，望了他一眼，靈飛已邁步跨入，喚來店夥，引入一間上房。

靈飛似猿性難馴，身才坐下，又匆匆走出門外，謝雲飛見他舉動不寧，更是心頭納悶不已。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靈飛已自回轉，身後隨着一店夥，一手提着食盒，另一手却提着一把大銅壺。

店夥將食盒打開，將酒餚白飯端上桌面，問明無事，才躬身告退而出。

謝雲岳笑道：「靈老師出外就是爲着命店夥送來酒餚麽？」

休看靈飛五十多歲，還是童心未泯，面上竟浮起天眞的笑容，說道：「少俠，有什麽事，餵飽了肚子再說。」說着，在謝雲岳面前斟了一杯滿酒，再與自己斟了一杯。

謝雲岳瞪着眼道：「靈老師，你這般詭秘不宜，實在令人食難下咽。」

喪門劍客靈飛似是無可奈何，嘆息了一聲，道：「不料少俠如此心急，由不得靈某不說，數日前少俠問起靈某知道當年令尊被害之事否，靈某即推稱風聞，不知詳情，少俠總該記得？」

謝雲岳頷首道：「靈老師是否眞不知情，在下對此頗爲懷疑，忖料靈老師必有難言之隱，是以暫且按捺住。」

靈飛道：「其實，少俠數日前相問，眞的靈某不知情，如今情形又自大大不同了。」

謝雲岳聞言大爲詫異，眼中露出惘惑的神光，只聽靈飛接下去道：「此事說來話長，少俠如願飲酒進食，靈某自當和盤托出。」他說話時，目光却落在熱香撲鼻的菜餚上，大有垂涎欲滴之意。

謝雲岳見狀不禁朗聲一笑，取箸向盤中挾去。

男與女

圖文並茂
七彩精印

你們的愛情生活
你們的健康生活
你們的夫婦生活
你們的娛樂生活

如何走向新潮
變得多姿多彩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

靈飛酷嗜口腹之欲，三杯酒下肚後，面上微現紅光，望着謝雲岳道：「這陳年大麯，的確後勁無窮。」見謝雲岳不答，尷尬地笑了一笑，又道：「武林之內，甚多不可思議之事，亦甚多不可思議之人，隣舟艙中三人，靈某迄至現在，尚無法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其武功之高，誠不可思議。」

謝雲岳愕然問道：「那麼靈老師却何以知道他們與先父之死大有關連，又何以知道他們武功高絕。」

靈飛接道：「靈某說出，措詞如有不妥之處，少俠不可見氣。」

謝雲岳正色道：「如蒙靈老師據實相告，使先父得以不含恨九泉，在下感激還來不及，那有見氣之理。」

靈飛鯨飲了一杯酒，似是極難以出口，欲言又止，但終於說出道：「令尊昔年在生時，追魂判之名幾乎可說威震宇內，名懾神州。令尊鐵面辣手，毫不容情，正邪雙方死在令尊手下的不下千人，整個武林為之震懾，是故無不以除去令尊為快，但以令尊行踪飄忽，神龍隱現無定，不易捕截，武林中多主張查出令尊來歷再行謀捕，但可惜並無人得知令尊來歷，直至如今，恐怕少俠也不知情，是麼？」

謝雲岳不禁黯然頷首無語。

靈飛又道：「在暗中醞釀除去令尊期中，靈某方在盛年，以靈某胸無涵蓄，口舌又快，諸事不給靈某與聞，只為主其謀者是敝派人，蛛絲馬跡，不無落在靈某眼中，然而在當時靈某却不以為意……。」

他說時，又自在杯中斟滿了酒，一飲而盡，一大塊紅燒牛肉送入嘴，咀嚼出聲，眼中神光閃動，似對當年之事有所思索，良久，長嘆了一聲，又道：「正在密謀除去令尊之時，本門弟兄被令尊屠戮之事頻頻傳上邛崍，於是謀劃日急。一天，大師兄由山外返轉，隨同兩人前來，其中一人正是隣舟所見的銀鬚皓首的老叟，事隔多年，形像未因年事增高有所變更，是以記得……」

謝雲岳接道：「另一人咧？」

靈飛道：「另一人是體瘦如竹，禿頂藍眼，甚是好記，只是舟中未見，這兩人自稱是令尊師弟，在山習藝時與令尊發生爭執，令尊一怒將他們點了殘穴，永錮洞穴，此事靈某只聽大師兄吐出片言隻字，詳情非但不知，而且連他們姓名來歷均無法知悉，甚至於迄至如今，掌門人亦不知他們來歷姓名。」他一頓，又接道：「那鬚眉皓白老叟，出言狂妄，與大師兄言，捕截令尊非他們不可，自稱武功卓絕，靈某心中氣憤，託稱賜教，那知一招不到，靈某劍已脫手，九處穴道被制，體瘦如竹之人走了過來，伸手解了靈某穴道，目光中似有不滿他那同伴之意。翌晨，這兩人與大師兄及本門高手多人下得山去，三月之後，盛傳令尊與少俠被害之事，本門高手及大師兄均棄屍於洞庭湖畔，只有一人未死，將本門死者火化成殮後，扶傷奔返邛崍，但到達後只說了兩句話，即倒地氣絕身死。」

謝雲岳道：「說了兩句什麼話？」

靈飛搖搖頭道：「這個靈某不知，靈某已遠赴黔南，三年後才返山，日久淡忘，因事不關己，也懶得問了。」

謝雲岳緊接着問道：「如今貴山可有什麼人尚記得這兩句話嗎？」

靈飛略一沉吟，道：「依靈某臆測，這兩句話一定是關於本門弟兄之死，無關宏旨之事。」

謝雲岳劍眉一剔，霍地立起，道：「那麼在下去找那三人當面詢問，父仇不共戴天，萬一離去，在下則抱恨莫贖了。」

靈飛嘆息道：「他們已走了！」

這無異驚天霹靂，謝雲岳神志似乎有點痳木了，目光發怔得半晌，才大聲道：「什麼，你怎不早告知？」疾言厲色，眼中寒電逼人。

靈飛知道他的心情，徐徐說道：「少俠切忌浮躁，此事靈某也出於意料之外，方才外出，却無巧不巧遇那三人出往店外，越城而去，靈某情急之下在三人身後急急跟蹤，到達一所蔽日葱鬱森林中，身形頓住，靈某為恐被發現，隱身樹後，只聽一人語聲道：『賢弟，你去邀徐睛來，七日後我們在翠雲廊盤龍峽見面。』說完，只見人影疾晃，待靈某驚覺時三人形踪已杳，靈某出得樹林時，却又見矮胖老叟及背劍白衣少年向西奔去。」

喪門劍客靈飛長長吁了一口氣後，又道：「現在，我們能在七日以內趕抵翠雲廊盤龍峽，必可找出他們形踪，不過，靈某不敢保証鬚眉皓白老叟及體瘦如竹之人是否主謀，或參與圍襲令尊之舉，掌門人三年前亦已仙逝，昔年知情之人俱已凋零，靈某只知一鱗半爪，未必於事實眞像有補。」

謝雲岳微笑道：「靈老師僅只如此，在下已心感萬分，方才失禮忿言，請予宥諒，那翠雲廊盤龍峽在何處，靈老師可知麼？」

靈飛答道：「劍閣南至閬中，西至梓潼，凡三百餘里棧道，統稱翠雲廊，因其道兩側有柏樹數十萬株，籠翠如雲，蔭蔽天日，故有此名。至於盤龍峽，據靈某臆測，劍閣之南有鶴鳴，垂錢，盤龍三棧道，當在盤龍峽道附近。」

謝雲岳目中，閃出幻變光采，凝望窗外。

× ×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三峽行舟難，但莫過劍閣棧道天下險，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鑿石架空，下懸萬尋，稍一不愼失足，粉骨碎身，屍體無存，人行其中，只見削壁陡崖，聳立千仞，尋峯參差疊出，蒼翠巍立，山環水複，林壑幽邃，風景奇絕，驚險處更勝十分，鳥道叢，棧道飛渡，詩人筆下有：「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聲，砯崖轉石萬壑雷。」雖刻劃入木，事實上遠非筆墨可形容其萬一。

劍門山中，羣峯削立如刃，麗日晴空，萬里一碧，風邊峽谷如雷，驀見一條人影現出在一筆形奇峯之上，吐出一聲清嘯，聲如龍吟，廻谷穿雲，裊裊不絕。

嘯音未絕，這人一鶴冲天而起，拔起四五丈高下，但見他兩臂望後一撤，身化天龍八式，疾旋而下，輕飄飄落在棧道上，現出一個猿臂蜂腰，豐神如玉，青衫飄飄，儒雅瀟洒的少年。

（未完）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定價
HK$1.80

電腦奇劫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金縷玉甲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無名怪風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戰地玫瑰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復活神鷹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末世夏娃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全書152頁

經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